

民國廿六年六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三月二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王統照短篇小說集”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王統照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貴陽獨獅子  
重慶保安路衡陽司前街  
成都陝西街曲江河西二段  
桂林環湖北路金華文昌巷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九一一〇號

敬獻於我故去的父母

## 序

記得十六歲時在一個暑假的期間曾寫了一本二十個回目的小說，因為那時所讀過的新舊長篇幾乎無一篇能脫卻章回體的方法，創作的第一步自然是模仿，不止是形式上，即所寫的內容也是如此。十六歲的小孩子學寫小說，於今想來，魯莽可笑。文筆不用說不通，更有甚麼人事的經驗與了解，那只是學人「畫虎」而已。但當大熱天的清晨或倦午，坐在那顆大松樹遮蔽了日光的書房窗下，真是隨意揮灑，以言創作的快樂，我想這絕非後來作文時所能比擬。現在，我的小孩子（他正在小學裏讀書）從少年讀物上看過一些硬湊的所謂「詩」，又有時見我低聲吟哦——這時，母親便哄他道：「爸爸做詩呢，你不要再吵！」——於是他也有時躺在軟椅上，仰頭看天花板，喉嚨裏發出若唱若笑的小聲。母親問他做甚麼這一回那麼安靜？他微笑着答道：「我也在做詩呀。」或者覺得這頗可自羞，小臉上便紅一陣。我接着問他：「詩麼？寫出來，寫出來大家看。」回答的是：「不——不，我會做若干詩，可不寫出來！」

這正同於我十六歲時，不自量，敢寫二十回的舊體長篇。本來那不是為出版，更不為眩名，為獲利，可真得到了創作的快樂與發洩創作慾的滿足。

雖是模仿，但「惟文與辭必已出」的高興，比起「限日交稿，敬候鴻文」的逼作，其苦樂相差便等於上天下地。

又過去一兩年，讀過略有新形式的短篇小說多些了（那時小說時報與小本子的小說月報已出版了）自己也寫過幾篇，往上海各雜誌投寄。記不清是民國十五年或十六年，在商務印書館今已停的婦女雜誌與小說月報（未改革以前的）上居然有我的兩篇最初作登出來，用酬金與書券買了一部新出版的宋詩鈔，還有幾本別的書送了朋友，那自然是意外的高興——後來與聖陶兄談起，原來那時他早已在上海的流行刊物上發表過短篇了。

從童年起有嗜閱小說的習慣，與因模仿而得到偶然的發表機會，以後恰當五四運動的開始，我於是遂被朋友強派為寫小說者，這僥倖的嘗試植下了後來的根基，幸與不幸，正自難言。當民國七年冬天，學校裏辦了一種學報，我也是編輯之一，他們逼我寫文藝欄中的小說。在北平，風雪交重的寒夜中，我寫過一個文言的長篇，題名是苦學共產記，印出兩期，學報停了，經過幾年頭，印文原稿，皆找不到。自然，那所謂小說中的思想是如何的薄弱，人物是如何的單純，不值提起，可是我有我的理想，雖然寫不週全，總算第一次我在文藝創作中滲入了思想的養料。

那時，北平，上海的新刊物頗多，朋友們俱在青年，有的是熱情與希望，明知道學力有限，可不甘心在中國的文藝復興期中自居落寞。我也是這樣的一個，雜亂地讀着種種書籍：文學的，美學的，社會學

的，生吞活剝，想盡力消化在求知的腦子中。創作的欲望也頗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十分窄狹，只是用不結實，不生動的文字寫青年戀愛，虛浮的幻想。（我到今相信在那個時候由真切體驗生活中而寫出作品的是魯迅先生與葉聖陶兄）下筆是那樣的容易，常常覺得不知有多少小說材料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實則是空洞，虛泛，只憑一點簡單的幻想與淺薄的文字點綴熱鬧而已。

經過兩年之後，這樣的興致便差得多了。本來空想也須有空想的根基，否則憑一時的高興，漸久漸生疑惑，同時也感到乏味。雖然要想從實際生活的多方面搜求題材，究竟方在讀書，囿於見聞，偶然得到一點，又不能有更完整的觀察與了解，浮光掠影，自己已感到不滿，便時時有不敢輕視創作的心理了。

這變化的痕迹在春雨之夜的前半與後半中是可以看得出的。彷彿初由輕飄飄的雲絮裏墮下來，看見一切都覺得新奇，卻不能有清晰的認識；站在十字路口更不知向那方去是一條最適合於自己的體力，與容易提起自己興趣的大道。

自此以後，是社會情況的描寫較多，個人虛幻的情感不很願意在筆底下流露了。不過我的親愛的母親於民國十五年初春病故，給了我一個重大的打擊，加之中國正在紛擾的時代中，耳聞目見，觸懷生感，個人的身體，生活，也都沈浸於苦痛不安裏。在海濱的小屋子中生着病，有時一股強烈的悲感衝上心頭，無可排遣，又讀不到甚麼書，便寫下了十篇左右的短篇，類如攪天風雪夢牢騷，印空買木柴。

之一日，號聲，讀易等都是在這一年中寫的。自然，感傷過重，偶有所作不僅是身邊瑣事，而且悲觀論與定命論的色彩也頗為濃厚。這與前若干年祇是有虛浮的思想的作品不一樣。苦痛像一把鐵錘，把心靈缺起來，對於未來也不存甚麼希望，屏絕一切，與朋友斷絕通問，因母病，早把在北平教書的職務辭掉。風雨秋寒，飛濤夜驚，弱妹相依，稚子跳跟，那時真有奮飛不能，無力量生活下去的深感受！棄絕世間的心，思日夜在胸中起伏着，所以雖是寫了若干短篇，卻無意發表，想到他人看過又那能完全了解？對於一切大有「放得下」的決心，何況學問文字之末！但以言情感的真摯，我卻堅切地自信，那個時期的幾篇屬於個人的作品確是自己在悵鬱愁苦中的心聲。講到寫作的目的，不過藉以排遣時日而已，絕沒想到甚麼啓示他人，刻劃物情等等的奢望。

對性格的了解自知最深，對作品的剖析，他人所談亦只是表面的觀察。如果一個作者能坦白地，誠摯地，肯給他的每篇作品加以詳解，當然可以筆筆搔到癢處，而且能使讀者完全了解作品的由來與作者情感的分化。

我自己，因遺傳與幼小時環境的關係，造成了一種兩極端的個性——就是說，有時冷極，也有時熱極，理智絕不能拿得穩自己易於變動的性格，知是一方面，感又是一方面，這中間可以調和但難於溶化。本來人類無不具有較高的可能性，對於苦樂的感受比其他動物敏銳，其能享高等之愉快者因此，然忘不了較深的悲苦亦因此。現在，「感傷」二字似是頗為寫文字的人所忌諱，其實凡在人生中

打過滾的——這世界還不能立刻變成無牽無累自由快樂的天堂，是敏於觸感的文人，誰沒有一點點傷懷念往的經過？若說有意把人人引到「傷感」的路上，同聲作無力的哀哭，不但在這個急風暴雨的大時代中不相宜，即在十分安定的時代中也不像一回話。正如必要在作品中強顏作笑一樣是不真實與無所謂。深嘗到悲苦的經歷方易有沈重的啓發，悲，慧原是一條練索。所以把樂觀，悲觀看做兩概；尤其是以此作定衡去稱量作品與作者，究不免所見太淺。

我沒有很多感傷氣分的文字，說這段話絕非爲自己作護符，然而真誠的「傷感」我敢說不但身經，而且深深嘗到，不過我不肯把這些事件儘着向讀者曉舌罷了，——這也是自己性格上的偏至。然而就現在看來，能使自己讀過而微覺戀戀，或如有所失的，還是那個時期中寫我自己的生活與感受的幾篇文字，縱然批評家戴上種種目鏡另有所見，但我自己的真感所在卻不願欺騙讀者。

就這樣，東塗西抹，在生活的震盪裏，十數年來餘存了這個短篇集。中間還有十篇左右，因爲我不珍惜自己的作品，當時刊在雜誌報紙上的，時間一過沒處搜求，便不理會了。向未印入任何單行本的也有若干篇。再則是近四年來的新作未曾編入，作風與思想相離較遠，預備另印一集。所以留在這個集子中的大約是從一九一五年起到一九三二年止，十七年內所寫的短篇的十之八。

分輯的意思大致是按着年歲，可也有以類相從的，如第六輯，因都不像短篇小說，近於散文，故合在一起，這些是不以時間爲限的。

說句可笑的話，這集子中所收的可說是我三十歲前的短篇創作，如今看來，殊覺自慚！不但觀察思想覺得浮薄，文字也無甚氣力——只知「下筆縱橫」，對於字句的修飾，尤欠工夫。不過，我概存舊樣不加改動，豈止自己無重改的勇氣與時間，而且是有意藉此保存那時寫作的真面目。

回想九一八那年的春日，我以偶然的機會到東北去跑了一些地方，在初夏的歸途中曾做過十幾首東北紀行的舊體詩，中有一首：

「日月催行役，艱危念此時，途迷往日跡，文悔少年知。救國愁乏術，抒辭意亦疲。低頭重自省，惆悵鬢邊絲。」

終不免暴露出自己彷徨的情緒，但第四句卻絕非飾語。並不像許多作者有甚麼自以為偉大的作品，因之對於少年時的文章感到幼稚可羞。因為那時我曾眼見東北的城市，原野，森林，山河，都在敵人的鐵騎下踐踏着，漠漠風沙，惴惴心情，交合成一支悲哀的曲子，歸途中有無限的觸感！想想自己，把過去的年華徒埋在書冊文字裏，「虛名」自誤，到底於多難的國家有何裨益，於混沌的人生有何啓示？所以這首舊詩中，有第五六句的銜接也非無病呻吟。

甚愧沒有大言自壯的勇氣，但說我常常沈落在無力的悵鬱中，自己亦不相信，這本集子中的作品如果說還有可向讀者說明之處，便在這一點上。

雖入初夏，差不多每晚上細雨滴瀝，寓處左近水溝中蛙的叫聲在靜夜中聽去，並不惹人煩厭，但



氣候與心情卻偏偏似值新秋，自感清冷。

「往日」也罷，「少年」也罷，總是過去的時間與已逝的思感，偶記起來如逢故友，如溫舊夢，在當前，那有多少興味再去理會呢！

這個集子的重行輯印只是在長行的途中留下一段足跡而已。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夜半在滬

# 目次

## 第一輯

雪後

..... 三

沈思

..... 八

鞭痕

..... 一一

遺音

..... 二五

月影

..... 三六

## 第二輯

醉後

..... 四三

一欄之隔

..... 五六

警鐘守

..... 六四

山道之側

..... 七六

微笑

..... 八七

|           |     |
|-----------|-----|
| 十五年後····· | 107 |
| 第三輯       |     |

|           |     |
|-----------|-----|
| 湖畔兒語····· | 111 |
|-----------|-----|

|         |     |
|---------|-----|
| 鐘聲····· | 113 |
|---------|-----|

|         |     |
|---------|-----|
| 雨夕····· | 114 |
|---------|-----|

|           |     |
|-----------|-----|
| 寒會之後····· | 116 |
|-----------|-----|

|         |     |
|---------|-----|
| 技藝····· | 117 |
|---------|-----|

|           |     |
|-----------|-----|
| 青松之下····· | 118 |
|-----------|-----|

#### 第四輯

|         |     |
|---------|-----|
| 霜痕····· | 119 |
|---------|-----|

|              |     |
|--------------|-----|
| 生與死的一行列····· | 118 |
|--------------|-----|

|           |     |
|-----------|-----|
| 旅舍夜話····· | 118 |
|-----------|-----|

|          |     |
|----------|-----|
| 相識者····· | 119 |
|----------|-----|

|         |     |
|---------|-----|
| 紀夢····· | 119 |
|---------|-----|

#### 第五輯

車中……………二六七

鬼影……………二七六

司令……………二六七

## 第六輯

買木柴之一日……………三〇三

海浴之後……………三三五

讀易……………三三三

沈船……………三三一

號聲……………三四八

訥爾遜的一課……………三五七

印空……………三七一

「攪天風雪夢牢騷」……………三九〇

## 第七輯

春雨之夜……………四〇九

伴死人的一夜……………四一四

|            |     |
|------------|-----|
| 自然         | 四一八 |
| 在劇場中       | 四二三 |
| 衝突         | 四三〇 |
| 河沿的秋夜      | 四四二 |
| 附 錄        |     |
| 春雨之夜序(瞿世英) | 四五五 |
| 春雨之夜弁言     | 四五八 |
| 霜痕自序       | 四五九 |
| 號聲自序一      | 四六一 |
| 號聲自序二      | 四六三 |

第一輯



## 雪後

北京附近有個村莊，卻離鐵道不遠。在十二月某日下了一天的雪，到下午纔止住了，所以第二天色雖還沒明，而全鎮的房舍、樹木，在白積雪中映着，於破曉的寒夜裏，卻格外清楚。

晨雞喔喔的啼了幾聲，接連着引起了鎮中的犬吠聲，正在這時，村莊的前面，忽然起了一個沈重而響亮的聲音，接着就是槍聲、馬蹄踐在雪上的聲、呼喊的聲，還夾雜着一些細小的聲響。這等聲響約停了二十分鐘，又復大作起來。這時卻驚起了村中最東側一家人家的一個小孩子，在破絮被裏顫慄的感覺。

破茅屋中，被雪光映着，靠北牆一張牀上，臥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身旁卻有個五六歲的男孩子。他們蓋着薄薄的絮被，冷的風從沈黑的窗中穿進，使他們幾乎不敢露出頭來。

重大可驚的聲響，從冷厲的空氣裏，傳到他們耳膜來。那個婦人也早已醒了，然而她的心，正懸在遼遠的地方，和不可思議的事上去，卻沒說話。小孩子正在盼着天明，好繼續他的遊戲。他也不怕冷，時的爬起來，瞧瞧窗戶，只見很白亮的，卻也不知是天明沒有。看看他母親，正睡的熟，不過看她的頭髮，時時有些鬆動，又聽着從她喉裏，發出一種輕微而痛哭的微聲來，就和平日她抱着他，在她膝上，看一



封信時發出來的聲息是一樣。他是個聰明不膽小的孩子，在這深夜將曉時，他這種感想，在他幼稚的心中，宛同電光閃動的一般快，即時他又起來看看窗的白色。他思想裏，忽有不敢確定的思想，想這白色的雪嗎？雪是白色，怎麼又化成污泥在河溝裏流着？他這種推理，是片段的，然而在他幼稚聰明的心中，有這一念，卻陡然覺得皮膚上有些冷意。這時村前的響聲，便砰砰拍拍大作起來，他不知怎的一回事，但是覺得耳朵裏幾乎裝不了！他雖沒聽過這種響聲；他又不知什麼是重大的響聲，因為他自下生以後，所聽見的雞鳴聲，籟籟聲，春鳥的歌聲，田圃裏的桔槔放水聲，他母親拍着他睡，唱兒歌的聲，這些聲都是他很注意的，再大一點而可怕的響聲，就是村中的羣狗互相打架的聲了。至於這雪後的早上，忽然有這種狂轟的大聲響，他是沒會聽過。——因為他小的時候，村中也有這種響聲，不過他不記得。——他小而凍破的手，也有些顫動，似乎覺得窗隔一動一動的也將倒下來了，他於是帶着被子，滾到他母親懷裏道：

「什麼……什麼我的耳朵……」

他母親用枯瘦的手腕，將他摟住道：「不要……這是軍隊打野操的響聲……」

「什麼軍隊……」他很疑惑的這樣問。

「軍隊是肩着槍刀打仗的……」

「就和李文子拿的那個用紙糊的槍一樣嗎……他說是他父親給他買的……」

她卻沒即時回答他，這時窗外的礫聲又作，她便含糊着道：

「不……不……」

他便不再問了，害怕的心也減去了一些，但是在他母親懷裏很注意的聽那忽輕忽驟斷續的聲響。她一手摟着這個可憐的孩子，一手將披了下來亂髮，慢慢攜上額角，像想什麼似的。室中已甚明亮，然而卻覺得越發沈靜，風聲吹着落在地上的雪花，沙沙的打在紙窗上響。半晌那孩子又忽然問道：

「母親……我父親……你說也有槍，他現在那裏？也在黑夜裏作這種事嗎……」

她聽他這句幼小而癡想的話，卻沒的什麼說，只是從眼角裏流下了一顆淚珠來，滴在孩子的短髮上！

天明了，村前的聲響也停止了，冬晨的空氣非常清冷，似乎也從長眼中醒悟過來一般，而村中的人都拿這早上的事作談料。

村前雪後的一片田野裏，白茫茫的雪光，卻有許多凌亂雜沓泥土交融的痕跡。田野旁一條小河，也全被冰結住。慘淡的日光映在冰上，卻也不見得有些融化。奇冷的北風，吹着樹枝上的雪墮落在河冰上，發出輕清的聲響。天氣很冷，一望無際的雪，地上不見有一個行人。

獨有在被中驚怕的孩子，這時他卻不怕冷，遠遠的領了四五个男女的小伴侶，冒着咽人的寒風，

從鎮中跑出。他比較在這四五個同伴裏，是較小一點，然而還有比他小的個女孩子，帶着一頂綠絨花結帽，也在後邊跟着他跑。

他如同作了首領似的，要表示他的功績似的，臉上雖是凍得發了紫色，他卻是一邊跑着，一邊鼓起勇氣，和他那些小同伴斷斷續續的說道：「寶雲……和姐姐兒……你們看看我昨天用雪築成的小樓啊！……我和吳妹妹築的……就是在河邊上……就是在河邊上，管許你們一瞧就樂了……走！……看雪的小樓去……」他不等說完，就跑到河邊，那些小孩子也咕咕呱呱的隨在他身後亂說。

河邊的岸，是很平正的；昨夜的風雖冷冽，卻也不大。他與他的吳妹妹，費了一下晚工夫，築成的一所小樓，兩邊用雪塊堆好，明明的在河岸上。他們因那遊戲的工作，連小手都凍破了！他自昨晚回家，同他母親說了半天，恨不能即刻天亮，好去領他那些小伴侶，去誇示他們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所以早上在他母親懷中，雖經過聽了奇怪的聲響，和看見母親的淚痕，但他不知是什麼事，也早忘了這回只是心急急的去找到他那在雪後的小建築物。

可是河水仍然全凍着；樹枝的墮雪，仍然時時的落在冰上，一望無際的田野裏，仍然是白光幻耀，但他沿着河岸，跑來跑去，就是沒有了他與他的吳妹妹昨晚很辛苦用雪堆成的小樓。而河岸上只有縱橫的馬蹄，和無數皮靴的痕迹，就是昨天晚上很平的雪地上，也忽的掃去一道，堆起一片，完全不是昨天那個樣子！

他急的亂說，也說不清楚，別的孩子也看得呆了！那個帶綠絨花結帽的小姑娘，卻眼包着幼稚而可憐的淚痕道：「瞧咧……沒有了！誰給我們毀壞了……你們瞧我的手咧……」她伸出小手來給這些孩子看，她白而嫩的皮膚上，已經紅了幾塊，且腫得裂破了！

他這次失敗，便給他嬌嫩的童心裏，添了層重大的打擊！彷彿比着成年的人失戀還利害。他說不出的難過！別的孩子雖也不說什麼，只是楞楞的好幾隻小的眼睛向他看，他也覺得他們眼光中所含的意思，是疑他誑騙他們了！也不禁呼道：「變了……變了……什麼都變了！地也高了……低了……這是些什麼怪物的腳迹，卻將白淨的雪沾污了……變了……我那用雪蓋成的小樓，也被怪物喫去了……」如是有個很瘦弱的男孩子道：「變……變，你們沒聽見今兒早上那些聲響嗎……我嚇死了……怪物的聲……就是將你的東西喫去了！你看這雪地上不是變了嗎？」這個孩子，彷彿自己所見高出於他們以上，然而說到這裏也有些氣促色變。他和他來的小伴侶，都從他們的神色中，帶出了很害怕的樣子！便看看河水，地上的痕迹，都不說一句話，靜悄悄的從雪道上，入村子裏去。而那位小姑娘，一會看看自己的小手，口裏還咕囔着道：「我的呢……誰毀壞了……」她跟在一羣小孩子後面，卻時時回頭從含着淚痕的眼光中，望着河岸的殘雪，而她頭上的花結，也被風吹着飄飄的微動。

## 沈思

韓叔雲坐在他的畫室裏，向着西面很寬大的玻璃窗子，作一種深沈的凝望。他有三十二三歲的年紀，是個壯年的畫家。他住在這間屋子裏，在最近的三四年中所出的作品有幾種很博得社會上良好的批評，但他總不以自己作的藝術品，可以滿足他的天才的發揮，所以在最近期中，想畫一幅極有藝術價值而可表現人生真美的繪畫，送到全國繪畫展覽會裏去，想博得一個最大的榮譽。他想：她已經應允來作我這繪畫的模型——裸體的模型——這是再好不過的事，在現代的女子中，她雖是女優，卻有這種光明的精神，情願將她那樣——想是的——美麗豐潤的肌體，一一呈露到我的筆尖上，加上彩色的調和，以我的畫才，去表現出來，實現出一個最高尚最合於理想的真美的人來，這纔是真的曲線美哩！哦！這是我一生最得意的藝術表現，她是美麗而溫和，就使能將她那一對大而黑潤，睫毛很長的婉媚眼光畫出，也足使我們那繪畫界的作家都擱筆了。

他作這種思想，非常愉快；是真潔的愉快，是藝術家藝術衝動的愉快。

這時正當春暮，他穿了一身灰色的呢洋服，一朵紫色綾花的領結，襯着雪白的領，他滿臉上現出了無限欣喜的情緒來。窗外的日影已經慢慢地移過了對面一所花園中的樓頂，金色兼着虹彩的落

日的餘光，反射着天上一羣白肚青翼的鴿子，一閃一閃的光線，耀入眼光；這羣鴿子，飛翔空中，所鳴的聲音，也同發揮自然的美惠一樣。

一個畫室裏，充滿了靜和美。深沈而安定的空氣，韓叔雲據在一張新式的斜面畫案上，很精細的一筆一筆，先描在他對面的那個裸體美人的輪廓，他把前天那種喜樂，都收藏在心裏，這時拿出他全付的藝術天才，對於這個活動的裸體模型，作周到細密的觀察。瓊逸女士，斜坐在西窗下一個披了繡緞的沙發上，右手倚在沙發的靠背，撫着自己的額角，一頭柔潤而細膩的頭髮，卻是自然蓬鬆着，不分齊整。她那白潤中顯出微紅的皮膚色素，和一雙一見能感人極深的眼睛，與耳輪的外廓——半掩在髮中——都表現出難以形容的美麗來。她腰間斜拖着極薄極薄的茜色輕紗，半堆在沙發上，半拖在地上的絨毯上面，在那如波紋的細紗中，浮顯出她琢玉似的肉體，充實而豐滿的肉體，與紗的顏色相映，下面赤着雙足，卻非常平整潔淨，與雲母石刻成的一樣。她的態度自然的安閒，更顯出她不思議而思深的表情來。玻璃窗子，雖有羅紋的白幕遮住，而淨淡的日光線，射到她的肉體上，益發現出一種令人看着心醉的情形。

這時兩個人都沒有一點聲音，滿室裏充滿了藝術的意味，與自然幽靜的香味。——是几上的一瓶芍藥花香，和她的肉體的自然芬芳相合而成的香味。這位畫家的靈魂，沈浸在這味裏了。

兩點半鐘已過，還有二十分不到三點，忽有一種聲浪從窗外傳來，打破了兩個人的靜境。韓叔雲向來不許有別人的說話行動聲音打擾他的作畫，現在正畫的出神，一面正在畫意上用功夫，竭力想發揮他的藝術的天才，一面眼對着這個天然的人身美心中卻也有些怦怦似的亂躍。他一筆一筆的畫下去，他的思想也一起一落，不知如何，總是不能安靜着，不意這叩門的聲浪，忽來驚破他的思潮。且是一連幾次的門鈴，扯得非常的響。他怒極了，再也不能畫了，丟下筆，跑出畫室；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無意中回頭來看看瓊逸，她仍是手撫着額角，一毫不動，而潔白手腕上的皮膚裏的青脈管，顯得非常清楚。

大門開了，他一看來的一個人，像是個新聞記者，又像是個書記派的少年。帶一頂極講究的薄絨帽，這卻拿在手裏扇風，天氣並不很暖，他頭上偏有幾個汗珠，他年紀很輕，彷彿方從大學或專門學校裏出來的學生似的，他的臉上於蒼白色中，見出是很活潑而秀美的態度。這時他見門開了，不等韓叔雲說一句話，便踏進門來道：

「密斯脫韓……是你嗎？」

韓叔雲也摸不清頭腦，本來一團怒氣，更加上些疑惑，於匆忙裏道：

「是呀，我是……但……」

「好……畫室在那裏……哼……大畫師……」話還沒說完，便要往裏跑，叔雲截上一步道：

「少年……你是誰爲什麼這樣……」

「我呀……是日日新聞的記者……瓊逸女士在這裏嗎……」

他說時用極精銳的眼光，注射着叔雲，叔雲看他這樣，便明白了他是什麼人。更不由非常生氣，把捉住少年的臂膀，想拉着他出去。正在這時，瓊逸女士披着茜紗的長帳，將畫室的西窗開放，呼出她又驚促又愛慕的聲音來道：

「我以爲是誰，還是你……你呀！請密斯脫韓，讓他到屋裏坐吧！」

叔雲抱了一腔子的怒氣，方向着這個少年發洩，不料瓊逸卻從窗裏說出這個話來，竟要將他讓到自己的畫室裏去。他聽見這個話，簡直手指都發抖了，那個少年，更不管他，便闖進了畫室，叔雲也臉紅氣促，跟了進來。

瓊逸滿臉的欣喜，披着茜紗的長帳，兩隻潤麗的眼睛，含了無限的樂意感情，向着少年。待到少年進來以後，便用雙手握住了少年的手，但少年看看屋裏的畫具，和她這種披着輕紗的裸體，覺得他所聽的話，是沒有什麼疑惑了！他臉上也發了一陣微紅，即刻變成蒼白而愁鬱的樣子，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握住她的手向叔雲看。叔雲此時，心裏的藝術性，已經消失了無餘了，從心靈中冒出情熱的火燄來，面上火也似的熱，覺得有些把持不定，恨不得將少年即時打死，但自己也知道這話不能說出，便用力的坐在一把軟椅上，因用力太猛，幾將彈簧坐陷。瓊逸握着少年的手，卻覺得其冷如冰，也很覺得奇怪，



但她卻沒有什麼意思，然而心裏也稍爲動了一動！

少年對她，除了極冷冷的含着不笑的微笑外，更不說別的話。她問少年，少年也有意無意的回答一句，把乍叩門時那種怒氣，都消失了，變成一種憂鬱懊喪的面色。她後來幾乎眼中哭下淚來，不多時便穿好衣服，也不顧和叔雲辭別，靠在少年的肩膀，盈盈的走了出去。

叔雲不能說一句話來，眼睜睜望着她綽約的影子，隨了少年走去，白色絲裙的摺紋搖動，也似乎嘲笑他的失意一般。看她對待少年那種親密的態度，恨不能立刻使同少年決鬪，不知怎的，他原來的藝術性完全消失了！他望了她來作裸體模型的鐘點，是過了，他似是仍然看見她的充實美滿潔白如雲石琢成的身子，還斜欹在那個沙發上，他恨極了，身上都覺得顫動，勉強立起身來，走到沙發邊，卻又有一種極香濃極甜靜的意味，觸到了他的嗅覺！

她同少年出了韓畫師的大門，她滿心裏不知怎樣的難過，不是靠近少年便幾乎站不住了，但少年卻扳起冷酷而蒼白的面目對她，有時向她臉上用力的看一看，兩個人便都不言語。

轉過了兩條街角，忽聽得吱吱的聲響，一輛極華麗的摩托車，從對面疾馳過來，捲起滿地的沙土。車上就只有一個司機人，卻是穿着禮服，帶着徽章，高高的禮帽，壓住濃厚的眉心，蘊了滿臉的怒氣，是個五十多歲的官吏，——或是個外交官——看他那個樣子，似乎方從那裏宴會來的，但是當他的摩

托車走的時候，瓊逸的眼光非常尖利，從沙土飛揚中，看見車上這個人，不禁喫了一驚！而且這輛車去的路線，正是他們從韓叔雲家來的路線。然這時被種種感覺，滲透到心頭上，自己疑惑起來不知爲什麼一天之中遇了這些奇怪異常的事情！

不多時，自然這輛汽車已經停在韓畫師的門首了，這個五十多歲的人，穿了很時髦，很華貴的大禮服，挺起胸脯，手裏提着一根分量極重的手杖，用力向着髹漆的極精緻的門上亂敲——他忘了扯門鈴——相隔不到一點鐘的工夫，韓叔雲這個門首，受了這兩次的敲聲，而這種聲音，直把畫師的心潮激亂了，而一層層的怒濤沖盪，也把他的心打碎，變成狂人了！

五十多歲的官吏和韓叔雲對立在門首——因爲他再不能讓人到他室中去——這位官吏拿出一付驕貴傲慢的眼光，注定了叔雲的似怒似狂的面孔；他從狡猾的眼角裏，露出了十二分瞧不起這位有名畫師的態度。叔雲對這個來人，更加怒憤，兩個人沒說了兩句話，就各人喊出難聽而暴厲的聲音來。叔雲兩手用力叉着腰道：

「惡徒……萬惡的官吏你有權力嗎……哼……來立污了我的門首！」

「呵呵！簡直是個有智識的流氓，是個高等騙人的流氓，你騙了社會上多少金錢，虛譽，還不算，又要借着畫什麼裸體，不裸體的畫，來騙那個女子，我和你說……」這時這個官吏眼睛已經斜楞了，說到末後一個字，現出極堅決的態度來。

「……什麼……」

「騙人的人……往後不准你再引她入你的畫室……哼……你敢不照我的話辦理……你聽見嗎……她是我的……」

狡猾的官吏，話還沒完，陡覺得臉上一響，眼前便發了一陣黑。原來韓叔雲在這時，他那一向溫和幽靜的藝術性質，完全消失，直是成了獸性的狂人。聽了這個官吏的話，再也忍不住，便抓住他的衣領，給他臉上，打了沈重而有力的一掌。

於是兩個人便在門首石階上，抓扭起來，手杖丟了，折斷了，不知誰的金鈕扣，也用腳來踏壞了，各人很整齊光潔的頭髮，也紛亂了，韓叔雲的紫綾花領結，也撕破了。他們官吏和畫家的莊嚴而安閒的態度，全沒有了！他們是被中心的迷妄的狂熱，燃燒着全身了！

春末的晚風，已沒些冷意，只挾着了一些花香氣味，陣陣的吹到湖中的綠波上。這時天氣微陰，一片片的暗雲，遮住蔚藍的天色，有時從雲影裏露出些赤色的霞光來，映在湖濱的柳葉子上，更發出一種鮮嫩的微光，反射到平鏡似的湖水上。風聲微動，柳葉也隨着沙沙的響。漸漸的四圍罩了些暖霧，似有無窮的細小白點，與網目版上印的細點一樣，將一片大地迷漫起來。這個城外的湖濱，是風景最盛的地方，這時的一切風景，也全籠在霧中，看不分明了。湖濱有個亭子，是預備遊人息足的所在，恰在

這時瓊逸一個人不知怎的卻獨自跑到這個亭子上來。

她怎麼也不到韓叔雲書室裏作裸體模型了！也不到戲院裏去扮演了！在這春日的黃昏，一個人兒跑出城外，在暖霧幕住的亭子裏，獨自沈思！

她穿了很雅淡的衣服，臉上滿露出非常憂鬱的面色。從前豐潤的面貌，已變成慘白，連眼圈也有些青色；她把握着自己的手，也不能有點氣力！只覺着周圍的霧咧，水咧，風吹的柳葉聲咧，和晚上歸飛的烏鴉亂啼的聲音，都似向她盡力的逼來，使她的心絃，越發沈鬱不揚！她在白霧的亭子中，看着濛濛不清的湖光，她一面想：他和我幾年的相知，平常對我很懇摯，很親愛的，也沒什麼呀！我以為替人家作裸體畫的模型，也不是羞恥的事，助成名家的藝術品，也沒有別的關係啊！他知道的這樣快，找到那裏，那樣的冷淡，彷彿看我如同作了什麼惡事一樣，從此便和我同陌生的人一般，這是什麼意思啊？……

韓叔雲卻也奇怪得很，我的朋友找我也沒有什麼希奇不了，怎麼便和人家搶去了他的畫稿一樣的憤怒……我的靈魂卻在我自己的身子裏啊……她想到這裏，看看四圍的霧氣，越發重了，卻是毫無聲息，她又不覺得又繼續想道：那討人嫌的狡猾官吏，聽說後來和韓叔雲還互相打了一場，被警士來勸開了。他來纏我，我只是不見他，他反在社會上，給我散了些惡跡的謠言。但是我最親的人不來了，不再愛我了！畫師也成了狂人了！不再作他的藝術生活了……奇怪極了……到底我有我的自由啊……世上的人，怎麼對於我這種人，卻這等的逼迫我呢……是侮辱嗎……甚麼勢力呀？

她想到這裏；她的心如浸在冷水裏一樣的抖顫，四圍靜寂，白霧也漸漸消失了，從朦朧的雪影裏稍稍露出一絲的月光，射在幕着霧的湖水上。這陰黑的黃昏，卻和她心中的沈思一般，但在雲霧中射出的這一絲光明，在她心頭上，只是悶沈沈的找不到！

她沈思了多少時候，忽聽得耳旁有一種嘔……嘔！的聲音，方如由夢中醒悟過來，一陣微風吹過，她擡頭借着月光看去，原來是隻白鷗，從身旁飛過，沒入淡霧的湖中去了！

九十二月。

## 鞭痕

鄉村中的九月，是個由熱鬧，漸漸到了荒涼的個轉機。田地的隴旁，時而堆下些零落的榆葉與柳葉，深黃色和老綠色的葉形，都沾上些乾泥，在地上被風吹得旋轉。人家的園圃裏，晚期的扁豆，尚在葦子扎成的架子上，長着彎曲的餘蔓。有幾個已經老了的豆莢，在米黃的團形葉子底下，楓樹漸漸着了紅的色彩，渲染在蔚藍晴朗的天與碧綠的溪流中，現出天然色彩的調和來。冷冷的秋風，吹動他們，與夕陽的金色光線相映着，越發美麗而眩耀。

這個鄉村的後面，便是連綿不斷的小陵阜。顏色的石徑，忽高忽下，老遠的通着一條大道，是往木阿鎮的大道。因為木阿鎮是最近幾百里的極繁華，極險要的地方。那裏有醫院，學校，工廠，市場，又靠近江口，時而有汽船載着客人貨物到鎮上去。而尤足以鎮懾人們的，是在鎮中有一所兵營。他們鄉裏人，常常聽說有幾千人在裏邊住着呢！所以這個鄉村的出產品，什麼食物咧，穀米咧，都送到木阿鎮上去售賣，但由鄉村去須越過幾重的山嶺，難走得很有。有的說是六十里的路程，而須走一個整天，纔能達到。秋天來了，而鄉村中的人家，卻格外要忙碌起來。因為一面要將園圃和田野中的農產收拾好，一面又須計畫冬日的儲藏。什麼該運到鎮上賣去，而乾的蔬菜，和製作的冬日的農家食物，又須趕着製

好，預備一到飛雪的冷天，好同鄉鄰們，斟着家釀的暖酒，在茅簷下，同他們的父母，妻兒，好安心去償還一年的勞苦。所以這時他們正忙得很。廣場子裏都堆了些圓錐形的草堆子，田中有些農夫，和婦女，兒童，還在那裏割最後的稻子。每家用土築成的牆外，探出幾枝的柿子枝來，半紅半青色的柿實，惹得赤着脚的小孩子，饑的流着涎汁亂跳。

鄉村的房屋，很是歷亂，絕沒有整齊劃一的形式。全村子中只有一所小小的厝樓，這是村中第一個富人劉家的住室。他怎麼稱得起第一個富人？不過他的房子較爲整齊些，多些，而他又是木阿鎮上的學務委員之一，兼任着他們三個村子連合辦的小學校裏邊的校長。所以他的鄉鄰，因此這樣的稱呼他。不過所謂第一富人中，包含着偉大，景仰，尊敬羨慕的，複雜意味，不止是說他的資產呢。

夕陽的餘光尙在村前的溪流上亂盪着，一條條的霞色光線，反映着那所小樓的玻璃，使人目眩。一個農婦，正自肩了一筐的木梗和落葉，沿着溪岸走來。她那枯乾的目光，正對着十碼外的樓窗出神。她懶懶地，疲乏地走，忽聽得溪的西岸，有個清響的鈴聲，由樹林中散出。鈴聲在鄉村中，是常聽得到，但那載重的疲驢，和耕地用的牛項上掛的大而生鏽的鐵鈴，發出音來，沈重粗澀，沒有這等的清朗呢。她發現了這個疑問，便立住了一瞥眼的工夫，卻見有林中小徑上，跑出一個騎馬的人來。馬是棕色的，騎馬的人卻穿了青絨的短衣，帶頂闊邊的黃色草帽，勒住馬銜，很從容的向村中走來。她的感覺，是遲鈍的，村子中又少見這樣的人，所以她注視着他，很爲奇怪。正在這時，她那村中小樓的主人，從村西面柱

着一把遮日的傘，左肘下夾了一大包的書籍，也踱過來。他是位四十幾歲的人，身體很是強壯，他少年時曾在非洲冒過幾次的大險，著作了幾部遊記，很爲人所歡迎。不過他回國以後，並不作什麼事業，仍然是回到他的故鄉，去過平凡的日子。這時他方從公立小學校回家，正自盤算着一個訓育的問題，低着頭只管走。

那個肩筐的婦人，瞧見他來了，便不由得將驚詫的聲音喊出。那知這位校長先生，沒聽見她喊出的是什麼字，擡頭一望，卻正看見那個緩緩而來的騎馬的少年。他的眼光，是銳利的，雖隔着幾十碼，而他看得清清楚楚，便將手執的傘，揮起來道：

「慕俠……你是啊！」

對面的少年，騎在馬背上，心裏被憂鬱充塞住了！他沒有想到愚鈍的農婦，向他注視，和那位校長先生和他打招呼。

「哦……聽見了沒……慕俠……俠……」校長先生，又高聲這樣說。

他從馬背上，方醒了過來，他彷彿看得見，便一縱馬轡，那匹小而壯健的棕馬，就跑了過來。及至到了近前，他手中一鬆，馬便立住，口中噴出呼吸的熱氣來。他反身跳下來，姿勢異常的穩重，像是久經騎馬的戰士一樣，他英爽而憂慮的面上蒙了一層細塵，而掩不了雙目的精光，他執着綠皮的馬鞭，很誠懇的和校長先生握手。他道：



「伯伯……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啊……」他說出這幾個字，再也續不下去。他的眼光中，爲一種誠意地，切念地與感所激動，放出品瑩的光潤來。他稍停了一會，又繼續說，「劉伯伯你……你怎麼在這個村子裏……」

劉伯伯也被同樣的感動，他雖是極愛說話的人，到現在看見十年以前的小友，居然變成個風塵中的少年，不禁也急切說不出來。只從他的嘴唇上，迸出幾個：「喂……是你……那兒來……」的幾個字。

這時那個少年，摘下帽子用馬鞭打去了帽上的塵土，一面卻望着劉伯伯，訴他以前的身世。

他說：「那時……不是，是一個冬天。離着度新歲沒幾天了，伯伯不是送我同我姊姊母……親，走的嗎？我那時只知看伯伯穿的洋服的驚奇，全不知我以後悲哀的幻影，正在我眼前跳舞！可憐我父親經營了一生的海外商業，竟那樣結果，都賴……伯伯這些話我是後來聽我母……親說的……」他話沒說完，劉伯伯便拉過那匹馬的繮繩，打斷少年的話道：「你走的很疲乏了！你且到我家裏休息幾天，好慢慢告訴你那後來的事情……就是你曼妹……她也喜歡你來，去聽你的話！」他一邊說着，一邊向樓角上指去。

但是少年，從感慨驚慕的表情中，緊皺了眉痕，發出堅決的口吻，執着劉伯伯的手道：「我不知道伯伯的信息，有五六年了！那知還是仍還你的故鄉，我只以爲你又到什麼外國去了！咳！咳！我必要在

這裏住下幾天，好在我是一個無家的人……」他說着眼圈發紅，聲音也變啞了，隨即繼續急促着說：「也願意在伯伯家常住，可是此刻不能了！今夜十點鐘以前必定要趕到木阿鎮去，因為我自去年已在軍隊中補到騎兵的下尉，原來是住在別一省裏。這回因為有戰事……伯伯是曉得的，他們要挑選熟於軍事智識的將校，都調到木阿鎮的聯隊中去，預備作第一次的出發。我本來應該早來的，只是我因為將來的命運，多分要與死神接緣了！所以告假，回到我母……親的墳上，哭了一場，又往我姊姊家，看他所遺留下的小孩子，所以今天一早，方從……地方，下了汽車，原有軍隊中的馬匹，今天晚上趕到木阿鎮去，不天明就乘輪船要出發咧……」他說時看看自己的手錶，便很急促的道：「恐怕沒有什麼耽擱了……」

劉伯伯凝住神，聽他說了這些話，不由得將手中的傘，倒在地上。目光癡癡地望着少年，半晌方靠近一步道：「怎麼你母親和姊姊也死了嗎？」

「三年前，我母親死在旅店裏……去年我可憐的姊姊也因難產，便拋了兩個小孩子去了……我……」他這時已流出少年悲哀的淚痕來！

劉伯伯都如做夢似的，他心中頓時成了幻想的迷網。他想他的老友死後這一重的悲幕，卻都使他——少年——充了主角，他又想那時他穿身露膝的白絨洋服，腮上如點着胭脂般的紅潤，他和我們離別時，和我的曼兒並住着時，我心中只是看着他們可愛的一對小生物，心中奏着歡慰的曲調，那

知後來因爲本省一帶，起了亂事，便永遠不知各家的去向……哦！他現在是一個人了……孤獨的少年……鎗礮中的隊官……他走了……不能住下嗎……他這樣想竟沒有和少年再說話的力量。

少年卻堅決的道：「伯伯不必這樣，我這一行，也是抱了決強與熱血包成的心意，青春的背影，都將我逐到失望和悲哀的海中去，我的心已不知早碎成了幾多片片！我早決定了……決定了！人生究竟有歸宿呀！青年的熱血，究竟有個迸聚與流放的時候，我至今還有什麼希望呢……況且，這是不能再爲延緩的，大約啊，再見，伯伯！十年以後，也成了夢影吧……我走了！已經耽誤了二十分鐘，到晚了，要受懲戒的……今夜那能再睡……不明的夜裏，只有燦爛的星光，和不盡的江流，要送我們到新的生命場中作奮鬥去……伯伯……妹在家嗎……我不能見她……祝你們的福……啊……」

少年一陣子急遽無次的說話，音調已不似先前那樣柔和了，淒哽得教人聽不出他也不再顧劉伯伯，便將身一躍，跨上馬去，馬嗅了嗅氣，四隻蹄子已經發動。

這時，那溪流邊肩筐的農婦，不知是什麼事，還呆呆地立在那裏看，但她有新的發見，高呼出啞悶的聲音道：「你們看她從樓上下來……」

這句話將劉伯伯的癡想，與少年堅決的勇氣，都少爲震動。原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拿着一朵玫瑰花，從樓上下來。正拉開院外的竹子編成的門。這時少年已經瞧得清楚，便覺得身上抖顫得幾乎要跌下馬來，看她穿的月白色的衣服，都如在電影中一般。他咬了咬牙齒便在馬上脫下草帽高喊道：

「妹……妹還認得我嗎？……我走……永遠走了！可扶伯伯回家去……」他不能再說了，便拚命的將綠皮的馬鞭亂揮，馬便放足跑去，他的鞭子向溪邊一揮，竟將一株向日葵的本幹折斷，碗口大的黃花，便連枝掉在溪裏去！

一陣西風，吹得落葉刷刷的響，馬塵的煙，也沒有了，只是那個肩筐的農婦，還遠遠的望去！村後的陵阜，都滿了黑暗的影，修長的石道沒有一點的細響！

又是一年的同樣的秋日，鄉村中是一樣的忙碌。那一天是個沈悶的天，卻沒有霞光的映耀，與夕陽的美麗。村前的溪流，也滿濺了些污穢的水，不似去年那樣的清潔；一片片的黑雲，在空中流動，像要下雨，劉伯伯銜着煙斗，倚在柳樹上，望着遠遠村後的石徑上凝思，誰也不曉他想着什麼，不過額上，已是添上了幾疊皺紋，他的女兒，臉色也很黃瘦的，伏在溪邊大石上，用手把那顆枯乾的向日葵的餘幹。可憐去年此日的鞭痕，遂葬送了這顆迎風含笑有美麗生命的向日葵的枝與花朵！她自夏日，害了一場病，往別處去醫治了三個月，這時方回到村裏。她同她父親都掉在一個沈悶的淵裏，終日裏都是靜靜的，沒有一句話。她這時同她父親，本想出來，呼吸清新的秋日的空氣，那知到了溪邊卻都同失了他們的神智似的。那樣片斷的生活的悲痛，卻沒有一個可慰的消息來安悅他們！

一樣在去年此日，只是少了那個愚鈍背筐的婦人！

劉伯伯的煙斗中沒得些微燼，還只管含在口裏，向石徑上呆看！

「今年……戰事完了，看軍事的報告的確……死了……萬……千的人……」劉伯伯的女兒，弱而無次序的腦中這樣想；可憐那乾枯將要折倒的向日葵上的鞭痕，似乎向她點首。

西風吹來，由冷的感覺，使她重溫到去年此日如夢一般的光景。

她想着，不料猛被向日葵上鞭痕所留下的乾刺，觸破她的顫顫的手指。

## 遺音

遠遠的一帶楓樹林子，擁抱着一個江邊的市鎮，這個市鎮在左右的鄉村中，算是一個人口最多風景最美的地方。鎮前便是很彎曲而深入的江灣，灣的北面，卻有所比較着還整齊而潔淨的房子。房子中也有用磚石砌成的二層樓的建築。正午的日影將樓影斜照在樓前的一片草場上，影子卻很修長。原來這所建築，是鎮中公立小學校的校舍；這鎮上人，知識卻較高明，所以他們尋得這個全鎮風景最佳的江邊，設立了這所學校。校裏的男女兒童，也有三百人。

校舍的西角，便是教員住室，這也是校內特爲教員所建築的，預備教員家眷的住處。再往西去，就是些沙土陵阜，有些矮樹野草，綠茸茸的一望皆是。這日正是星期的上午，江邊的風，受了水氣的調和，雖是秋末多初，尙不是十分冷冽，有時吹了些樹葉子落到江波上，便隨着微細的浪花，無蹤影的流去。

教員住宅靠江的一間屋子裏，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對着許多書籍稿紙坐着發呆。他不是本地人，然而他在這個校裏，當高等部教員主任，已將近三年。自近兩年來，連他的母親，妻子，都搬來同住。他的性格是最高的，小學教員的性格，他雖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然作這等粉筆黑板的生活，已經是

有七年多了！他自從二十歲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爲生活問題所逼迫，便拋棄遠大的希望，情願經營

這種生活，可是他性情縝密而恬退，獨勤於教育事業，終日與那些紅頰可愛的兒童爲伍的事業，他是非常樂意。他不願在都市裏同一般人亂混。他覺得他的生活的興味，這樣也很滿足的。他的教育的學問，也研究得非常完全，就使教授中學校的學生，也能勝任，不過他是沒有這種機會，他也不找這種機會，他情願一生都是這樣的平淡，閒靜，自然。可是他的境遇，現在雖是平淡，閒靜，自然，他的心中，卻終沒有平淡，閒靜，自然的時候。因爲在他二十歲以後的生活裏，忽然起了一次情海的波紋，這層波紋，在他的精神裏，永不能泯去痕跡。他從前是活潑的，愉快的，然而這幾年來，他是沈鬱的多！時時若有一個事物，據在他的靈魂裏，使他對於無論甚麼事物，都發生一種很奇異而不可解的疑問，因此他的心經，越發沈滯了！

這日是休假的日子，校裏的兒童，都已放假回他們快樂的家庭裏去，忙碌一星期的那些教員，也都各自找着他們的朋友，出去閒玩了，他這時候卻坐在自己的書室裏，對着一層層的書籍出神。原來他爲教育報作的稿子須於三天以內作完，他想作一篇關於性慾教育的文章。早已參考了許多書，立了許多條目，這日用過早飯以後，他母親和他妻與一個三週歲的小孩，都到鎮中人家去閒談去了。他獨自坐在這裏，想要將他的教育思想，趁着這一天的閒工夫，慢慢的寫出。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排好了書籍，鋪正了稿子，方要拿筆來寫，但只是覺得身上陡的冷了一陣，覺得從窗隙鑽進來的風使他心戰；頭上痛了一會子，總是不舒服得很！他不知怎的，把着一枝毛筆，只

是望着對面綠色刷的壁上掛的五年前自己照的像片發呆。那張像片，雖是裝在鏡框裏，然五年以來，片上的顏色，已有些陳舊，隔了一層細塵，更顯得有些模糊，就像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暗淡一樣。他看着像片框子上嵌鑲的花紋，很彎曲而美麗，像那一點曲線裏也藏着一個生命的小影在裏面流轉一般。他想這必是一個有名的美術家的作品，他不禁嘆了一口微微的氣，自己尋思，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剩餘嗎！想到這裏，低頭看看一張草稿上，仍然沒寫上一個字，便很勉強的拔出筆，向紙上很抖戰的寫了「性慾」兩個字。那知這支筆尖，早是禿了半截，寫得認不清楚，他很愁悶的將筆往案上一擲，心裏宛同有塊石頭塞住了似的，漸漸的立起來，抽開書案下層的抽屜，檢了半天，方檢出一支筆來，又一翻檢，他不禁很驚訝惶急的說出一個：「咳……」字來，這個音由他喉中嘆出，然而非常急促而沈着，便靜默無語，拿出一張硬紙紅字的美麗信片，用盡目力去注視。室中一點聲浪沒有，只是兩個雲雀，在窗外的細竹枝子上，一遞一聲的嬌鳴。

信片雖是保存的非常嚴密，而紅色的字跡，經過幾年的空氣侵蝕，也將顏色褪得淡了許多。他這時無意中將這個信片找出，便使他靠在椅背上，幾乎全體都沒得絲毫氣力。原來那張信片裏，藏了許多熱烈而沈摯的淚，和愛，和不幸的命運，以及生活的幻影在裏邊，也就是他的情海中的一層波紋，是他永不能忘記的波紋。

他呆呆的看了一會，很沒氣力的將那信片輕輕放在案上，自己想道：這是她最後的遺音了！這是



她最後的遺音了！卻再也不能夠想起別的事情來，無意中將剛由抽屜裏找出來的那支新筆，掉在地上，他便俯着身子拾起來，一擡頭含着淚痕的眼光，卻與那會看見壁上掛的像片接觸着，猛然又想起是：五年半的光陰了！那時我這張像片，比較現在的面色，卻差得多，宛同她這紙最後遺音是當年一樣鮮明的顏色，少年的容貌，都一年一年的暗淡消失了！而生活的興味，也一年一年的減去了！環境的變遷，真快呀！……他想到這裏，不禁那很細瑣很雜亂的前事，都如電影片子，一次一次的在他的腦子中映現而顫動了。

他想：他自從在學校畢業的那一個月裏，他父親死在銀行的會計室中，他本來可以再升學的，但那時不能沒有希望了。他父親死了，家中又沒有甚麼收入，他有個姊姊，有四十多歲，身體很不健康的母親，不能不離去學校，謀一家人的生計。於是他便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往一個極小的外縣的農村裏，充當一所女子高等小學學校的歷史國文教員。那時他剛二十一歲，然而他在學校裏，成績既好，性情又和藹，所以人家很信任他。他記得第一次由家裏去到這個遠地的農村學校的時候，他母親和姊姊在門首送他，他母親，逆着很勁烈的北風，咳嗽了幾聲，及至咳完，眼中早含着滿眶的淚痕。他姊姊替他將外衣披好，斷斷續續的似乎說：「兄弟，你現在要出去作事了，第一次的作事，身體也不……要過分勞着，免得……媽……老遠的記念着……」這幾句話沒說完，一陣風就將他姊姊的話，咽回去了。

他想到這種念頭，記起他自小時最親愛的姊姊來，可是他姊姊已經同她的丈夫到北方去了，遠

隔着幾千里的路程呢！

他在那個極僻陋的農村子裏，作一個月二十元的教員，卻平平的過了一個年頭，第二年他姊姊同他母親也因為家中生活的困難，便也搬來同他住在一處，後來他姊姊就同他的一個同事的少年，結了婚。

他想了這一些往年的事；便用手點着那張信片的折角，心裏很酸楚的想：「我若不遇見你，我的精神當沒有一點反騰，可是啊！你是一個鄉村中天真很活潑而自然的女孩子，設使我不在那裏去，你也可以很安貼的作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婦人，到現在，在你的平靜家庭裏，安享點幸福，不比着飄零受苦，好得多嗎！」

他回憶到他第二次在那個農村裏，與她無意中相遇見的時候，是在他到那裏第二年的二月裏。有一天下午，校中的女學生，都散學走了，他拿了一本詩集，穿了短衣，出了村子，就在河岸上一個桃樹林子裏，坐在草地上讀去。那時桃花，已經有一半是開好了，紅色和白色相間爛熳得實在可愛，他檢看書集，精神極愉快，頭髮蓬着，從花影中現出了他的面貌。河灘裏一羣男女孩子，在那裏遊戲，她從山裏採了一筐子茶芽，同她的女伴，沿着河岸走來，恰巧一個頑皮的孩子，揚起一把沙泥，向空中撒去，於是她的眼眯了，一失足跌在岸旁，觸在塊石頭上，便暈去了。小孩子嚇得跑了，她的女伴，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子，也急得在那裏一齊亂喊，有的哭了，他也看見了，便走去幫着她們將她用人工救急法治醒了。不

多時她的寡母也來了，便扶她回去，向着他道謝了好多話，請明天到她家裏去。他這時第一次認識她。他是第一次看見她清秀而麗的面龐，神光很安靜的眼睛，使給他留下了一個不可洗刷的印象，在他腦子裏。她們走了，日影也落到河水的沙底裏去了，他只是看着撒下的碧綠鮮嫩的茶芽凝想。

自此以後，他在這個鄉村裏，便得了一種有興趣而愉快的新生活！她是這鄉村中很窮苦的女子，她比他小了四歲，她的家庭，就是她母親和她，是村中人口最少的家庭。她是天然的美麗，天然的聰明，而又有豐厚而纏綿的感情。她的言詞見解，處處都能見出她是天真未鑿的女子。她每與他作種種談話，都帶了詩人的神思，她實在是自然的好女子。她母親很以誠懇的態度對他，不過她家中非常清苦，他去時只可坐在她那後園裏桑樹陰下的石頭上，飲着很苦而顏色極濃的茶。

她又識得幾個字，又加上他的指教，不半年的工夫，他便將她介紹到學校一年級裏去讀書。但她還是有暇便去採茶，飼蠶，紡織，作針線，去補助她家的生活，他每月給她幾元錢的補，但是別人都不知

道。

她讀書的天資，別的女孩子都趕不上，他也非常喜歡，於是一年的光陰，由溫和的春日，到了年末，她的智識已經增加了許多，可是她那爛熯天真的性格，卻依然如舊。在這一年中，算是她與他最安慰而最快樂的一年了！他在這一天一天的光陰裏過去了，他只覺得似乎是在甜蜜與醇醪中度过。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已作了精神的接觸，便於無意中得了戀愛的情感，這是他到了現在，方悟過來。那時只

知是彼此的精神情緒，都十分安慰罷了！

他回想了半天，想到那時，他與她游泳於自然的愛河中的愉快，到如今還若即在昨天，或是剛才的事一般。但他又記起由喜劇而變爲悲劇的情況，悲劇開幕的原因，即在她母親的死。

她母親自青年便受了情緒與生活的失調和壓迫，早種下了肺結核的病根，這幾年來雖然看着她自己的愛女，漸漸大了，長的美麗，又有知識，又因得了他的助力，心上也比從前放寬了些。但是她的身體，究竟枯弱極了，便在她女兒入校讀書的第二年四月裏死去了！她家裏沒有餘錢，更沒個人幫助，她哭得幾次暈昏過去，幸得他姊姊也同他去十分慰勸，他省了一個月的薪水，方得將她母親殮葬。然而她成了孤女了！他的姊姊又恰在這時，隨他的姊夫到別處去了。他與他母親商好，便將她搬到他家去住着。她終日裏常是哭泣，他母親也非常的可憐她，究竟是有些防嫌的意思，他覺得了她又不是蠢笨的女子，自然也明白，更是終日自覺不安，所以他們自從經過這番變動以後，除了在學校以外形式上更是疏遠，而他們的精神上，卻彼此都添了一層說不出的奇異而恐懼的感覺！

這個鄉村的人，是非常尊重舊道德的。雖有女子學校，也是不得已方請了幾個男教員。他很純潔而誠篤的，所以自到這裏，無論是農夫啊，私塾的老學究啊，對於他沒有甚麼惡意，自從他將她介紹到女校裏去念書，有些人便都不以爲然，不過還沒有公然的反對；自她母親死後，經此一番變動，村子裏便造出許多的謠言來，說他兩個人，尤其以鄉村婦女爲甚。她們都向他的母親亂說，他母親更是着急，

那時女學生也不大去聽他的教授了，於是村中的校董，便着急起來，直接的將他的職務辭掉，他遂不能繼續地在這個村子裏教育生活。但他卻也不以為意，商同母親願同她一同回到別地方去謀生活去，不料他話還沒說完，他母親便給他幾句極堅決的話道：「你自幼時，你父親便已為你訂過婚的，現在你爲她竟然丟了職務，也好！我就趁此機會，去回家去與你完婚……再打算法子……她……你不必有甚麼思想……」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與她生命之花的打擊，使他昏了半天！原來他在高小學校的時候，他的父母，便看好一個親戚的姑娘，就暗地裏將婚定妥，因他素來主張婚姻自由，所以直至於他父親死後，他當了教員，他母親纔將這個消息說與他知道。他這時方明白他母親雖是愛惜她，卻防嫌她的原因，他這時看見婚書，聘禮，擺滿了一桌子——他母親給他的證明——他心裏直覺得一口口的涼氣，滲透了肺腑，可是他不能捨棄了他母親，便不能毀了這個婚約。他覺着這時什麼思想也沒有，只是身子搖搖不定，手足都沒點氣力。後來她進來了，看明白了，他與他母親的情形都在她聰明而有決力的眼光裏，她乍一見時，有一疊淚波，在眼裏作了一個紅暈，即時便現出滿臉的笑容。和他母親看戒指，問名字，還忙着給他賀喜，他也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便很悲酸而顫慄的倒在牀上。

這一下午，他這個小小家庭裏，異常清寂，她在屋子裏寫了半天的信件；晚飯後，便親往郵局去了。他呢，癡癡的趁着月明下弦的殘光，披件夾衫，步出村子，到樹林子裏依着樹，細細的尋思。但是他的尋

思是複亂，也不曉得怎樣方好！

末後，她也來了，星光暗淡之下，嗅着林中野薔薇的香味與自然的夜氣，兩個人互握着手立着，總覺得彼此的手指，都是有同速率的顫動，而各人手腕上脈搏跳的也越發急促。他們這時卻不能說一句什麼話，也不知是酸是苦，總以為如明天上戰線去的軍人一樣，覺得前途是有一重黑而深覆的幕，將要落下來了！他們這樣悲悽的靜默，若有四十多分鐘的工夫，後來還是她用極淒咽而顫的音，說出一種忍心而堅決的話，這話他現在回思，如在耳邊有個人梳着雙髻，嗚咽着在他肩頭上說的一般的清楚。可是他這時沒有勇力，敢再去追想。但記得她末後說的幾句話是：「不能在你家了……我要赴都會裏謀生活去……這村子的人都拿我……無恥……那封信，是寄與我一個表姊的……她是在那邊當保姆教員……但是我不……永不……訂……婚……也不……願你……還記……」他記得說到這裏，兩個人便一齊暈倒在草地上！

以後的事，他也不願想了。這是明白的事，她竟自獨身走了！他也作了戀愛的犧牲者了！結過婚了！但他這位用紅絲繫定的妻，卻也是高等女學校畢業過業的學生，性情，才貌，都很與他相合。若使他未曾經過那番情海的波紋，他也沒有甚麼。但是他自此以後，雖她——他的妻——對他，有極美滿的愛情，他終是覺得心裏有個東西成日裏刺着作疼。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起初和她通過幾次信，可是她來信總是些泛泛的平常話，對於過去的事蹟，卻一句也不提及了！後來他充當了江邊市鎮學校的主任

教員，她便寄這一張最後的遺音與他，說她近在某公司裏充當打字生——但不知是那個公司——後面她說她現在立誓不願與男子通信，情願一輩子過這種流浪生涯，並他也往後不再通信，即去見她，她也絕不願再見他，她說他的小影，早已嵌住在她的心頭，從此就算永沒有關係！她這封信，連個地址也不寫上，他一連寫了幾封沈痛的信，往她的舊地址寄去，卻是沒見一個回字，他爲她到過那個都會兩次，卻沒找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

過了二三年，他有了個小孩子，生活上不能拋了職務，家庭上也多了牽累，他與他妻子的愛情，在長日融洽裏，不知不覺的比初婚時增加了好些，但他心頭上的痛苦，終難除去！

他這半日的回思使他少年的熱淚，溼透了那張最厚的信片，淚痕滲在紅鋼筆寫出的字跡上，宛如同血一般的鮮豔。

二點鐘三點鐘四點鐘也快過了，他坐在竹椅上，也不起立，也不動作，草稿上還只是有很草率而不清楚的兩個「性慾」的大字。

日影漸漸落下去了，風聲漸漸息了，一對嬌鳴的雲雀也拍着翅兒，回牠們的窠巢去了，但他這個傷心夢影，卻永沒有醒回的一日！

院子的外門響了，他的妻穿了一身極雅淡的衣裙，抱着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裏弄着一支白菊花，很嫵娜的從枯盡葉子的藤羅架下走進來。他們進屋來了。那小孩子呀呀道：「爸爸……爸爸……一

「朵花呢……」說着便將鮮嫩的小手，向空中一撲，將這朵花，丟在他的膝上。他這才醒悟過來，將那封最後的遺音，往屜中一掉，猛回頭，卻見他妻看了看草稿上「性慾」二字，朝着他從微紅的腮渦裏現出了一點微微的笑容。

十，三月。



## 月影

馮惠真從她的同學家中回來：胸中貯了憂鬱與慘傷的熱血！她記得；出她同學那個竹籬編成的門口的時候，就覺得心口裏一陣陣地被哀痛的同情的血絲，扭絞得作痛，當她那位憔悴虛弱的同學，用抖顫無力的手指，和她握別的時候，她幾乎沒有立住的勇氣，心卜卜的跳，連句慰藉的話，也說不上來。溫和暮氣中吹來的拂面春風，她卻連打了兩三個寒噤！那時太陽還射着微末的紅光，從淡淡的白雲中露出，街頭柳樹嫩綠的枝上，已是暗淡模糊，蒙了一層黑影。她那個可憐的同學，柔脆的心，已被悲哀衝破！含着滴不下来的眼淚，和她對立在一顆成陰的杏樹下面，呆呆地，只向三碼外的柳枝裏看。

自然，她的同學，沒有再聲明看的什麼的勇氣，與言語的能力，但是她知道的，的確，她想得和那位失望的婦人的心思，差不得一些。她卻不敢說出；她雖不說出，而恐怖的意識，已經在她的腦神經中，開始活動起來。她便從悲哀的同情中，加上了一重隱約，細微的恐怖！她不能不走了，她們對立在竹籬外，約有十分鐘，各人的眼光裏，表現出特異的，奇訝的注視，各人的腦子裏，演出些癡念，與恐怖的幻影，不過她們緊緊互握住了手，在靜默中，自能從精神上，互訴出大量的悲慘的同情！

太陽完全落下去了，片片的輕雲，仍然在空中流動。東南山角上，已籠出一個半圓的月兒來，月光

很淡薄的然而照到遠處山凹裏的平林；突出的峯頂，農夫的小屋，山腰中的幾株馬尾松，蒼蒼茫茫，現出一幅淡遠模糊的月夜圖。

小小的河流，從半坡形的曲澗中流過，由石齒內透出的清冷輕散的聲音，漸遠漸細，和坡上的野薔薇的香味，一同散布在這春夜裏，來和寂寞的月色作伴。澗旁有條崎嶇小道，便是惠真回校的道路。

原來她是這山後一所鄉村公立小學校的教員，她那位同學，便是那所學校校長的妻子。

山中石道，彎曲的委實難行，細碎的小石子，佈滿了地上，兩面低低的石壁上，牛蒡子和榆葉梅的細枝，交互橫斜，往往將裙子罣住。但她這時全不覺得，心上沈沈的不知想些什麼，踏碎了滿地的月光，她也沒有什麼興感。但彷彿看見一個小小的搖籃裏，盛着未滿四歲的一個女孩子的尸體，疏秀的眉，和長而且黑的睫毛，緊閉着雙唇，還似向她作默示靜穆的天真之笑。而搖籃外面，一簇鮮豔的海棠花，映得那女孩子的腮頰都失了紅潤。這種印象——兩點鐘以前的印象——使她柔脆的心絃裏，一面奏着哀慘的幼稚之愛的音樂；一面卻觸撥起恐怖與顫慄的響聲來。她不時的回頭望去；似乎她那位同學，白瞪的，無神的眼光，直楞楞的還似對她釘住。於是她心裏雖想着快快走到校內，而聽着水流觸着大石的聲，和衣裙拂着草根的細響，都使她的腿力減少，疲軟，自己握住兩手，覺得手指都冷冷地發抖，氣息悶在肺部，呼吸也有些困難。

月亮已明了許多，照得山徑中各種東西，都似活動的一般，水流聲也更急，而聲響也越大了。天上

有幾道星光都似向她的眼光中射出奇異的色彩，山上的樹影，被風吹動，也要向她撲來，她覺得額上的髮，有些水沾濡着，用手勉強拭去，也不知是那裏來的汗珠，身上雖是穿着兩件袷衣，還是冷得不堪。越想快走，而脚下絆住的東西愈多，可恨的小石子，偏跟着她的裙緣轉動。忽地撲的一聲，從她頭上，有個東西穿過去，她不覺得便斜倒在一叢矮樹的枝上，身上的神經都如接觸着受電器一樣的麻木，戰抖，眼也不敢睜了，彷彿這恐怖的空氣，要將她緊緊壓在一個洞裏一般！

經這一番驚恐的打擊，反將她的精神回復了，她定了定神，如夢醒似的，立起身來很長的吸了兩口氣，便清楚了好多，只是身上的冷汗還沾溼了衣袖。她扶着道旁的樹，一步步走着，足力也強健了，走了幾十步光景，轉過一條斜路，便看見幾處矮矮的茅屋中，露出些半明的燈光，一片青草的廣場左面，老遠的就聽得有和平輕微的風琴聲吹到她的耳膜。「咳到了！」她從欣喜與願望中，迸出了這三個字。

半圓的月影，由山角移到了中天，學校裏各屋子都沒有一點燈光，獨有馮惠真的窗簾，尙燃着一支燭。燭光也微弱得很，一層的燭淚，流在黃色的銅碟中，由純白變成青色。馮惠真手裏拈着半支紫桿的鉛筆，向一張粗紙上亂畫，然而她的手指仍然顫顫的，寫得不能成字。這寂靜的夜裏，越發使她興奮的思想，轉到不可解釋的悲哀和疑悶上去！這樣人生的苦痛，她替她那位親愛而和善的同學，生了真誠的感歎。她想：「我是下午散課後去的，因為昨天聽校長——她的丈夫——說：『可憐的小孩，據醫

生說，已經有了生機，不至出什麼岔子了。喉頭上已消腫了許多，據說那還是百日咳的餘根，受了點外感，也沒甚麼危險的。」不過他說時，只是不住的皺眉，連連的道：「不如沒有孩子，倒還好些！現在我添上了兩重的憂慮她……她……」說到這裏，他就咽住了，我當時知道我那位同學，她也是要入了悲慘的境遇的。快得很！那裏想到，我今天一去，就碰上了他們悲劇的啓幕呢！可憐啊，她——女孩——弱小的靈魂，尙似不知人世的依戀，臨死的時候，呼吸已不續了，還拿着她媽的鬢髮笑呢！她媽只當她索乳喫，剛解開鈕扣，我用手撫她的胸口，卻冰得我幾乎噁了起來！

啊，我是第一次見死的生物，卻偏見這個幼小可愛的女孩的死！她媽的景況，咳……人爲什麼要結婚？又爲什麼要他們血統的與藝術的產品。愛是悲的背影！人們的生，只是催速着往死上走去！死究竟是勝利啊！可憐的人們，都是生與愛打敗的俘虜……」她想着將手一擡，不料用衣袖將燭光撲滅，屋子裏卻還不十分黑暗。白色的窗幕，映着帳子，還可看清壁上的油畫。她不再燃燭了，卻也不想再睡。聽得前面廣場外的樹中，發出微微浮動的細聲，遠處有牛羊的鳴聲，哀長而淒厲，她用雙手遮住了目光，靠在椅背上，重復想去：「這時，她怎樣了？土堆裏新埋了一個生的肉體，伴着這明月，在孤寂的山田裏。可憐她的母親，必是倒在她臥牀上吧！她頭髮一連七八天未曾梳過，衣服上淨是藥汁的臭味……」她在我們同學當中，人人都稱羨她最有福分的，她的丈夫，和她有真切的戀愛，又是誠篤的青年教育家。他們甘守着澹泊的境遇，卻度過甜蜜的歲月，也可謂……她結婚不到三個年頭，竟然有了他們藝

術品的表現。我們同學聽說，都說她是十分有好運的人……是的，他們的愛情，自然是永無缺陷的！卻是今天受了這個圓滿中的重大打擊，將他們戀愛之果的藝術品打碎！他們小小的家庭裏，宛同上了一層愁雲的帳幕……看他那種悲哀——癡呆的悲哀，因為她丈夫要埋了已死的女孩，她卻和她丈夫吵了一陣，將平日溫和的態度也沒了。這幾天，她似乎多了十年的老……」馮惠真尋思日間的事，到這裏，便膽怯起來，又不敢再去繼續想去，然而又壓不住這等狂的思想，她轉念晚上走了那四里長的山徑，便又覺得恐怖似乎向她襲來！

一陣風從窗外吹進，將白色窗幕揭動，她就伸手拉起，向窗外看去，隔着玻璃，看那月影照在山谷，樹木上綽綽約約，都似在那裏跳舞，又似乎一株櫻花，一枝柳條，都表現出靜悄，幽悶，奇異，而可怖的情調來！她從高處下望，離得她同學的居室，還彷彿看得，是在一帶平林的後面。她想那裏，更是個可怕與淒慘的所在！

夜中的風，使人容易受涼，她被風吹來，身上有點冷意。腦中又紛亂害怕起來。她似乎看見那個可愛的女孩，在學場邊一棵櫻花上向她微笑；又似是伸着小臂，遠遠要和她接吻。她這個恐怖的感覺，登時如在山徑中一樣的支持不住，便匆忙的放下窗幕，一轉身伏在白色的枕上。記得從前，她會親那女孩蘋果般可愛的小腮，覺得又軟又溫，這她倒在枕上，卻顫顫的先用手指按住了她的嘴唇；由窗中漏進來的月影，正照在她的手指上。

第二輯



## 醉後

紛擾的喊呼喧嚷之聲，由各個敞開的玻璃的窗中發出。突然的一個驚恐，使得街頭上的小孩子們都楞楞地立住了。電車噹噹的連續不斷的走去，如演電影般的街市中之瞬息，也似是爲這個紛擾的聲浪來震動了。

玻璃窗子碎在地上，很華貴的酒樓，變成一個打架的場子，忙了帶刀的警察，尖利的笛聲鳴着，中間雜以雜沓的人聲，與街中的狗吠，什麼恐怖發生在這個夏日的鬧市裏？

在高大建築物的最下層，距馬路不過四五尺高的窗中，如飛墮下來的一樣迅疾的，一個短服的人影，從窗前的電車道旁閃過，穿過街心了，跌倒了，重復跳起，向側面一條路上過去。於是警察的尖利的笛聲與羣衆的喊呼，同時急速的也轉了方向，是何等驚恐啊！在七月的毒熱日光之下，蹴起了滿街的飛塵，一羣人中有的將帽子丟了；有的臉皮也破了幾塊。「捉住……」「萬惡的暗殺黨！」「兇手啊！」一片聽不十分清楚的狂喊，由街市上的中心喊出。於是全街上的人，都如潮水的汛動了。人人不知是怎樣的恐怖！面上都似乎有不可思議的疑惑與警亂。惟有電車的噹噹聲音，比較着還能保持牠的



複雜而且多心的人們，將全個街市都擾亂了，但由樓窗中躍出的飛影，卻即刻不見。

當那些神經過敏的人，將那個飛影由窗中逐出的時候，他已有充足的活力，能夠使得他的影，隨他用最速率的迅疾，去跳越與飛騰了。他的技術本領，早存儲於青年的體力中的，如今居然有利用的機會了。當他在酒樓的上層，與一位紳士一個公司的收賬員用武之後，他眼見那一個，半邊紅破的臉，向椅子後面倒下。他開始聽見樓下驚疑的呼聲的時候，他自己覺得體力雖可以活躍，但眼睛裏有些昏花了。他看得案上的酒盃，有些活動的迷亂。他由二層樓梯躍下，也幾乎可說滾下來。對面一撞，一個侍者的白衣，已染滿了一些魚羹。而且侍者的頭，撞在木壁上，與盤子碎在地板上的聲音，同時發作了。在他昏亂的眼光中，許多醜怪的頭，都向他注視得驚呆了！他又看見壯年的人，都將大而紅的口亂啓開，他何曾聽見，但在他恍惚的腦子中，他自然知道他們的意思。他奮興的心，開始怒裂，而且悲哀，又被不可屈折的情緒壓裂了！在他身旁的磁盃，花瓶，盤子，便隨他的臂四處飛轉了。而大的武劇也發生出。他看見除他以外的人們，是怯弱與卑鄙的，如穴中的鼠一般的無用且討厭！他不曾再有理性的思索與辨別。他這時只知他是一個狂怒的動物罷了！他只是用不可止熄的心中之火，要想將這整個的世界來燒掉了！但是他在狂醉與憤怒中間，也覺得出羣衆的眼光，是激怒而仇視的。向他注射着。同時也聽到門外的尖利的笛聲，他被這等尖利的聲音震動；與因此聲音所受的打擊，使他終難忘卻。他看見門外已是如潮水般的蠕動着些人，他何曾肯受這等屈辱啊！

他沒有顧到身體的憔悴，沒想到電車軌道下的慘死；更沒有同情心，因為街市中兒童們的驚怕！當他由窗中飛一般的躍出，在他的醉態恍惚中，他自以為如飛鳥的快活與自由，在空中，他猛烈與飄忽地穿過街心，在他熟悉的道路中，如同他童時在柳樹林中轉圈的嫺熟，便走過四五條小巷。起初還聽見後面人聲的喧叫，但從熱鬧的街市，走到臨近城裏的荒場的僻巷中，便甚麼都聽不見，只彷彿是有無量的耳語，飄宕着從天外吹來一般。這時金紅色的陽光，遠遠返映着城中最高方塔的鐵頂，格外燦爛，而他蓬散着的頭髮上的汗珠，也一滴一滴的流在熱的土上。

他惶惑的四顧，一個曾經到過的地方，不意的出現了。距這個僻巷不遠，有一所荒廢的花園，是極古舊的園了。破木門外一顆多年的銀杏，是他二十年前的老朋友。他突然見是這個地方，頓然使他紛亂，憤怒，激動的心，暫時如浸在冰雪中的清涼與透澈了。在片刻中，使他想起他初入學校的時候，天天同着幾個強健的同學，由學校中跑出七八里路了，到這個園中遊玩的故事。他想：「多麼天真的愉快！啊西鄰的朱小符，都是將學校的制帽斜掛在腦後，瞪起眼睛來，如上前敵般的勇敢，就爬到銀杏的最高枝上去了。記得有一次是春天，正當下了一場細雨之後，還有顧浮次，我們三個人，蹣了一路的泥，將父親給我的一雙新式的小皮鞋，都沾污了。我們來到這個地方，我是立在東北面的露出的樹根之上，朱小符便照常地告起奮勇，爬上樹去。將一個鵲鴿的鳥巢——小用細草與泥作成的巢，整個地摔到地上，有幾個將近孵出的卵殼，全碰碎了。卵中黃白色的液汁，流在草地上，哦！那時是我童年中最大

的驚恐與悲慘之心發現的時候！但是……自從小學畢業以後，朱小符在某師裏作了目兵，顧浮次在一個輪船公司作了記賬員，還有……「唉……」這段思想，在他的腦子中活動得比流光還快些。不過他久久沒曾平放的心，至此也想起許多舊事來。老銀杏的大葉上的綠色，竟將他飲下的火酒澆清了許多。他又記得許多許多的同學，都從久經擱置的腦中想出。他自重回到他的故鄉來，幾年的光陰，都在賭博的俱樂部，與祕密會所的黑暗屋子中消失了去。這個地方，與這些零碎的舊事，早已成了隔世的飛塵，然而在鬼狂的醉中，忽然走到；並且不可思議的使他回想到這些可記憶的事上去。

毒熱的夕陽，漸漸沈落下去，在這個僻巷中，也沒有一個人曾經走過。只有一個穿了補綴衣服的小姑娘，提了一籃子野菜從巷外走來，到他身旁，呆看了他一眼，也就無意的走入一家矮小茅屋的人家去了。

他在清寂中，感到頹喪的悲哀。久已涸乾的眼淚，也不能自禁的由疲陷的眼眶中瀉出。他疲軟地立了一會，覺得全身如在汗中洗過一般的難過，將單衫的領袖，整齊了一些，如同見遠客一樣的禮儀。這在他是沒有過的。他慢慢地走到銀杏樹下，壓住氣息，往廢園中看去。不禁使他愕然了！園中的草，都與短牆一般的高，從陷落的磚中長出。裏邊所有當日的屋子與花台子，都看不分明了。他好奇心與沈憂的性，同時增加了他腳下的力量，踏着些不知名的草與荊棘，及開盛的繁花，往園中去。

迥然與從樓窗中飛躍出來的他，另變了一個人了。他遲回地，驚訝地，向園中走來，除了陣陣地草

葉上油香，與野花的奇臭以外，沒有什麼感覺，他可以知道舊迹的感喟，使他回復到十七八歲那時平靜，閑澹，與自然的心境裏。記得有一次他隨着他的斑白了頭髮的母親，與一個表兄，在一家宴會中，曾到過這個園中的亭子上。那時亭子外邊的粉色芍藥花，正開得繁茂呢。他想起他的家中人來，這在他近幾年中，放浪與狂妄的生活裏，也算僅有的，因此他不由得戰慄了！手指想抓住單衫的扣子，也幾乎不能抓住。他記起十歲時候，在他的父親房子中，偷喝過一回酒，居然變成爛醉。因此他那嚴厲的父親，將他母親罵了一場，甚至他母親哭了一夜，他因此再不敢，且是不願去飲一滴酒了。他想到這裏，真誠地使他抖顫與懊喪了！怎麼啊，如今竟變成這樣，設使母親在着的時候，她見我終日的酗酒，將要怎樣呢？但如果她還同我生活，在這個可慘與悲憫的世界上，我或者不能這樣的狂飲了，決然的而且我終於不變我那個溫和與善良的態度啊！他無力的披着高大的茂草，蹣跚着小的石子走，一面卻深痛地想着。至於園中到底是荒涼與頹廢到甚麼樣子，他並不會知道。但走到一所破漏的屋子前面，他無意的看見門簷上有三個用金砂堆成的字，是「雲軒」兩個字，但第一個早已看不很清楚了。他於是有一個思想使他尤為煩悶！「哦！這是什麼名字的園啊，我曾記得母親對我講過……終於他記不起了。

日光已經沈落下去，滿園中已暗澹地罩上了一層朦朧的夜幕。他在破屋的傾斜的籬笆前面，無意味地立着，他竟也會想到夏之夜啊！「我今夜要宿在何處？」在從前他不會有這等思想的。到了那

個賭窟與祕密會所中，自然就很恬靜的睡了，他絕不會發生「將來」二字的疑惑與思慮的。微熱的黃昏之風，已將他狂飲下的酒力，都消失了。他對於一日所經過的事實，也不復能記憶了。對於自己的將來，更沒有完全的勇力去籌畫與思索，只有久遠的過去的舊迹，卻於這個夏日的黃昏中，盤據在他的心裏。他遲疑地坐在破屋將要傾圮的簷下，看看滿園中似乎蒙了一層黑紗般的迷惑與恍惚。空中的雲影被剛出的細而彎彎的月光映着，似乎得意地驕傲地，正在嘲笑他。在靜悄的境界裏，他開始聽見亭下的鳴聲，就在他的足下的亂草中。他不禁嗚咽地將頭俯了下去。他幾乎聽到他的心底的啼聲了！他似乎看見有許多獐惡的怪物，逐追着他，將他逼到一個黑色而迅流的深淵中去。他這時久經燃燒起的情緒，已都止熄了，使他想到賭窟與祕密會所中的生活，都如在地獄中過去的一般。但他又這樣想：「人們誰不是終日在賭窟中生活？成日拿了生命去賭輸贏啊？誰會不在祕密中過生活呀？」這樣想着，似乎可以將他的痛苦減少的，但同時他總覺得他的母親在身旁用愛憐的眼光，憂慮地看他；他再不能忍耐了！便跪伏在破屋前面，在靜無人語的園中，他禁不住沉默的打擊，與月光的微明，於是他久經變為狂笑與憤怒的眼淚，又重復湧流出來！

久經酒傷的肺力，在他可說是全部的損壞，這時也咳嗽起來。雖在夏日的晚上，他卻覺得有點寒冷了。已經虛耗的體力，至此更不能支持得住，並且連思索與懺悔的力量，也沒得許多。園中的寂靜，獨有夜蟲與蚊虻的嗡嗡的聲音。月光淡明的引誘他，他的心思也漸漸地平靜下來。他有點迷惘了，似是

幾歲的時候，母親在懷中擁抱着他，指着月亮講故事，與他擁成一般的安閑與溫軟。他伏在滿了灰土的石砌上，卻忘了現在，忘了將來，只有久遠的記憶之偶發的憧憬，在他眼前復現一樣。他赤色明厲的目光，也開始合起。

一個異境浮現出，在他的半意識中。冬日的風，吹在廣漠的郊原裏，積雪還黯黯地，映在溪谷中。何曾留心看過天上的景色，但是似乎暗淡着。遠遠地樹林，都散漫地排列着，似乎還聽得見路旁的淡流中碎冰相衝打的細音。他隨着一羣人，靜默地在修長無盡的道中走來。極目所見，更不知這條長的道路，一直是通向何處？只是愈遠愈狹，末後竟如一條青的線紋，遠插在暗淡的雲影之下，雖是覺着散着冰粒的利風，吹在面上，但他覺得全身，已鼓起無量的熱力與勇氣，在精神的聯合中，他也覺得他的伴侶們一樣也是如此。而且一羣人中，有不可細為形容的面貌與態度。包括了所有人生的職業中的人物。而且有許多婦女，也隨在裏面。只是沒有兒童。且是人的面目上，似乎都有深重的憂鬱與悲哀，也都有些病的顏色。在他呢，並不知隨在這一大的羣裏作甚麼？去有甚麼目的？走了不知有多少的時候，滿地上仍然浮現着積雪的浮光，而長道的無盡處，仍然如青的線紋一般的插在暗淡雲影之下。忽然人羣中起了一種突然的騷動，都似是尋得了已失的珍寶一樣的喜慰與歡呼！人人頓然呈露出同樣的希望，與渴慕的顏色。他迷蒙的心靈，也驟然知道是他們的目的地達到了。自然，他也受了這種暗示，也感得鬱鬱地心胸，似乎啓示了。果然，他們同時在一個高巖的峻削的壁下立住了。全蒙了雪幕的

山巖，在大道之側，不過看去再無路可通了，除非由這個高的山巖過去。白光映得眼睛有些眩惑。於是他們全然肅靜了。沈寂的立定，都面向着雪巖之半壁的一個窟穴中真誠的跪下。他自然也隨同舉動，而且忽然感到，這是他悔罪與最好的期望的時候了！無數的男婦，都伏在冰冷的地上，如同受了催眠術一般的嚴肅與服從，幾乎連氣息都聽不見。只是低頭默禱。他的清白的心，在此時也酸咽的躊躇了，一邊用真誠的禱祝，一邊卻覺得心中都顫動了！自從他才會說話時，到現在的一切所經過的事實，都全然映現出來在靜無聲息中。他覺得自身在這個片刻的從前，都是在黑暗中行走的，都是在罪惡之淵中淘洗過的，這時對越着偉大不可思議與神祕的雪巖之窟，自感到痛苦與渺小了，至於雪巖之窟，有甚麼神祕的權力與賜予，他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未曾思及，不過卻如對着上帝一般的畏悚與戰慄啊。

怒號的北風，他偷眼看看每個人的面部，都吹得變成紫色，但並沒有一個人離地起立。而且人人目光裏，都對着高高在上的雪巖之窟裏，從眼光中露出了無限懇求與希望的光彩來。他們渴望着在半空的神祕之窟中，有甚麼靈境出現，好安慰與赦恕，滌滌他們的「生」之罪惡，且也是他們祈禱與懺悔的證據。

在層層的雪堆中，與慘淡的日光之下，恍惚靈蹟啓示了！雪巖之窟中，走出了一個抱着四絃琴的白衣的老人，遠的，很遠的，然而老人的白衣上的金光，卻分明地映射在各人渴視的眼光裏。衆人都驚

愕了，如同幻化在仙境裏。他一樣也感到神感的吸引，便將一切的思潮，全平靜地壓下。他於精神的感應中，覺得人人也都如此；而且祇有比他更爲真誠與希冀。大半的老人漸漸從雪窟中走下，遠遠地聽見悠揚與諧和的絃聲，在雪上彈着，他覺得心中如飲醉了醇酒一般。如有無限的希望，與拯救，就在目前了。但也感到細微的恐怖。空中的絃聲響動，怒號的北風，也同時停止。他突然覺着膝下滑溼，原來是堅積的雪，也融化了。他同那同來的人們，將各個的心靈，都似放在香軟的花萼之中的甜美與安定！

老人從雪巖上下來，距離他們還有六七尺高的斜坡上立着。是白髮紛披下的絃聲，更柔和且大聲了；似乎已將這下面的人類的心，都黏着上去一般！於是衆人都喃喃的禱祝，他們抖顫的聲音，從廣漠的野中振動，都紛紛地宣述他們自己的罪苦，與請求老人的救濟！他們都覺得自己是渺小得如小兒一樣。這時籲求神人的助力，給予他們以光明的燭，引導他們往前路上走去！他也是一樣的動作與真誠，但是在他與他的同來的夥伴的注視中，老人和靄地微笑了。絃聲更緊湊着，在清冷的空氣中，在衆人的蒲伏之上。並很有些悲憫與矜憐的表現，在衆人渴求與熱誠的祈禱中。他在這種奇異的境界，自己感到非常的痛苦與追悔。他自覺是多麼的微小與恐怖啊！這時絃聲清朗而沈澁，彷彿將跪在下面的人們的煩惱與痛苦，都從絃聲上彈瀉出。

雪光越發白了，溪谷中都似有風聲的吼動，老人仍然微笑，而下跪的人們，經過久時的禱祝，與聲音的懺悔，以後也都感到喧嘩是無用處的，不約而同的沈默了！但清朗沈澁的絃聲中，似乎發出一種



人語的歌詞，分明切切地觸到他們人人的聽覺裏。是：

煩惱之絲，將可憐的生物縛住！

沒個；沒個能破掉的在微塵的世界裏。

屈辱的膝，只好跪在羞惱與失望的面前。

罪孽啊！有誰來安悅你？

如此啊，終久是流轉的如此！

雪花終是晶明在雪堆裏。

誰有權力啊，這樣偉大的，

能點污牠的清潔；與拔除牠的罪厲！

各人的心裏；各人的靈思裏，

終是飲醉了毒香的蝴蝶兒，

迷惘地失了歸路，

只柔懦地棲息在荊棘；——在歧路的荊棘叢裏。

我鳴着洗淚之歌，與清白的聲，

這是啊，我的權力！

歸路啊！歸去！

要歸到自己的荆棘的歧路中，去尋獲你的血污的心跡！

奇怪的歌聲，每個字都深重與明瞭的透射到各人的心底，他們同時覺到自己心田中的淚痕，把他們週身都溼透了！浸掉在戰慄，悲慘，失望的意境中！他們全體嗚咽的聲，將絃聲來混合了，忘掉了！都深浸在迷悶裏，似是有若干鋒利的荆棘，刺透到他們的心中！及至他們醒悟過來的時候，老人沒了蹤跡，雪巖之窟更朦朧了，而彌滿山野的雪，重復堅結起來。一切，所有的一切，如初從遠道處來時無異，不過清明沈渺的絃音，還似是在冷冷的空氣中波動。他這時第一個先感觸到驚惶與失望的！他來的目的，原不明瞭，但是在末後他的了解性，竟比所有路遇的夥伴們都豐富而且深澈的。所以神的老人不見之後，他忽然如墜身在雪崖之下，同樣的狂瞽與惶恐了他明明聽見絃中的歌聲，知道祈禱是無濟的，求縹渺之神人去掉他的罪惡，是不可能的。他想他將永遠被拋棄在歧路之中了！他的苦痛的心，將永遠永遠為荆棘所刺傷了！他以為他也永遠被聖潔的神人遺棄了！那是怎樣的苦悶啊！如此，他在那片刻中，也迅速地將他自懼以為是罪惡的，活動在腦子裏他癡望着高高地雪巖之窟，想道：「我如今為甚麼來的？果然我的罪惡不可拔除啊！而且為甚麼連神人也不容我最後的懺悔？我母親生我以後，

也一樣如同別個兒童的天真與純潔啊！酒狂罷了！因色情與人決鬥罷了！一個可惡的光棍的打死罷了！詛咒與怒罵，無同情與驕僞的對人類罷了！可是我回來何曾這樣！算得罪惡嗎？算得不容懺悔的罪惡嗎？他人的更大的罪惡，誰曾見過懲罰的？但我心中的荆棘之刺，終是痛着，爲了自己，爲了他人，但終是過於飲了毒酒吧！惡之花在我心底，終是沒有萎敗之一日！但何必哪！生長吧！發榮吧！……我微小的生命，與靈魂，竟被神人拋撇了！……這時他失望與憤激的心中，因希望而狂妄了！並且極力的詛咒着，他再不想懺悔了！不想跪伏在傳說與靈跡的偶像之下了！他只想憑着心中之火，要將世界來燃燒了吧！不過他一邊想着，一邊覺得心中也真的刺滿了荆棘之鋒，有不可忍的痛楚！突然的回頭望去，一切夥伴們，早已沒得蹤跡了！而北風的尖冷中，在他身後，卻正有個人安祥溫和地立定，用憂慮惠愛的眼光注視着他，那正是他在搖籃中時，所見的母親啊！驚急與打擊中的希望，重復照在他的心頭，他勇猛地跪在母親的膝下，覺得母親用臂來圍着他，似乎正爲他抵禦一切恐怖的事物，不至傷害他。他覺得有無量不可思索的悲酸與依戀，而羞愧的心緒，同時發覺出來，而心胸的荆棘之鋒，也全然的消失了！胸膛中空洞地，如無一物了！不知是歡喜還是安慰，但是神經已昏迷了！……迷惘中，無感覺中，就此突然的醒悟！

破曉之前的天空，在園中滿浮了玄祕與特異的景象。清露濛濛了的星光，分外潤媚。雜花的香氣，在清淡的空氣裏分外甜靜。時有幾個蚊虻聚飛之聲，但也很微弱了。他疲倦與煩苦地醒來，身體上的習

慣痛苦，也是自從他投入煩惱之窟以來爲患難、艱苦、迫壓、戟刺所鍛鍊的，不甚以爲苦楚了。他恍惚醒來，還彷彿母親在他身後立住，用憂慮與愛的眼光注視一般。他這時不恐懼，也不戰慄，不懊喪，也不懺悔；他揉了揉的眼睛，向籠了薄幕的星光望去。他覺得那是美好的世界所存在的地方。他覺得雪巖之窟，或者尙能有一天得投身其中的。白天的打擊，與逃脫，他這時並不以爲是幸福，或是罪過！甚至所有他以前，自從他因激烈與狂熱的情感，開始燃燒以後的事情——放浪的事，他一一明瞭地記在心中，但他卻不再去思索了。

他損傷與枯竭的心思，終於決定了！他知道，他此後，將要怎麼作去！他平靜地想過，也不再作思索。只是望着潤媚的星光，似乎已經看到一個美妙的世界，在星光中浮現出。

破曉的角聲，從遠處悲沈的吹起，他方覺得有點夏晨的微寒。瑟縮地回顧，迷離中似乎他母親還在身後立着用憂慮與愛的眼光注視着他！

## 一欄之隔

是兩年前的個片段；而聯想起的記憶。

春光到了，溫暖美麗的清晨，正是我從司法部街挾着書包往校中去的時候。那條街在北京城裏，也可算比較的優雅而別致的街道，當着春天來到，但也是一條森嚴與慘酷的街，看見街道的命名，也可想到那是個甚麼地方。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威嚴可畏的司法部；轉角去便是分看守所；但他們雖是威嚴，而鐵欄裏面，卻偏有好多的花木掩映。紫色與白色的丁香，霞光浮映的桃花，在嬉娜含笑的花葉中間，更有許多小鳥兒，跳躍着，啾啾着，歌着快樂的春日之歌，在那爛熳的春光裏。每日都同着鐵索的鐺鐺聲，守門兵士的皮靴聲，法警的佩刀聲，進門來的汽車聲，馬鈴聲，相攙雜着，和答着，成了一種不調協而習爲自然的聲調。無論誰，凡從那裏走過的，都要四面注視。卽賣零食的老人，舊紙煙的小販，以及帶了方翅，穿了厚鞋的旗裝太太，與下學歸來的兒童，走到那裏，都要將臉面貼在鐵欄上向裏看看，並且臨走時也放鬆了脚步，並不急急的走過。

我自然是他們中的一個；並且因爲自然美的引誘，與每天的習慣，更是「不厭百回」的看。

有一天，剛打到七點三十分的鐘，我就匆匆的走出寓所。方出巷口，便立刻使我的嗅覺，變了一個

境界融暖而輕散的晨風，吹過對面的花叢之香來，又甜淨，又輕膩，因此竟把我自從昨夜埋下的胡亂思想在腦中的，全部消失，只感到陽光的明媚，與花香的寶貴，只感到人的快樂，與幸福，而且在這片刻的思想中，不知那裏來的魔力，使我彷彿覺得真有個造物的主宰，在這時候，散佈下許多的快樂的種子，種在每個人的心裏。脚步驟然間迅速起來。匆促中由對面街口，穿過街心跑到西面來。破破的一輛紅色汽車，從我身旁擦過，幾乎沒有將我撞倒，但我這時並沒有半點恐怖，與謹慎的心思，卻看牠由微動的街塵中馳去以為很有趣味！

「好美麗的花！」我心中這樣想，而我的面部，卻已貼近司法部前的鐵欄上。全部的精神，只有看見纍纍如絨毯般的紫丁香花，在枝頭上搖曳着。而耳旁卻有許多音波，正在顫動，這種音波，便是由街中及小商店中來的。

我正在看的出神，突然的一個景象，將我的快樂的觀念冷了好多。哦！漸漸的加多了！那個自以為是首領的人，開始喊出自滿與怒暴的呼聲來。原來在丁香花的中間，平鋪的青草地上，我忽然發現了一羣奇異的生物。本來人們，也是生物中的一類啊！他們穿了半黃半黑色的衣褲，頸上與腳上，都帶了鐵鍊，照一種的眼光看來，他們也一樣的是很整齊，而衣服與形式很劃一的隊伍啊！他們在春日的清晨中，拂動着花枝，聽着小鳥的歌聲，來住在這所高大建築的陰影下的花院裏，作努力的工作。誰說這不是快樂的生活啊！比着那些成日在工廠裏，街道上，作機械般的勞力者，不舒服着多嗎？這是我乍見

他們這等情形的第一個思想。因此便把我初出門時，純潔沒有翳障了一點纖塵的腦神經，忽染了推論與判斷的思想。

他們在四圍的鐵欄中間，執着各種的器具：箒子，鐵鍬，鋤，繩索，木担，篋子，正在各按着地位工作。他們沒得言語，走起路來遲緩的，懶散的，沒點活潑的氣象。他們也沒受着溫風的吹拂，沒吸到清爽的朝氣，更沒嘗過花香的誘惑吧！工作！工作！枝頭上婉轉生動的小鳥，似乎嘲笑他們了！

是他們的幾個首領吧！帶了白沿高頂的帽子，青的制服，皮帶下也斜掛着短刀，還有種武器在手裏拿着，就是黃色籐條。「笨東西……哼……難道只會喫飯嗎？笨小子……誰教你愛到這裏來……

你的皮肉不害臊吧……」幾個紅面膛，粗手指的首領，開始怒喊起來。我聽到了「誰教你愛到這裏來」這一句話，突然使我滿貯了快樂的心，迸出一種深沉與刻不可耐的疑問來。「美麗的晨光，可愛的花木，誰也愛到這裏來。不是這個鐵欄的阻隔，我也願到裏邊去，坐在草地上，嗅着甜淨與軟膩的花香，讀詩集，是怎樣的快樂啊！更是怎樣的難得的地方，在這煙紛雜的都市裏！不過是一欄之隔罷了！有誰不願到這裏來？爲什麼你們要發這種問話？」我心中幼稚的想着，然而他們——囚犯們，卻悚懼不安起來！更謹慎，更殷勤的工作！草地上不多時便齊整了許多，潔淨了許多，越發加添了花枝招展的美態，與春日的光明。不過他們似乎沒有感覺得到！即如他們的首領，仍然是嚴厲的面孔，監視的態度，也並沒有感覺到花香與春光的可愛！他們，與他們的首領，正各自思想些什麼事，誰能知道。

然而我初出門的勇氣，與純潔的快樂，到這時候，也漸漸降落下來消失下來！

哦！北邊大理院裏的大鐘，發出沉宏的聲，正打過八點。有這種警動的聲浪，將我從鐵欄邊喚醒，忽然想到我也有我的工作呀！硬匆匆的離開鐵欄，往南走去，而他們和他們首領的表情，面貌，言語，動作，一直使我在聽講心理學的教室中的時候，還恍惚在我眼前。

「人們的情緒，與感覺的轉移，是不可思議的一樣的明月良宵，爲什麼有的狂歌飲酒，有的傷心灑淚呢？一樣的一種好喫的食物，爲什麼快樂的人，喫之惟恐其盡，而愁悶的人，不能下咽呢？……思想的變遷，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而情緒與感覺，也不能一律的……」我在我的坐子上面，以先並沒有聽到先生說的什麼話。忽然這幾句疑問式的講解，觸到了我遲鈍的聽覺，我不禁暗中點頭。正自要繼續下去，卻越聽越不明白。揭開我的洋裝本子看去，哦！原來他早已開始另講一章了。

方纔的片刻的經驗，又蒙上了我的心幕，天然的景物，與他們的面貌，又恍若我置身於鐵欄之側。

經驗的努力，卻提起我的記憶來了！從那個聯想想起的，我至今還不會明白！

方纔經驗的事實的餘影，漸漸暗淡起來。重復顯出了一個多年前的心影來。冬夜的月下，在清淨與寒冷的鄉村的街道中，我彷彿聽見喧呼與歡喜的聲音，雜沓的步聲，追逐着，踐踏着，刀刃的相觸聲，卻聽得出是厚背而沈重的舊式大刀互相撞動的聲音。哈哈……哦……啊哈的人語！帶出可怕，與騷



動的意味來！

那個記憶，使我難以忘卻！

在那年的冬日正是一個可紀念的冬日。各處革命軍報告捷音與獨立的電報，在新聞紙上不斷的登載。在我們僻遠的鄉村中，也知道有這種消息。可是那時，我正是年輕的小孩子，偶然看見，也不甚關心。不過覺得心境上有種新鮮與希望的變換！十月過了，十一月又到了末日，天氣冷極了，鄉村的道路上，堆滿了白色的冰雪，太陽每早從冷霜中升起，到了將近晌午的時候，方纔十分明朗。有一天忽聽得鄰舍人家都說：我們的鄰近什麼縣城，也獨立了，縣官也跑了，有的說已投降了革命的，其實什麼是獨立？什麼人是革命黨？都是說不清白，但人人都覺着大的禍事與大的轉變，都是不可免的了；終於要在我們的左右的地方出現！又一天忽然有人說：縣城的北樓子上，也懸起白色的布旗來了。這個消息，迅速的傳播出去，鄉村中人人都有絕大的驚異，與不相信的態度！後來的消息，更加多起來。募兵，捐款，修築城牆，要人人翦去髮辮，這等事都是鄉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弄得人人不知怎麼樣才好！其實他們也並不懼怕；只是如墮在迷網裏，不知是怎樣的一回事！末後，更有一個分外驚奇的消息散出，說是縣城裏的獄囚，都全行放出，一概免赦了罪了。「他們出來作甚麼？誰有權力能讓他們出來？他們要上那裏去呢？」這是鄉村中誠實的老人們，都一樣的有這幾個疑問。並在茅屋中的油燈下，吸着煙悄悄的對話。在白天啊，他們竟連平常的閒話，也不敢在街道上說的。

那正是傳出末後的驚異的消息的第二夜。當天還沒有黑影籠罩的時候，在北風的怒號聲中，卻由我們那個鄉村的大道上，過去了百幾十個人。似乎也有鄰村的些勇壯與大膽的少年。他們有的斜披着衣服；有的帶着棍棒與舊式的刀矛的；有翦去髮辮的，卻也有盤在帽子裏的。他們衝着北風，由村中經過，都很高興而且有奮激的感動！表現在人人的面目中，有幾個唱着「跳出龍潭虎穴中」的奇怪的皮簧聲調；他們過去了以後，便聽見我們鄉村中的幾個老人低聲道：「今天晚上，我們須早早地熄燈，關門，睡覺。這羣……是去接由牢獄中放出來的囚犯的人。大約在半夜中，他們同着那些人，由城中回來啊！不知還是什麼世界啦！」於是這一夜從夕陽剛落下地平線的時起，我們鄉村中就下了消極的戒嚴令了！有小孩子的人家，更恐怕因無知的哭聲，會惹出禍來。早檢出些好喫的東西，哄得不知不識的孩子們，都伏在被底下作幼稚之夢去了。滿街上只有明月的冷光，照着融化不盡的冰雪，什麼光亮也沒了，什麼聲息也沒了。如死的鄉村之夜，寂靜，沉默的使人多恐怖啊！我那時並不是很小的兒童了，我回來一個將近十歲的小表弟；還有一位常給我們料理點事務的張老兒，他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他常說他所經歷的危險，與到的地方，在左近的村子中，再沒有比他更為加多的了。我們三個人，在我家的靠着街的書房中，相靠坐着，圍了一個小小的火爐，燃燒木炭，在全黑暗的中間，還可借着火光，少微辨清各人的面目。慘白的月光，從窗紙上穿過。我的表弟，是前幾日纔來的，他幼弱的心中，在那天晚上，也受了一個迷悶的打擊！受了大人的訓令，他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倒是張老兒反

精神興旺起來。他覺得這等事，實在沒有恐怖與戒嚴的必要。他吸着長竿的旱煙，燃着鬍子，正在撥弄炭的餘灰。他這時時低聲說些他從前冒險的事，在山中走路，遇見盜賊打架的事。因此我同小表弟，更不想睡了。本來家裏的人因為小表弟太好害怕了，所以教張老兒同我陪着他呢。

張老兒正談得高興，起初還是啞着喉嚨低聲說，後來他說話的聲音，越談越高了起來。小表弟這時更不知甚麼是恐怖，也開始跳躍起來。

甚麼時候了，我們都沒想到。

一種由遠來的喧調與狂呼的大的聲浪，從夜的沉寂中，破空而起。張老兒的話，突然停止了！小表弟顫抖的拉着我的手，伏在我的懷裏。

聲由遠漸近，彷彿屋子也被人聲震動了！張老兒也不禁的將手離開了火爐。

危迫與殺厲的呼聲，間雜些笑語，與木器鐵刃相碰撞的音，從街道上傳來。步履聲雜亂而且急迫。——歡迎……歡迎……出了牢獄的伙伴們！再不作欄中的人啊……殺呀……哈哈……「這種駭人

的聲，任誰聽了，身上也起寒慄而有顫慄的感動呢！小表弟伏在我身上，連動也不能一動。聲浪越混亂而擴大了！張老兒輕蹣着脚步，由窗紙上向外看去。我正想慢慢地拉他回來，因小表弟在我身上，他嚇得那個樣子，我還能推開他嗎？可是在這時，我更沒有說話的能力。唉！我是怎樣的恐慌與着急呢！

一陣騷亂的喊聲又起來了！……歡迎出牢獄的兄弟……再不作欄中的人……殺啊……

前進……」又是一陣大聲的走步聲。去了漸遠而歡呼的餘音尙震得窗紙發顫。張老兒挪步過來，歎口氣道：「出了柵欄了，放出來！我們去迎接由牢獄中放出的囚犯！真不明白什麼，值得這樣的出奇！什麼世界啦……怪不得我也老了許多呢……」那時我思想中忽然想到牢獄中的伙伴們，是住在柵欄式中的屋子裏。

直到如今，我纔明白我的觀念錯誤。原來歡迎者所說的柵欄正不必是一排一排的木椿堆列成的房子。

一欄之隔罷了！由這個春日之晨的新感覺，聯想到從前舊的經驗！

原來感覺與情緒，都是這樣神祕的變化與界限啊！

下課鐘響了。我究竟不明白這一課的心理學，是講授的甚麼！

十一，二月。

## 警鐘守

沈黑的密雲之下，一片紅焰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

死氣沉沉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半。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它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為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天的聲音與中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喧嚷，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它們華美的，柔順的，只是供給紳士們與夫人們的手杖下，與長裙邊的有生命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卻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點殘食。然而它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單純的知覺與感動來喪失了。它們在這個朔風吹得勁烈的冬夜裏，各自尋它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麼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它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鑼聲的連響吧！你必定聽得到人們沿街跑着的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鄰舍的家中，不斷的吠出。

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卻從聽

不到。

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沉沉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煙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一角上，卻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與最空闊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之遠，——卻是一個枯葦遮住的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匆匆的皮靴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踐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匆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敞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朔風吹動的木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走去，並沒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脚步聲音，越往上去，他腳底下

的音越爲沉重。轉過第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の木頂之下。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迸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也或者是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爲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爲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地的沉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擊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忽而烟氣散漫，忽而紅焰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從火光下面傳出。但是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聲機的微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尚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在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看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烟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沉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

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來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一片過去的幻影來。

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罩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的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獨孤的，四無鄰舍的。茅屋的四圍，用荆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牠。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在石頭建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爲兩間，卻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當地上，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淚，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即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花在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



的瓦燈，放在手工機的旁邊。而右邊卻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小小的木架上，縷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尙可看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很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祕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歎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相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各自照常的沉默。她的女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沉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些光明，足能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沉憂的淚痕，在心靈上藏貯。而三日前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她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墟墓中的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的一般的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此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了。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她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呀……」她的母親，卻微微將頭擡起，從紡車的音中，歎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

是她的唯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下的線花，紋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曾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爲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法，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爲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道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藹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曾見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擡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曾聽見鐵與木箱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含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是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卻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小孩子，去捉促織；照常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烟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電光明亮的時候，卻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沉重的沿着鐵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了。而屋子中卻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淚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

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的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忐忑！他開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不如以前的安寧。

夜氣深了，淡暗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欹在她姊姊的膝上，眼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是爲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焰亂搖。

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淚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澀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溼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卻，仍欹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淚痕，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

母親嫁人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的石

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鰥夫。她的嫁人純由於生活的迫壓，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屋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了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志忑！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父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由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如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卻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為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顆顆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

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曬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僞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不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遠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顫顫的，不知怎麼方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打了個寒噤，把要放聲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那龍鍾的舅父，面上全然為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髯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圃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鄰近的兒童，同他玩。喫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

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父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模糊起來。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喫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看他，唉聲歎氣。並且有時與鄰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淌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看他那爲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而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綴了無數繁星的天空，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樹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閒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卻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捉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蹣跚着望到這樣快樂的地方來。她

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的打擊，是她帶了來的！於是喧嚷，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仔的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真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上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唉！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臥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兇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慰，然而竟把鬼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爲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迫壓，卻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爲着喫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便臥在門外，同死犬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她們更不知怎樣才好！母親因此，因恨悔與懊惱的心思，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了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爲困惱的疲倦，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蹶的回到家中，大約是日

渴吧，便在她們臥室外的竈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在夏日，向來是飲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卻睡臥在草堆上。於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逃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屋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

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時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苦痛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留戀着，凝視着，並且悲戚的向上看！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務。

母親啊！姊姊呵！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幕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唉，他卻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幕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歎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真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在地位吧！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吧！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聲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啞的一聲，飛過一個小小的動物；一個營巢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撲動的聲音，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扯的鐘，又復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十一、二月。



## 山道之側

當我們由南口早行的時候：四月的早晨，東方尚漸明看春夜之星，不過清冷的風吹在面上，尚留  
下些夜中的寒氣，北望無際重疊的山嶺，都似蒙上了一層朦朧的晨幕，從輕細的感覺中，在空氣裏還  
沾潤的，似有些清露溼在我們的面上，但卻不能看見。

這個早的旅行，是我們來這個地方之前，就預定好的，本來自南口往八達嶺，可以乘火車到靠近  
八達嶺的青龍橋車站下來，因為窄狹的山道，便可到八達嶺最高峯。不過我們因為那太安逸了，且不  
能從容的將山中游覽的興趣攝取下來，所以我們便約明於那一日絕早，雇來驢子，興奮的去爬山去。  
因為由南口到八達嶺，須要騎在驢子背上走多半日的山道。沒有人願這樣辦的，但在這艱苦的道中，  
可以細聽鳴琴峽的流泉，與游覽居庸關與偉大的殘跡，於是更不遲回，而且當我們騎在驢背上的時  
候，將大衣也置在驢背上，彷彿是可以表示我們的勇氣。這樣便就啓行了。

越過京綏路的軌道，向東北行去。即時就入了山裏。淺澗中多是如鵝卵大的石子。驢子走起來一  
顛一簸都很喫力。我這時心中浮滿着快樂與新的希望。回望從南來的白色之煙下的火車的巨影，知  
道這個活動的軌道上，或者又載了一些和我們有同等情感的夥伴們來了。

潤爽的朝氣，已將無量數的山峯籠住。我在驢子背上，無意中嗅着山中的清香細妙的香氣，想是由萌發的草木，與流泉上蒸發出來的啊。前看見重峯疊嶂，與突兀的石壁，都分開在這條向上彎曲不平的小道兩旁，教人怎樣的慰悅與留戀啊。我們同行的是我同來的同學，和一個跛足的驢夫。他有四十多歲，穿件粗藍棉布短襖，腰間卻用黃色草繩鬆緩的束住。雖在春日的時候，他還帶一頂青色已露出黃色的毡帽。光着脚，套雙污穢的草薦子。但因他的左足的踝骨，向外突出了一塊，因此使他走起路來，便一拐一拖的了，幸是山道難走，即連健於走山道的驢子，也是慢慢的放他們蹄聲。他雖走的費力，卻已減少了他的許多着急辛苦的汗了。

初入山的道，尚在山的下盤旋，後來越走越往上去，而兩面高的青灰的大石積成的石壁，卻越發窄狹了。驢蹄踐在細石下的細流瀾瀾的響，因一上一下的顛頓，我的大衣在驢背上掉下好幾次來。多是跛脚的驢夫，由地下檢起再交與我，而且他還精細的打去衣上沾着的微塵，我心中慚愧與不安的接過來，仍舊放在驢背上。他卻的確的沒有發覺得到，只是半揚着他手中半段的皮鞭，口中喊出特異的聲音來，催動他的驢子的速力。即時他喃喃的又唱起山歌來了，但我不能完全懂得他半段的句子中的意義。山中沒得鳥鳴，他這個歌聲，卻伴着驢項上沉重的鐵鈴的聲，來破我們與空山的寂寞。

設你到過居庸關邊的山，你便知道那些山巒是怎樣的偉大與奇異。都山上沒有多的樹木，而蒼老的苔痕與奇突的石塊，卻已經值得使你驚慕了，不是不可思議嗎？我獨愛山上的蒼苔，與小的澗中

的細流，聽着那些微細的水音，迸在石子上，潺潺的水聲，真如將我的靈魂也在其中洗滌一樣。我正想着，且是忙碌的，看着一個意外的事發生：原來我那位年輕的同學騎的那匹褐色的驢子，被一塊大石絆倒，於是那位同學便跌到驢子的頭上去了。但並沒有傷破皮膚。我忍不住笑了，及至我下了驢背以後，他已起立，怒說驢夫的驢子太壞，並且將要不合他干休。誠實怯弱的驢夫，呆立在一邊，合攏了厚重的嘴唇，忽然他拭着眼淚，嗚咽起來。我驚疑問他，他說：「我生平沒曾被人打過啊……哇……」我笑了，那位同學也笑了，我便拍他道：「打甚麼呢……你沒看見那位先生早走了哩！」他一看，果然他那匹頑強褐色的驢子，早駝着那個好弄的同學，走在前面去了，於是他又呆呆的微笑着，他的嘴角的鬆散的垂紋，重行墜下了，彳亍地，跟在後面。粗澀的歌聲，又聽得出來。

陽光由最遠的山峯升起，我們已可看柳葉上浮着閃動的金光了。溫軟的光明，將山中罩遍，許多澗底下的小草，蒙在夜露裏的小草，似乎也都舉起頭來，來歡迎這個四月之晨的日光了。我們這時已走入鳴琴峽了。我覺得這時比地平線已經高了許多，可是連互的高的山峯，還沒有斷處。我看看這個早晨山中的景象，偉壯的巖壁，嬌柔的野花，日光，金光的柳葉，以及跛尼的驢夫，與他的聳了耳朵，步步往前往上走去的驢子，由我靈魂中愉悅的深處，吸受着無邊的安靜與美化的光景，我似乎將全部的心神，在大自然的溫水之流中一般！

「嘎」前面的一個語聲，由我那位同學的口中發出。他在道旁一塊三稜的大石前面，我的驢子

也到了。看他對石的一個側邊注視着，我自然也俯着身子看。哦！原來是用鉛筆寫在凸凹的石面上的一行字：「某年某日，程正民來遊過。」我不意的喜樂與思索了！怪不得他曾說他可以作我遊這個地方時的引導啊！原來他已來過……思想的霎時，跛足的驢夫，已催着驢子往前走去。我於是記起我的一句詩來，是「痕啊！是人間萬事的跡象。」我在這個山道上，便不由得不啞囁這句話了。到底是跡象的人間！我又想在這條道上，又多了一層遊蹤了！嗚琴峽的水流之聲的是令人懋悅與想念的！那在剎那中便過去了！那時陽光已將全山照遍，約計走了有二十多里的山道，我們都覺得有點疲勞了！而跛足的驢夫，仍照常的一拐一拖跟在驢子後面。我們走上一個山崗的陂陀中，即刻又看見鐵道在山的下面，沿着石壁之緣附着。遠望白色的蒸汽，從半天中散下來，陂陀中凹的地方，卻有小小的山村，也不過十幾家人家，一間臨着陡崖的屋子，門前在大石塊下，放了幾條木橈，我們知道是山中小店了。便到那裏住下。下了驢子，坐在木橈上問他們要了些鷄子，白水，並且取出帶來的餅乾喫着，也分給了跛足的驢夫一些，他異常的喜悅！一邊喫着一邊吃吃的打着鄉談，同山店的店主婦人說起來。

我們先前沒會留意到那邊石塊上早有一個人斜坐在那裏，看去正是個壯年的男子。衣服卻不合這些山村人一樣。穿了樸素的長衫，銜着一支香煙，沉鬱的面貌，從煙氣中露出，是很沉靜而和平的。不過卻有一種說不出來與難於描敘的態度。我突然的奇異！不知是那等的一個人了……

但跛足的驢夫，常時時用眼偷看他，有時驢夫走的近前幾步，似要同他招呼的態度，而終於止住。

野餐以後我們都覺得春日的暖氣襲人，加上半天的疲勞，有點困倦的思想，黃蜂也懶懶地在山坡前的亂花上飛，兩匹小的驢子，也將他們大的眼睛，些微閉起來。山店的主婦，蓬着黃的頭髮，敞開懷在茅屋的門檻上坐着，乳她的幼孩。孩子起初還嗚嗚的索乳喫，後來也沒得聲息，極安靜的睡在主婦的胸前，她也有點倦意了，及至我回頭看對面坐的那個壯年的男子，正自在草地上面徘徊的走着。眼望着山下的軌道，跛脚的驢夫，還正在一株大的樹陰下細嚼一片餅乾。而呆鈍的眼光，終不離開壯年的男子。我極爲疑惑了！知道其中似乎有點祕密或詭異的事情。後來壯年的男子，見我疑惑的態度，便直率的走來，向我道了一聲晨安。多麼奇怪啊！他說的還是英語呢！這個地方像他這樣人，能說英語嗎，我思想上略一遲回，他從沉鬱的面容上，微笑了。他說：

「你以我說外國話見笑嗎！我看你們是從北京來的學生，所以我隨意說這一句不甚通的英語啊！可是我是在北京住過幾年而且伺候密斯史吉司的……」

密斯史吉司，必是他的主人了。這句話足以證明他在都市中的職務。但他以爲如他的主人——外國的主人，我們當然知曉的，然而我卻沒有知道。他說完幾句話以後便問我們那山裏的事。這時跛足的驢夫，同半睡的店主婦，都驚愕且帶有嘲笑的态度立起來了！但壯年的男子，忽然不經意的向我們告別了。臨走時他從慘淡中微笑着道：

「你們是有幸福而且是可羨慕的……唉……」

他不再等得我的答音，也不向跛足的驢夫與黃髮的店主婦告別，懶散無力地走下斜高的山坡去。直到他高大的影子，漸漸遠了，我的目光才收了回來。驢夫也歎口氣，將兩匹驢子牽好，催促我們騎上。這時我遠遠地見日光照在山下的鐵軌上，有種燦爛的明光。

春日上午的旅行，最容易使人倦懶，況且是在崎嶇的山道上與顛頓的驢背上面。這時雖有溫煦的日光與山色水聲，卻已不似在冷冷的清晨，能引動我們的興趣了。一切事都是如此啊，我也開始有點力軟而懶困了！轉過山坡，又下至一條深澗，細石越多，而可走的道卻越彎曲了。跛脚的驢夫，一拐一拖的跟在後面，他仍是如同我們初啓行的常態，既沒見他分外的喜樂，也不見他疲憊，他這種一切如常的姿勢，已經使我自慚且驚歎了！我這樣想着，那位年輕的同學，又早將轡頭一緊，往前面走去。

跛脚的驢夫，一道上沉默的他，忽然惋歎的道：「少年的人，都是好往前跑，喫得虧了，又要埋怨自己了……」他正懶懶的任着那匹驢子自由疏散的走去，他突然說這兩句話，禁不住我心中微動了一動！他在後面一面喊出奇怪的聲，催他的驢子，一面卻又道：

「人最好要一輩子在山裏過活，想我們吧，這條山道，從十幾歲趕驢子走到現在，我的姪子也同我那時一樣的高大了。但若將我用火車載在京城裏去，我想着那些彎彎折折的道路，比這個地方難走得多吃呢！」他的舌音，原有些不清，又加上幾句土語，我就僅答了他一個哦字，不過他很興奮的揚起了鞭子照着自己拍了一下道：

「就像他吧，就像方才在店旁的伙伴吧……」

「誰……」我不意的問他。

「誰？那個壯實的小夥子！在店前走的那個，如他，若在家裏，種幾畝山地，到冬天喫些白薯，也夠消受的了。不知怎麼從小時候，跑到京城去，還給洋鬼子當差事，每次回家來說些怪話，人家都願意去問他，我獨沒有瞧得起。果然……自上年回家過節，竟將魔鬼帶在身上……差事壞了，再也沒有了，只剩下魔鬼在他身上，早晚就吞下他去……我可不是咀咒他……終有那一天的，自己要找受罪的地方罷了……」

他興奮的講，他的跛脚已似乎增加了許多健強的力量。已走到驢子的身側。但我雖沒有知道是怎樣的事，而因此竟將我的疲倦戰勝了！我一手執着粗繩的轡繩，一面看着他。似是請求宣布出這段事蹟一般。他果然不等得我再問他，他就繼續着道：

「那魔鬼是什麼一回事？我也不明白。不過我相信是從京城帶來的。是從洋鬼子那裏帶來的。不然的時候，何以在我們這幾個鄰近的山村中，從不聽見過的事，也會出現了……他每到年除夕的前幾天，就回來度歲。他住的山村，就離我們那個地方，不過隔着一條溝。也是隔那個山店不遠的。他每年回來，到了正月的初上，就迅速的回去了。可是自從去年他來家，卻穿得格外漂亮了，他本來很儉樸的。去年冬天，也穿了發明的帶顏色的襪子，頭髮也分得平整而且光滑了，也分外的愛與我們說話……」

在山村有經驗的人們，都說他現在學得乖了！啊！即如我也很奇怪，不過我每每在山道上遇見他，總覺得他的臉上，另外有種令人奇異的顏色。哼！別人說他學得乖，我卻說他學得壞了！後來果然出了岔子了，卻不料常在京裏混的人，倒爲一個山村的婦人制住了，我常聽得你們來遊山的人，好說甚麼敲竹槓啊，可憐的小夥子，被她可敲得苦了……

「原來是這麼樣的一回事：在他那裏鄰村裏，有個女神婆的老婦人，她最是學會得把式極多。能咒小孩子，被魔祟；能用香和水，給婦人們治奇怪的病；能用桃木條子驅鬼；她的能力足以使得人人恐懼，而且信用……可是一個狡猾的老婦人，禿的頭髮，與晶利的眼光，我每每遇見她，就得想急速逃去好。在她也不理我呢……他勇壯的少年，自從去年冬天，因他有病到女神婆家去求治病，於是生出這段笑話來。本來他是不願意去的，還是被他的鄰人慫恿着去的，有甚麼病呢？不過是忽冷忽熱，彷彿發瘧子一般。這樣他就在他家中住了六七天，這是去年初冬在十一月以前的事了。後來他又回京城一次，沒有二十天的工夫，便又跑回來，帶了些喫的玩的東西，都送與那奇怪的老婦人的女兒了。」

跛脚的驢夫，斷斷續續說了這段話，以後我心中已經有些明瞭了。因爲我聽到末一句的緣故。這時我們因說話走得慢了許多。我那位同伴，早轉過一個山峯去了。驢夫將襖子脫下，肩在肩上，又從腰袋中取出粗竹的旱煙筒來吸着，於是他的談興便又催迫他繼續地說。

「唉！那個女孩子，也是魔鬼的化身。竟然與他帶來的魔鬼化合了，實在那是個俊而和平的女孩



子。我自她五六歲時，就知道她只有她那奇怪的母親。可是她已二十歲了，從不知她母親的法術。她一樣常在樹林子裏掃葉子，與在家中紡績，與平常的女孩子一樣。自從認識了他以後，迥是兩個人了。時常坐在山腳下的石上哭泣！他呢，有多日沒會回京城去，只是終天長在女神婆家中！那不可知的老婦人，誰能明白她是何等的神奇？她從他手裏也不知用過若干錢？既拒絕她在她的家中，可是他託人去說找她女兒作親，她卻永久沒有應允過……」

「以後怎麼樣呢？」我忍不住了就追問一句。

事情果然變幻了，且是大的變幻了！後來……

「就是今年的三月吧，先生，你想從去年冬天到現在，可憐的小夥子，不到京城去，也不做事情，格外要供給女神婆的化消，大約有幾個錢，全都用淨了吧。於是那狡猾的老婦人，竟要擺佈他了。可憐他沉醉在夢中，何曾知覺。然而那和平女孩子，只是成日的哭……忽然有一天，距現在不遠的日子吧。女神婆將我們鄰村的老人，全數請了去，說以神的意思的示，她應到大的地方去了，並且教我們應該其湊一點盤費。我們聽了，都十分的驚異！東村的教書先生，更引用些書上的話來挽留她。婦女們甚至於哭泣，但末後她說那是神的意思，若違背了，要使得這幾村中一條狗也不得好死。那些聽得的人們，終於不敢說話了，總得照了她的吩咐作去。我當時也明知道，因為我是直率的，向來不信她的，可是我焉敢說破的……壯年的小夥子，他覺得實在太出意外了！他要求他同她們一同到京城去，但那時他僅

有一身不好的衣服了，她拒絕她並且申斥他不應該到她家裏來的……那女孩子呢，也終於與女神婆決裂了，並且說她已有身孕，情願跟着他過活的話……哦！這是何等出奇與重大的事，於是魔鬼的效力見了。女神婆卻沒有想到，那將女孩子打得幾乎沒有死去……這樣鬧得過了幾天以後，甚麼事情都完了。我終不知道女神婆是那天走的，但是聽說那女孩子肚腹中的小的已經被她奇怪的母親打下來，丟在山澗裏了……這樣，一切是這樣，他終於被遺棄了！終於與那和平的女孩子分開了！直到現在，女神婆與她的女兒的去處，沒有一個人知道。並且也沒人敢於探聽的！這是十幾天以前的事，他叫奎元，他從事情決裂之後，大約吧，每天總來在那個山店前，來看山下火車的來往……」

我靜靜的在驢子背上，驢夫一拐一拖的走在石道上，在山道之側，他這篇故事，說完以後，他不言語了，我也更沒再啓問。便暫時的沉默了。我只是尋思這事的結局。忽然驢夫又嘆口氣說：

「誰能明白呀……但我想總是奎元帶了魔鬼在身上，才作這樣的壞事，不過終於自己被遺棄了！大家都恨女神婆走的不幸，對於他呢，也都說已經受過適當的降罰了！因為他這事，已使他不能再有好的生活了！即死時恐也沒有好結果的……但是婦女們，卻都有言論，不曉得她們是恐怕呀，還是怎樣……」

我聽他說完，就要詳細的問他。

「奎元也有兄弟嗎？」

「不他連父母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叔叔是安分的農人。」

「這事出了以後，他叔叔怎樣？」

「只常常倚在鋤耨上歎息！」

「奎元不願意再到京城去了嗎？」

驢夫微笑了，道：「誰會知道？」

這時我不問了，更覺得無可再問了。而驢夫吃吃的口舌，說了多時，自然也就不言語了。一陣溫風，吹來好些柳絮撲在面上，我於是慨嘆輕浮飄蕩的物質，正如人生命運一般的。任着空中之風的吹來吹去。

那一日的山遊以後，到了第二天，正在十二點鐘，我們又由南口上了往北京來的車，忽然聽車中人都紛紛說，昨天晚車到六郎像的石壁下，竟軋死了一個人。穿着布的長衫與藍絲線襪子，車到的時候，他恰好從石壁滾下來，這樣就完結了！我心裏便悲切的疑惑！而且記起昨天在山道之側，跛脚的驢夫那許多話。忽然聽見同車中一位留了白的鬍子的老先生道：「年輕的人竟這樣不留神啊……」一個少年的人，帶了卑夷的態度說：「嘗嘗這等死法倒也是一樁新鮮的經驗！」旁邊有個十歲左右的童子，突然問那位老人道：「他的血痕要常留在鐵道上嗎……？」老人並沒有答覆他。

## 微笑

阿根從今天早上——從最初的曙光，尙未曾照到地上的早上起，他的生活的全體，匆促中居然另換了一個地位。

他現在已被三個司法警察，與一個穿了白色，帶有黃鈕扣的獄卒，由地方審判廳刑庭的第二分庭簇擁着走來。他手上帶了刑具，右臂上拴了一條粗如小指的線繩，而一端卻在他後邊走的一個紫面寬肩膀的警察手內牢牢拿住。正在炎熱天氣的下午四點鐘，他們一起出了掛着許多小木牌的地方廳門首，轉過了一條小馬路，便走入大街的中心，兩旁密立的電桿，與街中穿了黃色夏服的巡警，汽車來回如閃電一般地快，滿空中游散了無數的塵埃，一陣陣只向阿根眼，鼻，口中衝入。而他那幾乎如塗了炭的額上，流下來的一滴一滴的汗珠，流到他的粗大的眉毛上，他的手被熱鐵的刑具扣住，所以臭汗與灰塵，他也無能抵擋，只是口裏不住地氣喘。那三個司法警察，卻也時時取出汗帕，或脫下制帽來扇風。而拴在阿根右臂上的繩子，三個人卻交換的拿住。如此在他們以爲彼此實有慰安與同情的實力了，不過阿根卻咬了牙齒，緊閉着厚重的嘴唇，梯拖梯拖地往前走，沒說得一句話。

大街旁的一家小煙酒鋪，他在半年前的冬夜裏，曾來照顧過一次。那夜是有極厚的雪，將街道鋪

平的時候，他由牆上挖過進去的。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闆，那時正在櫃臺上打着長列的算盤，對一天的出入賬，他躡着腳走，由一間茅棚下，到那老闆的臥房中去。門虛掩着，他從門縫中往裏看去，一盞油燈，放在一個三條腿的木桌上。由東牆上一面玻璃中，卻看見牀上的人，正閉了眼睛睡熟了。他在門外，束了束腰帶，向衣袋裏摸了摸那把匕首，便推門進去……取了抽屜中藏着的十二元現洋，一壘子銅元票，塞在懷裏……聽聽外面的算盤子，還在響着；而且那老闆咳嗽吐痰的聲音，尙聽得見。他覺得還有點不捨得就這樣走了，輕身來到放了半邊布帳的牀前；這一下，卻把他驚呆了！原來那牀上，一牀厚厚的紅被窩下，露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的面龐，一頭多而且黑的頭髮，鬆散在枕上；看那婦人，細細的眉與肥白的腮頰，不由使他提着的心，跳了一下！他想：這是甚麼人啊？老闆的太太？我是見過的，又那裏出來的這一個？他正遲回地，不忍的就走，他也不想再取甚麼東西了，他不覺得漸漸俯身下去，與那睡熟的少婦的臉，相隔只有二寸多遠，在不甚分明的燈光底下，他便覺得有點說不出的悲哀與惶恐來了！他想怎麼辦？……一陣絨拖鞋的聲音，由外邊走來，他突然醒悟過來，跳了出來，又把房門掩好，躲到門外的堆了木柴的廊下。借着一堆柴木，隱藏住自己。果然那個喘哮喘着的老闆，走了進來，踏着地上的雪，走到臥房裏去。他仍然不敢挪動一步。北風吹在臉上如針鋒一樣的尖利，他只是不敢少動一動。

喘哮喘的老人的笑聲……燈光熄了……又聽見婦人的夢語……他覺得再也不能蹲伏在這個孤冷的簷下，而心想着室內牀上的溫暖。但聽見老闆尙未睡着，甚至後來兩個人竟說起話來，他仍是

在風雪之下抖顫兩條穿了破褲的腿，如蹲立在冷窖中，卻還不敢起來。

「才來呀，來占人……家的熱被窩……」

「小東西……人還是我的呢……好容易從小買來，養活了這麼大……好呵……連這點還不

應該嗎？」

「有膽量向她說去，別儘在我身弄鬼咧。」

「你放心……再有兩天，將就可以了吧！她又沒人管，順子還在別處呢，你那管這些事……哦！我

在外邊，算了半天賬，手也麻了……暖些吧……」

……下面接着婦人格格的一陣笑聲，阿根這時，不但忍不住身外尖利的冷風的抖顫；並且也按不住似乎妬忌與憤怒的心火的燃燒了！他更不想有甚危險，從柴堆後面，爬了出來，走過向東的一個小院子裏去。好在風大，而且室中正說得有趣，也沒曾聽見。

不過當他由東邊的院子往外走時，還聽見一個彷彿老婦人的呻吟聲，在一間小屋中發出。阿根於那一夜裏，得了一種異常的感覺，便不想再取甚麼東西，迅速的走去牆外。

這是當阿根被警察帶着去到街市一旁的那個小煙酒鋪門外，所記得起的，他早知那個老婦人，已經死了。他想這許多情形，在一瞬息中，比甚麼都快。不過當他斜眼向那個鋪的櫃臺上看時，卻不見了那個黃牙短髮的老闆先生，只有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在門口立着看熱鬧。

他在這一時中，便記起那個鬆垂了頭髮在枕上，肥白的少女的臉，他覺得有無限的感慨，及至將目光看在自己的手上的刑具上，不免又狠狠地咬了咬牙齒。

原來由地方審判廳，押往模範監獄的看守所，還隔着好長的一段路。阿根自早上九點鐘，被人抓進審判廳去，直到這時，走在碎沙鋪足的街道上，一共有七點鐘的工夫，他不但兩條腿未曾曲一曲，就連一口冷水，自昨天夜裏起，也沒曾沾到嘴唇上，不過他卻是天生的頑健，始終不說一句話，不會向那些庭丁，警察們，少微露出一點乞求與望憐憫的態度來！其實呢，他既不忍懼，也沒有甚麼感動，雖這是他第一次被人拿到，用鐵的器具，將他那無度的自由限制住。不過當他無意中，重經過那引煙酒店時，想起去年冬夜的一回新奇的經歷，與衝動的妬憤，突然使他有點非英雄之顫慄與悲感的感覺！他如上足了機械的木偶，跟着那四個與他同來的夥伴們走。然而他心裏，正在咀嚼着那個白布帳下的頭髮香味，與教人不能忍按得住的潤滿而白的肉臉。他想到這裏，似乎把他原來的勇力，與冷酷帶有嘲笑的气概，失卻了一半，臉也覺得有些發燒，雖是他的手不能試得着。

忽地身後一陣馬鈴的響聲與有人叱呵的音，三個警察將他用力的向左一推，便有一輛綠色而帶着許多明亮裝飾的私用馬車，從他身邊擦過，一個馬夫，穿了黑色的長衣喊着：「讓道！」的粗音，一邊卻向玻璃的車窗內瞧。在這迅忽地一過時候，阿根早已看明車中斜坐了個將近三十歲的婦人，穿了極華麗而令人目眩的衣服，帶了金光輝閃的手飾。當馬夫往內瞧時，婦人從活潑的目光中，向他作

會意的一笑……在一轉眼的工夫，馬車已走出有十餘步了。阿根心裏卻道：「不知恥的淫玩物……還裝甚麼人呢……那裏及得上……」想到這裏，又記起去年冬夜所聽到老婦人的哭聲，他便恨恨地想：「該死……人類都該死！誰是個人啊？滿眼中都是些巧言與偽行的鬼……魔鬼！我當然也是一個……設使我再有出來的時候……哼！」這個哼字，本來藏在腹中，但這時卻不意地由口中冒出，執線蠅的警察，從早上本沒有聽他說過一個字，這回聽見由他口中迸出來這個簡單音，不免喫了一嚇，向他注視着。阿根那願受人這樣，便用大而紅斑的眼睛，對着這個警察威厲的看，這個警察，便低下頭去了。

果然太陽尚未落山之前，阿根被人收了玄字第五十一號的屋子中去，一間小而黑且陰溼的屋子。阿根的視官與鼻官，是再靈敏不過的，所以他一進來，便覺得從溼漉漉的地上，有種臭惡的味衝上來。他知道沒有他分說的餘地；並且這間屋子，想是一定和他有緣，他索性狠狠地呼吸了兩口，彷彿吐氣；又彷彿對於人間威權作消極的反抗一般，只是覺得少微有點眩暈，卻也不見怎樣。然而同他來的警察，都掩了鼻子，快快地爲他卸下刑具，命一個人來，教他急速將半黃半黑色的衣服換上，便如逃脫般的走去。兩個白衣的獄卒，和他嚴厲地交代過幾句話，與明天的工作，及應守的規矩。但阿根那會睬他們……不久，兩扇鐵柵欄門，砰的鎖上。

阿根自從進來，坐在那潮溼的地上，橫立着腿，在一邊雖有個草薦，他也沒管。



將落的陽光，從西面射來，於是常是陰暗的屋子，卻比較得明亮了一會。一顆槐樹的陰中，有兩個蟬兒爭着唧唧地鳴，隔室中只聽到有人歎氣的聲音，又有抽抽咽咽的哭聲。阿根冷蔑的動氣，自己想道：「沒骨頭的狗男女爲甚這樣無用？你們餓了，只知偷喫，冷了，只知奪人的穿。獸一般地性慾動了，便去污人家的婦女——我自然也是一樣，不就是去販私貨，僞造貨幣，喫了官司卻這樣蠍蠍螫螫地。沒用的東西們！你們甚事都敢作敢想，只是不敢報復……只有在這沒人管的地方哭，守着拿籐條的人們，免不得又狗一般的趨奉了……」他一面想，一面咬牙，禁不住砰的一聲，用大的拳頭向磚牆上打了一下，他還沒覺得怎麼痛，而隔壁的人卻「啊喲」了一聲。

夜色來了，一切的黑暗都開始向無盡的空間，散布牠的權威，而毒熱卻越發令人受不了。

過了一星期後，阿根也居然過慣了這種生活，每天十點鐘的工作，兩餐的粗飯，雖這樣忙，他卻並不感甚麼痛苦。只是他脾氣，常常是無秩序和好反抗的，因此免不了管理他們的頭目的嘴巴。阿根卻也怪得很，有時頭目怒極了，打過他幾下之後，他明知不可力抗，反而用自己工作的手，丟了器具，自己打起自己來。惹得那些罪犯都忍不住大笑起來，那個頭目也看着好笑，而在他自己，也不知是存了改過，或是加痛苦於自己，以作權威的抵抗的作用？但打過之後，他反將嘴邊的筋肉緊緊的突起，更工作的快些，手裏的斧，砍着木頭，更響得聲大些。

原來他是在這裏邊習木工的。

在監獄中你們是知道的不能如平常工廠中一樣每天除了喫飯與午後休息一小時之外，是不准住手的。每早上和散工的時候，又要搜查身體，在晚上仍然要帶刑具的，管理的人們，究竟不比罪犯多，所以他們雖在工作的時候，手是活動着，腳上仍然有鐵鍊——但是只限於罪名較重的犯人——繫住，徼倖阿根還沒有這樣。因為他所犯的是盜竊罪，還不是強盜犯呢。

不過他常常在心裏罵那些罪犯較重的人，因為罪犯愈重的人，看去都越見羸弱而且怯懦的不得了。阿根雖恨那些人，是沒骨的東西，但他卻不明白他們當初犯罪時，何以那樣的大膽，現在竟成了貓窠中的鼠子呢。但他的知識，當然不能告訴他這是甚麼原因。他直覺着嫌惡他們的思想，他卻不再去深思了。

幾天之後，他對於這所說是「模範監獄」中的人，與情形，約略得熟悉一些。但也不很清楚，因為他那同伴們，只知道手不停的作工，在陰溼地上睡覺，喫頭目們的籐條子，雖住上一年，所知的事，與阿根比較，並沒有多大的增加。因為頭目們，他們是向來不敢說這些事的。平日工作，睡覺，喫飯，如上足了機械般的忙，即在星期日，雖有過午的半天的閒暇，而典獄吏，卻派了兩個人來講演，給這些穿了半黑半黃的衣的男女聽，其實講演員，為每月取得幾個銅子，罪犯們樂得有半天的休息，誰還管誰，自然講的是虛偽的鬼話，而聽的也是聽不到的。然而在模範監獄中，這是個應有而且體面的事件。

當講演時候——只有這個時候，他們可以聚在一起，彼此見面，因為男女當然有別；而監獄中尤

屬嚴密。因為管理的，或作監獄定章的起草員的先生們，以為罪犯有天生的惡習，與身上具有傳染人的罪惡之菌。所以以為凡能作這一種認為罪惡的，那末，其他的罪惡，當然也埋在罪犯們的身體裏。以為這些人的心，彷彿特別奇異。因此，——也許是另有原因，男女的界限之嚴，在監獄中，比較其他中國的任何社會的階級裏，更為利害。

一天恰是阿根入監獄的第二個星期日的下午，照例他們男女罪犯，一共約有三百人左右，一齊歇了工，由頭目們命令着，每十個人立成一排，兩個執籐鞭子的人，前後監視着，男的在東，女的在西，如上操場般的站定。而空場的四圍，卻站滿了看守監獄的兵士，各人上了刺刀在鎗上，圍在他們外面。又有一個似乎高級警察的頭目，同了幾個典獄吏進來。不多時一個四十多歲留了兩撇黑鬍子，穿件藍布大衫的人，立在場子正中。喊起粗啞的大聲，在那裏宣傳道理。罪犯們固然聽得莫名其妙，那幾個典獄吏，卻像不耐煩地在草地上踱來踱去，銜着香煙，同那個高級警察說閒話。

目光曬得草地上碧綠的小草，都靜靜的如睡着了一般。在不高的空中，時有幾個飛蟲與蠅子飛過。有時兵士們，在地上頓得鎗托子響。而許多蟬兒，在場中幾株大柳樹上，也似乎來湊着熱鬧，叫得不住聲。

你們沒經過無聊的時間呵，那真可說是最無聊的時間了！帶眼鏡穿衫的典獄吏們，額上時而出

汗的高級警官；因命令而來的兵士，爲麵包而作機械的獄卒們；瞪着無神的眼光，扯開喉嚨亂喊的講員；幾百個奇怪服裝與疲勞的罪人，都同時上場，演這齣滑稽戲。他們的心，各自想着，各自聽着，或者閉了眼睛立着，同牛馬般的假寐。但法定的講演鐘點沒到，所有的人，只好立在空場上面，彼此作無同情且彷彿互相嘲笑而冷視的相對。

這一天阿根卻排在最靠近東邊的一排の後頭，再過七八步便是女罪犯的立處。他們男子和婦女比起來，差不多有十五與一之比例。所以在那面的女罪犯，也不過有二十幾個人。但是其中二十至三十年紀的婦人，卻有二十多個，除了一二個老婦人之外。阿根這時在無聊中，卻引起他的視察力來，看那些婦女的面貌，多半鰲黑枯黃，蓬散了頭髮，也穿着特製的衣服，卻很少有個整齊俊俏的容色的。阿根心想，這些柔怯的婦女，也竟然到這裏來，實在奇怪得很！他一邊想，一邊又探過頭去，卻忽然看見一個皮色較細白的婦人，正望着演講人，似乎歎息般的點頭。阿根自然有點奇怪，而且看她不像極窮苦的人，便忍不住咳嗽了一聲。果然正在點頭的那位女罪犯，也轉過臉來，向他這邊看了一眼。阿根看她的面貌不像那些女犯人的兇惡，與枯瘦，也沒有那些高下的缺陷，與紅的肉紋在臉上。她叫別人一個打扮，挽了個蓬鬆的髻兒，在腦後邊，雖說是沒有油澤，滿了灰土，但明黑且多的頭髮，可以想像她在未入獄以前，是個極修整而美觀的婦人，尤其使阿根生一種奇怪的疑問的，是她兩隻眼光，比別人明大，看她在這一羣女犯人中，差不多是年紀最小的。

當那個婦人回頭來看見阿根瞪了兩個眼睛，正在瞧她，她卻若不留心的微笑了一笑，從口角邊的陷窠裏，現出無量的安慰來。然在這一時中，她卻又回過頭去了。阿根直到夕陽下落之後講演完了，他的目光還是緊釘在那個婦人身上。但照規矩，他們是不能說話的；而且男犯人和女犯人並不在一處工作，一處休息，所以這日演講完後，便各回各人那間如蜂窠般地陰黑的小屋中去了。

阿根無論受過何種的危險，向來他的肚腹，沒曾被恐嚇過，而且他的食量，比別人分外大，所以每天在監獄中的聚餐室裏的每份饅頭，他永遠沒餘剩過一個。幸而每逢喫飯的時候，分作幾間屋子，每屋子外面，雖有幾個白衣的獄卒與兵士看着，但在室內尚可彼此低聲說話。但不留神，被頭目們聽見，那末一頓籐鞭子，是再不能免的。但是這些剝奪了自由之權的人們，也有這一時的彼此可以談話的工夫。除此之外，作工的時候，不要說彼此談話，就是偶然住了手，看一看，那些生來不饒人的頭目們，不是踢打，便是惡罵。起初阿根仗着自己的硬性，去犯過幾次規矩，管他的頭目，照例責打了幾下。不料他沒覺得甚麼痛苦，仍然不改，後來那個翹了黃八字鬚的頭目，氣極了，稟明了典獄吏，同了幾個少年的獄卒，將他着實利害的打了一頓，阿根竟然兩天在這陰暗屋中臥着，並且罰了兩天的餓。從此阿根雖是常常咬牙，但卻喫過籐鞭子的利害，與不耐飢餓的難過，也安分了許多。只是他常常對人們起一種毒惡與復仇的反抗心！管獄的人們，也看得出，不過除了暗暗地防備他以外，也沒有甚麼好法子。他們知道打罵的利害，但對於阿根卻不能不有點限制，所以對他雖然比較別人嚴厲，但也不輕易去招惹。

他。

自昨天在空場上，阿根無意中受了那位女犯人報答他的微笑之後，連晚飯也不像每回喫的那末多。只是胡亂咽下了兩個饅頭，便回到自己小而陰暗的屋子中去。心裏悶悶地，是第一次觸到這種冷寞的感覺！是自從他入獄以後，——甚至可說到入世以後的第一次呢。夏夜的清氣，從鐵窗中透過，這陰暗的屋子中，頓添了許多的爽氣。時而有一個兩個的流螢，在窗外飛來飛去，一閃一閃的耀着。阿根向來納頭便可睡得如死人般的，更不問在甚麼地方，不過當這天晚上，一樣一個極簡單而情緒是屬於單調的人，也不能安安貼貼的睡去。他覺得似乎有甚麼東西，在他身邊煩擾他的精神，他素來渾然的腦筋裏，也似乎有甚麼刺扎着般的痛楚。地上覺得分外陰溼，由窗外過來的蚊蟲的聲音，分外使他討厭，躺在熱蒸的草上，過了一回，他便無聊的立了起來，由鐵格的窗中向外望去。明朗的疏星，隱着由樹陰中，透出燦爛之光，一彎瘦瘦的斜月，被那面的屋角遮了一半。遙遙地聽見各個屋中，有時發出一兩聲歎氣的聲音來，有時還聽得鐵鍊在地上響着。突然一陣涼風吹過，將一樹葉子吹得刷刷地響。他由窗中，特別覺得有點悚然的感動！徘徊徘徊地在小而陰暗的屋中走來走去，他這時惟一的心，只是恨這個鐵窗的隔阻！他無意識的用手搖動了一回，卻猛然記起八九歲的時候，有天同了幾個小同學，在河中洗浴——在夏夜裏的河中洗浴，那時明潔的月亮，如瀉銀般的光，流動在清清的水波上面。他們幾個小孩子，在水中打着迴漩，口裏還不住的唱些山歌，一回兒母親來了，才把他逐回家去。一回

又想到初次做這活計的經歷，他便覺得眼中的火花亂迸。因此這半日的工作，竟使他比平日慢了一倍，而且覺得疲憊不堪。好得今天查工的頭目，也沒有細細查到他工作的遲速，臨停工喫飯的時候，他心裏以為這一回可以幸免了幾條籐鞭的責罰。這種心理，在平常的時候，他向來不曾思想過的，不知怎的，這天他也有彷彿退怯與徼倖的心思了。

當他這幾隊同屋子喫飯的人，被頭目們像押了豬羊般地監送到午餐的室中去，於是將近五六十個的一色衣服的囚犯們，都靜悄悄地聽餓肚的支配，去喫那一碗清水菜湯，與黑麵的饅頭。

每天與他挨着坐的，同桌喫飯的位老人，頭髮與下鬚，都很長了，高瘦的身材，與兩個三角形的眼，高的鼻梁，右頰上還有如打上紅線痕的一條紫癢的老人，因他喫飯較少，每每將自己喫不了的一份，勻給阿根喫去。所以阿根，每天不至使肚子很空的補助，全是這位老人的厚惠。阿根也曾知道這位老人，不是普通的囚犯，他是在響馬羣中，曾顯過身手的好漢子。不過後來因在京中偷吸鴉片，被人查拿進來。他又沒有錢作罰款，所以便在獄裏坐過幾個月。及至期滿放出之後，有一天遇見上次會苛待他的獄中的頭目，便被他着實毒打了一頓，而且將那個三十幾歲正在壯年的小夥子，打折了一條腿。他這時因復仇的快活，卻不想又遇見巡街的警察，聚集了好多人，方將他重行拿住，便判了個無期徒刑，押在這個獄裏，已經是有三年半的長久了。本來這所監獄，改良了沒有幾年，他進來的資格，算很老了。所以人人都有點尊重他，就連管獄的人們，也知道這個老人的手下，與本事，絕不是那些偷竊、偷狗

的人可比，而老人也常常說，他們若不好好待承他，他是死了，而在外邊他手下的生死的兄弟們，無論如何是要替他報仇的，因此那些人，更不敢，且是不願十分難爲他。

這天他看阿根，不但沒喫自己餘剩下的饅頭，就連阿根自己那一份，也只喫了一半。老人不免有點疑怪，及至向阿根臉色上細細的看了一回，趁屋子中沒有監查的人們，他就同阿根低低地談起話來。

「你的飯量，就這樣麼？好笨的孩子！無論怎樣……」

「劉老，我今天才知道人生的感觸！」

「小東西！你知道的過於晚了……咳！你瞞誰都可以，我是不能行的。憑我這雙眼睛……哼……我甚麼事沒經過……早早告訴我吧！」

阿根向外面望了望，沒有動靜，看看自己的粗木桌子上。別人沒有來的，有一個病了，一個卻是個雙子，只低着頭在那裏喫東西，阿根向老人望了一眼，似乎剛要說話，卻又將兩個張開的嘴唇，重復合上。老人如鷹明的眼，早已看明阿根心底下細微曲折的意思，便低頭道：

「孩子，你有甚麼意思，儘管向我說，我呀……：在世上飄流了幾十年，甚麼事都遇見過的，不像你只是見過些小的事……」

「昨天場中的微笑，好孩子！還沒覺悟過來嗎？」



阿根不想老人早已看見，而且說了出來，在向來冷厲的阿根的臉上，不覺紅潤起來。他知道不能瞞過老人的，於是就細聲將他自從昨天過午，在場中受過了那個女罪犯的微笑之後，一夜與倦於工作的情形，都告訴了出來。老人聽幾句，便點點頭，在他那火紅的腮頰，與白雪的鬚鬚中間，似乎現出憐憫又歎息的笑容來，反使得阿根楞楞地不知要怎樣才好。老人方要再說話，卻不料喫飯的人，已全走了，而頭目們又進來，催他們出去。阿根雖悶悶地，而越發失卻了他對於強權的抵抗力了。

晚上，重復使老人與阿根，獲得了一個談話的機會，原來因在夏日，獄中的新定章，在晚飯後的一點鐘，每兩人可以在一處散步。每逢散步，是阿根與老人在一處，因照章只許兩個人在一處遊行。然而仍然是不能高聲說話，因為在遠遠地也有人督察着呢。

當然這兩個人的談話的題目，便是昨天晚上場中婦人的微笑。

老人開始便向阿根，敘說那位婦人的歷史。

「自然我是知道她的，因為在這所房子裏，再沒有比我來的早的了。然而她來了也足有二年，她的歷史，我早就知道的，你看她……！哼！美人般的樣子，怎麼陷在這裏邊呢？」

「甚麼？」

老人低聲，並且四圍望了一望說：「她嗎，她是在長橫街住的做布販子生意的胡二的老婆……我說你心覺得要奇怪，我為甚麼知道的那樣詳細，你要知道我在這個都會裏，差不多有七八年的光

景，誰家的事不知道。她是姓許呢，她在十七歲上就嫁與那個胡老頭兒作二房，那時胡家尚有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一位正太太呢。但她是被她父母彷彿賣了過去的一般……事情很怪，她去了不上一年，那胡老頭兒的原配，於一夜中忽然死了。仗着胡家還有幾個錢，便胡亂埋葬了……你曉得這是甚麼事呢……」

阿根驚訝的問：「難道……不……」

老人目光正仰視着天空，已漸變成紫兼藍色的晚霞，聽了阿根的，便道：

「這有甚麼，小東西！你那知道婦人們心裏不但……後來胡老頭兒還不是死在她那柔白的手上嗎……」

這句話說出之後，將阿根嚇的立住了，老人卻繼續的道：

「實在告訴你吧，你想她是肯伺候那老頭子，過一世的嗎？世界上誰是傻子，飢寒與性慾是一樣的，誰說人是比狗貓好些？誰說那些坐汽車，與帶了肩鎗的衛兵的人，比我們更有理情些，更智慧些？人都是騙子！我們也正在騙人呢！也或者我這時間你說的，也是虛言罷！但兄弟呵，你快不要將甚麼人類兩個字，放在……再同你說罷，她的確是將那胡老頭兒毒死的，因此就被押進來，不過究竟沒有找到確實的證據。所以只是有這個重大的嫌疑，而且又沒人給她出來辯護。胡老頭兒的本家的幾個姪子，又是素來爲她所瞧不起的……別說法律了，她也是判了個終身監禁，就入了這個圈籠呢。」

「終身……」

老人若不在意的笑了道：「這也值得奇怪嗎？不過她自從來了一年之後，居然另外變成一個人了。……這些話我是有一半是聽見管獄的先生同我說的。」

原來這個資格最高的老人，也是在這幾百的罪犯中的一個最有體面的人，所以有時管獄的人來時，也同他和和氣氣的說些閒話。

阿根越聽越覺奇怪，初時是停了脚步，這回又恐怕在遠處監視的頭目們來干涉，便也一左一右的走，一面卻懸起精神來聽老人繼續說的話。

老人將頸上的鐵鍊，摩弄了一回，使點頭道：「人原是能以變幻的，你想她是美麗，而能誘惑人的怪物吧！你想她是手段最辣心裏最利害的人吧！的確，是不會錯的，但是你要知道她也是個最聰明最澈底與能看得破一切的婦人，那也真可算得是個奇異的婦人。她初進來的時候，也是成天的苦悶，甚至每天身上都有傷痕，她也從不改悔。不曉得怎樣在一年前，她病了有一個月的工作，幾乎死去的利害的病。本來我們這裏邊，那月裏不死上幾個人，雖說也有例定的醫生，那也只是這樣罷了。但我後來方聽見說，女罪犯中，有利用的一個女醫生……我想果真有高貴價值的女醫生，誰肯到這裏邊，儻了身子恰巧在她病的時候，新換了一個由教會——你知道甚麼是教會啊？」

阿根雖是缺乏普通的智識，但教會兩個字的意義，他還明白，因他在幼小的時候，也會在高等小

學裏讀了兩年書，所以也認得幾個字的。這時聽老人說到這裏，他略將頭點了一點，老人便直續說下去。

「由教會裏換了個女醫生來，差不多每天都來給她看病。你想在這裏面的人，誰不是爲幾個銅錢來的。平常醫生不論病人的多寡，與病的輕重，只是每星期來，就如同點卯般的來上兩次，下的藥方，更是不問可知。獨有這位女醫生，對待那些女罪犯們，簡直比她們的母親還要細心些。後來因她病得利害，於是女醫生每天都來看視她。管獄的人們，看這樣情形，反而到不好怎麼樣說，只是似乎暗地裏嘲笑罷了……這樣一連十數天，她的病好了，忽然她的性情與一切，都變化了，很安靜地忍受從前所不能忍的困難。而且從沒有一句利害與狂躁的話。有時她們說起她的事來，言談中兼以諷笑，他也報以一笑，並不羞慚，也不急哭。這樣過了半年，居然女醫生和她打成至好的朋友。也竭力在典獄的人們面前，說她好，現在她竟比別的女罪犯們自由的多。而且命她在作工時，成了她們的頭目。她自從……大約是這樣受了女醫生的感化之後，我聽人說：她對所有的人，與一切的雲霞，樹木，花草，以及枝頭的小鳥，都向他們常常地微笑。把從前所有的兇悍的氣概，全沒有了……」

老人說到這裏，使得阿根心裏頓然清楚了許多，他頓然想起昨日那個俊麗的婦人，向他的微笑，不是留戀的，不是愛慕的，不是使他忐忑不安的，更不是如情人第一次具有深重感動的誘引的笑容，「只是這樣的微笑罷了！」他想到這句話，自己不覺得有點慚愧，但卻另換了一付深沉與自己不可

分解的感觸，彷彿詩人，在第一次覓得詩趣，卻說不出是甚麼來一樣。

老人也不再往下說去，只是在他那炯炯的目光裏，卻似融了一包淚痕。

一年之後：在這所模範監獄的石牆的轉角處，走過了一個穿了渾身青粗布衣服，密排布扣的工人裝束的少年。他手中提了一個布包，急急往前走。那時正是秋天的一個清晨，馬路兩邊的槐葉上尚滲綴着夜中的清露，街上除了送報的腳踏車，與早起推了小手車向各青菜鋪中送菜蔬的人以外，委實沒有好多人，而行人，便是類於這個工人的夥伴們，在微露陽光的街道上走。

這個少年的工人，無意中卻走過路西的馬路，橫過了街心，走到一所巨大的鐵門之側。突然金色銅牌子上，深刻的幾個大字，如電力般的吸引，將這個少年工人吸住。原來那六個寫的極方正，且有筆力的字，是：「第二模範監獄。」鐵門上的白如月亮的電燈，尚發出微弱的電光來。

他呆呆地立住，相隔有十四五步遠近，看了這六個字，不知有甚麼的思想，將他身子也定住了。他彷彿要哭泣的樣子，用兩隻粗皮的手，揉了揉眼睛，他便覺得在這人間的一剎那——不期的片時中，有無限的情感與酸辛的淒咽，全擁了上來。他在這凝視之剎那中，在他以前一生的大事，甚至於小至不甚記憶的事，都在他腦子裏掀翻起來，他想到自己以前的行爲；他想到世人的冷酷；他父親的日日酗酒的生活；母親乖僻的性格；他在那一時候在小學校讀書的頑皮；以及……以及種種無頭緒的事，都

在這一時中，如波浪的騰起。他又着緊地，想起自己那天由這個門裏進來；那天出去的……半年的監禁期……白鬚老人精明的目光；與大的聲音，小屋子陰暗地霧溼的氣息；籐鞭子的也正是在月夜下的一間茅屋的後面，同着與他同行的人分贓物。他得了三吊大錢，一件青綢女人半舊的夾襖，捲了一個小小的包裹，在無生的墓田的松樹底下，又害怕，又忐忑地，胡亂睡了一夜。當他醒來的時候，月光雖斜在西面，而仍然照得墓田中無一點黑暗。他卻膽怯起來，聽見身旁有個蚱蜢跳在草上，也不敢動一動……一樣的冷酷而可怕的月亮，這夜又照見了他！他卻由死人的墳旁，到了生瘞的窟裏。他記得那夜的涼爽，那夜的警擾，與恐怖，與不安的情緒，除了在這一晚以外，曾沒有經過第二次的。

末後，他重復頹然地坐了下來，他的質樸的心裏，也是第一次染上過量的激動，與悲酸的異感！其實他這時的心裏，惟一記念而且不可再得的——他以為是這樣，便是這日後在空場中的和美之婦人的微笑。其實他何曾不知道自己；更何曾有甚麼過度的奢望，他所誠心憂盼的，只不過這麼個微笑，再來向他有一次，僅僅的一次，他或者也就止住了他的熱望。

第二天又照例的作了半天的木工，但他覺得手中所執的鐵鑿，約有幾十斤沉重。手腕也有些酸疼。每一鑿子下在木頭裏，特別痛苦……唉，「過去了，過去了！人只是要求過去罷了！但永遠過不去；而且誠敬地著在我心底；而每天都如有人監視着督促着我的……就是」於是他想起在那高大石牆

裏面，那一日午後，那位多髮婦人——罪犯的婦人的微笑來了！神祕的不可理解的微笑，或者果然是有魔力的，自那個微笑，在他腦中留下了印象之後，他也有些變幻了。直到出了那個可怕的，如張開妖怪之口的鐵門以後，他到了現在，居然成了個有些智識的工人。

但這時他想……想到老人說的：「她是判了終身監禁」的八個字，他覺得每個字裏似是都用了偏滿人間之血與淚染成般的可怕，與使人驚顫！他想：「微笑呵……終身監禁！高大的明牆……人與……自由！」這樣無理解無秩序的紛想，他覺得這時心裏亂的利害，比以前鐵鐐加在手上，藤鞭打在背上，還要痛苦！忽然遠處烟囪的響聲，尖利的由空氣中傳過，他也不及再立在那裏去尋他的迷了歸途與淚痕的戰慄之夢，便在腦中念着：「微笑……終身監禁」的幾個字，踏跟的走去。

原來這個少年的工人，便是半年前的竊犯阿根。

十一，六，一日，北京。

## 十五年後



一個綠衣的郵差在烈日——七月的烈日之下，急忙地走。他的沈重的綠色背包中，在橫寫的C，P，O的布包裏面，正不知負有多少的悲與喜，與驚恐，及使人尋思的使命。我向來遇到他們這樣中的一個，便自然的惹起多少的注意，與好奇的猜測。

這日正在過午的四點鐘以外，沿着長而寬的馬路，靜靜地櫻樹蔭下，並沒有多人來往，只有幾輛推載貨物的笨木車，由獨輪的軸旁，發出吱啞吱啞又沈重又單調的聲音來。雖有接續不斷的電車，然而車上除了很稀少地，坐了幾個人之外，並沒有平日那末擁擠得立不開的形狀，這正是在夏之季中呢。在這樣好流水般的午後，道中細碎的飛塵，在空中播散開，偶然被風吹到人的口中與目中去，都覺得燥乾的難過。所以即在這個地方的最好最整潔的馬道國，也沒人願在毒熱的太陽下走路。不過這個人天負了無數使命的郵差，卻每天按照他的一定的路程而且天天在這個陽光最毒熱的時候，由這條街上經過。

這時，他一手拿了把黑色黃竹做成的扇子，在手中一揚一落的扇着，一手卻在肩上斜掛的包子，檢閱他的郵件。又或者他作這種神聖的勞工習慣了，雖是汗珠從他那褐紫的臉上滴下，他卻並沒有



一點疲倦與怨恨的表現。他的足下永遠保持着一定的速度走在火熱的土上，轉了幾個街角，已經入了稍微冷僻的一條小巷中。他在右邊第四門下——是新式的綠柵門，他按了按電鈴，出來個留了短髭着黑色衣服的僕人。郵差似乎不甚注意般，他便將一封很厚的洋式信，遞給他，僕人看了一眼，無奈上面橫寫的洋文字很多，於是他就不再細看，取了信重複將綠柵門關上。而綠衣的郵差也似將肩上的重重使命，減輕了一分，便順着馬路旁邊的櫻樹蔭中走去。

一陣南風吹過，吹得碧綠的樹葉子，在太陽光下簌簌的響。

當這個黑髭短衣的僕人將這封分量很沈重的信，交代與他的主人以後，這時那個分致使命的郵差，已經去得遠了。這所幽靜房子的主人，是三十多歲的少年，這時正在一角的小樓上，拿把極明亮的小剪子，修剪一盆安放在樓簷下白枳壳花，他將那些被白色小蟲曾經喫過的葉子，慢慢地一剪一剪剪下來了，幸而陽光被四面的樓角遮住，所以他並不十分覺得炎熱。當那個僕人將信件遞交與他以後，他在初時，也並不注意，那個僕人也就不隨意放在身旁的一個小竹子茶几上，便走下樓梯去。及至他將這顆枳壳花的病葉剪完以後，他方將信件拾在手中，他一眼看見信面上那幾個極飄斜而飛揚的洋文字，不用再下面的文字，他便覺得有一重幾乎十數年前的印象，如電影中事實的回照一般，映現在他的腦中。

在十年前：這位樓房的主人——這位面色微黑的少年，——正在海濱一所普濟醫學校裏讀書。

這所學校，是一位老醫學博士，用他生平的資財建立起的，因為那位老博士，在世界上醫學界中還有點微名，他曾在一種極平常的物質中，發見過一種傳染菌；又曾在外國多年，但他是為事業而捨棄一切的人，所以後來他便在他的故鄉的海濱，立了這所規模宏大的醫學校。校內的布置，以及功課設備，及所請的東西洋的醫學家，都很著名。那一時有志醫學的青年，都由遠處來此讀書，而且幾乎以這所學校，為全國醫學研究與實驗的中心點。就是這所樓房的主人，在那時還不滿二十歲，也在普濟醫學校裏修業。有一天，正當秋天來到的黃昏，後園裏的櫛樹中的葉子，在輕散雲下，簌簌的響出，被海上秋風吹來的清寥的音樂。這位少年，他穿了一身白色校服，攜了一本德文的解剖術詳解，一邊低了頭精細地看，一邊卻自然，彷彿不留意般在校中的草地上來回的走走。他於這天的下午，剛與幾個同學在解剖室裏實行解剖一個人的肢體，——一個少婦的肢體，他們這所學校裏，原來對於屍體的解剖，是分外注意，幾乎從二年級的學生起便須實習去解剖人體。他呢，已經是三年級的學生，所實習過的解剖屍體，當然不止是一次了。然而實行去解剖屍體，尤其是一個少婦的肢體，那的確還是以這天下午為第一次。當十數個目光沉着，面色嚴肅的青年，隨同他們有經驗的白髮教師，將這個整個的少婦的身體，完全裸體擡在手術臺之後，怎麼去切斷肢體，怎樣去詳剖內臟？一時在他眼光中，全是骨骼的切割，筋肉的微顫，與少年之血液的流淌……他隨了教師同學們，作這種生活，不止一次，然而最使他心中有些戰慄，而手中感到所執的器械的無力，與目中的暈溼，除了在他頭一次見解剖屍體以外的，當

以這一次算最利害了！及至一切手術施完，已將那個整個的少婦的絕了呼吸的身體，完全分解了。那個碧眼寬肩的教師，還殷殷不倦的給學生們講究婦人身體的構造上之特徵，與她得此病的下部的異常狀態。那些青年們，方以為藉此機會得以聽聽內中的詳細，他覺得身子坐在位子上，有些搖撞，而且覺得週身如同被電流激動般的麻木。他並沒十分注意去聽教師的話，他回頭去望與他平日很要好的友人秋士，可也奇怪所有實習的人，全在這裏，很恭敬與奇異地聽這位老師的議論，獨有秋士不知於什麼時候走去。他想平日對於學校的功課，都很用心，至於實習解剖，秋士也並不畏縮，不疑懼的與同學們執着解剖刀，作那種瓣割與支解的工作。當他很不安地，而且悶悶地，聽完教師的解釋以後，他便跑回自修室去，寢室去，那裏都找到，只是不見秋士是在那裏，他急急地找得滿頭是汗，後來還是在學校園的一片草地上，發見秋士半臥在一塊大石頭上。他遠遠的看見，以為秋士或是被方才的剖解的異常狀態嚇昏了。他便加急走了幾步，捱近秋士的身旁，喊了一聲。秋士卻帶來滿臉的淚痕，擡起頭來，向他呆呆的看。他看秋士這種狀態，也驚得半晌沒有說話。他一手握住了秋士的右手，覺得手指都顫顫地抖個不住。秋士卻還是嗚嗚咽咽地說：

「逸雲……逸雲呵！我才知道最富於殘忍心的莫過於人類；而且最無同情心的，也莫過於……於人類呵！以前……以前我怎麼是不……永沒會明白過甚麼是人間的羞恥與過……惡，逸雲呵！你沒會覺得到嗎？你難道不會明白甚麼是人類的過惡與羞恥嗎？……明明地，將一個聖潔清白的好好

的身體支解的巒切了……呵……我怕我真替人類羞恥呵！科學與發明，難道不是人間的最大的仇敵嗎？逸雲……我們日日在言為除消人類的病敵而努力，然在一方面，我們自己卻殘忍的為飢食人肉，或者更為利害些的野蠻種族一般……」秋士說到這裏，忽然由淚痕中變成微笑，向着那已落日的日光，藏在青青的濃影裏點頭，續道：

「唉！你記到呀，一小時前的印象！她的遺體，她不過是二十多歲……呵！二十一歲的少婦呵！她不為產後……得病而死的嗎……你曉得她的丈夫是誰？肯這樣的暴棄，將他死後的妻子的身體，送到這個屠宰場裏……」

逸雲聽秋士激憤般說了這一大套話，並沒有他插話的餘地，這時見秋士問他：

「她丈夫是個警察廳裏檢稿官呵！」

「哼！檢稿官……他恐怕多為他的妻出一份葬儀的費用吧……你看那個生動的少婦的面貌呵！她緊閉了淡紅如脂的嘴唇，露出其白如雪的身體，就像此銀光的河水上面，浮起了一朵含苞的紅玫瑰花一樣。她那久未梳理的頭髮，遮住尚不十分瞑了的眼光。雖是病久了的人，然而這個面貌，我會未見過這樣的美麗與安慰的！當從病室擡到手術室的時候，我一眼觸到那死屍時，你想我心中有甚麼新的感觸呵？我覺得彷彿第一次感到對於死體的愛慕；而同時也是第一次感到對於生人的偉大的繫戀與詛咒！當我遵從教師的指導，去解剖婦人的下部肢體，唉……多清白多令人寶愛的皮膚

呵，爲甚麼偏要將她作了明亮而鋒利的刀頭的試驗品？我的手當時竟不能從我心意上的迷神的命令！你看我的手指，已經割破了幾處！我也不知痛楚在那個地方。眼前驟然覺得如有些恍惚的青光，對着我飛舞一般。看着從那……流出來的血絲中，如同有個美麗而慘笑的少婦之面，對我點頭！她何等等的嘲笑，而且輕視我們這些缺乏同情心的少年人們呵……逸雲……我還再有支持的力量去聽那位老而無智慧的教師去演說殺人的方術嗎？我的眼睛如被雲霧蒙住了地一般地痛。我在這塊石板上……借着冷冰的僵石，我的自從哭過我母親和一個姊妹的眼淚，又重行湧泛起來。我既不知是爲了人類呵，還是爲了我自己？還是爲了那被人呼爲試驗品——支解的試驗品的少婦的屍體……

總之我這時無絲毫勇氣，再立在世界陽光之下，除非另去尋覓我的新生命的途徑的時候……

人間的生活，是時時刻刻變化的，也可說前進，也可說是退化的，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總不會長久。而且也是人們天性中所不喜悅的，因此人的思想與行爲，乃日日在變化不居之內。秋士自從失蹤以後，直是音沉信杳，費盡了多人的力量，終不知這位多感而富有神經質的少年，飄墮到何處去了。逸雲自然分外的感到悲思，而且獨有他自己深知秋士遠離學校的原因所在，因此每天常是鬱鬱地，對於應該自習，與實驗的工夫也自聽的疏懶了好多。每到去解剖人體時，他執着利刃，如刀鉗，便想起秋士的沉痛的言語，與爲人類而哭出的熱淚，便不覺得手中遲鈍了。不過逸雲的性質，究竟比秋士堅定而富有毅力，眼看着在海濱醫學快要卒業，也不肯再捨此他往。雖說秋士一走，給他永遠留下一種深

重的感觸，但這不過一懷惘的回思罷了，沒有秋士的態度，沒有秋士的言語，在他目前，在他耳內，日日映現着，激聽着，時光是去的快的，他對於解剖那位少婦的屍體後的刺激，也漸漸地淡忘下來。及至這樣過了兩年以後，所有的同學，以及校中的職教員們，對於秋士的事，也多沒人提起，因此逸雲也自然隨了環境的變化，把秋士的狂熱的少年性格，與其奇怪的行徑，在腦子中也略覺模糊了。雖是有時在落葉之夕，與春雲飛動的時候，常常想起他的舊友來，然而他對於後來的解剖人體，也毫不感痛苦了。

在這個多年的舊事的迴念之中，在他自從與秋士分手，差不多十五年來是第一次的當這封信樣密封的信寄到的時候，逸雲萬萬料不到內中還包着老友——少年的老友，秋士的言語。他本來常常收到些中國或外國的朋友，由各國寄來的郵件，所以自然想不到秋士身上；況且是歷久的餘影，不可重行追求的餘影。他自從海濱醫學卒業之後，當了幾年醫生的助手，在外國醫校裏，居然取得一個很名譽的達克透的學位回來，便在這個地方，作了國立醫院的院長。不但名譽在醫學界中很高；即每月的收入，也很不少。因此多少的事務，待他去作，那麼久的少年的餘影，在他的腦中，當然更是很微少的了。

這時他很從容的，坐在樓欄上的籐椅上，取過一支雪茄煙吸着，一面慢慢將來信拆開，他一看裏面是用暗黑色的墨水寫的字跡，卻很天矯飛動的。他便一字一句的讀道：

「逸雲吾友：

「今在何時，我乃忽寄此函與你，你必歡喜與驚惶，同時並作。我故作狡獪，在信封外沒會寫我之字，你讀至此數語，當不能知寄此函者爲誰何？但你尙能記憶到十五年前，海濱醫學仲秋日之夕否？在落日的餘光的沉蕩中，有臥於石上飲泣者，你尙記得其人否？老友，不相見十五年中，多少世間變化流轉的事與業，如同在萬化鏡中的小兒玩具。我今思及少年的識見，雖曰真純，然經驗人事愈多，則愈見其真純的識見的狹隘與淺薄。當日在石上的淚痕，雖令風吹日蝕，我知其歷久不滅。逸雲，少年的淚痕，固永無遺滅之一日！我今雖欲再流注此點點熱淚，既無此機緣，亦無此蘊力，所說失之一時不可復得了！我今之心，固然不敢說如止水不波，然勘透萬變，唯專歸上帝之足下，雖人說我迷入宗教的歧途，我也不管得許多。」

這一段文字，正寫了一張白色洋紙。逸雲一面急急地看，一面心裏充滿了驚喜與奇怪的反應的情緒！也不及思索與判斷。及至閱完這一張以後，方覺得如同緩過口氣，便仰對着樓欄外的一樹馬纒花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彷彿是藉此發洩出多年的沈滯下的憂鬱一般。他這時更不再疑惑，即時低下頭去，重行檢閱來信的第二頁。

「人以此多詈宗教，甚至詈及宗教生活的人，我以爲天地間的道理，原沒有絕對的，必要特定着，堅抱着，一個嚴重而含有排斥性的主見，甚至不尊重他人的意志與自由，我以爲殊過於費力，而且齒寒了。你在昔日，亦素爲知我者，且我在此時推測，你仍爲最知我者之一個，確是我們現在的

取道不同。你記得呵！在二十年以前，我每同你以及好辯的幾位少年同學，每在課後，跑在校舍後面，探入海中之的一個土股上的茅亭中，談論許多問題。唉！那時的愉快，今不可重行獲得。我們眼看紅沈而泛彩的落日，聽着在岸邊被銀濤衝打的聲音，各個人的高歌，或者作無所爲的狂談，少年的夢痕呵！只今也止有付諸那落日的赤色和濤聲罷了！我今已覺白髮漸增，日入老境，且早已將少年的狂熱的心緒，變爲靜寂。久居此山村中，更日見其鄙野，回思少年之日，猶如少時對於戀人的愛慕，至老思及，猶覺顫慄與沈蕩！

逸雲看到這一段，不自知覺中，覺得目中已是欲淚般的潤溼。覺得秋士的少年的狂熱的眞誠，與令人感戀的態度，純實的言語，都如映現在身前一般的親切。遂即用指頭揉了揉眼睛，又繼續往下看。去是……

「最使我終不能置忘者，卽……我永別與你之前六日，少婦之臨解剖時，所留與我的淡紅雙脣中的微笑……此慘景，可謂爲我從此以後，天使所降我身福音之象徵表示，又可謂爲一生所受最沉重嚴厲的刑罰——在初十年中，我腦中嵌此慘笑之影，幾無時或忘，彷彿在黑暗中，時時有此無形報施美麗奇怪的罰約，以隨我之身，痛莫能去；又彷彿她時時以其嬌白慘美之死後容光，向世界盡處，以求助力！此眞不能使我刻忘者，不知你亦有此同感否？」

我今以縷縷無謂且有似於談玄之言告你，然未曾先以我的行蹤相告。實則我自幼卽服從「死



後埋骨於青山佳處』之言，則行蹤若何，其在我輩，又那有甚深重的關係。況我久已不得與你同在海濱時作暢談，而此長函的開首，即以行蹤如何如何而見告，其爲俗惡，亦殊難堪。逸雲吾友！今簡單告你：

自從中了迷的愛箭於我心上以後，在我未去學校數日的夜裏，直若時時有此美麗而慘笑的幽靈，在我身側。有時在我施手術的短刀上，也常常發現此同樣的面目，如此思想，其爲有意識與否，我亦不知。但感此迷惘的痛苦者，故非一日。其後但覺在學校內不能一刻居住，於是我遂有在夜中出行之舉。」

逸雲看到夜中出行那一句自己略遲疑了一回，彷彿在思想着那個夜中的事，卻再也記憶不起來。而秋士的信上道：

「時爲八月之末，夜中不能成寐，在寢室中，聽同學鼾聲如雷，益足助我對於目前生活的嫌惡的感想。時爛銀的月光，由窗外射入；一團微動的灰影，映在白紗的帳上，如同示我以前途的象徵一般。我被心中的感應及事象的反射所擾，在牀上再不能安歇得住。便開了門，走到校園的竹叢邊，仰看大的，小的，三五錯落的衆星，聽得海中微微打岸的濤聲，半圓的明月，正似在青天中嵌了個表示世界之靈魂的象徵物，她將一絲絲的清光，放進一顆顆的樹裏，彷彿很甜蜜地吻着。滿園的夜合花，正在表示出她們自然的，歡喜的無量的綢繆，在那樣的清輝良夜之中，我是個正當可愛

的青年，應當如何領受大自然的嘉納與慰藉，然我卻是更感到淒冷，更感到無邊的落寞！如同在世界中的萬象，都有他們的自然的美德，與好感，只有我是個被遺棄而服過狂藥的有罪少年！我見明星正在笑我，聽見濤聲，彷彿是我的怯懦，我幾乎不能再在竹叢邊立住。被狂熱逼迫及迷惘的權能，遂將我逐出校園圍牆以外，我今已不復記憶，有何力量，使我能越過此高可數尺的垣牆。但能記得在昏迷中，病臥於海岸的沙上，可有數小時。其後忽若有神感，使我精神，在匆促中，得以一振。沿岸西去可八九里，在半沈落的月光下，得一漁船，繫纜於岸邊，時漁村中人，正在耽睡，我乃費力解此粗纜，又不知如何將布帆掛起，登船南下。時晨霧微起，四圍的景物，因月下落，都略覺模糊。岸沙外的漁村中的樹影，都隱約的藏在淡霧——黎明的淡霧之下。你知我此時的感想何似？我不知何故，乃俯臥，對故鄉之海岸而飲泣，我亦更不知在冥迷之前途上，將飄流於何所。但我心中，乃彷彿已燃燈塔的巨燈之光，不復如未入淡霧之海時的癡迷……

「吾友！此後事，如歷歷記得足成一有趣味而富有感動性之長篇小說。但此刻更不及一一學繪畫的手段，完全描出。但有一要言告你者，則我的經歷。能由死中而復生者，乃假手於上帝，而救我於不幸的災害之中，故在今日的山中的小樓窗下，尚得此長書，以寄你。使他人見之，必誹笑我，或以爲實無其事，不過故造此浪漫之言，聊以解笑。然你固知我，此實我少年之夢裏生活的新生命的更造人或者都受支配於完全的命運的幻景之中，然命運何物，固不外由自己造成者！」

逸雲一氣看了這五六張的白紙密字的長信，如墮入迷境中似地，有對於異境中的一種新的誘惑，在牠的字句裏，他不但不得倦怠，反而興致勃勃的繼續往下看。

「我在無盡的海中，飄流了一個晝夜，我不知飢渴，亦不知憂慮，靜對着無限的蒼茫的海水，作默思與領會的經過。然在那二十四小時以內，給我印象，與所感受得的了解，實足以定我後來的命運……其後，風浪洶湧，我溺於海，終乃被一大船的救生艇救起……由此得遇一美國老年的牧師——此牧師在東方多年，對於佛教，亦有極深的研究。一再令我至美……由此而後，我遂長爲去國飄流的人！亦永爲獻身於宗教事業的人！以此善良的老牧師的教誨，經過四五年的傳道生活，我乃由少年的熱情之網中，而逃入清淨與默思的網中。世界萬網羅列，任人投入，出此入彼，莫可是非，但其轉移志趣，與改定生活的方向，須以人的情感發越到何等程度爲準則。我以爲與理智無有關係。但這是我的一偏的見解呵！」

「自從四年前，我乃移居此美國南部的冷靜與清曠的鄉村中，以研究我的宗教生活，曾爲宗教團體作正直的助力。此處農民亦復相忘我爲異國之人，人人以和善之面目待我。有時在山中樹下，爲學校兒童講述中國的神仙故事，衆俱歡喜。有花伴我，有山對我，我亦不復憶及祖國飄流浮蕩，已過半生。家中固無他人，而我少年時奇異的舉動，人或疑我爲瘋狂，爲死，我今殊安心於此寂寞的生活，以靜我心波；與藉上帝之力，以啓迪農民。至少年時狂熱的迷想，今俱失去，蓋以日日

與自然及真誠的人民，天真的兒童相接觸，亦沒有何等慘厲之刺戟，在我思想中映現……

「我何以知你的消息，此事述之，殊不足奇異。在十五年前，救我於死難中的老牧師，今已病居此山村中，不再外出，然其子約翰葛文，仍繼續其志，常居東土，今年由印度到中國，有一天由我遠離之祖國，寄一中國的古詩與我，此爲他的最誠實而摯厚的賜予，知我不讀中國詩者，已十餘年，所以特意郵送與我。當時我收到此線訂木板書冊以後，至於涕淚，但尤使我動懷舊的感念者，則此書外裏以中國最近的新聞紙一張，我乃一字不遺，細讀一遍，不恆讀中國書得此如久違的良友，見時反不能呼名般的生疏。至所敘中國的時事，我更茫然，唯有全國醫學聯合會記事的一段，我於是知你的住址與事業。於十五年後的生活改變，與環境及思想的轉換中，得知我最好的友人的蹤跡，我久已靜過的心，乃不能不使之復動……久不寫中國字，錯落與文法上的繆誤，知我如你，不能責我，但我想在少年時，即留下的遺痕終不能磨滅了我的永久留下過的記憶的與對於中國字的重憶。此與當日手術室中的少婦的死後的面目一樣……一樣的，永難割棄去！」

逸雲讀至此處，不由便感動得真誠的點頭贊歎——他方以爲後面還有好多的言語，看看日光已完全落了下去，剛能看清字畫，便立了起來，急急的讀下。

逸雲正自熱心地往下看，不料手中一疊很厚的信牋，已經檢閱到最末的一頁。明明未曾寫完，卻再沒有了。他非常的疑惑，不知如何丟失了從第一頁重行檢過，仍然沒有後面的。他便猜疑到是沒

有寫完就郵寄了，或者是寫完而漏裝在信封以內，但剛好說到自己的身上卻看不見了自己很爲着急！而且看過秋士的信中所說的道理與經歷真同讀了奇書一樣的奇怪！

於是他一手執了這一疊很厚的信牋，也不再坐下。這時已在黃昏的微茫的景色裏，他仰頭向着淡紅的晚霞望去，覺得「秋士真是遠了！」只有這一句話的思想，在他自己的腦中來往。他並不想同歷的舊迹即不比較自己與秋士的生活的不同而此「秋士真是遠了」的感想，卻在這時占滿了他的全意識的境界中。

十一，七月。

第三輯



## 湖畔兒話

因爲我家城裏那所向來很著名的湖上，滿生了蘆葦，和滿浮了無數的大船，分外顯得偃伏，湫隘，喧嚷，所以我也不很高興去遊逛。有時幾個友人強約着去蕩槳湖中，每每到了晚上，便各種雜亂的聲音，一齊並作，鑼鼓聲，尖利的胡琴聲，不很好聽唱聲，粉面光頭的妓女的調笑聲，更夾雜上小舟賣物的喊聲，便幾乎把靜靜的湖水，全起了大波。因此我有時即不得已在湖中的時候，只有收視反聽地去尋思我自己的事。不過也有時在夕陽明滅，反映着湖水的時候，我卻常常一個人，跑到湖邊的僻靜處去乘涼。而且一邊散步一邊聽着青蛙兒在草中奏着雨後之歌，看看小鳥啁啾的爭向柳枝上飛奔，自然還有些興致。而每在此時，一方引動我對於自然中的景物的鑒賞；一方卻同時激發我無限的悠渺之思。

一抹紺色，兼以青紫色霞光，返映着湖隄上的雨後的碧柳。某某祠廟的東邊，有個小小的荷蕩。這處的荷葉最大不過，高得幾乎比人還高。葉下的白潔如玉彫成的荷花，到過午之後，又是將花萼閉起。偶然一兩隻蜜蜂飛來飛去，還似留戀着花香的氣味，不肯即行歸去。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爲金光，而紅霞中的欲下沉的日光，也幻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與色，相蕩相薄，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



眼底，這時我因昨天一連落了有六七個小時的急雨，今日天還晴朗些，便獨自順步到湖的西岸來，一看雨後的湖邊景色，斜鋪的石道上，滿生了莓苔，我穿的皮鞋印在上面，顯出分明的印痕來。

這時湖中正人聲亂嚷着，且是爭吵的利害。我便慢慢地踱着向石道的那邊走去。稀疏的柳枝與顫顫的蘆葦旁的初開的蓼花，隨着微吹的西風，在水濱搖舞。這裏可謂全湖上最冷靜而幽僻的地方了。除了偶而遇到一二個行人之外，只有噪晚的小鳥，在樹上鳴着，而亂草中時有閣閣的蛙聲，與他們作伴。

我在這片時之中，覺得心上比較平時靜恬了一些。但對於這轉眼即去的光景，卻也不覺得有甚麼深重的留戀。因為一時的清幽光景的感受，而又時時記起「夕陽黃昏」的話，也不禁淒淒地生出心底的歎息來。所以對留戀的思想，也有點怕去思索了。

低頭凝思着，很疲重的脚步，也懶得時時舉起。天上紺色，與青紫色的霞光，也越散越淡了。而太陽的光，沈落在返映的水裏。我雖知時候漸漸晚了，卻又不願即行回家，遂即揀了一塊湖邊的白石，坐在上面，聽着新秋猶噪晚的殘蟬，便覺得在黃昏迷濛的湖上，漸有秋意了。一個人坐在幾株柳樹之下，看見漸遠漸淡的黃昏之光，從遠處反映過來的微茫的燈火。天氣並不十分煩熱，而且到了晚上，微覺得有些嫩涼的感觸。同時也似乎因此涼意，給予我一些蒼蒼茫茫的寥廓，而不可着落的興感。

我自無意的感思着，忽然聽得柳樹的後面，有擦擦的聲音。在靜默中，我聽了彷彿有點疑懼！

了一會，又聽得有個輕動的脚步聲，在後面的葦塘裏亂走。於是使得我要搜尋的思想，不能再按捺得住。便跳了起來，繞過柳樹，到後面的葦塘邊下。那時模模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但在短的葦芽旁邊的泥堆上，卻有個小小的人影，我便喊了一聲道：「你是誰？」

不料那個黑影卻不答我。

本來這個地方，是很僻靜的，每當晚上，更是沒人在這裏停留。況且黑暗的空間，只有較明的星光，在天上照着。而柳葉與葦葉，還時搖擦着作出微響來。於是我陡然覺得有點恐怖了！便接着又將「你是誰？」三個字喊了一遍。正在我還沒有回過身來的時候，泥堆上的小小的黑影，卻用細咽而無力的聲音，給我一個答語是：

「我是小順……在這裏釣……魚。」

他後一個字，已經咽了下去，且是有點顫抖。我聽這個聲音，便斷定是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的聲音，但我分外疑惑了！便問他道：「天已經黑了下來，水裏的魚還能在這時釣嗎？還能看得見嗎？」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

「你在甚麼地方住啊？」

「在順門街馬頭巷裏……」由他這一句話，使我聽這個弱小口音彷彿在那裏聽過的。便趕近一步道：「你從前就在馬頭巷住嗎？」

「不」那個小男孩子迅速的答：「我以前住在晏平街的……」

我於是突然將陳事記憶起來道：「哦！你不是陳家的小孩子……你爸爸不是鐵匠陳舉嗎？」

小孩子這時已將竹竿由水中拖起，赤了腳，跑下泥堆來道：「是……爸爸是做鐵匠的，你是誰？」

我靠近看那個小孩子的面貌，尚可約略分清。那裏是像五六歲時候的可愛的小順呀。滿臉上烏黑，不知是泥還是煤煙。穿了一件藍布小衫，下邊露了多半部的腿，而且身上時時發出一陣泥土與汗溼的味來。連小孩子竟會有這樣快而且大的變化嗎？他見我叫出他的名，便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確不知道我是誰的；確他是不能記得了。我在片刻中，回想到小順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我還非常的好戲弄小孩子；每從家門首走過，看見他同他母親坐在那顆古幹濃蔭的大槐樹的底下，他每每在母親的懷中唱出小公雞的小兒歌來與我聽。現在已經相隔有六年多了，我也時常是不在家中，但是後來聽見家中人說，前街上的小順家遷居走了。這也不過是聽自傳說，實在也不知道是遷到甚麼地方住去。但是我每經過前街的時候，看看小順的門首，另換了人名的貼紙。我便覺得悵然，彷彿失掉了一件常作我的伴侶的東西一般。在這日的黃昏的冷清清地湖畔，忽然遇到他，那能不使我驚疑！而尤其使人奇詭的，怎麼先時那個紅頰白手的小順，如今竟然同街頭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他父親是個安分的鐵匠，也還可以照顧得起小孩子。哦！如今竟至於這樣，使我驀然地在心頭上滿佈了疑雲。

我即刻將他領到我坐的白石上面與他作詳細的問答。

我就先告訴他他幾歲時我怎樣常常見他，並且當引逗他喊笑。但他卻懵然了。過後我便同他一一問一答的作這個初秋之夜的談話。

「你的爸爸現在在那裏？」

「在家裏……」小順遲疑的答我。而且在暗中，我從他呆呆目光中，還見到他對於我這個老朋友有點奇怪。

「你爸爸還給人家作活嗎？」

「甚麼……他每天只是不在家，卻也沒有一次……帶回錢來……作活……嗎……不知道。」

「你媽呢？」

「死了！」小順簡單而急速地說。

我驟然爲之一驚！而這也是必然的，因爲小順的母親是個瘦弱矮小的婦人，而且據以前我會聽見人家說過，他嫁了十三年，生過七個小孩子，到末後只剩了小順一個。然想不到時間送人卻這樣的快呵！

「現在呢，家中還有誰？」

「還有媽，後來的……」

「哦！你家現在比從前窮了嗎？看你的……」

小順果然是個自小時即很聰明的孩子，他見我不客氣地問起他家「窮」的這個字，便呆呆的  
看着遠處在迷漫中的煙水。一回兒低下頭去，半晌才低聲說道：

「常是沒有飯喫呢！我爸爸也常常不在家裏……」

「他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可是每天到早飯以後，纔來家一次……聽說在煙館中給人家伺候……不知  
道在那裏？」

說這幾句簡單的話時，他低聲而遲緩地對我說，我便對於他家現在的情形，異常的明瞭了。一時  
的好奇心，便逼我更進一步的向他繼續問道：

「你……現在的媽多少年紀還好呵？」

「聽人家說，我媽不過三十呢。他娘家是東門裏的牛家……」他說到這裏，在面上彷彿有點疑  
惑，與不安的神氣。我又問道：

「你媽還打你嗎？」

「她媽，沒有工夫……」他決絕的答。

我以為他家現在的狀況，一個年輕的婦女，來支持他們的全家的生計，自然沒得有好多的工夫。  
所以我又說：

「那末她作甚麼活計呢……」

「活計……沒有的，不過每天下午便忙了起來。所以也不准我在家裏……每天在晚上，這個葦塘邊，我只在這裏……在這裏……」

「甚麼……」

小順也會摹仿成人的態度，由他小小的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家裏常常是有客人去的，有時每晚上總有兩三個人，有時冷清清地一個也不來上門……」

我聽了這個話，便有點驚顫了……他卻不斷地向我道：

「因此，我媽還可以有個錢做飯喫……但他們來的時候，媽便把我喊出來，不到半夜，是不叫我回去的。我爸爸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夜裏是再不回來的……」

哦！我聽到這裏，居然已經明白了小順是在一個甚麼環境裏了。彷彿有一篇小說中的事實告訴我：一個黃而瘦弱，目眶下陷，蓬着頭髮的小孩子，每天他只是赤着腳，在葦塘邊遊逛。忍着飢餓，去聽鳥朋友與水邊的蛙朋友的言語。時而去聽出葦中的風聲，所響出的自然的音樂。但是父親是個伺候偷吸鴉片的小夥役。母親呢，且是後母；是爲了生活，去作最苦不過的出賣肉體的事。待到夜靜人稀的時候，惟有星光送他回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樣的一天。這彷彿是由小說中告訴我的一般。但我真不相信，我幼時常常見面的玉雪可愛的小順，竟會到這般田地！末後，我就又問他一句：「天天晚上，在

你家出入的是些甚麼樣的人？」

小順道：「我也不能常看見他們，然而有時也可以看得見。他們有的是穿了灰色短衣服，歪帶了軍帽的；有些身上盡是些煤油氣，每人身上都帶有粗的銀的鍊了的；還有幾個是穿長衫的呢，每天晚上常有三個和四個……可是有的時候一個也不上門來。」

「那爲甚麼呢？」我覺得這種逼迫的問法，太對不起這個小孩子了。但我的心思爲新奇的悲憫所充滿，又不能不問他。

小順笑着向我說道：「你怎麼不知道呢？在馬頭巷那幾條小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他接着又笑了！彷彿笑我一個讀書的人，卻這樣的少見少聞一般。

我覺得沒有甚麼再問他了；而且也不忍再教這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告訴我這種命運的悲慘的歷史，他這時也如同正在那裏尋思甚麼一般，望着在黃昏淡露下的星光出神。我真實感到人間的萬有不齊，與變化無端的生活的運命，是極難抗違的。本來果使小順的親媽在日恐怕還不至如此，然而以一個婦女過這樣的生活，他的現在的媽，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獄中度生活的！

家庭呵！家庭的組織與所遇到的運命墮落呀！社會生計的壓迫，我本來在這個雨後的湖畔，爲消閒來的，如今許多的煩擾而複雜的問題，又在胸中打起圈子來。

你們試想一個忍着飢苦的小孩子，在黃昏以後，獨自跑到草簾邊來，消磨一個半夜。又試想到他

的母親，在家中因為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的最大且長久的侮辱，是個非人的生活。現代社會組織下的貧民的無可如何的死路，到底是怎樣呵！我想到這裏，一重重的疑問與煩激，起於心中，而方才湖上的晚景，所給予我的鮮明而清幽的印象，早隨同了黑暗，沉落在湖水的深處了。

我知道小順不敢在這個時候回到家去，但我又不忍遺棄這個孤無伴侶的小孩子在夜中的湖岸上獨看星光。因此使我既感覺到悲哀，更加上躊躇了！我只索同他坐在柳樹下面，待要再問他，實在覺得有點不忍了。同時我靜靜地想到一個環境中造就的兒童，不由得使我對於眼前的小順以及其在小順的地位上的兒童全為之顫慄了！

正在這個無可如何的時候，突有一個尖呼而急遽的聲音，由對面傳來。原來是喊的「小順……在那……裏呵？」的幾個字，即時將沉靜的空中衝破。我不覺得愕然的立了起來！小順也嚇得將手中所沒有放下的竹竿，投在水裏。由一邊的小徑上，跑了過去。我在迷惘中不曉得怎麼的事，突然發生。這時對面由叢樹下飛跑過來的一個中年人的黑影，拉了小順就走。一邊走着，一邊說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在煙館子被……巡警抓了……進去，你家裏……伍大爺正在那裏，誰敢去得……小孩子……西鄰家李伯伯，叫我把你喊……去……」

他們的黑影，隨了夜中的霧霧，漸走漸遠。而那位中年男子說話的聲音，也聽不明白了。

我也就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在濃密的夜霧中，行人也少了，我只覺得胸頭沈沈地，彷彿這天晚



上的氣壓度數，分外低好多！而一路上引導我的星光，也模糊黯淡看不明亮！

十一，八月。

## 鐘聲

月光和蕩地，映在用磚砌成的平臺上面，獨照着我們兩個人的身影。碧空的秋夜的靜氣，如同禁住人間的呼吸一樣。微風過處，吹得沿牆外的柳葉，散在地上瑟瑟地響。這時正是青白色的月亮尙沒十分圓的秋夜，已是斜了天河，在月光上看去，其中如同有些銀濤起落般的搖動。星光看不很明朗，然而獨有近在天河畔上的參差的星光，還隱約看得清楚些。

四圍的聲息，過了安靜了，好在這左近的地方很少人家居住，連犬吠的聲音也聽不到。由月光下所看見的索索響的蘆葦，不很高的獨立的土堆，土堆上面幾顆枯枝的樹影。除此以外只有青白色的月亮，星星側在天河，與平臺上的沉寂的人影兩個。

已是十月的天氣，夜間的冷感，已很嚴重了，況且在這個孤另另地方立在那裏，更感到精神上起一種冷的接觸。每當夏日，廟外的葦塘中，常有的水禽不斷來來往往的飛，作出清脆的鳴聲來。不過人生的時間，常是變換着，備迫着的。好的時間，好的風景，在人生中，也不過幾個一瞬一瞬，便就丟掉了。迴黃轉綠，那終不過是敦厚的詩人聊以自慰的話罷了，其實我在這個冷僻的秋夜的陶然亭上，只有從內心中發生出真誠而淒清的細感，望着那四無人聲，霜華隱約的空間了。

正不必是在登山臨水的地位中，正不必是在風淒雨迅的時間中，方能引起人們的情感，於無窮的意想裏呵，只在此地。只在這樣的一個月夜之下，只在這個單調而疏落的風景中，鴈也沒來，酒也未飲，淒淒咽咽地徘徊在這平臺之上，仰看着彷彿冷笑的月亮，懸在沒有片雲的空中，俯視着我們，淡淡地賜予我們以色素的象徵，夠了呵！思量也罷，不思量也罷，心影上的怔忡，情緒上的波翻，悠悠呵，渺渺呵，外象能添印上些甚麼樣的刻鏤的傷痕在心上，然而又到底爲甚麼只是覺得在胸頭上，不知積壓了多少不盡的言辭，卻說不出！

在這如同幻化的景色之下，不過一瞥時之內我已將上面互在心上的言辭，翻覆尋思了幾遍。

「前年我同一個朋友在中秋夜時，曾來過一次。你看不過二年，那時牆外的小柳樹，還不到現在的一半高呢。」立在我左邊與我同來的朋友T君，慢慢的向我說。

我正對着前面枯了的葦塘望着，從事我迅速的感思。聽他說着，我便將頭向左邊回過來，質問般的道：「中秋……現在過了今年的中秋，又幾個月了……可是你來到北京幾年沒有回家去。因爲每到了假期，別人都忙忙的跑回去，總沒聽見你曾有這回事……幾年了！」我忽然拿這種話來問他，自己也不知如何突然連想起來的。

他道：「記不得了，呵！一年，二……三，四年多了吧！」下面他似乎還有話而沒會說出，便咽住了。其實我心上正在盤算着別一件事，作迴思的工作，也沒留心去問他。但是照常的答了一句。

「四年日子不能算少了！」

他不語，我也不語。

忽然聽得身後的磚壁上面，嘩啦的響了一聲，我陡喫一驚，回頭看時一個黑色的大貓正跳過屋簷上去，卻踹下一片瓦來。

聲音或者也與人的思想有何關連，因這驟然的驚嚇，反將我藏在心中，沒有想到說出的話，繼續鄭重的向他問道：「你爲甚麼不回家呢？……本來路太遠了，也有點重於勞頓呵。」

他將兩手交握在腹上，並沒有即刻答覆我，我素來知道他的性情，並不奇異，也沒有再催問他。過了有三四分鐘的時候，他仍然慢吞吞地道：

「回去做甚麼呢？」

這樣的答覆，是令人沉悶不過。我待要怎樣再質問他？而自己卻叮囑自己，不問也罷了，誰還沒有幾許不能完全說出的話。何必呢，埋在各人的心裏，或者還覺得安穩些。說出來左右不過是如此呵。甚麼都是一樣，我也是有這個脾氣，總覺得常是深祕保藏了的話，越發在靜中咀嚼起來有意味些，那怕意味是苦的，酸辛的，有時說出一分來，彷彿將心意來瘦減了一分似的。我正自想着，不料他卻又向我道：

「你有疑惑嗎？……實在我同你兩年來作了極熟的朋友，你還要問我這個話……自然是我的

不是，然而誰願將自己的心，常掛在嘴角上呢？」

「不大懂得你話裏的意思。」我不能不這樣問他了。

「又何必懂呵！人間有幾個人是可以懂得話裏的意思的膈膜……人間原是張了膈膜的密網，要將人們全個籠在裏面的……回家啊，劍三，那個地方有我們的心願之家？」他說這些話，微微帶些酸楚了。枯葦在塘邊低唱着細咽的輓歌，如同贊和他的話音一般。

T君是位一見令人生出異感來的青年：蒼白的面色，眼眶下有時帶點青痕，不常言語的冷祕的態度，瘦削的身軀，表示出包有多少伊鬱與不安的情緒在內。我與他相熟的日子很多了，在這晚上我們發了逸興，來到冷清的古寺的前時。我素來對於他的態度，言語，每見過他之後，就給我多添上一重深刻的印象，彷彿在他那常是感感的眉痕下面，聚藏了無限的神祕，與令人思想不到的事實。這時我聽了這種帶有悲感的詩味的言語之後，雖在月光下，我不禁將他那副清秀而奇異的面部，看了一眼。

似乎是情緒緊張着的他，將雙手插在大衣的袋裏，在窄狹的平臺上面，來回走了兩遍，又往下望了望東面的枯樹中的月影，便慨然道：「我有家的：我有我埋在墓中的父親，也有我遠嫁的姊妹；也有我生活困苦的母亲與兄弟，家呵，有的，但如今差不多每一人分爲一個家了！只有精神上的家屋的建築……我也是血肉相合成的一個人，我就不想重回到我那遠在五千里外的故鄉去，擷一束野花供

在父親的墓上：去同我那年老的母親，兄弟，聚會去撫視我童年時種成的花樹？去倚着我家的籬笆，看清溪的夜月？但生活逼迫着我，命運縛束着我，你知道我現在一面替人家每日作四小時的苦工，一面強制着時時蕩動的感情，去研究着茫無頭緒的學問，我又怎樣能以回家去？……人的思想，有時對於目前的事，反而遺忘了。……不過雖知我如你，這種疑問，也要從直覺中間出來的。……再深一層說吧，我刻下不能回家，是時間限我，經濟的鏈子鎖住我的身體，更有……我差不多真也沒有回去的勇氣了。……」他說到這裏，又似應該停筆的段落一般，突然止住。

人的言語，當然是有深與淺的層次的。越是在情緒沉摯與複雜的時候，言語中間更多曲折，往往本來可以一氣說下的，反而說了半晌，沒有頭緒。這種經驗，我也曾有過，所以對於T君在這時所告訴我的話，我的心上，雖是替他煩亂，但我並不催促着他即時說下。

團團的明月，好似在上面竊聽我們的私語一般；又似嘲笑着人們在這個灰色的世界中，紛擾凌亂的過那種種的生活，而到這時卻對着她有言無言的訴說衷。其實在一開了眼睛的生活的行程中，那裏還不是茫無畔岸？那時還不是凌亂而紛擾啊？但千古流着銀光的月亮，恐怕見慣了人間世的情態，也不免冷眼相視了呵。

他在言語暫停的時間內，我便生出種種的理想來，終究也沒曾得個判斷的結論。我自己覺得有時幾乎如同透視過全世界的一切事物似的，卻何嘗不在紛擾凌亂中起精神上的衝突呢。

我這時自己不能忍耐了，便暫將理想中的鏡子，牽過心上的帷幕遮掩過去，接着問他爲甚麼沒有回去的勇氣？他也絕不吝嗇不遲滯地將他藏在心中的舊事，隱隱約約地向我述說了一遍。

他道：「我本來不想再說什麼了。言語是所以使得彼此的感思，可以交通的，但有時一毫也沒有用處。你以爲樹上的葉子，被風吹着響了起來，我們聽了，或以爲同奏着天然的音樂似的，以爲很得了聲音的天然的妙趣，試問樹和葉的己身，未嘗不以爲這是可煩惱的事呵。我久藏在心底的話，其實是沒有甚麼可說的。那便說了出來，也未必能以使得聽者以爲哀感，以爲有興會，平板而且細微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人也有過的……我說我因此即沒有回去的勇氣，未免過於誇大了，我自己也覺得以爲不安，然而在事實上，卻也似乎有這一點的關連吧……總是不安的生活，與難以容納的回憶。

「我總是怕遇到那個薄雲淡籠了月光的秋夜。像這樣皎皎的銀光射到我的心上，不過悽悽的感到幽憂的搏擊罷了，最是當着不是黑暗的夜中，而月光卻被雲影吞蝕了去的時候，這樣我不但感到了搏擊我的幽憂，更且有種欲哭的恐怖，包住了我的心身。

「戀愛原是沒有甚麼意義的，如果我們細加尋思起來。我現在聽到他人說這兩個字，幾乎有點憎恨與詛咒的思想了。這並不是僞言呵，覺得一個人，無論誰，都要由這個富有引誘之色彩中，跳進，跳出，跳出又重復跳進，明是排列好的密密地的網羅，除了白癡與有神經病的瘋人之外，誰也脫免不過。造物的主宰力，未免對於多難的人生，過於酷苛了。其實戀愛也不成一個名詞，左不過是衝動與占有

慾的更熱烈的發展罷了。劍三，你或者以為我的主見太偏頗了……夢痕的留影，還不是空花嗎？我們明知道是空花，卻偏要他在現實的生命中，費多少精神，心血，去發見出來；且要歌誦他，供養他，崇拜他。誰道人類是最靈不過的動物呀。

「罷了！明明如月，獨有她知道呢！然而刻在我心上的傷痕，她又何曾真真的照到。」

「我就將這種傷痕的經過，告訴你一段吧。你也再不必去找頭補尾的問我了，我也沒有法子說；或者是記憶不許我多說，你又何必多聽呵。不記得了，我那年正是十幾歲，是在很幼稚的童年吧。第一次我會見她，誰呵，總是個女孩子的。在我們家鄉中，風景自來是為外人所稱道的；有曲折的清流，有秀潤的山峯，在我家的住處，更有許多的果園，與一二處古時建立的廟宇的勝跡。在一年的秋日，我那個江村中，因為豐年的秋收，便舉行了一個極熱鬧而引動左近鄉村中的人都來參觀的個大賽會。許多在城中正自讀書的小學生，也都被家庭中使人叫了回來，湊那幾天的局面，現在想來，覺得實在有點不值得了。然而鄉民雖是愚陋，卻在比較上，還看出那時鄉村的富力，和生活的安定呵。我自然是在城中讀書的兒童之一，那時我母親特地為我縫了一身新鮮的衣服，粉紅色的緞袍，與新由遠處托人買到的皮鞋，給我穿上，去參入那個盛會。我那時雖知這等迷信的事，是可笑的，但為了遊戲起見，自然也不反對。如今想來，那還是我一家人，最為快活歡聚的好時候。現在雖欲再穿了粉紅緞袍，與不合適的皮鞋，遙遙的隔了幾千里的白髮的母親，更何從看得見！而且給我整展衣角呢……唉！甚麼事只不過



餘得個『過去』二字呵。

「有一夜正是那個賽會舉行最末後的一次，焰火咧，夜戲咧，鬧動得各鄉村中的人們，都來參加。當着夜會完結之後，我家中也開了一個筵會，招待那些親友。我常記得很清楚的，在一間舊式的大屋中，滿排列着些菊花，與由園中摘下來收藏了多日的果品。我家的親友與他們所介紹的他們的親友，大人，小孩子，姑娘們，都在屋子中隨意坐了喫東西。屋子中騰滿了笑聲，此歡樂的雜談，我也在他們的羣中，不過聽他們的言語與笑聲，卻不感到有何趣味。獨有一位姑娘，與我對面坐着，在那裏很安閒的喫一個梨子。我不由時時注視着她。那時自己彷彿感到有種羞愧，且不安的態度，時時立起，又時時坐下，去細細的看我的衣服上有沒有污迹，以及坐折的痕，會有幾處。這等心理，在我自己何曾明白。直到現在，也還是仍然不能明白。她穿了極潔淨而樸素的衣服，看她那個樣子，如同城中的女學生相仿，可是那時鄉村中，在城裏讀書的女子很少，我也不敢決定。……後來究竟被一位老婦人將我們來介紹了。她還說：你們正可以談得來哩，吳姑娘是女學生，說說笑笑，不像他們沒見過一點世面的，這樣我們便在燈影下作第一次的談話了。……如今記得甚麼呢？起初還很羞澀的，不好意思多說，究竟是小孩子，沒有成人的虛偽，後來她竟寫出一個英文字問我。說來也非常可笑，那時在城中所學的英文，過於淺了。她寫出一個 Beauty 字來，將上的一橫畫忘了，弄得我究竟也沒有想起那是個甚麼字。她是個天真的女孩子，而且聰明，活潑，不過那時她並不取笑我。同我東一片西一片說了許多有趣味的事，

不曉得爲甚麼，我就覺得自己的靈感，已似乎被她所引動起的一般。向來不肯說話的，到那時說得又伶俐又有趣了。記得她頭上簪了一朵小蕊沒開的粉色菊花，在燈光下，她那雙明慧的目光，幾乎將我的全神攝住了……這是第一次呵！但那夜正是個薄雲籠住了月光的秋夜，夜已深了，人多散了，她自然也同了同來的要歸去了。我覺得由她的目光中，總是使我起一種留戀的意念。不知是我自己的幻想不是，不過我終相信人的初戀，方是一個異境的新到。而那時何嘗夢見過這兩個字，含有何等的意義。

我惘惘的送她歸去，即在那個灰暗色的夜中，同了母親、妹妹，送她們沿着籬笆到一位親戚家中去住下。因爲她不是我們村子中的人。江風吹送來的夜寒，使人戰慄，一樣的寂靜的空間，不過我心中充滿了活潑的愉快，與含有疑問般的戀念……

他說到戀念兩個字，仰頭向上邊的明月，吁了一口氣，用手撫着頭髮，像是對他舊日的思想，加了選擇的批判一般。我聽了且不去尋究後來的事實，只此一點呵，已經使我代他生出無限的悵念出來。T住了一會，便又道：「還有一次，是在第二年了。她到我們的鄉村中我的親戚家來，住過幾天。我那時雖是好在外面作釣魚，捉蟋蟀等等興趣的事，但自從她來過之後，便把這些事看得很爲淡薄了。每天總想去同她說說一切的事，那自然不止是限於研究英文字母的事了。有一天早上，我抱了一本新出版的鉛筆圖畫，想去送與她看。因爲那家親戚的家中，我是走得很熟了，便一直的到她的屋子

中，那知她正在梳頭，有我親戚家的一位老太太，一邊爲她用牙簪分開頭髮，一邊卻鄭重的向我第一次的命令甚麼呢？就是不准我沒早沒晚的來。當時我覺得如同受了重大的羞辱一般在柔弱的心中，填滿了憤怒。她呢，也暈紅了眼角，沒得言語。幸而有黑而厚的頭髮蓋住，沒有被那位老婦人看見她的淚珠，滴在衣領上。

「自此以後，我與她便少有見的機緣了。而且以後還有的……唉，我又何必說呵！總之：現在所餘有的，只有『過去』的追憶了！只有在薄雲籠了月光的秋夜中，所給予我的同一印象的感觸！當時甜蜜的笑着，江邊上的馳逐，然而竟然還送到那種難堪的嫌疑的命令，何況……呵！罷罷！現在呢，甚麼事都變化了。我一個人的飄流，生活迫壓我，社會的冷遇我，我更有甚麼心情去尋思這種細微的小兒女的瑣事！然而我又怎麼能加以理智的判斷……不去思及現在因經濟與其他的事，我不能回家；即回去呵，對於舊迹上的回思，只感到攪碎了靈魂般的抖顫，便自然的將勇力減去若干呵……」

他這一段話，說得並沒終結。我又急切問他，他卻掉頭去道：「記憶不得了！又何必再說……是這樣的，總是一個不滿的結局呵！月圓，月缺，原不算得甚麼事，只是盈與虛裏，卻盡是血痕與淚痕，填在中間……」

「我每逢到月夜，尤其是有薄雲的秋夜，白日任有如何勞苦的工作，而夜間是不能睡的，有時如同入了幻境一般……」

「人生第一次所受到的悲哀，嚴重的教訓，莫過於知道人與人之間，須要層隔障呀……」

皎白的霜華，包住了一個明月，冷清清的四周，獨有我們兩個人立在那裏。他閃閃爍爍的敍出他童年初戀史的一段，我便覺得這個廣大的世界，似乎過於窄狹了。我真感到這種幻網中的生活，只是如此。我聽着臺下落葉淒淒的微語，更找不出甚麼話來，能夠慰藉他。

但他卻又發起議論來了。

「由外象印刻到我的心中的情感，更不必是專說血呀，淚呀，說得過於嚴重了。細微的，便是永難忘懷的，真正傳達胸臆的話，又何必是狂歌灑涕呵！方寸中的舊事的縈迴，今到何處去重行覓回？我預計着我即強打精神，而生活上也還可容得我回到故鄉去的時候，也不過往前走一程添一程的心頭上的沉滯吧！而現在更說不到呵！」

夜深了，身上的寒氣陡增，而得意的明月，卻更顯出靜夜中的光輝來。我們再不言語了。及至回到平臺後的屋子中時，雖是沒有燃燈火的屋中，被月光照着，甚麼都很清楚。他伏在案上住了一會，便藉着月光，用水筆在紙片上寫了一首詩與我，我又重復走出門外，映着月下下的銀光。看是：

燈下的舊痕，

從迷惘中飛過去了！

盛闋之筵的杯前；

甜適之語的聲裏

外邊有人來了，

請她歸去。

紅燭的焰下，

只餘了我家人的評語，

只餘了我第一次的心頭顫跳呵……

這首詩不曉得是他以前作的，還是因為談話所引起的悲感作的，我又重行看了一遍。方要問他時，突然鏗的一聲，清激而遠蕩的夜鐘之聲由北面的龍泉寺中傳來，便把我欲言的話咽住了。

十一，五日，於北京。

## 雨夕

「秋雨疏偏響，秋蟲夜迸啼，空牀取次薄衾攜，未到酒醒時候已淒淒，塞雁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黃昏獨上小樓梯。」

這一闕舊詞，在他看來，重覆低徊地看來，不但覺得有種細微酸惻的感動，反而感到自己爲甚麼這樣無聊。在好好的一個初秋夜裏，憑着有若干應讀的書不去參閱，卻去看牠，而惹起些不能言寫的淒咽呢？近來他苦心焦思，祛除一些的幻想與對於細小的事實的探索與尋思，專心去埋頭作他的爲生活而擔任的職務，偶而閒暇的時候，強將以前如春潮般動蕩起落的思想與感念，希圖的事，排除在心頭之外，如同有人在身旁嚴正監視他一絲不肯放鬆地去讀經濟學一類的書。但這顯見得不是十分成功的。在從前，當他在專門學校中的時候，他對於經濟學一類的書，雖非很歡喜去研究，但教員講的，他還明白些甚麼是價值，產業，生產這種名辭。他還可以明其大意。在最近的現在呢？他購買了幾十冊西洋名作的應用經濟學，與純粹有深奧理論的經濟原理的書，的確他真的去讀，去記！每天總要在未作他的職務以前，如同同人賭氣爭勝般地去讀三四點鐘。但怎樣呢？這於他卻一點利益都得不到，甚至連以前在學校中所記得與當時自己解釋得以爲很明晰的專門學術的名辭，如今反而越看

越不清楚了。他一面用萬分勉力來讀這種專門考據學問的書，任管他怎樣自己憤恨地去真正研究，然而當他看見那些人造的名辭上面，他不自知地便將一顆很委婉而聰明的心，移到別處去。他記得以前有位女朋友向他說：她簡直不能研究學問，因為她有時也是這樣看的書，不知在字裏行間說的甚麼事。反而將心思用到無頭緒的他事上面。他當時曾諷笑過她，勸勉過她，而現在他卻更墜入一層了。這是使他生煩惱的一個最大的原因，但越是煩惱，越要用力，其結果心卻越移得遠些。他獨居在這個側巷的寓所小樓上面，每天沒有到報館以前，老早就起來，雖是他睡眠很少。亂寫一回字，在窄窄的樓欄上步行若干次，回到屋子中，向着正射着玻璃窗上的灰塵的陽光出一回神，無聊，寂寞，在他卻不知以此爲苦。時候到了，瞧瞧案上的自鳴鐘正午了，將近一點鐘了，於是他心中便想道：時候又到了，讀吧，讀吧，除此之外他更沒有甚麼敢去尋思的事。本來呢，他也知道甚麼事不用重行思想了。打開書本，又照例取一本厚冊的書，壓住一面，一手執了那面的書角，閱起，他恐怕善忘，每次讀完之後，總是用有色的鉛筆記住。一行，兩行，三個短行沒有讀完，本來甚麼事不敢去尋思的，他竟然會一定的，——如同按照定例一般的準確——入了迷夢。在這個靜裏思悟的短時間中，他再不會將強抑下的心，不使牠重行跳蕩起來。遇到一個名辭，幾個字連數着一個意義，他居然會將經濟學上的話，推演，展延成他白日迷夢中的一切事的符號。不但對於這門學問上的那句話那個名辭，是用不妥當，思解不明白；並且連通常的概念，也弄得分歧而迷惑。不過奇怪得很，他並不棄書而起，或是專作自己精神上的迷夢的

生活，他還是用微音的由口中讀過，教他人看見他是怎樣的一個力學的人。不過他的心早飛在暮雲的陰沈的幕裏。或是花葉上的微塵上去了。

他這種不習於規律而強要順行在規律中的每日生活的歷程，他是保守得極嚴密的，是不情願有一天錯誤的。他閱經濟類的書，儘管閱看，儘管作他的迷夢。一頁一頁地翻檢過去，又確乎一行一行的字，也不會遺漏的看過。不到一定的時間，他是再不從椅子上起來的。及至到報館去的時間，便有在路中耽擱的少許的時候了，於是他用有色鉛筆，在書上寫了記號，迷惘地起立，穿了外衣低頭走出。每逢到了街上，他便彷彿吐了口惡氣一般，似乎是「今天又沒曾虛過了，今天卻又要快過去了，也好吧。」這三種簡單而少有趣味的言語，他雖不會說出，每天在他要往報館去時，總是不期而然的在心中籌思一遍。那或者也是他在每天迷夢中例定的功課之一。

他在半年以前，時常有種深深伏在心底的恐慌與憂慮，就是他最恐怕果然使得他的情感迫榨成了破碎的狀態的時候，那末他便對於「生存」二字上，有些保持不住了。在那一個時期中，他深信他是中下了很利害的神經病，他憂愁着自己的將來，憂愁着她的將來；憂愁着一個在街頭上冷簷下，蜷伏着的叫化子的明天的生活；憂愁着小院落中的小松樹上的幼枝，會被如棉的雪花壓墜。聽見了夜中深巷裏賣燒餅人的喊賣的鼻音，他就愁他在那樣的寒氣裏，怎樣去一步一步地由一條大街挨到小衚衕內，而心中還懸着已賣了幾個銅元的計算。有時他在遊戲場中看見披了朱紅色露出白



狐毛的圍領的貴婦人，逗着如同向四下裏巡獲獵物般的眼光，他便猜想這是爲的甚麼？爲求得何種慾望的滿足？爲人生那一種生活條件的缺乏，以致有這等行徑？總之他在不久的一個時期以前，他不会判斷，不能鑒別，不敢主張，對於他自己，對於與他最相親密的她，推而至於對於一切的一切，都是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其實他也沒曾真入了完全迷惘的途徑。在一時中清醒的時候，他忽然覺悟他的病根，已是很深了，恐怕終身成爲一個神經錯亂者。由疑生怖，由怖生恨，於是他的腦神經，不斷的覺得痛楚昏亂，而對於所有的事，都似模模糊糊不大明瞭，只感到時常有所使他入於迷境白暗霧，繞住他的左右前後。

不過他究竟是個富於幻想力的青年人，在他那一時一時接續的清醒的時候，他很知道常常這樣下去，距離到瘋人院的時期，必非長久。於是他用盡了無許的克己工夫，用盡了平生未曾對於任何事出過的毅力，決然要脫離那個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的境地；拚命的要擺脫開這些由思想中虛構成的境地，另外尋一個浮動與悲幻之生命的庇難所。這在他是自己知道的，費了多少時日，受了多少心靈的痛苦，纔能夠由那些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中，逃到埋頭讀書鎖心的界限裏。他自然不是期望着，能在書本中找出甚麼發明來，創造成自己的學說來，或者藉了讀書，去達到別的滿足人生的任何慾望之一的目的。他早已將這些事看得淡淡的，更何嘗有去加入競爭的意思。他不過要獲得一個能以忘掉了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的法寶。使他那顆時時活動而易受外物震蕩的心，牢牢地被這件法

寶鎮壓得住罷了。他在未曾決定藉讀理論深奧頭緒紛繁的經濟書以前，他曾不顧恤他人的指摘；不管良友的勸告，投身於精神學會中去研究怎樣能以使他的精神恢復十數歲時的狀況的方法。又借了幾個錢在精神療養院中去住過些日子。不錯，沒有許多的印象，能常常來擾亂他的貧弱而受有傷痕的腦神經，沒有事務的殷繁，來勞碌他的身體，而結果如何呢？他終不耐夜夜去孤獨的聽那院外的海潮打岸的聲音，他終不能每天安心靜氣的去看着日光由東壁上，移到窗外的樹枝上去。他又寂寞與孤苦的難過！他以為這種精神療養院的隔絕與強制的規律，幾乎比入地獄還要苦些。每天老是這樣，書也不許多看，步行不准過久，過了沒有一個月，他簡直覺得如同隔離了人世一百年的長久，後來就斷然的由院中出來。

及至看到街上車馬的紛馳，人間各種色相的呈露，於是他即刻便感得頭痛心慌了！

及至他費了千方百計，方能決定去埋頭讀書的時候，他自己非常喜悅！以為從此便是他的生命得到受洗禮與獲得新鮮的慰藉的機會了。以為照這樣下去，他也可以好歹的混過那些增人苦惱的流光了。果然他在試辦的初期，心尚拿得穩定，還然如小學生一樣的苦心研讀，不過可惜他已經不是小學生了。三天五天還能夠將書中的意義攔捉到幾點，還可以從極微細中，感到少許的興味，但那焉能持久呢？一過了三天，五天，他便變成以上的那般情狀。然而他卻不肯就此將書本子的生活丟開，其實他已經忘掉了他為甚麼目的而苦心去讀書。他這時正在機械的時代，正在如同藉了讀書以為掩

飾他人的時代，而他卻不自覺，卻入了精神上的沈迷的陷窠。有時他自己如同分外增加自己的信心，計算着道：「我正在讀書，我正在努力滌磨以前苦痛的傷痕，與剷平煩惱的根株呢！我正自用心去在學術中尋找出真實的自我來呢！」然而他一看了書本，三行，五行，不到七八行的時間中，便入了舊跡沈思與迷亂的境地。一切的過去的傷痕，與苦惱的根株，不要說滌磨不去，剷除不淨，反而分外的使他沈迷煩惱！及至一定的鐘點到了！他畫了記號，推書而起，便覺得今天是未曾虛度哩。

在這樣迷幻的光景中，他已經讀完了幾本書了。從寒威猶重的初春，到這個景物淒清的秋日。

這天正是個秋雨初晴的日子，在上午以前，正是細雨瀟瀟地落着，直打着樓簷下用竹子編成的籬笆響着。本來一連幾天，忽而微晴，忽而密雨，分外使人感到淒涼的時候，令人難耐！更是孤客寂寥，在大的都會中單獨的寓居於僻巷中小樓之上，那裏能忍得去聽呢！然而他知道這又是個引誘惑呵。他富於推想的記憶之中，受過這樣的引誘，也如同吸慣了煙草的人，不復知道有何等重要而且眩暈的刺戟力了。反應常常是循着一定的軌道向前走去，到了某一種的時候，牠自然會來引動他，正不必是在特異的時期與狀態裏。秋雨的音樂，最能使人迷惘，使人感歎；使人深沈地作往事留戀的感想，使人能更增加其夢幻生活的迷惑與愛慕，自然在悽悽的感懷中，也可以獲得相當的甜蜜的慰安，但要知道這正是痛苦中不得已的慰安呢！正如已經中了箭傷的小鹿，在森林中急急忙忙地跑着，偶然遇到一種甜草，藉充一時飢餓，而箭傷卻還附着在牠身上呢。他在這三四天的雨聲中，並沒曾覺到如七八

年前一遇到這等天氣，或類此易於使自己沈迷的時令，便如同喝醉的人，難於把持得住似的利害，他沒曾覺得對於他有何種重大的刺戟與引誘，但是昏昏地迷惘無力地懶惰，鬆散地悲戀，卻使得他沒有法子；並且沒有勇力去尋思，他本來要排除的，斥絕的，努力去健忘的視爲如同過眼的煙雲不值一顧，但那些事說也奇怪，總是如同深深鑄在他心版上似的，永遠脫不掉，他本不想，而且也不是真正按着條理去尋思那些事，而在這幾天之內，卻每每如有蠕動的爬行的小動物在他心上，——在他的心弦上慢慢的走過，使得他全身爲之顫動！他並想不出這是種甚麼感覺來。其實他一面還正在想着我是讀書呢，作事務呢，又想着我還是一個青年人呵。

但連朝輕細的雨聲，似乎在窗外時時發出嘲笑他的語聲來。

在這天他破例起身的很遲。其實他並未睡覺，他似乎已將這等幸福來丟失了，十二三歲時，早了微冷些，便貪着在牀上安睡的习惯，再不願起身去冒着霜風走不到半里路的路程，到小學校中去，累得母親來推他三五次，方纔朦朧着眼睛，起身梳洗，那時母親又是哄，又是說的，自己還懶懶地不十分高興，如今他久已將這個幸福來失卻了，早上那裏曾等得人來喚醒一次，實在可有誰來喚醒他呢？不待到天色破曉，便大張開眼睛，往往日光還未曾出來，還未曾照到屋角上的時候，就起來胡亂盥漱過了，況且自從這半年中，他努力要自己刻苦忘我，便分外早起遲眠，想這或者也是個容易疲勞而減少煩慮的方法，他並沒有想到還有衛生的問題呢，但這個清秋細雨之晨，他爲甚麼將早起的慣例破壞

了呢？他沒有安睡着，但一樣的他也是忘了，卻不是疲乏使他忘了。久已想隔絕，而時時卻來攻襲他的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又重行籠罩起他全體的精神來。實在在最近期中，不但這四種舊有的原素，是更行融合化成一篇，來在暗中包圍他，而更變成一種慢性的癡呆，來執看他，不過他自己何曾明白呵。

久久埋藏在心底的舊事，重行想起，無端緒的，無歸結的，無有解決方法的紛如亂絲的糾纏，理不清的，割不斷的，如絮絨的黏着，如流浪的波動，如灰色層雲的映射，如飛花吹在空中的飄蕩，一層一層，一句話的留下的餘痕；一個印象得來的影子，他不知怎樣去尋思，也不知怎樣去拋卻痛苦的輻射，與淒涼的反顧。在這個蕭晨中，有滴瀝的雨聲和着，有黑暗中的靈魂附着，他並不感到如何有沈重的打擊，如何有不可遏抑的憤怒，但只是楞楞的眼光，看着帳頂，身子如同毫無氣力的動也不動。

這樣便過去了三點鐘工夫。及至他勉強起來的時候，早已比每天起身的時間晚了好多。他不懊悔，也不是頹喪，匆匆地將寓主人——女房東給他預備好的熱水，慢慢地舀在盆裏，洗過面以後，向壁上掛的一方玻璃鏡子中，對看了看自己的面目。在他自己卻看不出有甚麼與從前不同的地方，只是兩頰的皮膚，略陷落些，這也並不奇怪。他執着一個乾而柔軟的毛巾，在面上擦過幾次，又將眼睛揉了幾遍，也不知今天何以忽然這樣細心。及至回身時，恰巧同西壁上在一幅疏林牧羊西洋畫下所掛的陳舊的像片，打了一個照面。自己眼中卻覺得有點暈痕了。原來那個陳舊不甚分明的像片，正是個十五歲的童子，穿了小花的綢袍，執了一把摺扇，獨立在假山石畔，雙分的髮下，顯出天真活潑的目光，與

微笑的嘴唇來，他到這時，便突有一個新鮮而未會思想過的話：「今吾真非故吾……呵！多少……」這句話在他腹中，那裏來得及尋思好，便將其餘的觀念，全掩藏在「多少……」下面了。

這不過一瞥的時間罷了，如同大海中忽起一個微波一樣，而正在此時，門外吹過一陣颯颯的冷風來，雨勢也大了起來。雨角被風吹斜，將一個一個的雨點，都斜落在樓前東牆下已凋落的木芙蓉的碎葉上。

他想：這正是個冒險的思慮，急待壓伏下去。讀書吧，工作吧，心終須鎖得住的。自己這樣不知克己下去，卻怎麼好呢？管牠呢，我不是已經拋棄過一切的麼？這些思想在此時他真不是容易去尋思到。然而若使同時有別一個人在那裏想，這正是他被引動的時機呢。正是中了誘惑的初期的反應呢。然而他卻這樣想不呢？

可以使人一新感覺的陽光，固然已被暗澹灰色層雲掩蓋了，而由一分一分地移過的時間，卻那能將人的心思誑騙得過去。他知道這時已快近十二點的正午了。他雖沒用過早餐，並不覺得腹中有對於食物需求的感覺。無意味地蕭索，看着細雨斜風，聽着階下的流波聚成小汙，汨汨地響。時候可以了，他便勉力地照平日用強制的方法養成的習慣，將書本在面前的綠絨花紋罩過的桌面上，齊整地打開。於是他以為這正是收視返聽的時間到了。

每天雖不能了解書中意義，卻還可以一行一行地閱下，雖是腦中的幻想只管自在遊行着，今天

卻不然了，只見在粗且厚的洋紙上面，有些花花綠綠的影子幌動，一個個的小洋文字母，都似懸着，眼睛向他冷笑，忽然他看「」字會變成個長尾的小魚兒，在水中一起一洗，忽看見「」的中間，如同燃燒着一枝祭神用的火炬，不但視覺是這樣恍惚，而且覺得鼻覺的變化，也與平常不同。一陣難聞的腥臭，而有奇癢的刺激性氣味，直往他的鼻管裏刺入，他即時乾咳了幾聲，胃裏便真如有毒惡物的發酵，同時身上忽然起了陣冷戰的感覺，覺得全身的神經細梢，都在肌膚內互相爭打跳動，手上也顫動得壓不住紙角，突然一次涼風，由門外似是迸力的向他吹來，他在無意識狀態中，將那本打開沒有閱完一頁的書拍的聲由案上推到地板上面。

然而他的心並沒有應許他這樣做。

直坐在圈椅上，如同木人一般，有時呆呆的微笑，他看見一個一個的雨點，都似來送一種消息與他。

但雨點落在地上，滴答滴答，拍踢拍踢地響，在他一時的幻境中，他又似已經領悟到其中的意義，但他卻始終沒曾尋個端緒來。

他這時不但沒有自振的勇力，並且將縈迴起來的悲懷的原因，也忘記了。只是恍恍惚惚如行在雲霧之中。

就是這樣的狀態，他呆注着門外，安坐在那裏不會動得分毫，而門外的風雨之聲，卻不斷地去引

誘他，試探他。

不知怎樣能度過這一下午的光陰。他自由地思索，卻再不會聯接思想到一樁完全事的上面。他雖是目不轉睛的去看看門外的雨，卻沒有知道雨勢的大小，說他是昏睡了，卻也未嘗。總之他在這一下午的心弦，似乎完全膠滯住了，已是將心中活動樂聲停止。

那本金字精裝價值很貴的經濟學書，還半斜地在地板上也如他的神思專注一般的未曾挪動。雨點仍然是滴打滴打，拍踢拍踢地響，有時急落了一陣，便似乎在門外正奏着露天的音樂會。然而據他聽來，卻不知是悲劇，還是喜劇？在迷幻中開場。

天快要黑下來，更加小樓低狹，雲陰沈重，室中一切的景象，都慢慢地模糊起來，這半日沈默極了的生活，可說是寂滅的暫時。樓下偏院的女房東，因為自從早起除了午飯以外，作了有十小時的針工，倚在不甚明亮的窗前。黃昏近了，她的目光也隨之惆恍起來。「他今天不能回來的了，好在裁縫鋪中也可以有安歇的地方。阿貢上學校去，回來還不是淋得像水鷄一般。然而現在也是應該回來的時候了……」她當在神疲手倦的時間，這樣突起的尋思，於是將一縷素線，便落在毛氈上，從她的手中。她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她的生性是平和而柔靜，雖是每天過着這樣刻板的生活，——每天作一定的家庭瑣務，及爲人作針工的生活，然而絕不悲怨。丈夫雖是個縫衣的人，但他並不會將應得的薪水，交付過與他的妻子。每天早上出門，晚上帶着微醺的酒氣回來。他與她沒有甚麼樣很好的愛情，卻也沒



有甚麼爭鬪與憎惡。孩子已經九歲了，他也不知怎樣去教育他，全是她一個人託人爲孩子找了個小學校進去讀書。他將妻子、孩子，與這個簡單的家庭，完全視爲一個夜中的旅舍。她所恃爲生活之資的，就祇有祖上留傳下來的院內的小樓房，與鄉間租與農家的一畝多薄田。好在丈夫是個不管不顧的人，她也只好給鄰人家作點針線，以爲補助。所以她的客人——樓上的青年，——雖是天天研究理論深奧的經濟學，卻不會知道在樓下的她——她的女主人，便是受經濟壓迫中的一個。這時她一面感覺到疲困的攻擊，一面又記起孩子同男人來。手中的活計，不知不覺地便放下了。聽着門外的雨還是浙浙瀝瀝不會住下。一個人在寂寞的窗前，用手籠住額上一起卷擋上的頭髮，打了幾個呵欠，坐着，想着，且是等待着。

忽然一個奇異的尋思，將她喚起：樓上自從上午起便沒聽見有甚麼動靜，每天天還不十分黑，那個人就到報館中去了，今天也或者由於雨大的緣故吧？本來這位奇怪的青年，寓居在她的樓上，不常言語，又沒有好多朋友來見他，已經惹起她的疑念不少。當他初搬進來的時候，她看是個少年人，不禁暗暗裏添上一分心事。可是他丈夫介紹來的，自己又不好說甚麼，所以她心裏雖不高興，雖是多添上些暗暗的憂慮，也不便說出。及至住了一個月之後，她纔知道那是個奇怪的青年，因此自己卻倒放心了許多，平常都是她爲他預備些開水，以供他每天的需用，但她每天到樓上去一次，這個奇怪的人，不但輕易不同她說話，甚至連看也不看她。她又暗暗地安慰了許多。一個常常在樓上閱讀他的書，一個在

樓下偏室中悽悽冷冷地過她那爲生活困鬪的生活。就是這樣，在這半年中，她對於那奇異的行徑，也不覺詫異了。但是這天雖說是零零浙浙的落了一天雨，而終沒有見他下樓一次。每天差不多四點多鐘的時候，就見他穿了外衣，挾了皮包，到報館中去。今日看看要黑下來了，而寂寂的小院中，除了雨聲和着風聲以外，卻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她自然並不是願意去多同這位奇異的少年談話，因爲有時她記起自己的年數來，照習慣上說還不是可以免卻嫌疑的時候，況且自己的丈夫，白天總不在家，自己越發要隄防這種心靈上的忐忑，——這種有時的忐忑，是被無邊的暗示積留下給與她的，不過到了這時，眼看得丈夫恐怕不能回來了，又記惦着阿貢被雨留在學校裏，種種微動而不安的心緒，已經使得她平穩的心中，有些躊躇！然而院裏已是黑影朦朧了，她在躊躇之中，因爲同情的念慮，忽然擡頭由蒙了一層暗塵小玻璃窗中，看看樓上沒有燈火，又聽不見動靜，只有時落時止忽大忽小的雨聲，來破此沈寂。

驟然間一個慮念，她覺得身上顫抖起來，使她忽然將這個在暗中的事實尋思得很遠去了。她因這位奇異的少年，向來的性質與常人不同，看他冷冷的面目上，不曉得在內含的精神下，包藏了若干令人難於猜測的怪想，與不同平常的行徑。一天在樓上沒有動靜，而且已過了平日他往報館去的時間，這焉能不使得她驚疑，與有出乎意外的忖度。她在小小的室中暗影的窗前，恐怕的尋思着有時簡直不敢向外仰視了。這時反將念阿貢留在學校內的思慮，被妄想的恐怖壓了下去。

果然靜了一會，仍然聽不見，看不見樹上有什么動作。

這時她被將來的責任心所迫逼，雖是恐怖，也不能不勉強起來，從外間牆角上，取過把已破的油紙傘來，往外走去。當她剛剛將雨傘撐開一半，還沒來得及走出門限的時候，一陣冷風吹來，使她覺得驟然打了個寒噤。

而她終不能不由窄窄的迴廊上走上樓梯，她踏着那木板吱吱響着，由一面看着樓前的天色，陰沈而晦暗，雨點還是斜着飄落。她在這時心似乎由腔子中提到喉嚨裏面，走一步覺得手裏顫顫地幾乎連所執的油紙傘，也拿不動。還有一步，沒有到了樓的門口，突然聽着劃着火柴的聲音，忽地樓內火光一亮，她便吐了口氣，方能在門口立定。不過既已到了，勢不能不進去看看，況且妄想的恐怖在這一瞬中間，已可打消了。她的勇氣，也頓即回復，只是心頭上卜卜地跳動，還不會停止。

她剛走進門來，一個極可疑，與令人失笑的畫片，在她面前立刻呈現出來。就是小小的室中央，這位奇異的少年，坐在一把圈椅上面，正對着他案前一支洋燭，一本大冊的書，斜放在地板上面。他手內還執有一段已熄了火焰的火柴棒，兩眼直向火柴棒上看，不瞬目的凝看，他似乎沒曾知道有人推門進來。即是知道，也或者故意不理會吧。在這等情況之下，反使她困難起來。但只得說了一聲道：「陳先生還沒有喫晚飯嗎？」這句話的無聊，她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少年頓然看了一眼，半晌沒做聲，忽然將坐椅往後移了一步道：

「喫飯麼？好做甚麼事？」少停了一句，又道：「想必你以此成爲一個問題……」

這句話他似乎還沒有說完，然而已把個女房東說得楞了。她想好好的個人，今天怎麼分外奇怪起來？甚麼問題不問題呢？剛要退出房門，卻見他立了起來，從瘦陷的眼窩下，露出冷然而強笑的狀態說：

「你沒有把我的東西給我呢？哈哈……我果然就這樣麼？」他說着便從無神的眼中流下幾點淚來。

本來要即刻轉身走出的她，忽然看見他那又癡狂又可笑的樣子，從他搬到這所院子中半年以來，她這回方是第一次明白他，由她那簡單而富於同情心中，才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這時雖然他說的話沒頭沒緒，而她不但不去嫌惡他，反而動於一時的真實與悲切的感想，要想個方法來安慰這個旅居的孤客，使之明瞭。將這等由失望與悲感中積成的神經錯亂減輕些。然而就當少年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這個思想就從柔弱的心裏，逕透到她的腦子中去，於是她反將破紙傘丟在門側，走進一步緩聲道：

「陳先生……我看你今天也過分的可憐了，爲甚麼事值得這個樣子？幸而……沒有被外人看見……笑死……還怕不將你送入瘋人院裏去呢……」

少年一手扶了椅背，似乎不甚明白她的說話。

她便又懇切而悲慟的說：「自從你到這裏來，誰曉得你有這樣的病症。可憐哪！是誰教你有的？今天燈也未燃，書也似未讀，在這等悽悽切切的一日裏，我很替你傷心！所以才上樓來看你……」

他到此刻，似乎方能明白過她這語中的意思，俯着首不做聲，她又續道：

「我知道一個人，更是一個少年人，在這等時候，容易發現舊病。但你要是這樣下去，難道……你就不怕一個人遠遠地在外面自己住着……家中人的牽掛嗎？」她立在他的前面，說這幾句話時，也禁不住要流下淚來。他本來是一時的神經錯亂，到此時已明白過來，便將身子向後一倒，就在椅子背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不意的驚詫，使得她也不知要怎樣辦好了！自知說話雖是切急，而不免魯莽。方想着要再說話時，卻聽見一種微切的聲音，由他的唇中發出道：

「是……是！我知道有人牽掛呵！知道有人牽掛呵！豈還是一個人呢，但白……白地牽掛罷了呢……難得你將這句話提醒我……」

他這時因她那副懇切的態度與熱心勸言，將他提醒了，將他由迷夢中喚回。本來這半年中強壓抑下的心情，強將迴蕩着憂思的熱腸，強投入冰冷的理智的窟中去。他自從孤身遠出，由萬分危難中，強將人生親愛的繩縛割斷，遠出之後，孤寂地居住在這裏。更沒有會聽到有人向他會說過這麼一句話。然在這一晚上風雨聲中，出其不意地聽到了，頓時不止是將他由神經錯亂中喚醒，而且將他那茫然的感懷，與過去的痕影，全提上心來。他雖是平日素所寶貴的眼淚，到此時卻不能不由肚中反流出

來了。

女房東呆呆地立在那裏，看他這一哭，與他在嗚咽聲中所說出的幾句話，因同情的鳴感，自己也一樣覺得隱隱潛伏的悲哀，有點支持不住！然而一面卻還是勸慰着他，他卻哭得不能起來。末後她又忘了甚麼是嫌疑，慢慢地用手拍着他的背，如同拍着他的兒子在懷中睡眠一般的和愛。勸他不要這樣。正在這時：忽然一陣急急而大聲拍門的聲音，從外面傳入。於是她嚇了一下，忽然捨了他，提了油紙傘走下樓去。

這一晚上萬萬想不到的是她的丈夫，會一路同了阿貢回到家來。自然她是很可以放心得不過比較着在悶悶地每日的生活裏，晚飯之後，洗盥箸，縫補孩子的衣服，收拾丈夫的臥具之外，卻平添了一重心事。自己也難解說是爲的甚麼，卽或別人說了出來，她口裏與其純白的心靈上，也定不承認。丈夫自然還是噴着高粱酒的氣味，沒有多話可說，早早在破且舊的布帳子中鼾鼾的睡了。阿貢在對面小木榻上，也睡得正濃，時而從胖胖的小腮頰上，露出笑容來，一盞半明半暗的油燈，照着頂上已垂下一角的紙天棚，一陣陣的細風，搖動燈影，內在垂下的紙角上亂動。她脫了外衣，睡在丈夫的外面，眼看着燈光，卻也不想吹滅。每天她忙碌一天來，到了這時，早也入夢了。可怪這一夕總是不能卽刻睡着。那是常有的事，丈夫每每從口中將牙關咬的響，而且發出恨恨的聲音來，但在這時，偶然聽到丈夫的咬牙與夢裏的歎聲，她就覺得彷彿有個人在身後推了她一把似的，於是蓋着薄薄的被子，分外覺得

冷些。她起來給孩子又重行蓋上一件衣服，便回到牀上，將燈吹熄，但那個圖畫，總似在眼前搖動。不單搖動，而且還引出自己十數年前的印片來，在久是安如止水的腦痕中。

夜已深了，雨聲還是沒會住下。她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一回兒側起耳朵來聽聽丈夫的動靜，彷彿自己心中的思想，——無頭緒的思想，早已流入他的夢境中去的一般。而近幾年來，未曾感到的激刺，卻如同雨聲滴在秋樹葉上似的，大一陣，小一陣，起一陣又落一陣。

而同時正是那樓上的少年，——新聞記者，由淚痕中清醒過來，悽悽地去讀那首小詞的時候。

十二月一日夕。

## 寒會之後

寤君走在微雨溼後的街道上，覺得剛纔在火光熊熊的室中的暖氣尙包住了全身，所以雖在半夜中的行路，卻沒有感到殘冬將盡的寒威；也許是借了幾杯白蘭地酒的溫力使得身上的血脈非常興奮而週行迅速的緣故。他以為步行中有些別致的趣味，所以一出了友人的大門，便不雇街車慢慢地走回家去。

「這實在是一場有趣的消寒會呀！鮮嫩的鴨湯，糖醋的鯉魚，淡黃……色的醇酒，飲在喉內又順利而又微帶點澀味，殷勤的僕人，不斷地向壁爐內多添煤火。朋非的談興實在生動而闊大，他的帶有滑稽的笑話，將四五個人的食量越發擴充開來，一碗碗的上等飯儘着添加，只是不夠喫的……還有瑞明的狂歌，唱着聞鈴中的唐明皇，是何等慘惻而哀戀……幸得有他的悲歌，方能將主人家的米飯多省卻幾碗……呵，呵！我若請他們會餐時，這個方法倒不可不學個乖來呢……」

他沒有大醉，他的飲量卻還過得去，但在明燈醇酒中的紛擾，也足以使他的平常約束力失了幾分的效率。他一邊走着，一邊向方纔的片刻的過去有興味地回憶着，口舌中無意的微微合動，彷彿還嚐清肥鴨子湯的餘味。



街燈太少了，一條曲尺形的小街，看去只有這兩點朦朧的團光，又加上爲雨後的溼氣所籠罩着，更看不出三尺以外的距離的事物。幸而街上靜悄悄地包在深黑的夜幕裏，沒有甚麼聲音來擾動他的快樂的簡短的回憶。

步履在無意中卻加急了，因爲看不見星星的空中，又忽然灑落起雨點來。寒夜的尖風，從狹窄的街口逼過來，便覺得今夜的天氣要有點變化了。這時暖室中的種種印象，歡樂與飲啖的滋味，在他的思想中也漸漸地淡薄下來，而家庭中的燈光，卻似在身前引導着他迅速地歸去。

又一幕的未來的幻影影片，在他懵懂的心上開放了。他那位好穿淡綠衣服的妻子，正在窗下對了鏡子梳髮。多年相隨的僕婦，關於結髮的手術熟練而且精巧，每見一個新式的髻子，總想法搬運到她的頭上來。不過她卻不甚留心的……哦！燈影從左邊照來，影着紅絲的燈罩，光線美麗而帶有溫暖的氣象，與玻璃鏡子的光互相映射着，能看得她的豐潤的面部，異常清顯。她不願意三天五天便將髻子的樣式換一個，因爲這是與頭髮的保存很有關係的，自然是她的慣性；不願柔而細軟的黑髮，纔在梳子上或摺在地下的。她一面留心去指導着僕婦爲她梳髮，一面時時回顧着牀上睡熟的小孩子，他那雙好動的小手，雖在冷冷的夜裏，卻仍是伸在外面，幸而室中是溫暖的，她雖沒有強制他的本能的力量，但因此也似乎可以放心了。

她們在那間精雅而溫熱的室中，必是談着呢。她一手用細細地棉花塞在木梳的疏隔裏，預備去

塞出髮上的積垢；一面與僕婦慢慢談着：「幾點鐘了？」「今兒晚上冷得利害呵！」或者是「玩也有個時候，老是沒早沒晚的……」這一類的話。僕婦是個靈敏而最知道她的性情的婦人，便微笑着不答了。

四圍寂靜了起來，只可聽見火爐內的爆炭聲。

印象在過去的經驗的集合中引導得他急急地往前走。雨勢卻更大了。忽然一陣街頭上的柝聲，把他驚醒，卻已立在鄰家的門簷下呢。

方纔在寒雨的路中虛空的印象，到此已證實了。他脫去皮鞋，欹在一把軟皮椅子上，兩隻模糊的眼光似閉非閉地向他妻注視着。妻呢，卻梳完頭多時了，並且已將小孩子的單襪洗好，一隻隻掛在屋角的木架上，並且喊那位善於微笑的僕婦，另外泡了一壺濃濃的茶來。她以為他真是過於醉了，不敢靠近他說話，只是由眼角邊向他作諷刺般的微笑。

寤君走了二三里的長的街路，酒力的興奮，來到家中似乎全在她那諷刺般的眼角的微笑中消失了。用左手墊了腮頰，斜躺在椅子上也沒有說話。

她便開始同他說了些閒話，末後問起消寒會的情形來。他於是從椅子上下來，就在她身旁，將鴨湯與白蘭地酒的味道，如何可口的話，不住口的說了出來。她沒有聽完，卻撲嗤的笑了，便道：「就你們那幾個人嗎？爲什麼他們不將他們的夫人帶去也一同快樂呢？」她說完笑着，仰看着他。

「是呀，他們都知道，卻是他們都齊聲說女人們到那裏只不過使大家多添些麻煩，並且人人便

都拘束起來，沒得很痛快的談笑喫喝的趣味呢……」他這時鄭重地答她的話。

她早已脫去了裙子，這時正用粽子縛成的條帶，掃去長襪上的細塵，聽了他的話，並不擡頭，卻慢慢地道：

「我不會信帶了女人去赴會，會使得你們都不快樂。那末爲甚麼你們都要結婚呢？」

他不禁用手輕輕地向她的肩上推了一把道：「你真會說這是實在情形！女人們拘束而多心，新舊的女子同是一副面孔，有她們在坐，使大家快樂的興致減去了好多。只好……說些應酬話去照應呢……」

他還沒說完，她將棕簪放在椅上，擡頭望了一望，卻摸摸自己的嘴唇，從一隻澄澈目光中，透出譏諷的笑來道：「哦！我的舌頭尚在口裏呢！虧得你們這些人人人前一面說，人後一面說……」

「怎麼是呢？」

「噯！你們是好講究社交呵；講究男女間要有相當的交際呵；女子不應當盡日在家庭呵……卻不道你們專會在正面上說得好聽，做起事來卻又討厭女人們的拘束與多心……」

他真的着急了，便接近一步，——她並不避開，向她說：

「不是的，你錯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一些女人們都是拘束多心的，總覺得在是等痛快的宴會裏，像你們去並坐下待不多時，又是得記惦着孩子們冷呵熱呵，又不能喫酒呵，他們見了各人家

的女眷，總得規矩地連句笑話也說不出來——自然是恐怕輕易得罪人，而且你們又不能多坐臨走的時候，難道那些作丈夫的不伴送回去嗎？……那不過是一種應酬式的喫飯罷了……實在沒有甚麼……」

「原來，」

他不等得她說出下面的幾個字來，即刻捉住了她的一隻手，續說道：「你……你先不要說，不是你沒有聽明白呢。再一層就是那是男性揮發的場所，煙味的激刺，酒肉芬香的劇烈，你們比較上在安靜家庭裏很安閒慣的人，到那種地方總感到紛亂而沒有趣味。再說吧……再說吧，你們這些人一去，我們總不能多喫酒了，吸香烟了，大家須要矜持些言語呵，談到婦人的身上，尤須少說，或者謹慎地說，更不能帶出一點的嘲笑與滑稽的興味來。所以他們自從多日要集合朋友作一個痛痛快快的消寒會，計議着不要呆板，不要過於拘束，儘可隨意的樂一樂。本來這等聚會，也不是常有的事；他們都約着以爲男子偶然浪漫地快樂，還不妨事，女人們一去，兩面總不合式。所以除了密司忒王，密司忒顧，沒有結婚者以外，一個人也沒有同了他夫人前去，正是爲的這個原故……」

他還想分外將這層儘力的擴充着說下去，但說到這裏似乎再沒得說了。少遲了一會，便道：「還有呢，總是爲你們多不好向這等快樂有充分的傾向……但你知道我……他們都如此說，我怎好一個人同你去呢！」

她抿着嘴唇，一手攏起左頰上的鬆髮笑道：

「爲甚麼我們對於這等快樂不能有充分的傾向呢？」

他不意她還追問上這句話，本來沒有預備，便直率地道：「總是爲得心太分了的緣故吧，我也不是很明白。」

「醉話呢，強辭奪理地說……」

「不，」他說的一手握了妻的尖指，緊緊地不放，卻將身子斜靠在案上的絨桌幕上道：

「不，我沒有多喫酒呢。確實我也不十分明白，但我也認爲這等過於煩亂的場所，你們去，就感到痛苦了。而且也不能呢。像密散司趙，她那兩個小孩子，總是她一個人料理着，你想——這正是譬喻呢。一位女人有了兩個小孩子，家裏又沒有好多人，她還能有多少工夫和快樂的心緒，到很快樂而自由談笑的消寒會中呢……還有其他的……」

她只是默然不語，雙頰上面湊成微笑的渦痕，看看牀上睡的動也不動的小孩子，蓋在薄絨被下，如畫成的美麗圖畫一般的可愛。一面時時將她明亮的目光，望着挨近身邊的丈夫，似乎靜聽他的長篇大論的言語。不料竊君說到這裏，驟然停止，似乎再也沒得說了，似乎自己所說的話邏輯上一絲毫的露痕也沒有了。

她重復向他看了一眼，卻作出驚訝的態度來道：「原來，原來是這樣的。但你們這等集會，沒有一

個女性不嫌太乾燥嗎？從前不是有人這樣說：「一個團體裏女性是不可缺少的嗎？」

這句話驟然將他提醒了，微醺後的記憶，便不禁面部微紅了道：「忘了告訴你！今晚上的消寒會，卻有一位密司吳呢。——她是體育學校的教員。但她爲人是不拘執的，所以……」

她點頭微微道：「原來是位密司……密司吳呢！原來她是不拘執的呢！原來啊，原來如此……」

她故意地滑稽而且贊歎般的重複述說，他卻更不好過了，頭也漸漸低下，幾乎可以吻着她的手腕了。她卻慢慢地道：「這有甚麼？像小孩子般的羞慚呢？不過資格的高下，在這裏顯分出一點標準來罷了。『女人們總不相宜到這等場所。』能以減少男性的快樂，『拘執而多心，』一個或者兩個小孩子的掛念，『忿』夠了沒有了，哦！是了，『體育學校的教員一位密司』……」她再也不能往下說下去了，其他的話，已經在笑聲中嚥了下去。

他本來有幾分醉意了，初時還強着在那裏高興地談着，這時卻覺得一句話也不能多說了。只是將頭俯在臂上，一手熱熱地握住她的柔軟的指尖，彎着腰在案上裝睡。她更笑得立不住了，幾乎也要俯在案上。忽然聽得牀上的孩子夢中喊媽媽的聲音，便住了笑，掙脫了在丈夫臂內的左手，上牀去給小孩子乳喫去了。

半夜後的雨聲沒有了，北風吹得窗紙呼呼地響。寤君這時正被釀醞的酒力催移着了另一個

境界，他似乎遇到了好多幻像不到的事實，他似乎方纔記得與幾個女子在月光如銀的草地上隨意地坐着飲茶，談話，談得是纏綿而不著迹象的事。那時月光分外清朗，淡青色的天空，如同罩了銀灰色的薄幕一樣。淡淡的星星，溶溶的天河，都在空中點綴出神奇的美麗。他又親切地看見由月光中飛出了一隻羽毛燦爛的錦雞，在草地上飛來飛去，一聲高吭的啼聲，頓然將月光掩卻。幾位談話的同伴都不知去向了，天空中驟然變為黑暗，而他戰慄地仰視着空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彗星，卻滿天跳舞起來。正如萬千個淡明的火光，由爐中爆出一樣。尤其是那顆多尾的彗星，如孔雀尾部的翠眼一般，在空中飛舞得令人眼倦。

正在這個奇幻的色彩裏，他忽然另覓到一個境界。

還是在明月的夜午呢。潔淨幽雅的一所樓房中，房子的牆彷彿用雲母石砌成一般的柔滑。窗上的白紗的帷帘，時時被清風扇動，將清輝飽滿的月光，由明潔的玻璃上透過。室中花瓶，絲毯，都似平生所沒會見過的工緻品。月光正在他身上蕩漾的時候，他方纔覺得身旁邊還有美麗豐柔的女子很沈靜地睡着，正似在夏日的天氣裏，他臥在細紋的花簾上，覺得微微出了一些汗。不過由月光中看見這位自來沒會見過心裏猜疑着說是位女神的女子，便覺得一切的煩熱都屏除了。不想過去，也不念及將來，正在神識安靜的時候，忽地由室外進來了一位長鬚拄杖的古神，顏色嚴厲而沈重，卻大聲叱喝着道：「這是甚麼地方呀？那裏容得你們來呢……」還有好多的話，自然他也記不清楚了。這時那位

女子早已由窗中躍出，他也被老人逼出室外，只看見月色如鍊成的白霜着在地上，着在大葉的樹枝上。四圍沈寂，不知是在何等地？方他想跑走，但恐怕有甚麼危險，便不禁地喊了出來。

一身汗由醉中醒來，覺得被子蓋得太多了。揭去一層，卻正觸着她的手臂。她還喃喃地笑道：「原來，……」

他這時聽着打窗的風聲，自己的餘醉也全醒了，嗅到身旁的她的柔髮上的香氣，便不禁向她耳畔吻了一下。低聲笑了。



## 技藝

春來了，人都歡喜在凌晨吸納着三月早上的清新空氣。可是日日紛忙的人，雖在紅日滿窗，並且覺得很爲煩熱的時候，總捨不得即時推枕而起。倦嫩的身體，慵騰的目光，不可接續，不能推尋的片斷思想，如同有種魔力一般，使得他對於溫潤清柔的晨氣，不能完全消受。及至勉強披了衣服匆匆地盥洗完時，倦意固然退卻，而同時黎明時的幸福也享受不到。

這幾乎是一般青年普通所感受到的，而葆如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自去年冬日在熊熊的火爐邊，與他同寓的同人，堅持着說：「冬將盡了，溫柔的春，轉瞬便啓開了她的美目。我們的新生機，又重新萌發了。『一年之計，』正是青年人努力的良時，如嬌花一般的放蕾如春雷一般的初震。……自明年春起：我們須學學另作一個春之先驅者，晏起的習慣，於我們百無一利，而且在萬物沈醉的春日裏，牠必展開牠的誘惑力來攻擊我們。『一年之計，一日之計。』我們的自勵，須從微細處做起。……第一種必要改革的，是春日的晏起。」那時他的同人都隨聲附和說春來的柔美，說晏起的惡習，甚至竟有位更聰明的人，預先規畫着他們在來年春日之晨零靈未乾時即起身，何時讀書，何時作事，說得大家都非常興奮；並且的確預備着待到春日來時，有無量的快樂的共

同工作，他們覺得未來的希望的燄光，正如爐火正在旺盛地燃起。

果然春日到了，城外山凹的冬日積雪，在最高處也愈望愈淺淡了。黃鶯奏着初春之曲，向各處的城市或安靜的鄉村及人家的園林中傳佈着春來的福音。於是一切覺醒了。柳葉兒耀着浮綠的煙紋，湖水上漲起淡藍色的晴波，大自然中平添了無數的景色。

葆如呢，自然更加多一歲了。他的心中盼望着春來比一切的人都急切而熱烈！他奮發的精神，無窮的希望，著作的興味，都似久蟄伏在土塊下的草根，只待春來便一齊怒發。不過時間是決不會欺騙人的，春已來了，而且到處傳佈着春的使命——爲的使一切都從沈沈的夢中覺醒。葆如的敏銳的感覺，自然覺到了。以爲久蓄積在心中的精神，希望，興味，都可即刻實現了，但於此有一種最大的打擊，就是清晨的晏起。

晏起罷了，在常人原感不到甚麼，何況他既非油鹽店內的小夥，更不是工廠裏的學徒，遲到了，晚起了，是要受叱責或扣薪金的。他是全可以自由的，雖因自己的事務，有時須早起一點，但這並不是天天必須如此，一星期只有一二日。而所謂爲事務的早起，至早也還是八點鐘。其實在這時油鹽店中已喫過早餐了。居然由年年經驗中得來的結果，在這年的春日裏，他又證實了。蓄積久日的志力，卻仍不能將春倦的權威，戰勝。他理想着春晨空氣的鮮潔，玫瑰花從粉萼上發出來的甜香，噪晨的雲雀的歌聲，以及不甚煩熱而溫和的初升起的日光，他羨慕着，真誠的羨慕着，不過睡神偏好在清晨來臨，使得

他沒有爭鬪的能力。即使有時在牀上醒來，心裏知道對於有前次的自誓之言，不能實踐是多末可恥的事！而一方面倦力卻仍是迷戀着他，引誘着他，不讓他早早的起身。及至勉強揭開被子，如覺悟般的下牀的時候，別的小伙伴早出去了，或正在讀書。有人對他笑了，彷彿譏嘲他，他自己也覺得沒有意思，便遲疑地答道：「看明天吧……我不信究竟會不能……」

其實呢，到了第二天，或者能早起三分鐘，有時還要晚些。

有一天正在黎明以後，太陽的淡色的金光，已籠在窗格上。街頭上已有了喊賣杏仁茶的聲音，從牆外傳來。葆如因連日賭氣不起，自己早起了一種微細的煩悶。因他素來主張青年人應該多受點嚴格訓練的，並且常以此勸戒他人，不知爲了甚麼在這個迷惘的春夢裏，自己的自治力卻早已降服了，而且由此受到他人的譏笑。他昨下午在城南公園的蒼松的密陰下，又同兩位朋友談起，他便重復誓言，非將這個爲自然所迫服的習慣逐出於他的身體之外不可及。至晚上回到寓所處理了些事務，正在閱書的時候，又將這事記起。本來是極渺小沒有甚麼值得多費思索的，然在他看來，這卻是很重大而足以使之煩悶的問題。他常常羨慕着那些作大事業或真正研究學問的人，必先有克己的工夫，有犧牲一切利益的決心，因此他對於這一點憂起的習慣不能改革，他對於他的前途，不能不感到無望了。然而同時他又受自己情感的支配，不願有任何外來的或強迫的勢力來阻礙他。小節罷了——如同每餐多喫一碗米飯，或每天必喫一支香煙，同樣的絕無關係……像這樣相反而又終不能自解

的思想常常使得他如墮入迷霧中而找不到出路他於是在推開窗子放進月光的地上來回尋思反而將方才所閱的書籍忘了。

直到破曉以後，他一夜的夢痕，幾乎被這等衝突的思想踏碎。實在呢，他躺在牀上時，覺得身體柔軟地不能自舉，夢魂迷離着，而昨晚心口相商的問題，還在占據了他的全心。

正在朦朧的時候，忽然由外頭傳來了一種言語的聲音，是「……唔！腰板要挺直些，兩胳膊兒便不會彎曲了……」傳看……兩脚並起。自然會不喫力……」說這些話的明明是位五十餘歲的老人，語音尖燥而爽脆，純粹的京腔。同時又聽見一位女子的聲音。

「唉，唉……累得要死！胳膊兒真沒點勁兒，你慢慢的……我這兩條腿真不聽吩咐……」以後便聽見女子的笑聲，一聽這幾句片斷的話，便知是位十八九歲沒曾受過教育的女子，接着以先說話的老人，嗓子更提高些道：

「傳要練的……像我，如今老了……怎麼一個筋斗……看！還成呢……一練好了，沒有不成的。在人前露臉的事，誰不是要喫點辛苦。」

「我真笨了……可也沒有法子！」

於是談話的傳音，又突然停止，只聽見躍步在地上踏響的沈重的音，連續起來。深如很奇怪！他知道前院是住着人家的女眷的，不過大清早起連那些讀書的學生們，還正在高臥，她們卻在院子裏幹

甚麼呢？……可是體操也不必這樣勤苦，況且平日也沒有她們這樣辦過。但不是學習體操，又爲甚麼說些「胳膊兒便不會彎曲，……兩腳並起」的話？他正在閉目凝思着，忽然又聽得躍步的聲音停住了幾分鐘，如同用器械互相比量的撞打的聲。那位老人的語聲又道：

「這個刀柄怎麼拿，……靠下些，……來！招呼！……快接！又錯了。旋三個腰花，低頭，……彎腰，將刀柄從左肩兒順下，……對！……對！有些意思。」

而又一位中年男子的語音道：「我一學就會，這也並不是人人不能學的事。來……接用刀柄，照所說的轉花要緊，……姿勢不要拿不住！……向後退，……退，……喊！有些意思……」

接着一陣器械互相擊打的尾音過後，有一個人喊出一個「好」字來。

葆如這時已經將迷惘的目光啓開，心裏疑惑着不曉得是甚麼事。他總想有人在外院教給那兩個市政公所及司法部的科員的姨太太們的器械操，但因聽不十分清楚，從前又沒想到她們那樣穿高底皮鞋，披大紅斗篷的女子，還能早起練習這個，他於是不能再恍惚着臥着不動，一手穿上衣袖，下牀蹣跚了拖鞋，忽忽地想先去看看。不料及至開門出來的時候，就接上聽見外院有休息的喊聲，於是以前的聲音全都止住。恰好僕役領進一位朋友來，是找他來談一樁學術講演會的事。他忙亂地洗過面，兩個人高興地談起來，不久他又出去到一個學校中找人，於是在春倦的枕上聽到而不明瞭的事暫且忘掉了。

這一日裏他恰好一天都沒有在寓所內，不過當在下午時同了朋友們在音樂共進會中聽到梵啞林粗亂的聲音時，在迅忽的一時裏，他曾回憶到清晨所聽到而不會明白的事。然而即刻有幽雅低沉的古琴音，與梅花三弄的複音的調子，又將他的思想的注意力移去了。

仍然是在如常的第二天的清晨。他本來在昨天有長時間的出遊，與黃昏時的飽餐，晚上回來脫衣便睡。一切的事，都忘記了。不過在中夜以後，由夢境中醒來，他突然又將昨晨所聽到的事記起。於是決定要早起看看，不過又恐怕今天人家未必還那末一定的去練習。……後來正在籌思着卻又被夢境引到黑暗中去了。所以直至這日的清晨，他覺得身下有人催迫他是的，努力着想打退睡魔，跳下牀來。其實他這時對於惡習慣的改革，與恢復勇力，免得朋友嘲笑的這些思想，可說是完全沒有一點兒的痕迹，只是要親眼看見昨日沒得看見知曉而幾乎被忘掉的疑團。他開始先將頭部離枕擡起，預備着聽聽外院的動靜，但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有照例晨喧的雀兒，彷彿在簷頭上吱啁地叫着。他覺得有點失望，同時頭腦昏昏地，又與潔白的枕布相貼合住。忽然他將左臂一伸，表示掙扎與奮起的時候；而外院裏聽見有人緩步的微聲。他蹙蹙眉頭，雙臂高舉，呵欠一聲，覺得全身筋肉都似增長了若干。一邊取過牀頭上的手錶，看短針卻正指在六點四十分呢。他終於為希望與好奇的心支配着，揉着眼睛，如坐不穩似的披衣而起，不過他還不肯立時穿了褲襪下牀，卻直對着細紗帳外的一幅西畫——畫上

有一片叢林，兩個女孩在林中拾取橡實——出神。不知所何地坐了又有五分鐘的工夫，便聽見外院的木杖相觸打得繁音又響起來。老人的教授聲，女子的笑聲，也同時如昨晨一樣的傳來。他這時沒有遲疑的餘時，便推開被子，如同有非常快樂的事似的跳下牀來。

到這時他纔有七八分的明瞭，知道在沒有親眼看見以前的忖度，完全與事實相去太遠。原來他所聽見的老人與女子，一個正在教授，一個正在比量身段與矯正姿勢的練習的，是舊戲場上的把式，與弄刀接槍，以及騰身打斛斗的方法呢。那位面熟的女子，卻也並不是那兩位穿的很闊綽而好帶新式眼鏡及雇有女僕的科員們的姨太太，而是住在東院一間小屋子中那位在遊園拉胡琴的張師傅的小妻。爲了甚麼他有這兩個字——小妻——的觀念呢。因他有時在寓所內遇到了這位新來的女子——他去年沒有見過，看她穿得雖樸素，不過有時打着鬆鬆的髮辮，有時又亂挽着時行的髻子，說話時很粗爽，因此倒動了他的疑問。問及同寓的友人，方曉得她是去年年底那位住在東偏小屋子中禿了前額的張師傅新娶的妻子。張師傅本來尚不過三十七八歲，因爲看去那位女子總像個好遊玩的小孩子，所以每每遇到她，祇如總想起是張師傅的小妻。

一天一夜貯藏在胸中的疑團，他這回一齊打破。他立在外院的門口，看他們在小小的荷池邊，正訓練得熱鬧。地上鋪了一牀粗布褥子，卻還沒有用到。那位約有十九或二十歲的女子，將短短的髮辮含在口裏，穿了對襟小衣，正自學着玩弄接刀的方法。裹了銀色刀頭的木裝假刀，在她手內，舞得團旋

飛轉，忽而一手轉來，全憑仗幾個指尖的靈巧，將刀柄與刀頭如車輪似的轉花。在葆如看來：已經讚歎她的工夫的純熟，並且想一兩天的光景就能有這等成績，他一面看了，一面自己由比較上而生了自己笨才的感歎！老人卻也奇怪，頭頂上還將餘髮攀成小結，面色枯黃，但一看就知道是很便捷的。有時她舞得不對，他便從容地將刀取過來，舞成一個可作標榜的式樣給她看。又時而說：「中指須斜彎些，……快向左偏，頭轉得快，不要丟了刀。……脚步要穩重。……拿得住，方得點勁兒。……」這一類的話。那位禿了前額上的髮的張師傅，在一邊拖了鞋子，喫着香煙，從旁邊看着。有時因為練習三人對打，他也丟着木鏢幫忙。女子練習一會，執着器械休息一會，便用懷中的手帕拭汗。看去似乎臉也沒有洗過。為三個人踏起的細塵，沾到她面上，便看出比平日黑些。那位教授的老人，用細皮帶緊緊地束住腰，時時地對他們說這些本事練習時應注意的地方。

葆如忘記了自己也未會洗臉，呆呆地立在門首看有趣。少停了一會，在三個人對打之後，女子已是有點氣喘了，到她的屋子裏去了一趟，便又學習起練拳脚及屈伏倒立身體的事。這時葆如方纔了解地上鋪的粗布褥子有何用處。女子在褥上用兩手挺住，試了幾試，便將身子倒豎起。這時她的面部全發紅了，那自然是血管倒流所致，沒有梳理過的髮辮，盤垂下來，腹部向外面凸着，只是她的兩腿，尚不能壁直豎起。老人一面用兩手將她那反持的雙足扶住；一面卻又極詳細地教與她用力的方法。她叫不要將臂上的全力鬆懈。這樣過了有五六分鐘的工夫，女子重復立起，微喘着道：



「老是不成……可怎麼好！別看年輕的人兒，還不如你……還不如老頭子呢！」

老人暫不言語，忽地撲到布褥上，將身子同樣的倒立着，不單姿勢比女子自然，而且他確然將疲倦的兩腿挺直，兩足可以自由運動，而且他還可以用一臂支持着全身倒置的重量，將兩隻腳在空中揮舞。過了一會，起來笑着對他們說：「你看怎麼樣？」

葆如更看呆了，沒料定乾瘦如沒有一絲力氣的老人，還能有這等出奇的本領。老人這時方慢慢地道：

「您瞧着……這也不是容易事呵！不要說這樣年紀。」他說時對着那位女子：「就說吧；從十來歲下手學起筋骨兒還柔軟些，身體還輕便些，少說也還得練個三年兩年——自然是天天上功課，到了時候，還不定能有出息沒有。我……經我手教過多少小孩子，現在呢，少有點名兒拿到幾個錢的，也不是沒有……張師傅，你應該知道，幾個像她們……實在說呢，唱呵，把式呵，都不比人怎麼好的了不得。臉盤兒長得好，再加上有人替她鼓吹，於是便成了鬪角……張師傅，現今的事，這一行都是一個規矩。沒有本領，實在沒有地方找飯喫。有本領呢——祇有本領還不成。論起來這點玩意兒算甚麼，可也不是三天五天，一月兩月學得成，練得好的。唱得漂亮，舞得起勁，在我們喫這行飯的人說來，總得算是種『技藝』。若切實講究起來，您不要管牠打不得架，刺不得人，然而手疾眼快，心靈，身體兒俏皮，這都是不能少的容易嗎……在現今實在也難得很呢……」他說着彷彿動了無窮的感慨似的，

至此便不再說了。用力咳嗽了幾聲。接着那位張師傅將香煙從蜜蠟的煙管中吹去。點點頭道：

「是啦……容易，誰還能坐汽車一月拿到幾千元的包銀呢！『技藝』固然不能不學得好些，又何嘗都在這上邊。譬如我在遊園給那位轟動一時的……拉胡琴，我可不能不說是深知了……總之：我所以要她學點『技藝』一來爲了她小時候也還習過，上過臺給人家當過配角；再則吧，你看她這麼大了，不會過日子，又不曾做件衣服，我在京城裏混混着過，她到我們那鄉下的家中，成嗎……實在也沒有法子……喫點辛苦也說不了……」他說到後來的幾句，語音就有些沉重了。

因談話的空閒，那位女子卻已將器械拾過一邊，坐在石上默然無語。日光射在她的臉上，極清顯的，她的目下有了青色的暈痕。這時她便低着頭道：「誰不願意學好！我也瞧着人家坐馬車穿綢緞的，生羨慕呢！人是一樣的，說甚麼『技藝』是儘着練，但碰運氣吧……」她說到這裏，有點淒咽的意思了。忽而一個寓中的僕役，提了白水壺走過，便喊道：

「好呵……又練了半天了，我瞧只怕有心人，張先生，將來正是闊的時候哩……」

他們都笑了。而坐在石上的女子，卻用污穢的手帕遮了臉，走到屋子裏去。

這似乎是練習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這一天葆如沒有出去，心裏悶悶地覺得極爲無聊。雖然當他同寓的友人起來時，都驚訝着他何

以破例醒得這麼早，他也不甚留意。早上飯也沒有好好用過，過午以後，睡了一會，便起來讀他照例研究的哲學名著。將原文的人生之意義與其價值的下半部看了幾十頁，覺得有點頭痛。——自然這並不是因為德文深奧的原故，他早已對於這部書的題材，起了疑念。他向來不知由人生申得來的意義與價值，是個甚麼本體？有甚麼作用與效果？不過他因為要研究現代哲學家的學說，不能不看過罷了。他這時更覺得那些精神生活，及靈肉調和的抽象的名詞，總不過只是抽象的名詞罷了。他立在他那所小院子裏，對着方抽出嫩芽來的曼陀羅花，凝視了半晌，便回到屋子裏，換了一件袷服，惘惘地到別處去了。

及至晚飯以後回來的時候，在車子上便記起一件事，須急急打個電話與一位友人說知。於是回到寓所，便先到賬房內的電話處。可巧有人正在說着話，他就立着少待一會。當他初入門時，並沒有留心看看屋子裏有幾個人。及至這時，他方看見在早上所看見習技藝的那位女子，另穿了一件比較乾淨的布服，在那裏同着有斑白色下鬚的寓主人說話。他在一邊，只聽到幾句，是那位女子說的話。

「……人都是有命運的！像你剛纔所說的，那位太太……那能行？忽然嫁了，忽然又離婚，何必呢，那人家可不讓！甚麼事都是先定喫好飯，或者討飯喫，又誰能料定。你看伍太太，同那位……太太穿的也好，又有人用着，出去的時候，不用包車，就是馬車。誰教人家有錢來……我呢！還得清早起就學着這個，那個，身子一天累得要死，還得做飯買東西，晚上又不能早早安歇，也不過爲的練點技藝好喫飯就

是了……焉敢比着人家睡到十點，十一點，其實誰還不願意？可是命中一定的事……哼……憑你辦吧！」她說了這話後，便長吁了一口氣，那位寓主人撚着鬍子道：

「半句話也不錯，可不是……人就是這樣……練這點技藝好了，你也就好了……」

女子用一手托住腮，並不答言，而眉尖卻緊蹙着。

這時一位僕人卻過來向葆如道：「請打電話吧，那位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以及這一春中的以後的每天清晨，爲惡習慣——晏起，久已束縛住的葆如，他卻從這一日後，將這個習慣改了過來。每到朝光上窗，或聽見鶯雀喧啾的時候，便不用人催他就早早的起身，雖是他也沒再去看那位女子作技藝的練習。

同住的人們都很驚奇說他真是個有勇力，而能言能行的人，他只是默然不答。

十二，五，一日。

## 青松之下

秋日的黃昏，最是令人容易感到悽傷而寂寥的時候；況且更遇着自未會上燈之前，便淅淅瀟瀟的落起雨來。從如奏着悲涼而愁慘的音樂的聲中，教人聽了，便感到心頭上冷冷地，不知怎麼方好。幸而這間燈光微暗的屋子中，還是幾個彼此相熟的人談話；說出互相慰藉的話來，還可以將無聊中的似乎真實的觸感消滅與間隔些去。不然，遇着這等天氣，一個人孤另另地在彷彿廣漠中的客舍裏，不要說讀不下書去，睡不下覺去，只是這悽清中的情緒上的恐怖，也使人無可如何呀。

一個人當在家庭中的時候，有時不只是覺不出甚麼好處來，而且煩膩；設若你獨自遠居在旅舍裏，或者到了陌生的地方，沒有人共你說話，也沒有人能以真心的安慰，使你減卻寂寞，到了望着天空的飛雲出神，或是在燈前無味的斜坐的時候，那末，想起家庭中安適而快慰的生活，總不禁有些戀戀而且可惜的意味了。一切的事，都是那樣，當前見慣也就罷了，然而賦有最大的權威的就是「過去」二字。一句話的聽到，一個人的遇到，一枝野花來萎在泥裏，一隻斑鳩飛過牆頂上，但使是「過去」呵，你不是善忘的人，總不能沒有歸過去的思量與憐惜的！其實這不過是就最平常平常的事說罷了。也或者人人以為是平常的事，而卻令心細的人們，一輩子永久而勿遺失的掛在心上呢。

我們幾個人在一間安置的很妥貼的小書房中，這一時靜靜地息了言語，來默聽窗外的雨聲。原來玻璃窗外有個藤羅架子，這是前年纔栽種上的藤羅，兩年的工夫，已經長得滿了架子，而且綠葉的蔭影，幾乎全將窗子遮卻了。偶然大一陣小一陣的秋雨的滴瀝，打在疏密不等的葉子上，颯落颯落地響，有時噹的一聲，卻是風吹得門鈴上扯過來的鐵絲顫動。正在這時，他們都鄭重而安然的去聽這一夕自然的音樂；而同時在我亂思的心中，便作出上面的兩個片斷的理想來。

我不知在同時這一屋子中的人，他們想些甚麼？不過我自己的心上，的確是無規則的尋思些毫無關係，而且是毫無價值的事。一個奇異的另一疑問，剛着在我的腦中，就是我每逢着秋夕聽雨的時光，自己再不會解答來的問題。便是一樣的雨呵，爲甚麼在夏夜聽來，對於我內心的觸感，不與秋夜相同……這實是一無可解答的問題。經驗給我的教訓，卻不祇一回了。在默默中，我又憶得起來。正要繼續想下去，忽然在短榻上坐着打線結的我的表妹妹，突然停止了手中的鐵針，向着門外彷彿看了一眼，回頭對一個三十幾歲的人道：

「天越發黑了，我真怕聽這等淒淒零零的雨。沒落雨時，我打算這個大線結，在六點鐘就打完了，現在呢？」她說着，向右腕上，就燈光下看了看道：「快七點二十分了，還沒有打完，白白地讓天氣把我悶壞了……」

她說完之後，便索性將活計丟在榻上了。

三十餘歲的男子，是她的哥哥，正在案上拿本書胡亂看，聽她說完了，便微微地笑道：

「小小的年紀，這樣懶得難過，自己事做不完，卻來怨天尤人，自來落雨是妨害讀書，卻於做手工一點也沒有關係……可是，若不是落雨，夢薇早就走了，今日晚上，或者可說是天的留客……」他還沒說完，便自己笑了。我方要接過來說上幾句，卻不料他重復繼續說道：

「夢薇，你看芸如越讀書越成了小姐的樣子了。你就高興起來，作點手工，其實呢，還是爲她自己作的，一時作不來，便發急的了不得……還時時口裏贊成女子……這樣獨立，那樣獨立……」他有意作出嘲笑與遊戲的態度來激怒她，她也知道，然而因此竟引起一番爭論來，破了室中的靜默，芸如急切地向她哥哥說：

「你真是故意挖苦人呢！而且像你是的，真是單調生活中的人生獨立也罷，不獨立也罷，一個人總逃不出天然的環線之內，難道如你的說法，聽雨聲而有感觸的，只是讀書的呆人呵！那真正成了笑話了。像你們讀書，左不過爲人；或是爲書本子作驅使罷了。書中的意義，能夠了解，恐怕不是書呆子能夠辦到的……哦！哦……我記起來了，你不要挖苦我了……」

「你記起甚麼來呀？」他笑着逼迫般的問。

「你們只是會在報紙上，口頭上，喊着，鼓吹着女子獨立呵，經濟問題自謀解決呵，終究不過要少家中一份負擔罷了……」她是故意說的，我聽了也忍不住要笑起來。她說到後來，便不再說了，只是

對着案上的一面大鏡子，收理她的鬆鬆的頭髮。

她的哥哥，是個久於在社會上作事情的人，而且他對於他的妹妹們，向來都視同小孩子們好說好笑的。不過這時，他卻驟然變成鄭重的態度，慨然向我道：

「說笑話，固然是說笑話呵，然而芸如的話，何嘗不深入一層，你以為怎麼樣？」

我還沒有回答他，忽然在東壁下小書案上他的小妹妹霞如手裏拿着一本書，曼長的聲讀道：

「搖落秋爲氣，淒涼多怨情……」原來我們由沈默中起了談鋒，卻忘了霞如在那邊一個人正看古詩，看得有趣呢。有她這一驚，卻將我要回復他的話忘掉了。而且也平白地將這段爭論中止。霞如梳着鬆垂的雙鬢，穿着淡墨色的呢夾襖，從低下的面上，見出讀詩讀得興味很高，而有感動的顏色。面上微微發絳。她卻始終不向我們談話。去如聽她讀出這兩句不知出自何人的古詩來，便笑道：

「罷了，罷了，我們這屋子裏，有的是政論家，方自舌辯滔滔地不了，又添上一個清靜無爲的女詩人了。薇哥，你不常到我們家裏，你看熱鬧不呵！你總說自己也快樂點呵！不要只是一天天像心裏有些懸決的問題一般地沈悶！你看我吧，有個政論家作哥哥，又有個女詩人作小妹妹，索性明天起首——不。後天呢，明天是假日——便書也不讀，也不再想甚麼女子獨立了。我要專作政論家的妹子，與女詩人的姊姊。薇哥，你以為好不好呢……」她滑稽而迅利的說完，全屋子的人都開始互相看着笑了起來。這正是個快樂的時間呵！然而在半空中，迅閃的射出了幾道電光，即時殷殷地有了雷聲，而窗外的



雨聲，並不是先時那樣一點一滴的從容落了，驟然添了許多大的聲浪，聽見石階下的水道，如同瀑布一般的響。室中的人語，也有些聽不清了。正自讀詩的霞如，卻抱了書本，跑到她姊姊的懷中去。

於是室中的四個人，重行沈默起來。共在窗下，用互視的眼光，來聽破空的雷聲。

秋天的雷聲，自然不能長久響的，不過有十分鐘的工夫。大的雨陣，重復止了，雷聲也自空中遠遠的走去。這時只聽到門外石階下水聲汨汨地流響。

大家的談鋒，也重行續起。

最先反是芸如，以她那疲倦的左手，將額上蓬髮攏了一攏，面上冷冷地似是記起甚麼心事來一般的，便緩緩的說：

「我們還是比較有幸福而沒被人忘卻的，——雖然是就是我們幾個人，一室中的笑語，正是歷千萬劫中，不必更能得到的。人的孤寂與冷落，是最可怕的！況且是在這等慘澹的天氣裏。我方纔聽過雷聲引起恐怖的心思，使我記起一個人來，哥哥……你不記得我小時的同學吳鏡涵嗎……」

「吳……甚麼名字？我實在記不得，是不是你在縣裏高等小學讀書時的朋友呵？」她哥哥彷彿要竭力回思，卻記不清楚的反問。

「是呵，你不記得她常好穿一種茜色薄羅衣服，在夏天裏，同着我到後園中去捉促促嗎？她身體還很高，其實她比我還大一歲……」

芸如還沒說完，她哥哥忽然醒悟般道：「對呀，我那時老是記着每年暑假從外面回家早些，你們小學裏都沒放假，那些小姑娘們常來找你玩。我於今記起了一個，好穿黃色衫子的，——只有她一個穿的，不是黑而多的一把頭髮，眼睛很大，嘴唇的左邊有紅色的痣子的……她不是叫甚麼鏡涵嗎？我似記得……」

芸如微微地笑了。「虧得你不記得，連人家嘴上的痣子還記得這樣清楚，也不曉得你怎麼瞧見的。」

她笑了，我也笑了，倚在她身側的霞如也天真爛漫的隨着我們向她的哥哥抿嘴。

他便連笑帶說的急急分辯道：「不是的，不是的，我自然有個道理呵。那時候我比你們大了有十多歲，你們一起八九個女孩子在家裏常常捉迷藏，然而公舉出我來做蒙布在每個人眼上的差使。芸如——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恐怕你們自己要不公平呵。難道我在蒙眼布的時候，我的眼又不瞎，還看不見嗎……看不見嗎？」

於是大家更笑了一陣，然後芸如便囁歎的道：

「她真是第一個好女子，自從三四年的同學分散以後，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才能再見她。算計時間的分隔，已經是六年多了！你記得她那時是十五歲……但時間是最會播弄人生的命運的東西，一個人的命運，有時也可以說是注定的呵。她現在不過是個爲境遇造成的小學教員罷了，其實她的才

氣聰明，都比當時的小同學高出一倍。然而誰能反抗呢……在安樂的家庭裏，在這樣淒風冷雨的黃昏後，我更能記起她來……薇哥，關於她的事，你多少知道一點吧。」她說着悽然的向我看。

我簡直茫然了，連她的哥哥還不知道的那位密司是怎樣，我又何曾知道一點呢。我方要答復她，她卻道：

「你不記得得去年夏天，我們幾個人趁一天的閑工夫，跑到翠微峯下去旅行。我妹妹，還有幾位一同去的，在山逕旁邊，一顆大可合抱的松樹底下，曾遇見一個女子，領着兩個藍布衣服的女孩子，抱着些石竹花嗎？她面色很黃瘦，曾同我說了一些話……但你們卻在前面已經走了一段路了……」

唉！我被她一提，那個青松之下的印象，突然回復到我的記憶裏。是的，不高的身材，黃黃的面色，而映着瑩白的皮膚素，秀朗的眉痕，罩在含有詩意的雙目上，那個女子呵，誰知她就是芸如口中的鏡涵。我便道：

「匆匆的遇見，你後來不過對我們說她是左近山村中小學教員罷了，誰又知道她是甚麼鏡涵。」

最小的霞如突然將幼稚的面龐擡起，向她的姊姊道：「她是不是教學生讀國文的？」

芸如點頭道：「她是擔任國文教課的……埋怨薇哥不曾多知道關於她的事，我當時因為許久沒見她了，在松陰下，說了許多話，那裏再有心緒去給你們介紹，可是自從那回，我又見過她一回，而且

常常通信，所以我每逢着易感動的時候總忘不了她，其實呢，她真不愧爲一個在亂如麻絲的人間被認識的一個；然而她竟被人間來遺棄；她竟被命運將她陷下了……」她沒有說完，眼中暈泛起來，用手將頭托起，將要盡情一哭的樣子，向着牆上一幅近人摹畫的風雨歸舟圖，癡癡望着。

除了她，我們更是隨同她癡望着，沒有一個說話的。也許在這一剎那中，都將沈默的不可知的同情，流注在各人的心中呵！

末後，還是她那年老的哥哥，忍不住了，便催促芸如道：

「到底是怎麼的一樁事，引起你多大的感慨來，你要說出來我們也可以明白的。」

我心裏早有這個同一的請求，只是還沒有說得出。

芸如點了點頭，又向那幅風雨歸舟圖望了一眼，她纔在微微的風雨聲中，告訴那位青年女子的略史。

「薇哥你記得那一天我們同行在山徑中，小妹妹的額髮上的汗珠，一滴一滴的，不住用手帕去擦。那真個煩熱的天氣，我想她的年紀小一些，走不動了，雇了一匹驢子，她又不敢騎，我正着急的，了不得……」

我同活潑的小姑娘霞如，都不禁笑了起來，當我們記起那天又累又熱的狀況來。芸如接道：

「好容易在一所古寺前休息了一會，你們大家不是都願早早的跑上翠薇峯頂喝茶去。那正是

緣遇的湊巧呀！轉了幾條崎嶇滿生了青草的小道，便在道旁的青松下遇見她。同她的學生從斜面山坡上走過來。我一見她，面色改了，服裝改了，並且因為多年不知信息的故人，在我心頭上已忘卻了一半，所以驟然的相逢，我不敢喊她。其實呢，我直接沒有想到是她呢。不料她聽着我叫霞妹的聲音，她便遲疑的叫了一聲「芸如」，僅僅用這麼不經意的兩個字罷了，把我六七年前藏在腦中的記憶，在迅忽中的一霎，突然喚回……及至我同她握手談話的時候，你們等不得，早從斜道轉上山坡了……她從前是多麼美麗與活潑呵，那時我們同在鄉裏女子小學中的時候，誰不稱贊她的面貌，與舉止的大方呵。不過六年多不見罷了！我在這兒可以先將她與我臨別時她的景況告訴與你們。她在五六歲時，她父親是爲了販運糧米墮在大沽口外的黃海風濤中死了。她母親卻是個耶教的信徒。後來因爲悲傷她的父親的死，只餘下這樣的一個女孩子，便對於宗教生活，更嚴重而純一些。這自然是環境與命運支配她到這條路上去。她的母親在教會的學校中教讀國文，非常的刻苦。因爲家中日用的困難，便在她叔叔的房子裏住着。像這些瑣事，薇哥住得遠是不知道，哥哥該記得些吧。」

「不甚清楚，我從小跟了父親在外，所以對於家鄉中鄰人的情形，知道的有限呵。」他這樣的說。「那也是的，我還記得她的母親，是憂鬱而惠和的，常常將我們招呼到她家的小院子裏去喫糖果，雖然她是沒有好多餘錢的，當她在小學校即將卒業的那年春天，說來令人心都爲之抖顫呢！她母親竟於那時死了！」

「唉！這也是不足深怪的一個青年喪夫的婦人的生活，還不是容易中病嗎？況且她家更是在叔叔家下寄住，一個人任使心胸怎樣擴大些，怎樣的看得開一切的事，不過說到這些上面……總之，自此以後可憐如玫瑰初苞般的美麗的鏡涵，竟成了個孤兒了！她那時正是十五歲了，悲戚與愛傷的如何，也不必說。後來聽她告訴我，叔叔待她還好，並且打算將她母親葬埋之後，還允助資使她讀書。這自然是她叔叔應該負的責任呵，但在無所倚仗的鏡涵，便不能十二分的感激了！」

「卒業之後，父親便把我們帶出來住，鏡涵送我走的時候，我們也不知有怎樣悲酸的感觸！兩個人偷偷地在學校園裏的榛樹底下，抱着哭了一場。她還送了我一朵親手製成的紙花，放在我自己用的小籐篋中，直到現在，還在那里呢。你們想：我們眼看着同時遊玩的園中，同時研讀的書本兒，自五六歲每天不離的小朋友，居然竟有分別的一日，是多大的打聲呵！」

「後來，我們還常常通信，我有時將在大地方見到的好玩好喫的東西，想法子買來，請母親寄與她。她也常常來信。在第一年中，那薄而粗紙製成的信封上面，每回夾到總印有蓮塘地方的郵局鈐記。我便喜歡得忘了喫飯！有時也因為她信中的哀感，使我不願喫飯了！」

「不過第二年的春天以後，便再也不能得到她的一封信了！我雖然連連的去信與她，終究沒有回音。後來遇見由故鄉中來的人的傳言，說她彷彿因為他叔叔，隨了一個親戚到外省去作書記，便挈眷而去。但在什麼地方，自然是沒曾知道，不過這個事太過分恍惚了，怎麼她並沒曾給我一點的信息。」

呢？……後來我才曉得她從別處寄我信的時候，那時我家又到別的地方中去，因此便阻絕了消息。

「這樣的無形的間隔，直到去年的夏日在青松之下難以獲得的重逢，我才明白了一切哦！在同時啊，也給予我以綿渺而深思的憤慨！當時我們並肩立着，煩熱的南風，吹着松針慢慢地響，雖有熱烈蒸人的日光，然而我覺得她的心，完全如同安放在冰窟中的慘冷。那是個熱的天氣，你們都該記得呵。我用顫顫的手指，按住她的手時，她指尖都冷冷地，不出一點汗。同時她還不住的咳嗽……」

「人間何會有真實的快樂，而悲感的暗影，卻時時好向人的身心襲來，而且加以猛烈的攻擊。不幸的遺棄者，在那謾謾的松聲下，我雖含了滿眶的熱淚，卻也再沒有更好的言語，能以去安慰她！——自然是真實的安慰呵……」

「她自從隨了她叔叔往宿遷去後的歷史，簡單說罷，後來的幾年，她的慘淡生活，是由於她的性情將她來誤了！然而一個人，爲甚麼不准要有自由的意志呵？……無論甚麼事，爲甚麼只准向威權方面低頭呢？咳！她到這步的景況，是喪失了她的活力，而被壓伏在過於矯崇的新的偶像之下。」

她這句話，令人陡添了一層疑雲，不能明瞭她言語的主旨。但她不等得我們質問，又接着解釋道：「這句話，自然不容易明白的。不過我實在沒有更妥當的言語，來作她的失卻生命的原因的形容詞。她在那天同我說的：『我到現在，既不怨人，也不怨命運，已經是這樣了，有甚麼可說。不過每當燈昏風起的時候，伏在枕頭上，想起我的母親來，縱使一夜不眠，將淚哭乾了，也還情願！因爲獨有這麼樣，

還是能使我悠悠的心，得有個着落的地方。除此以外，你現在替我想，更有甚麼法子與地方，能以安置我的破碎的心……『你們想呵，誰是愛憂傷的？誰是愛哭泣的？像這等令人感泣，與她那純潔的精神，可憐的生活，不是她自己，誰能慕想得到……』

「原來她自從隨了叔叔孀孀到宿遷去後，她便在那個地方，一起住了三年。她後來自修的工夫很好，便擔任那里的女子小學校的功課，還另外給一個家庭中作教師……我不是說過嗎？甚麼事都是湊泊成，偏偏她又有一種甜適與順遂的境遇，在那縣立中學裏，認識了一位英文教員，他就是那縣城中的人，家境還過得去。他們怎麼戀愛的經過，誰會曉得。不過後來居然得了他叔叔的許可，結成婚約。以她那麼孤苦的人，有個青年能以豐潔與純摯的愛情輸與她，自然使她可以做視一切，而且滿意的。她曾說：『在當時，我所見所聞的事物，以及所教的課目，所讀的書籍，幾乎無處沒有一個親愛的笑容對待我。』也許一時的快樂太過了，而結果使人卻再不會想到……定了婚約，沒有三個月，那位青年教員，因為傳染了流行性感冒的病症而死了……」

「死了呵！」霞如驚疑的問。我在同時覺得心中受了一個有力的打擊！

芸如悽悽地將嘴唇吻在霞如的頭髮上道：「可不是呵！這是個冰彈呵！足以打破她那脆弱而柔嫩的心了！不過這還是悲哭的第一幕罷了。她曾說，聽到這個信息的那天早上，她正爲了這病人身上的蹣跚，想着要去看護他，而事實上究竟恐怕難於辦到。那一夜中，她何嘗能以安睡？天還沒有明亮的



時候，她在窗外一顆銀杏的下面徘徊地走了半個鐘頭。然而沒曾想到這三天的病，使到了死的界限上去……後來，在初出的日光下，有人來送信時，她還記得她的鬢髮上面，被朝露溼得潤潤的呢。

「自從這事發生之後，甚麼事也算完了。這樣甜美而順遂的初戀，一變而成爲落下的暗幕，帶了壞命運的警告來給她了。她的平常的性質，已經是因道傳與環境的關係，而成爲容易憂鬱的，及至她的愛人死去，她差不多對於全個世界上如告總別離了她那時曾想到，除了我還是與她自童年相識的友人之外，再沒有或者能以記得起她的一個！她同那位青年可以說得是再不能重行遇到的伴侶。然而人間的一時的生死，便留下了無窮悲慘的塵影。她那時因此病了幾個月，她曾真切的同我說，她也不希望再有生活的勇力，而且也不須了一個人活着，總是爲了快樂與趣味的，她那時對於這兩層人生的要件上，可說沒得一件。使她不遇到這位已死的青年，她可以在無聊的生活中，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好消磨青春的光陰。但人的情思，譬如水上的微波一般，只是沒有風吹動，也就平平的，若使有一波的吹動，而好好的綠水，便橫起無量的波紋了。她經過一度濃如醇酒，而且是苦況差不多的戀愛，她要不病恐怕是不能的。她這樣在病中過了些日子，自己甚麼念頭都沒有了，只是每天含着淚痕，看窗上的日影……」

「那末，這似乎關於她一身的婚約，可以作一個段落了。然而奇怪而不近人情的事，在或一方，可以說是應當的事，竟要逼迫她去承受。這全是由於她的叔叔的主動，他不是很壞的人，而且從幾年前

撫養她，也就可知了。他說是在宿遷縣中，有位從日本回國的學生，因為妻子死了，素來見過她，又知道她的未婚夫死去，便想到要同她結婚。本來這是沒有甚麼不可的，卽是她已結婚，夫死再嫁，在現在的時代，也不能說不對的。而且無論如何，是個人的意志的自由。她的叔叔眼看着如花般的姪女，每日裏哭泣生病，便急想同那位回國的學生定了婚約，好使得她到一個新生活的境界中去。這原是好意呵，而且難得不是頑固而守舊禮教的叔叔的體貼……然而思想兩個字，究竟是難於解釋，若更加上由深惡情感中所產出的思想，便不能以常情去批度牠了。她叔叔以爲她對於一切新的事，向來都是贊同的，她也曾對於舊制度禮教作攻擊的，便將這個意念向她說，那知她的有生力的心，全個都被墓中人帶了去了。她早已不想在人間，更去拔出快樂的源泉來。她並不是強迫的，受因襲的禮教的束縛，但她覺得在那時，她的身心已經不是她的了。也或者在他人所不見的時候，她早已同她的愛人的靈魂合在一起了。她聽了叔叔的勸言以後，甚麼話也無力再說，只是哭暈了……糊塗而堅執的叔叔，還以爲她對此事，並沒有十分反對之處，又以爲處處代她計算，——爲她將來的幸福計算，總可以盡卻一個長輩的責任。況且更能表示出他不是如同舊人般的迂頑，取那種未嫁守貞的已經死了的禮教，因此卻害了她終身的快樂！然而人間的各種事情，都不能只是一方的呵。人們的情感之流，只要有所傾向，那末任管甚麼，都束縛不住的。至於拿一般認爲正理的去責備去，一句話呵，隔膜的人間，終是如此，更有甚麼解釋呢。

「鏡涵在那時，全個心上，那里還可有其他的希望與思想存在。悲哀，不可明言的悲哀，已經將她久經破碎而嫩弱的心充滿了，鎖住了，況且是對於她的死去的愛人的悲戀，正在使她幾乎死也折償不過她的最初的願望來。若在此時，縱使說得怎麼合乎正義，以及用怎樣有力的誘引，教她去變更了戀愛的對象，那能作到呢。然而因此，卻使她叔叔煩惱，而用強力的手段了。他以爲這不過是小孩子一時的執拗罷了，一時的淚止了，情感之火息了，自然而且是一定的，可以如風吹的弱葉一般，會飛到別的地方裏去……果然，誤解是造出苦惱的源頭……事情就這樣的誤解了，她叔叔竟以自己爲最開明不過的人物，拿她作小孩般看待，便爲她將新婚約來定下了……鏡涵就因此起始算投入苦海中的第一步了。」

她哥哥聽得很出神，到這時方才如完全了解了一個困難問題般地，從留下微髭的唇上說出一個「哦」字來。

我也在一邊點頭，而微微的歎息。

「及至鏡涵病體少好之後，她方明白這一回事，她曾哀咽的向她叔叔陳說她自己的志願。叔叔呢卻竭力勸慰她，且用新的道理去解釋，歸結總不過是爲她一身的幸福。再說得遠些，即是爲了她死去的父母的緣故，也不肯把這個新婚約來取銷。實在對於新的道理，更解放而適於性的要求，與爲人生的快樂的道理，她所知道的，比她叔叔更多，但有甚麼益處呢？她是尊重而且贊同這種新道理的，且

是她還爲社會上盡力鼓吹過，然而已經嘗過的濃密而醇醉的戀愛的餘灰，早已盡燃在她的不能更經過激動的心裏，更沒有其他的心與閑的地方去，裝受第二個人的愛情了。她是尊重她所明白而贊同的新道理，但她更要保持一個人的戀愛的自由，與情感的難於更改的權力……事情是這樣了，她是被慰勸與無形的強迫，把她包圍住了。因此她便身子逃了出來……其中的經過，自然一時也說不盡。總之此後她完全與世上的人們，更是虛飄飄的沒有親密的關係了，只有在那荒野中的墳墓。她受過怎樣的人間的冷視與無情，而不知道的棄逐，善意的隔膜的待遇，在這兩年中，她有時幾次要自殺，幸被她的同事們救護過來，而且監視着她。她現在對於自殺的念頭，也比較得減少些了，這不是她沒有勇力，也不是她對於死的勇力，會能隨了時間有甚麼差數。她因爲現在所受的苦惱，還不足，她立誓要遇到更苦的生活，去折磨自己的身子呵。

「她在翠微峯西偏的山村中當教員，還是得了她從前的一位女教員的助力。那日在道傍的松下，她是多麼憔悴而可憐呵！她無力的握着我的手，最痛心的，是我聽了她末後的幾句話，使我沒得言語，可以回復了。只是覺得簇翠般的山色綠茸茸的地上，慢慢如微語的松聲，都似不應該在世上出現。覺得這個亂雜且無目的的人生，應該是冰一般的冷且堅硬的。她從乾枯而帶有青色的眼中，發出慘慘的弱光來，向我道：『我如今也再沒有思想與記憶的能力了……總是這樣吧，多早死的消息報到，我便安然而毫無罣慮的隨牠走去……或者，這也是我的幸福……像你這樣的安適，且在前途上，正

鋪有錦花相待的生活，我到如今，不希望，也不歎羨……不然，又不成你是你，而我終究是我呀……」

「……這一種話聽了，比針刺着更要感得痛苦……」

她說得似乎沒有氣力了，眼波暈紅的向着那邊，似是未曾經心的，又看着那幅風雨歸舟圖。

忽然她又接上一句道：「那日你們都說我有甚麼心事與感觸的確呵，不過我那時，實在更沒有心緒去告訴你們呵。」

雨還是慢慢地一滴一滴地落在窗外的藤葉上，彷彿如同四圍的沈默，將這個屋子來全包住了。除了她以外，我們都沒言語，只有默默地歎息。

聽得內室的自鳴鐘，打過十一點了，一個僕婦穿了她笨重的油鞋，打了雨傘，出來接他們姊妹到家中去。我自然也帶了沈重的心思，被一輛人力車，從滑而明的馬道上拉回。

到得自己的寓中，恰巧僕人將一捲東西遞與我。無聊的拆開一看，原是我在前幾天託一個畫中國畫的朋友，所畫的一幅橫條。他似是作的仿古的筆法吧，松陰之中，流泉之上，一個不知那里的高人，正在枕書而酣眠。他還在上面用小楷題了兩句舊詩是：「莫向人間揮涕淚，松陰一夢轉清涼。」

哦！又是松呵夢呵！

奇異的聯想，又復將我喚醒。「青松呵！青松之下呵！」這兩句話，與在夢中一般的境地，是在我眼前恍惚地移動着。

第  
四  
輯



## 霜 痕

十月下旬的天氣，在凌晨的時候，如一層薄薄玉屑鋪成的白絨氈子，罩在每家的屋頂之上。「霜痕的瑩明與潔白，在冬日裏雖不是罕見的東西，但是能夠領略到這種冷冽中清晨的趣味的人們，也可謂是有幸福的了！在暖暖的被褥中間，爐火熊熊的紅光，逼得人全身的氣力，如同用醇酒浴過似的全行消盡，或者在枕畔嗅到熱烈的髮香，做着幻美的好夢，只有沈沈地在昏睡中渡過，像我在這個時候——賣報人正鵠立在印刷局門前，送牛乳人正彳亍在道上的時候——卻踏着欲待裂口的堅地，沿着河沿，數着髡了絲髮的冬柳，昂昂地又是無意味地走來，領略人家屋角上霜粒明亮的趣味……總之，我比起他們——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是有幸福的……」

他想到此處，薄呢的外套，禁不住朔風的嚴威，便連了兩個寒噤，同時身上覺得起了無數的膚粟，他借此便咬了咬牙，索性將插在衣袋內的兩隻手，伸出來在空中交握着。但那是很明白的事，他那隻凍紫了的雙手，在這時候似乎沒有甚麼溫暖的感覺了！

沿着窄狹的河岸，盡是連根枯乾的黃草，挾着寒威的冷風，從水上吹過來，在沈寂中，微聽得刷刷的響。這個地方，本來偏僻，平常已少有人來往，況且在冬日的凌晨，只有對岸的高大鐘樓，矗立空中，



那黑條下的白面，彷彿在太空中冷靜地微笑着，呆看着無量數的事物。他將兩手在空中交互握着，驕傲而自負的思想，仍然在空虛的腦子中盤旋着。他在早上未黎明時即由牀上起來，用一支禿了尖的毛筆，草草地寫封長信寄他的朋友。他向來不與人家多通信，且是因爲與他通信的人太少，所以郵局中輕易與他沒有來往的，不過他這封信確是急劇而非寄出不可及。至他呵凍在破紙窗前寫好之後，忽而想起在自己的屋子以內，連半分郵票也沒有，所以微嘆了一聲。將這封待寄的長函，安放在衣袋裏，朝着因寫字凍僵的雙手，便無目的地踱了出來。

門外的景色，果然與狹巷中的寓所不同，而第一使得他愉慰的，便是凌晨的霜痕。一個一個的圓粒上，如同由玉液中提出的糖晶，有許多甜美與潔淨的感覺，立時嵌入他突突的心裏。暫時之內，他忘卻了過去一切的煩憂，並且也沒冷顫的感覺；露出破布的絨鞋，踏着枯根的草地，似是去尋覓他所失去的東西。而他在這瞬間能以完全尋到的，只有在環境之下被逼出的那顆驕傲而強毅的「熱心」。

他正在冷冽的空氣中，遲回而無目的地獨行着，不隄防由後面來了一輛溺桶車。車輪含着薄薄的冰稜，放出軋軋的聲音，不過他沒曾聽見。車夫是個五十餘歲的鄉下人，這時正挽着油光閃閃而露出破絮的襖袖，失了光的眼晴，幾乎一瞬不轉地由車輻中間，拚命般的向前看他自己所走的前路。不在意地衝撞，從少年的身邊擦過，寒氣凍麻了的身體，那能立得住。少年的左臂一扶，而車上沒有蓋子的溺桶泛溢出來，他的薄呢的外套上已溼了一片。在突然的驚恐中，老車夫因有由經驗中得來的預

想的恐怖，使得兩臂失卻平均的力量……

於是車子倒了，黃色的髒水泛在地上，車夫也被肩絆拉倒，而少年的衣上溼痕越更加多。

不意的驚恐，車夫曾經受過重大懲戒的原因，他吃吃地想着要說出求饒與萬分抱歉的話來，而一手扶住倒下的木桶卻沒得言語。

黃瘦的少年，目光這時發出溼暈的同情的光來，兩隻手仍交互着，在空中握住，一面笑着道：「不寂寞……只是不寂寞呵……任何事都有趣味……呵呵！車夫，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省卻你再走多去的路，我寂寞的過活中，有這一來，多少總有點臭味了，不……是味道總是好的……」他說完便興奮地舉起左臂來向鼻間嗅了幾次。其實他那鼻孔似乎早被冰冷的空氣塞住了，他這時的狀態似乎狂易，又似乎居心做作，然而敗運的老車夫索索地立在一旁，卻不知如何辦法？

少年又大笑了幾聲，提起脚步，迅速而有力量，一回兒狂嗅着衣袖上特異的味道向前走去。

沿着河沿，轉過一條較寬的巷子，正當他穿破牆角的日影，往前轉走的時候，那邊一個人對面走來，兩個幾乎沒會撞倒。對過來的人，立住看了一眼便喊道：

「噢……茹素……是你嗎？看你臉上皮都凍破了，這大清早要向那裏去……」他穿着極講究的中國式的華旗呢外套，面上顯出驚詫的狀態來這樣說。

「呵呵！你……你……呵蘊如……巧呵，我今天沒有空空的出來，味道……一點味道，我嘗試過

「一點，雖是少些。」

蘊如素來知道他這位不幸的朋友，舉動奇怪，處處與別人不同，聽這一套話，便知不曉得從那裏又去惹出事來。便拖住他的衣袖，用謹慎的眼光，看着他道：

「走……走，請你跟我到我家裏去，你這人別這樣胡鬧了！弄出亂子來，你想……怎麼辦？走……走，我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校內又放假，我暫時不用教書來，我們到家裏去喫酒去。」

茹素也楞楞地隨了他那位懇切的朋友向前走去，半晌，他忽然笑道：「你聞一聞我左袖上是甚麼味？」說時便將那隻被溺水溼透的破外套袖子攤在蘊如擦有雪花膏的鼻子上面。一陣奇臭，蘊如臉都漲紅了，忙離開他道：「你怎麼這等開玩笑……噯！你這樣瘋癲的樣子，還是教人捉到瘋人院裏去好些……」茹素仍是交握着赤紅的雙手，在空中搖動着道：

「這是你所罣慮的事，亂子也會從這些事上鬧起，但我對於味道上，多少呵，嘗到一點。」他說着又向左袖上連嗅了幾嗅，蘊如到這時免不得笑了起來。

一間結構得嚴密的屋子，白布隔幔的後面，精銅鑲邊的爐子，火聲畢剝地正自響着。一隻明漆的茶几兩旁，短椅上正坐着蘊如與茹素。蘊如這時已很輕和地將外氅脫下掛在衣鉤上面，從衣袋內取出紙烟匣子檢出一支香煙來慢慢地喫着。茹素仍然穿了那身骯髒的衣服，坐在對面，沈默地思想。兩隻手有時還不住地在空中交握着，是取暖或是成了冬日的一種習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蘊如同茹素是自幼年時的朋友，而且同時在中學校卒業，經這幾年的變化之後，蘊如已成了大學教授，而茹素卻已變換了幾次職業，現在仍然是子身客居，並且因了性格上，環境上的習染與逼迫，使得他同舊友蘊如相去日遠。不過他仍然知道他這位童時的朋友，對他是熱心的，並不因為職業上主張上的不同便有更改的。他們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中，並不得時常會晤，一來因為各人的事忙迫，再則茹素的行徑古怪而且祕密，雖以最能諒解的蘊如，也不大敢時常同他在一起。

但在這日冷冽的霜晨，無意中使他們得了聚話的機會。

茹素由冰冷的河沿，遷入這所溫煦而帶有春意的屋子中，在他確也感不出甚麼愉慰來。他的爲人，意志堅強的力量，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得上的。他又受過苦痛的漂泊的生活，受過社會上尖利的刺激，受過愛之空虛的打擊，他幾乎變成一個無感覺者。不過無感覺只是對於那些飢寒飽暖上說，其實他心中豐富而急切的熱感，又誰能知道？

這些話是他的幾個知道他的性格的人的議論，然在他是不知道的，不計慮的。他惟一的思想，就是在這種永久紛擾，永久黑暗，而且永久沒有甚麼意味的浮生的淵泉裏，儘量地沈浮一下，儘量地多喝幾口奇臭與辣味的水。這種簡單而不知所以的思想，近來更變成他惟一的目標。除此外一切的希望，煩惱，快慰，愛戀，等等的事，他全不計較，並且也再不去批評。因為他平常覺得一切事，沒有甚麼的，成功與失敗，生與死，愛與憎，喜與怒，這其間原沒有大分別，也並不奇怪。總是一個人愛嘗到甚麼味道，便

須盡量的去尋覓，去嘗試。在別人以爲他是由生活的逼迫，由環境的造成，由……種種失敗以後的憤氣，看他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然在他卻是全無成心的，全不計較的。他不知他是個造成時代的，抑或是個時代的造成者。

但他是喜歡那麼作去。他常常自由似地沒有何等目的。而別的人說他的話，他也曾不在意。

這時蘊如從巷中將他這位奇怪的朋友，領回家中，預備在爐前同他暢談，不料先聞得一袖濁氣，蘊如又笑又惱，也無可如何。

在煙氣與酒味中間，茹素卻不多言語。蘊如一手檢着日報看去，一面低頭向茹素說道：

「你老是這種樣子，我們雖不常往來，但關於你的事我全知道。你那種行爲，到底如何了結而且你孤另另地漂泊了這幾年，你難道不明白社會上的真偽？你爲甚麼日夜的同那些人來往？你記得你換了幾次職業？你受過多少人的譏評？你身受的困苦，設使別人一天都忍不住。誠然，我佩服你這點毅力，我看明白你這顆赤熱的心，但又何苦來？你縱使一輩子這樣，又能生甚麼效果？我們是老朋友……我勸你早打點主意，你不知你是個危險的人物，差不多你那個假名字，在警察的耳中充滿了，左不過他們不甚知底細，能使得你在這一時中平安過去，將來呢？……茹素，你不必看我不起，我不錯是個自私的人，照你所想；但我們有酒可飲，有爐可圍，罷罷，在這等時候，這樣的社會中，你又不是不聰明，去作那些事，白白地犧牲，可有甚麼……再一層說吧，你還記得當年我們同時在綠蒲灣一個小學校裏

讀書的時候：那時，那個親戚，朋友，同學，不說你是個天才？記得你家伯父死後，伯母常常在竹籬邊同我母親談她那苦命的悲哀，但每見我們挾了書包由白楊道中沿着灣頭走來的時候，她老人家微帶皺紋的面上就笑了，而且又同我母親說：『我如今活着不過爲這點點子罷了，幸而他還有出息，將來也不枉我撫養他一場，過後果然有些上進，我死後也對得起……』嚶！茹素，茹素，這場談話，分明尚在眼前，如今我們都已經快中年的人了，不要說你這樣，即使我記起伯母那樣生活，那樣壓伏住心下的悲哀來教育你，那樣沈痛的言語……我也不能再說了。現在呢，我是最知你不過的人，自從離開學校以後，不知爲了甚麼我們相去日遠？你的生活，在我看來，實感到有無盡的憂慮！你倘使念到綠蒲灣外的伯母的土墳，難道你就會忘記了竹籬下的老人家的苦語……」蘊如說到此處，便將報紙放下，嘆了一口氣，神色惘惘地由案上取過酒杯來呷了一口滾熱的花雕。

茹素聽了這位老朋友的白話，不禁地俯在案上連喝了三四杯的酒，面色頓時增加了紅暈，但他重新又將雙手交握着不言語。

蘊如又接續着道：

「我說的這些話，自問絕沒有居心挑撥老朋友悲感的意義在內，但爲你自身起見，我不能不這樣說。目前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到底爲什麼如此？」

茹素一脚蹬着火爐的前簷，夷然地答道：「爲甚麼……怎麼？講誰會知道。我覺得我願意，我便那

樣幹去……母親呵，惟有你會知我……呵……」他說着，久久未會着迹的眼淚，已流了滿面，而且下滴在灰色的外套上。然而立刻他又狂笑起來，一連便乾了幾杯，淚痕在他那枯黃的頰上，並未曾拭去。

蘊如不會想到他近來愈變愈奇怪，不可捉摸了，哭聲中雜以狂笑，詫異得端菜來的婢奴，都立住呆呆地向他注視。蘊如想他已是有了心疾，知道苦勸也無益處，緊皺着眉頭，望着指上縷縷的煙紋出神。

一回茹素將交握住的雙手放下，從衣袋中取出今晨所寫的厚函來，索性將封皮撕去，低頭看了半晌，猛然地念道：

「我生是浮塵，但浮塵須在光與氣中游泳……動的生活，是人間唯一的原力。只求其動罷了，更何必管牠是點在浮汎的萍花之上，或是黏附在柳花的中間……本是孤另另的，更何需人來憐我，只是弱者才有受人痛惜的資格。我想誰也是遊戲，遊戲即動，只是靈魂的冒險，不能嘗到人生的真味。無感覺最好，不得已也要有一種任何感覺的提示。有一天我看見園內的小孩子在綠桐蔭下盪着秋千，我想這是兒童的動呵，我已覺得替他滿足了；不料他盪得高興，從秋千架上跌了下來，頓時盡情的號哭……這樣，我更替他滿足……不論甚麼事，有變化就好。有情感盡量可揮發的時候，與處所，終勝過那平庸的生活……」

他讀到此處，用力地看了蘊如一眼，蘊如用手托住右腮，默默地不做聲，他臉上卻現出快樂的顏色來，更往下讀去。

「猶憶昔年讀莊氏之書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不能自已與不能自止，呵呵！這正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一句時代的話，就是盡其本能。我近來靈魂之冒險——這自然是借字來形容的，固自由活動於我的意識界內，而同時身體上接觸着外界的風波給予我的一時的快感，也可以使得我麻木的心上有一點『動』。古人求其心之不動，但我爲動，才來攪擾起我生活的瀾……呵呵！只要動罷了……但你知道，我並非要立奇的人……」

他得意似的又像是帶有感傷的情調似的，一手搖動着手中的毛紙短箋，臉朝着前面的綠色的窗格，說着這些話。他的狀態，似乎並不是爲答復他的朋友的質問與勸解，只是向着無限的空處，申訴他的情願。

在這片刻中，恰巧一隻白毛帶有尾部的黑斑的小貓，咪咪的從軟簾外躡進來，牠不知揀擇地跳上茶案，順着急遽的姿勢，用後爪將一碗雨前茶碰倒，流了滿案的茶汁。即時在軟簾外跟進一隻捲毛的黃狗過來，帶着兇厲與尋求的目光，兩隻前爪撲在地下，幾乎也要躡上案去的一般。主人在椅上不能安坐了，從屋角中提過橡木手杖，趕去上了衣架的小貓，回頭來又去追那條黃狗，同時又喊着定兒，定兒的喊聲，同時貓叫的咪聲，狗尾的搖動，手杖碰在地上的響聲，主人口中憤憤地叱聲，攪成一片。而



婢女定兒從後堂急促的跑入，無意地又撞到主人的膝骨上去。

短促的一瞬間，安然的屋子裏成了演電影般的景像，貓從窗子跳出，黃狗垂了尾巴，掃拭着臀部，的傷痕，默默地走出，主人將手杖丟在地板上，揉着膝部，定兒臉上肅然，立在旁邊，一步也沒會多走。

破空而起的狂笑聲，從如銀幕的幻夢上喚起人的注意，原來茹素在此得意的歡笑，一面點頭道：「動呵！……這還不有趣些，破了皮血，流出紫色而明亮的血，喊出呼曝的痛聲，好些好些，總比我死沈在爐火旁邊……呵呵！」

蘊如懊喪地坐下，瞪了十三四歲的定兒一眼，她將兩手插在短布襖的裏面，惘惘然的走出，但放下軟簾時，分外放得輕緩。

蘊如暫時不說話，茹素在一邊慢慢地將那封長信疊起，重復裝入封內，送進已破了口的衣袋中去。

彷彿膝骨已沒有了繼續着微感的可能了，他——蘊如又重現出莊嚴而含有責備，期望的表情來向茹素說：

「你的那些怪話，我再用心也不明白；你的那種使人猜疑與迷惑的樣子，一輩子我總不敢相信。你總不在甚麼時候說甚麼樣的話，老是如此。我如今還同你說甚麼……但是我看你一樣是從強項之中，帶幾分免強的態度，你喫的困難，可不是以此爲最大原因？你分明是含了淚珠兒來說笑話；捧了

被嚼噬的心放在火燄之上。這樣生活的表面之下，明明有溫軟的絨地，有花朵的芬香，有醇酒的沈醉，有無數的仙人的跳舞與歌唱，不過他們只待你自己去發現。況且你以那麼高出的才氣，要何施不可？偏偏要去受痛苦的包圍，作奴役的生活，時時同了那一般窮無聊賴的人去幹那種爲人——受人迫脅與指使的勾當，他們自然有他們的目的，但你卻爲甚麼？」

茹素淡然的苦笑道：「爲甚麼？你要爲甚麼？你爲甚麼成了現在的這樣？」

「你們會嘲笑我的：會不以我爲然；會說我是沒有志氣的爲衣食打計劃的人，不過我自有我的目的……」

「你有目的……我向來沒有甚麼……目的只懸在下不過幾分的睫毛之下罷了……唉！我也笨到十二分了！」

談了半晌，鬧出一齣滑稽的活劇之後，蘊如才知道他那位不幸而帶有半瘋狂的老朋友，到了現在的地步，不料卻是沒有甚麼目的的人。這足以使他出於意外了，於是他便更逼近一步問道：

「無論你有何等的祕密，我敢以平生的交誼作保證，不會替你破露，你又何苦故意推諉，瞞着我來。」

這句話有點激怒茹素了，他立刻從胸前的內衣裏，掏出一枚三角紅色的鐵質徽章，一柄三尖形長有一尺的雪亮而窄刃的手刺刀出來，放在被茶汁漬透了的桌布上面。並且從熱切與飢餓般的眼

光中，射發出證明的火念，逼迫着他那隔閡的朋友來檢取證明。

驟然的嚇怖，使得蘊如心上下地跳起，同時感到右手有些麻木，脈搏如同將血管阻塞住地急促。——也許他拿過沉重的手杖追打貓與黃狗的事——而同時他一眼瞥見，早已看到R. F. 兩個字母交結在發出晶亮的鐵質徽章的中間。由這兩個字母的聯想起的恐怖，立刻他覺得如墜在冰冷的冰淵裏，從足踵上的筋抽搐着一直達到脊椎骨的上端，而被酒力薰浸過的腦子，頓時也感到清醒。一切聞到與看見過的恐怖的事，如看見過的普法戰爭的畫片一樣，現在眼前。一年前曾從報紙上知道「紅花」二字的特異的標記，沒有過去三個月，他便記得兩樁殺人的新聞，而且都在殺人的地方留下R. F. 二字的鐵質章在被殺的身旁。記得T地的警察長在某處被人暗算的時候，他正帶了銀行科的學生去參觀那處各種會社及交易所的組織。他走訪一個外國朋友回來的時候，沿着赤日下有榆蔭的馬路上，正看見若干騎士與一些便衣的警察及醫院裏的人，擡簇着一個血色般漬溼透了白色絨被的半死的身體，從他一邊走過。第二天報紙上便拍照出來說是「紅花」又實行找地方來培植種子了，那時R. F. 的特別用名，作「紅花」的隱謎，已經為一般智識階級中的人談話的資料了。而當時他見過那種光景之後，在旅館中一夜並沒會安睡。這時思想上一時的回憶，又親眼看得上帶有R. F. 二字的特異的如炸藥般的毒物，由茹素的懷中掏出放在案上，況且那精亮如在嘲笑弱者的三尖形的刺刀，更足證明「紅花」二字的威權。因為他知道那時社會中的談資，都以三尖形的傷痕與

「紅花」兩字併作一次說，這分明爲每有牽涉「紅花」二字的刺殺案出現，大多數都有三尖形的傷口。他們大多數用刀，這是他們顯本事的地方……」或是一他們總喜歡見血，親眼看見血光從被殺的身體上冒出，這非有刀傷是作不到的事。」像這類的談話，往往在茶肆，與俱樂部的低聲談話中聽得到。這種種印象如蠶蟲釘咬的不安與不知所可的打擊，一會兒直向蘊如的皮膚外層的纖維中鑽來。

實在危險的想像，竟出乎他原來的意想之外。

一時室中沒得聲音，只有爐火在爐中畢剝地響着。

茹素臉上浮現出慘淡的苦笑，用紫色硬腫的手指，指着蘊如的肩頭道：「你以爲太喫嚇了，不要怕！這是平常的事，也是平常的器具，在我看來，如小孩子玩着陀螺一樣，他們的目的，在得到遊戲的興趣的滿足，無論誰，自然也是如此。你烤着這樣……這樣熱的爐火，在屋子裏讀小說，或是調弄着嬰孩，看他牙牙的學語，是興趣的滿足，我也是如此。即使戰士在深壕裏，蹲立於沒踝的泥水中，望着空中的星光，擦着槍上的刺刀，而一邊彈子如雨點的落下，眼看着同伍的伙伴，臥在地上，吐湧着鮮血，一樣的當時他也有其複雜的興趣的滿足……人們不能作同一的人。就像爐中的煤塊，沒有兩塊有同樣的角度一樣……蘊如，你那番言語，不用你說，我何曾忘卻綠蒲灣外竹籬下的影子，如現在眼前。但爲了我母親那樣的期望，我作了官吏，當了大學教授，是可以使得她的靈魂歡喜，即使這樣，我究竟得到了

興趣的滿足，無論如何，他的兒子生在世界上，不會感得到肉體上的損傷，與精神上的不滿足，而且多少嘗到一種熱烈的奇怪的味道……可更何所求？我喜歡『紅的花』開遍了全世界，我就去隨意地去撒種。我喜歡黃狗撲捉貓的事，我便努力去造成牠。至於我是否爲紅的花下面的洒血的土壤，或者是小貓被黃狗捉去，沒有關係。真的……我只過我的生活；我只從沈死的世界中找到我的生活……

『乘彼白雲，返回帝鄉。』我的帝鄉，即在我泥黏的足下踏破了，我還去希望甚麼白雲的來臨！我只看見血一般的虹光，斜在天際。呵呵！你……你顫抖了嗎？我不願將這等虛空的恐怖，給予另一個尋求別種興趣的人身上。好了，或者門外的霜痕還沒有消盡吧……」

他說到這裏，便將刺刀，徽章，很安然的如同放手巾在袋中似的裝了進去。一手將長髮拂了一拂。蘊如猛的立起，顫顫地拉了他那隻左手，語音有點喫力了。

「我……我說不……出甚麼來，我一時有點麻木了，也或者喫酒喫得多些。你要到那裏去……衣袖上的溼溺，趁此時可以脫了下來，喊他們烘乾再去吧！」他分明有點說話不自然了。茹素搖了搖頭，將被溺水沾溼的袖子重行舉起，嗅了一嗅，夷然的答道：「不須！」只此兩個字的重量，使得蘊如幾乎覺得剛才放在案上刺刀的亮鋒，已經透入皮膚似的冰冷而且爽利。

末後蘊如到底拼出一句久存在心中的話來道：「你必竟要向那裏去？」

茹素悄然道：「去看門外屋上的霜痕！」

這場談話就此終結，兩個人都似各抱了一層要分離——遠的隔閡的分離的心握手了。不過茹素的手仍然冰硬，而蘊如的確在手指上不能用力了。

最後茹素將出門時，忽地立住又問蘊如要了幾分郵花貼在那封長函上，重行黏好，微笑道：「機會，幸得你的助力，假如這封信發出後有什麼效果……」蘊如臉上有點蒼白，吃吃地道：「有關……嗎？」

茹素道：「我後面的字，讀出來時，恐怕你今天要挨餓了。」他說完這句話後，並不擡頭看看蘊如狐疑而惶恐的面色，竟自踱了出去。

他仍是沿着河沿，走向從來的方向去。這時枯柳枝上，人家的屋頂上，霜痕被初出的日光消化得不多，而他的面上，卻平添了些霜痕似的東西。

## 生與死的一行列

「老魏作了一輩子的好人，卻偏偏不揀好日子死……像這樣如落棉花瓢子的雪，這樣如刀尖似的風，我們卻替他出殯。老魏還有這口氣，少不得又點頭砸舌說『勞不起駕！勞不起駕！』了！」

這句話是四十多歲鷹鉤鼻子的剛二說的。他是老魏的近鄰，專門爲人槓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歲起首同了他的父親作這等代傳的事，已經將二十餘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屍的身上。往常老魏總笑他是沒出息的，是專與活人作對的，——因爲剛二聽見那裏有了死人，他便向煙酒店中先賒兩個銅子的乾酒喝。他在這天的雪花飛舞中，他卻沒會先向常去的煙酒店中喝這一盃酒。他同了同伴們由棺材鋪中槓了一具薄薄的楊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時候，並沒有說話，只覺得老魏的厚而成爲紫黑色的下脣，藏在蓬蓬的短髻中間，在巷後的茅簷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烏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陽光啓視，在朔風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頭喝着賣零食的玉米粥，彷彿儘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羣乞丐似的槓夫，束了草繩，帶了穿洞的氈帽，上面的紅纓毛搖颺着，正從他的身旁經過，大家預備着去到北長街爲一個醫生槓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們喝一碗粥再去，記得還向他說了一句「喂，魏老頭兒！回頭我要替你剪剪下鬍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這都是剛二同了三個同伴由棺材店中出來時走在道中的回憶與感想。天氣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車的貴婦人的頸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領子裏，汽車的輪迹在體體的雪上也少了好些。雖然聽到午炮放過，然而日影卻沒會由灰色布滿的天空中露出一點來。

當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門首，剛二沈默了一路，卻忍不住說出這幾句話來，他那三個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彷彿以先沒有聽明他的話一般。又走了幾步，在前頭的小孩子阿毛道：「剛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爺子不會揀好日子死的；設若他會揀了日子死，他早會揀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極壞，依我看來，——不，我媽也是這樣說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沒個老伴，一個養兒子，又病又跛了一條腿，連博利工廠也進不去了，還得他老人家弄飯來給他喫。——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這幾句話似乎使剛二聽了有些動心，使用破洞的袖口裝了口，咳嗽了幾聲，並沒有答話。

他們一同將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間破屋前頭，各人臉上不但沒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凍紅了。幾個替老魏辦喪事的老人，婦女，便喊着小孩子們在牆角上燒了一瓦罐煤渣，讓他們圍着取暖。

自然是異常省事的，死屍裝進了棺材，大家都覺得寬慰了好多。拉車的李順暫時充當了木匠，將棺材的蓋板釘好，……丁丁……丁丁……一陣的斧子聲中，與土炕上蹣跚着跛足的老魏的養子蒙兒的哀聲，與鄰人們的嗟歎聲，同時並作。

棺殮已畢，一位年老的媽媽便首先提議應該乘着人多手衆，趕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義地裏去。



埋葬去七八歲的李順的祖父，便同大家討論，五六個辦喪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說：「應該趕快入土。」獨有剛二在煤渣的火邊，摸着腮兒沒有答應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媽媽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顫聲向剛二道：

「你剛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也不錯，沒有良心的小子！」

「我麼……」剛二夷然的苦笑說，卻沒有續說下去，接着得了殘疾的蒙兒又嗚嗚地哭出聲來。當着棺材還沒有擡出門首的時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後，重復聚議如何處置蒙兒的問題。因為照例蒙兒應該送他的義父到城外的義地上去，不過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車軋了一次，萬不能有這樣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坑上嗚嗚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順的祖父首先不答應。理由是正當而明瞭的。他在衆人的面前，一手掙着全白的鬍子，一手用他的銅旱煙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兒的事……你們也有幾個曉得的，他是一個瘋婦的棄兒，十年以前的事，你們年輕的人算算，他那時纔幾歲？」他說至幾歲二字，便少停了一會，眼望着圍繞他的一羣人。

於是五歲，八歲的猜不定的說法一齊嚷了起來，李順的祖父又將碩大的煙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屍聽得見的說：「我記得那時他正正是七歲呢。」正在這時，在坑上的蒙兒從哽咽的聲中應了一聲，別人更沒有說話的了。李順的祖父便如背歷史似地重復說下去。

「不知那裏來的瘋婦，赤着上身，從城外跑來，在大街上被警察趕跑，來到我們這個貧民窟裏，他

們便不來干涉了。可憐的蒙兒還一前一後的隨着他媽轉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裏是有一絲線，虧得那時還是七月的熱天氣。那時有些人以為這個瘋婦太難看了，也想合夥將她同蒙兒逐出……但終究被我同死的老魏阻止住了。不過三四天瘋婦死去，獨餘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以後的事，也不用再說了。我活了這大歲數，還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命運劣敗的蒙兒。就他現在說是這樣，將來的事誰還能想得定……可是論理他對於老魏的死去，無論如何，焉能不去送到義地看着安葬……「本來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兒在坑上直聲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裏的。於是又經過一番亂噉的紛談之後，遂決定由李順攙扶着他走，而李順的祖父，因為同老魏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也要穿了破黑羊皮襖隨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當過鑪師的，雖有這等年紀，筋力卻還強壯；他的性情又極堅定，所以衆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極平常的事，五六個人槓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結的麻繩綑縛住，前面有幾個窮窘的狀況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樣的貧民先迤邐的走着。大家在沈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後的灰泥大街上，還不如汽車輪子的斜方紋印的深些；還不如載重的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們的鐵釘的皮靴走在街上有些聲響。這窮苦的生與死的一行列，在許多人看來，還不如一輛人力車上的妓女所帶的花綾結更光耀些，自然的他們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後仍然是用白色而不光華的粗木匣裝起，或者用粗繩打成的葦蓆，不但這樣，他們的肚腹，只是用堅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

成的牆壁；他們的皮膚，只是用凍僵的血與冷透的汗編織成的；至於他們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從黎明時看得見蒼白的朝光，到黃昏時走過的暗雲圍的網，他們那裏有花綾結的色彩，姿態；與沾染上的肉的香味，與女性之髮的奇臭。他們在街上穿行着，在他們沒有統系的思想中，自然也會有深深的感觸，他們也以爲是人類共同有的命運的感觸，但他們愚蠢，簡單，卻沒曾知道已被命運逐出於宇宙之外了。

雖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風止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也有了，茶館裏的顧客又重復來臨。他們這一行列，一般人看慣了，自然再不會有考問的心思。死者是誰？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屍的甚麼人？好好的人爲甚麼死的？這些問題早逐出於消閑的人們的目光與思域之外。他們——消閑的人們，每天在街口上看見開膛的豬，厚而尖鋒的刀從茸茸的毛頂下插入，血花四射的從後腿間拔出；他們在市口看穿灰衣無領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鎗彈由十餘步外打到腦殼上，滾在地下還微微舞動；他們見小孩子們強力相搏頭破血流出哭號，這都是消閑的一種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許的奇異與快樂的愉慰。比較起來，一具白棺材，幾個貧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顧！不過這樣冷的天氣，一條大街，一個市場玩膩了，更沒有甚麼，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帶了皮帽，穿了花緞的外衣叉手在朱門前的婦人們，也有些將無所定着的眼光向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這一羣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將他終生的恥辱伏在木匣子內去了，而槓棺的人，剛

二李順，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裝在匣子以內，他們雖沒有不敢的思想，卻也以為這是不必要的，無需的，——擡起頭來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蒼穹將生的恥辱滌盡，所以他們並不顧及還有些看熱鬧與消閑的人，以他們這一行列爲有趣味可供玩賞的，實在他們也理解不到。他們如同被命運支配着往前走；他們走着，並不像那些爭命運的人要計算時間，與目的地的。

然而正當他們走過長街待要轉向西去出城門的時候，一家門口站住了幾個男子，與兩三個華服的婦女，還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而汽車的輪機，正將停未停的從覆蓋的狼皮褥下發出澀粗的鳴聲。忽地那位也穿了皮服的小姑娘橫攔着一位中年婦人的腿部說：「娘，娘，害怕……」那位婦人向汽車看了一眼便撫着小姑娘的額髮道：「多大了，又不是沒見過汽車。這點點響聲有甚麼可怕？」

「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婦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離不到七八尺遠的街心，這幾句話偏在無意中被提了銅旱煙管的老祖父聽見了，他也不揚頭看去，只是自己咕囔着道：「害怕……害怕……」說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們出城去了。

出城後並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氣，一望無際的曠野中，他們似乎是從死人的穴中覺醒過來，他們便自然地，不約而同地揚起頭來望望天空。三五槎呀的枯樹立在土隄上，噪晚的烏鴉羣

集在枝上喳喳的啼着。有一羣羊兒從他們身邊一起一伏的走過，後面跟了個執着皮鞭的長髮童子，他看見從城中出來這一行列，卻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質樸的問道：

「那兒去？不是在五里墩的義地？」

「小哥兒，是的，你要進城……這樣天氣一天的活計很苦！」老祖父代表這一羣人鄭重的對答。牧羊的長髮童子有點疑惑的神氣道：「現在天可不早了，你們還是趕緊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說到這里又精細地四下裏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獨自在後邊聽童子說完，不禁從有皺紋的眼角上露出一絲笑容來說：「小哥兒，真是傻孩子，像我們還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說的不很恰當，便笑了一笑，又轉過身去望了望前邊送棺材的一羣，就吹着口琴往對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實使這一羣人喫驚！他也不用拐杖，走了幾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開始同他們談話。蒙兒黃皮裹了額骨的面，已現出紅暈的顏色，他的兩隻猶噙有眼淚的眼，確已表現出疲乏來。就連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順，似乎也很快累，不過不敢說出來。獨有剛二既不害冷，也不見得煩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換着肩頭在前面橫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這時從褲袋中裝了一煙斗的碎煙，一手籠住破襖的袖口上的敗絮，吸着煙氣說：

「這便是老魏的福氣了，待要安葬的時候，雪也止了，冷點，還怕甚麼。只要我們不死的，不裝在匣子中的先給他收拾好了，我們算是盡過心，對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剛二也大聲道：「是呵！我早上還說老魏叔死的日子沒揀過好的，現在想想這也難得。他老人家開了一輩子的笑口，死後安葬時沒雪沒風，也可算得稱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沒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兒，替死人出點力！可是人生能有幾次這樣……」他說時平生第一次的淚痕在眼眶內慢慢地滾動，又慢慢地送回去。

老祖父接着歎口氣道：「人，早晚還不是這樣結果，像我們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與他自從二十餘歲結鄰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陰，作過挑夫，茶役，賣麵條，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風的逼迫，他那有一天停住手腳……有幾個錢就同大家喝一壺白燒，幾片燒肉，這是這樣過活，不但沒有家室，就連冬夏的衣服，也沒曾穿過一件整齊的。現在很安穩的死去，他一生沒有累事倒也算了，不過就是有這個無依靠的蒙兒……咳！我眼見過多少人的死，殮葬，卻再也沒有他這麼平安而又無累無望地走了。我們還覺得大不了，其實他在暗中還許笑着我們替他忙呢……」

堅定沈着的剛二急急地說：「我看得棺材裏裝着死人，一具一具的擡入，一具一具的擡出，總算不了一回事。就是我們喫這碗飯也看慣了，如同泥瓦匠的天天搬運磚料一樣。孝子們在白布打成的罩篷下，像回事的低頭走着，點了胭脂卻穿着白衣如同去賽會的女子們坐在送葬的馬車裏東望西

望，在我們看來，太不足奇！不過……老魏這等不聲不響的死，我反而覺得了，自從昨夜晚上心裏似乎有點事了！老爹，你說不有點奇怪……」

老祖父從澀啞的喉嚨中哼了一聲，沒說出話來。

冬日的曠野中的黃昏，沈靜而帶有死氣。城外的雪一些也沒有融化過，白皚皚地掛遍了寒林，土山，微露麥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翹的雲影來回移動，除此外更沒有些生動的景象了。他們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亂墳叢中，各人盡力的用帶來的鐵鍬掘開冰凍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座小墳頭的上面吸着旱煙作監工人，而蒙兒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無聊的用指畫木上的細紋。

簡單的葬儀就這樣完結，在朦朧的黃昏中白木棺材去了蔴繩埋入土坑裏面，他們一面時時用熱氣呵着手，一面不停的工作，直至將棺材用堅硬的土塊蓋得很嚴密的時候，便不約而同的噓了一口氣。蒙兒只有呆呆地立着，被冷氣的包圍直使他不住的抖顫。眼淚早已在眶裏凍乾了，老祖父還是不住的用大煙斗輕輕地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彷彿在那裏想甚麼心事。剛二卻忙的很，他方作完這個工作，便從腰裏掏出一捲粗裝的燒紙，藉了老祖父煙斗的餘火燃着起來力微的火光，不多時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樹木上的乾枝又被晚風吹動，颯颯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語。

他們回路的時候輕鬆得多了，然而脚步卻越發遲緩起來，大家總覺得回時的一行列，不是來時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點茫然，一路上沒有一個人能說甚麼話。但在雪地上的暗影中，他們離此無邊

的曠野愈遠，忽地催晴的北風吹得更利害了，乾枯的碎葉，吹散的雪花，都追跡向他們逐去，彷彿來伴這回路的一行列的沈寂。



## 旅舍夜話

雪後泥融的道路上，深深地印上了馬蹄轍跡，已成爲淡灰色的模型。朔風尙吹着霰粒在空中飄揚，打在苦途行人的面部上，時時起悽慄之感。荒原風勁，枯葉兒被風拋辭牠們的故枝，向土嶺的斜陀下落去。空中的色帶是淺藍中含以灰色，似有光又似無光的淡日，在漠漠的大地上反映的一切景物，都完全表示出中國北部的空氣變化。十月的天氣在這將近黃昏的時候，遠山都似蒙在霧裏，路旁的小河流中剛被陽光融化過的淅淅水流到這時已漸結成薄冰。

駱駝的項鈴，騾車的笨重的輪聲，由空寂的道中合奏着單調而沈悶的行旅催歸之曲。這一行的旅行者，多是到內蒙古去販運土貨的商販，或是綏遠以北的稅局釐卡去交公款回的人員，一共有三輛騾車，幾匹載重的駱駝。在這交通不便荒寒的旅途上，一天的顛頓行程，即那些慣於走道的畜牲們也都從銜有鐵練的口中吐出吁吁的聲來。旅客們到這時已不是在清早坐上車時的疲憊假寐了，荒原中將晚的景物從迷朦中將他們提醒，但是前途茫茫，看看淡黃色的斜日，將落下遠處疏林的叢梢。雪雖於昨日止住，而散霰零落更增冷度。他們坐在有臭味的駱駝背上，在窒住氣息の木箱車中，他們的身體麻木了，沒有甚麼思想，只是沈沈地望着修長的前路，時而有一二人打着啞澀的喉音向車夫

問道：

「宿站快到了麼？……還有幾里路？」

其實在車門上執鞭兀坐如石像的車夫，過慣了這種生活，反而不覺得有何煩悶，於叱呵牲畜以外，似乎他的口舌不能輕易舉動的。

及至他們在昏黑的時候走入一個鄉村的旅店時，在先到的旅客們已經都在各個屋子裏沈睡了。小小的鄉村位置羣山的前面，大森林的左側，在夜間常常聽到狼嗥的聲音，所以一到黃昏家家都掩上破木製的門休息了，獨有這家旅店尚有沈黯的燈光，以待遲行的旅客。這一羣人進來之後都分室安頓了行李，店中照例將混有沙粒塵屑的麵條一碗一碗的取出來供客。在他們會食的時候，各人大都搓手呵寒，拭着疲乏的眼臉，其中有一二人將行裝中帶的強烈氣味的白酒用茶杯斟出，請同行的共喝，於是大家面部上頓現紅色，與室隅的大煤爐的火光相映。

一天的疲乏，飢困，全被富有刺激性的白酒提醒；在溫暖的屋子裏雖有生煤的氣味，他們卻以為已得到最大的安慰！況且行程日近一日，不久可以達到各人的目的地，所以在無意中晚飯之後便扳談起來。他們有的是在這天清早上從一個旅店中同行的，有的是在半途中遇上的，他們的職業自然是各人不同，即就其年齡上也有許多的差異；有的是六十幾歲的老商人，有的是三十歲左右面色黧黑筋肌強韌的勞動者，其中有一位是二十多歲的稅局的書記。雖然這樣，他們在這間黑暗奇異的旅

舍之中，卻彼此都談得來，而且覺得分外的親密，實在他們能夠互相通問過姓名的不過兩三個人。

他們討論的問題沒有目的，也沒有界限，但是所說的從沒有關於現在政治的事，這個荒僻的鄉野，這種四無人聲的客舍，實在可以無所顧忌的，然而他們的興味絕不在此。他們所談的事有的關於關外大盜的軼聞，有的是沙漠中的土人生活，行旅中所遇到的奇事，與荒誕不能考證的鬼怪的異跡。一個人說時，別的人便如同被考試般的在那里記憶着，預備着，因此談了時間雖然不少，而毫無倦怠的意思，反覺得很有意味。

說過幾個故事之後，有一位穿了黑羊羔皮袍的商人，出去取了些煤塊來投入無筒的大煤爐裏，不久就聽見畢畢剝剝的燃燒聲，驟然室內增高了溫度。這位上唇很厚說話帶有大同口音的商人，一面將鐵箸放在地上，一面從衣袋中將短短的黃銅水煙袋取出一袋一袋的吸着，在白煙瀰漫之中，他側坐向着身旁的一位鬚髮斑白而顏色紅潤的老人道：

「魏三爺，你這位老人家的話匣子應該打開了，你的故事，笑話，可以儘說什麼三天三夜也完結不了……」他又回頭向大家說道：「兄弟們，不知道我這位魏三爺的故事，到一處一處叫響。有時我們到歸化城中辦完事逛到窰子裏去，他居然把那些小姑娘們都說住了。所以她們給他起個外號叫做魏有辭……」

這句話一說，大家不約的全笑了。而且一同催促着兀坐着擦鬚不語的老人說話。於是老人將他

那身棉綢皮袍振了一振，遂緩緩地道：

「人們到那里去都是相識，我是最喜歡談話的人。自從十六歲離家在外邊跑到了十六七省的地方，甚麼事多遇見過……甚麼人也談得來，所以計算起來，我一人走路由說話而成了朋友的不計其數。今天因為喝酒多些，所以沒有做聲，實在我聽見你們說，我早有點心癢癢了……」說到這句，別的人又都笑了起來。即連坐在室隅吸着紙煙的很沈鬱的少年書記，也禁不住將眉頭展放開。一會老人又續說道：

「了不得，經驗的事情若多，人就要變壞。但是恕我！我經驗了無數的事卻自信沒有甚麼被經驗變壞。我做過布販生意，當過錢鋪的跑外夥計，木商的司賬，現在老了，精神上大不如前，在庫倫那邊領了東做銀號生意……本來像我這樣的年紀，還有甚麼希望！但我也不能羨慕你這年輕的人！果使你們到了我這個時候，回想起來，甚麼事都似在夢中流過的浮雲一樣，也沒有何等羨慕了……記得我十七八歲時，有一個當學徒的夥友，你們要聽過他那樣安心任命的怪事，連腸子多會笑斷。不過我如今想來……咳！像我們不安心任命又待怎樣罷罷，我有許多話一時也說不清，就先將那個夥友的事告訴你們。」

「他同我於四十年前都在天津的榮昌布店做學徒。那時天津那裏有現在的景狀……即那時的店規也嚴密得多，尤其是我們當學徒的十幾歲的小孩子，甚麼事都得聽掌櫃的指揮，有些微的差

錯也不成的。獨有我那個夥友，真是又滑稽又懶惰，無論甚麼事沒會在他心上着過痕跡。記得有一次正當夏日，風雨同作，階下的積水已經很深。那時布店中有好多布匹都堆在房簷下面。時候已是晚飯之後，又搬運不及，布店的掌櫃是個最爲留心的人，他便叫我那位夥友出去試一試風是從那面來的？雨點能夠被風吹到房簷上？不？喊了半天，才從房簷下布匹的堆中將他喊出。他拭着眼睛走到房簷的前面，一時也沒有東西可以伸到簷外去試試風來自那方，他就從廊下拾起一塊磚頭，用手伸到外面，風任管如何大卻吹不動。他便得意地來回復掌櫃的說：『風甚正當，不向那一面吹的。』及至問他用甚麼試的，他簡捷地答道：『廊下的磚塊。』於是掌櫃的笑了，他卻又彳亍着到布堆中去，不時便聽見駢聲呼呼了……」

他說完之後，滿座上的人都含着微笑，但沒有一個驢入問話的。老人又道：「他還有一樁令人發笑卻很有趣味的事。他那時與我的年紀差不多，不，或者還大我一二歲。有一天他家裏寫信來囑他向店中請假回家娶妻，他便向掌櫃的請假。但店中請假須有理由的，掌櫃的便照例問他爲甚麼事要回家？他回答的很妙道：『我岳父家嫁女。』掌櫃的覺得他又借故走開，便夷然道：『你岳父家嫁女，與你何關呢？』於是請假的事遂以終止，到底他也沒會說別的一句話。後來因他不回誤了喜期，他家中專人來找他回去，向店中說明此事。掌櫃的道：『這人真是傻子，他娶妻何以不明白告訴我？』但他卻更說得妙了，他說：『我岳家嫁女，可不就是我要娶妻麼？已經早說明白了。……』類如此等的事他還有好多。

現在他也在天津作老闆了，不過那種隨便以及無所不安的態度，仍然還是照舊。其實呢，他也有他的見地：無論甚麼事他不存更深遠的希望，更長久的計劃，別人求之不得的事，他也曾不在意，更不能無故的有預算着甚麼利害得失的心思……他那人真是個特別的人……」

這段話未及說完，大家聽了，由自然中引起的笑謔以外，更似給予他們一種尋思可味的意境。老人稍停了一會，又微歎地說：

「你們……我也曾讀過幾句舊書，但是道理，世間的道理橫豎是一樣的。誰不是有無盡的欲望，有日夜焦思着，籌畫着，希冀着求『滿足』……但『滿足』何曾在世界上現實過來。希望之果終難在地上成熟，即是偶而成熟，也是有無盡的辛澀的回味……」

他還沒有說完，一個在電燈公司服務的工程師接着說道：「老先生的話實在也有道理。我們生了，死了，在世界上宛同工廠的輪轉機一般，皮帶愈緊，拉輪子轉得越發利害，到了時候……都會成了廢物。人們苦於不知足，——就是不安安心任命的混下去，結果弄得世界上愈加混亂起來……」工程師像是已經飽吸過工廠的空氣，而又有點容納不下要嘔吐出來似的，所以他的話還有許多正待接着說下去，不料在室隅獨坐的少年書記，將手指在木案上敲了一下道：「安安心命……」於是工程師的話突然截止。他以爲少年人的氣盛，不信服這個由覺悟中來的道理，想待着書記駁完，再來申論，不過書記無意中說了這四個字以後，面部上露出沈鬱的狀態，細秀的雙眉連在一起，又不作聲了。

工程師正在詫異之中，別的人彷彿不愛聽他的長篇講究道理的言論，便齊嚷着道：

「那位少年先生半晌也沒有話說，這回應該輪到……你。可要挨着次序說一個故事讓我們聽聽……」

少年書記如同很靦腆似的連說：「沒有……沒的說。」同行的人那里會聽他的話，非逼迫他說一個不可。書記從瘦削的面上露出誠懇而焦急的表現，竭力地分辯說不是自己不能說，實在心緒上有一點不安，故而一時總說不出甚麼好的故事來。大家那里肯依，又重行紛囑起來。富有經驗的老商人，便走出來道：「這位先生想是不常出門，免不得有些難爲情；況且論理我們有年紀的人應該講故事給年輕的人聽，就是，大家不必紛亂，我替他講一個如何？」

這句話一出於善於說故事的老人之口，同行者不期而齊的同聲叫「好」，覺得分外添加了許多興致。少年書記只有向老人致謝。而眼光炯炯留有八字鬚的工程師因爲沒有他續說的機會，便冷然坐下向着火爐烤手。

老人將一雙皮膚很粗糙的手互相搓着，又向案上取過酒瓶來喝了一口冷酒，便開始說：「這回所講的故事雖短，卻不是那樣的好笑了。在這樣刮着北風，吹着雪花的夜裏，我們喝過酒以後，也應值得講這個故事了……」他將這個楔子說出，大家忽然安靜起來，都很鄭重地坐着，連工程師也回過頭來，而少年書記這回卻將破木圈椅向前挪動了幾步，看他面上的顏色，似乎已經知道老人將要講

得是那一類的故事一般。

「這是我剛從京城中來時聽一個很熟識的朋友告訴我的一件新聞，其實我們當牠作新聞說，太覺得不尊重了。我這位朋友是通信社中的一個記者，不過這件悽慘的事還不是從訪員中得來的模糊消息，這是由他的朋友家中傳出來的，事情是真確的，並且姓名我還知道，不說也罷了。依我想，這種事世界上也不知一天發生多少起？有一位在某部任職的闊人，少年時候聽說也會到外國去過，家資很有蓄積，現在年紀一天天老了下去，一天天被金錢的思想充滿了曾經研究過學業的腦子。他有幾個孩子，其中一位小姐，曾經在女子專門學校讀過書，不曉得如何同他的僚屬某秘書發生了愛情……」

剛說到這里，少年書記臉上紅暈了，並且似乎因舊事重提的激刺，使得他用手將椅背握緊，但是在座的人貪聽老人以下的話，都沒曾對他留意。

「據我那位朋友告訴我，是這位不幸的少年曾在部員家中兼任過私人的秘書，也或者因此他們便有了這個神祕而悲慘之命運裝成的機會了。我的朋友曾在無意中與那位秘書先生見過一次……」

書記坐在老人的一邊震了一下，他的胸口一起一伏地跳個不住，彷彿心房裏的血全行收縮起來。



「那位小姐是極聰明而又美麗的，她們的同學都爲她起了個別號叫做甚麼……（他凝想了一會）雲英。我也不知道雲英是甚麼人？但總是很雅致難得的罷了。她的父親本來是受過文明國教育的，所以初時對於她同少年祕書的要好也不加禁止，但是他曾沒有過允許他們結爲配偶的意思，這是我敢保證的。自然是沒有更好的希望，事情也可以這樣維持下去。不過有一個銀行總理的兒子，現在在審計院作很重要的事情，不知怎樣從某一個跳舞會上選中了部員的女兒，暗地裏與部員相商，要同她結婚……現在類如此等有些人以爲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但並不出奇。部員與銀行有特別的關係，自然不費力便允許了。但是要將那位與他女兒要好的祕書派遣開，想法漸漸地使她對銀行家的兒子傾心，所以他竟費了無限的事，託人將某祕書帶到遠處去另作事。你想不安心任命的少年人，那里能捨卻了她，隻身遠行。不過部員說如果他到遠處去作事，一定可以不久便行陞遷。過些日子可以重返京城，趁此還可以作一些事業……此外的事，我那位朋友也記不清楚了，但知自從少年祕書抱了無限的熱望，忍容着一時別離上的痛苦去後，沒有兩個月部員的小姐已經出嫁。到了結婚後第三日，她已得了很危險的病症……死了……但這完全是傳聞的說法，到底是否因病而死誰也不會知道。又聽說部員的手段異常陰險，當他打發少年祕書隨了他的朋友到外省去的時候，不准他在一年以內請假他往，又暗地裏囑託少年的上司，不發全薪與他。可憐那位少年祕書隨了部員的朋友走了兩三處的地方，因此連與那位小姐通信也不能夠了。其實我們想在他們中間不知有

過多少兩件，但可惜俱被她那位精明才幹的父親收沒了……這個事發生在前一個月，我那位朋友以通信社記者的名義四處搜羅來的實事材料……而內中還有甚麼秘密他也不知道，不過因為事情沒有結果，終不能宣布出來罷了……你們想這也可以算得是一樁新聞，或是一件平常，沒有結果的故事麼……」

老人歎息地還在往下述說，正回頭要向身後的少年說話時，卻不知他已在甚麼時候出去了。老人便問那些同行者，工程師冷冷地道：「他幸得你替他說了這段新聞，在你還沒說完的時候，他早已走了。……我想他那種古怪性癖的人，大約是恐怕有人再請他說呢。……橫豎在稅局當差的都自己擺出小老爺的身分來，那里願意同我們在一起。……」他說出這個比較可信的理由，那些正為故事的趣味引動的人們也不再深考，只顧互相詳論老人所說的故事的價值。

老人略現沈思的顏色，卻不再說第三個故事了。待到夜深，大家要各人向自己屋子裏安憩的時候，老人卻皺着眉頭道：

「記住！安心任命的，與為欲望而去尋求常新的生命的，彼此中間有着很寬很寬，不可越過的界限。……總而言之，兩者是不能調合的。」其實這時大家都已打着呵欠，眼臉沈沈地渴睡着，又那里會去了解經驗很多的老人的感歎話的意味。

一夜的大雪，將他們的客舍都罩住了，於是他們的鄉夢也更引長了。

第二天將近正午，一夜的雪止以後方能辨認路徑，於是這些客人又重上征途。但是在啓行之前，他們很紛擾地嚷着失掉了一個人；失掉了那位不肯說故事的稅局書記。他們不知是甚麼事？互相驚疑着在雪地中分頭出去尋覓，但朔風吹着穿了雪衣的峯，壑，林木，一白無垠的郊原，更向那裏尋得這位不幸少年的蹤跡？

到後來，大家都已忘記了昨夜少年書記的執拗，彼此疑惑着，談論着，在車輪輾轉的聲中，他們遠旅的中心都懸念起來！

惟有富有經驗的老人，始終默然，不說一句話。當他坐在運行的駝背上時，用含有懺悔的眼光回望着來時的旅舍的雪中餘影，沈思着迷惑地似在夢中。

## 相識者

這日是龔生的出院期，自昨天晚上他就盤算着如同小孩子盼望聖誕節日的來到一般的迫切。固然，達克透艾的饒有趣味的長髯，以及他的那雙深深陷入的老花眼，與從他那粗重而柔和的聲中天天發出來的慰問的話，更有看護婦D姑娘的好笑好說的性情，與她那付幾乎與穿的制服的顏色一樣白的手，她那鬆鬆的帶有特別香味的散髮，都是龔生在對着窗間陽光一分一分移動過日子的生活裏所喜歡見的。然而，悶臥在艾氏醫院中一個月來的生活如同隔離世界的孤島獨遊者似的。初時於痛苦之中感得慰悅，到後來簡直有些耐性不下。眼看着早住院的，或者同時來的，都被他們的親愛者絡繹着接了回去，自己卻仍然孤另另地在這個似乎與世隔離的孤島之中，雖然有老醫生的有趣味的黑髯，及D姑娘的纖手與有特別香味的雲髮，但即此也不能留戀得下一個活潑時時富有憂鬱性因此卻得了神經衰弱症的龔生。他幾次用強硬的語氣要求出院，老醫生總似乎打着官話說：「尙欠營養，神經系的病症出院尙早。」這已經使他心懷遲疑。更加上有時D姑娘端着牛乳孟子進來微微地笑着輕輕地道：「你一個人老早的跑出院去，病還沒好又去工作，那里及得上在這里多休息幾天！」這些話他自己有時也猜到這是看護婦的一種例話，不過他究竟沒有自決的能力。

好容易自從昨天下午經過老醫生一次詳細診查之後，允許他可以出院，他那時巴不得早走一天，便一口說定：「那就是明天早上吧。」

在他將就寢以前，D姑娘方知他要明早出院的消息，趕過來幫同他收拾衣服檢點藥物。他也藉此機會與她作一月的伴友的最後的談話。D姑娘彷彿不似他走得如此匆忙爲然的，說話之間，比平常好笑的輔頰冷斂了好些。他也覺得有點對不起她那富有女性的以前的告語，但又不能變更計劃，只索訕訕的道：「密司D！你看我就這樣出去了。一個月的光景，我不但覺得頭部的劇痛已止，並且從穿衣鏡裏看見我的面上的肌肉，也增長豐潤了。我不能說……但是一定我過日再有病的時候，一定……不上別家醫院裏去……」

「真正是小孩子話……」她正在替他將一瓶喫剩的藥水裝上軟木塞子，微哂着答覆。

「不……小孩子話麼……我這種病難保不再犯，再來時仍然得煩勞你的……」

D姑娘正向着立櫥的大鏡，聽他說了這句話，便用左手從頭上取下一枝鋼條髮押來，插在右手內瓶上的軟木塞裏，低低地說：「這個地方不是好常來的！我不願意你再來，即是你再來……誰還知道……」富有感情的D姑娘說到這裏，左手一用力，唰的一聲，鋼條髮押便有一半多折斷在小玻璃瓶塞裏了。那時D姑娘很不好意思地要去將那根押髮拔出，但被醫生將藥瓶取過來道：

「還有再來的時候呢……」

D姑娘也幽幽地笑了一笑。

這一夜譚生何曾能夠安穩的睡去，有時快盼着天亮，恨不得將這個轉動太慢的地球，催着牠加上速度；有時又想這種思想，有點負人的好意。這樣，當他熄了電燈臥在臨窗的牀上，從玻璃窗的上層仰窺着五月之夜的淡月疏星，不禁在理想中有種悠悠沈沈說不出的微微的煩鬱！他久已沒有夜裏失眠的病症了，但這夜似又將開始，他想不如明天仍然住在這裏，然而這個話又很難同老醫生說，於是沒有端緒的一層層的意像在腦中如流星的閃動。

第二天的早上，一輛馬車將他由達克透艾及D姑娘的立處，——醫院的門首送走時，他回望着那鬆曲的黑鬚，那蓬鬆的額髮，那些灰白色磚牆上的朝光，不免有點惘然之感！他有許多朋友，但他不願將出院的時間通知他們，預備驟然的出來，好教他們出於意外，所以他就這樣悄悄的離開艾氏醫院了。這所醫院建於都會的郊外，恰與一片農事試驗場接近。更有古代遺留下的殘破的堡壘在農場後面。當他倚了軟衣包坐在敞棚的馬車之上向前望着郊原的景色時，覺得自己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一樣。這在久病初起的人往往有這同一的感想，也許在病後觀察一切的現象分外精細些，所以他覺得護城河流下來的曲溪的水聲，更聽得琮琤如響着的碎玉。道旁濃綠的柳色也似在內中滿藏着無限的幽密的意味。麥穗在田中起伏，如同金黃色波浪的前倒後擁，而且從中間散布出一種特異的麥穗的香氣出來。譚生在車上看着這些久在城市不得常常領略的景物，自然另有種深深的慰悅，忽然

他向懷內取手帕出來要打去衣襟上的飛塵時，無意中手指觸着小藥水瓶塞上的半折的押髮卻又不禁默默地沈坐着，連前面的得得的馬蹄聲也聽不出來了。

引入入夢的溫風從叢林中穿過，時時拂上這位久病新愈的少年的面部，他從沈思中被溫軟的輕風喚回，頓時覺得思想上頗爲紛亂。前幾夜夢裏的家鄉，與遠離的好友，或則是曾遊過的某處的湖光山色，曾讀過的新舊書籍，以及久已拋置在書架上自己未完工的著作，在圖書館裏參考某種學問所下的工夫，種種莫知所從來的亂思，都紛擾在腦子裏面，就在這個時候馬車已入了城門。

街市的繁華景況，突然擁出，將方纔他那些思想由外圍景象的變幻驟然壓下。映射在目光之中，與可以聽到的全是車輛的來往，行人的奔忙，放學歸來的兒童們在街上喧笑着爭鬪的種種聲音，更有提着鳥籠坐在舊式茶肆，門前閑談的遊逛者，不知那里的工廠汽笛發出尖銳的呼聲，與汽車通過時的警告行人的粗音，也有時若斷若續的劇場中送來的金鼓之聲。靄生在車上看見馬的後蹄分外行動的迅疾些，而穿了黑布白邊制服的馬夫也不住地將鞭絲在空中舞動。這些舉動明明地表示紛忙的现象，頓時使得體氣尙虛怯的靄生也心慌起來，同時他將手伸入衣袋內試着玻璃藥瓶仍然在那里，便覺得放心好多。

正當轉過一條很寬的街道來的時候，突然看見街上的行人都擁塞住了，且是在各家的店鋪門首站住好多人，彷彿是驟熱鬧來的，大家都談論着靄生在車上也聽不明白，但是馬車卻被前面的

許多車輛及立在街心的人塞住不能往前再走了。過了一會，從對面來了約有百多人的步行兵士，一半是肩着明亮刺刀的槍，那一半卻是些黑衣白領章的司法巡警。在這些人的中間是一羣犯人，都一色的穿了白布坎肩，被繩子將雙手反縛着。但那些犯人有的穿着洋服，有的穿着很闊綽的皮衣，也有衣服破舊點的，卻是居極少數，約有六七十個。同時靛生便聽得立在街旁看熱鬧的人都嚷着說：「賭犯真多！賭犯真多！」靛生聽了這纔明白是軍警破了大賭窟，而押解他們到各街市去示衆的。

靛生看見這等事在他的幽沈的心裏也不會發生異樣的感動，他想這也不過是都市罪惡現象的一種罷了。這時前面的軍隊，和種種的犯人組成的這個奇異的行團，漸漸行近，靛生坐在馬車上便聽見自己的車夫同別的人力車夫談起，方知道這一羣賭犯是昨夜在某一俱樂部同時拿獲的。靛生聽了，只有從自己的心底發生一聲咽住下的歎息。而越在這種熱鬧喧擾的街市之中，更引起他在醫院裏清靜生活的反映。在這一時中，他微微感到有點悔恨出院太早的意念。正在他尋思的時候，前面一羣的犯人已經很疏列地從馬車前面一個個的走過。在無聊的癡坐之中，靛生的目光便注意於那些奇異的面孔。靛生是個善於尋思的青年，他在車上看見這些帶了各色與形狀不同的帽子下面的犯人面部，覺得很感興趣。他想夜間在一種奇異而具有魔咒般的引誘力之下，使得他們都將自己忘了，將一切忘了，完全掉在那個迷網之中。但他們在光嚴的日光之下，在這萬頭攢動的街道之中，如同傀儡的遊戲被人從後面牽扯的一般。人們的生活的一段就是這樣麼……他正在尋思時，忽然



從犯人的層中閃露出一個特殊的面目，驟然使他將右手舉起，似乎從無意識中要招呼那個人似的。但又在無意識之中卻又彷彿被甚麼暗力的指示將右手從上面放下。原來在犯人層中閃動出的那一個特別的面目，是頭髮很長，顴骨很高，枯黃的皮膚之中，含有些黧黑的色素，但那副尖凸出的睛光，還是如十年前自己在馬櫻樹下看見的一樣。因為那時，龔生與他在某一個中等學校時，曾有一種無形的親密關係，所以雖隔開若干年還依舊看得清楚。但這時在不意中遇到，反而使得龔生一時不知如何方好。他只看見那個犯人神色蕭索，而羞慚的面目，已不是昔年那樣美好豐潤了，覺得從前同時在校的種種狀況，宛如重演活動舊片似的，又行映現出來。但是那可憐的犯人只是低頭向着平鋪的馬路上如同尋找甚麼東西似的，那里知道旁邊馬車上還有一位不相期而遇的舊日的同學在那里迴思過去的影片。就在這一剎那中，那些舊日的陳迹，沒有次序地在龔生的腦子中通過。

在二年級時，每當在夕陽影中校園的一角馬櫻花的樹叢中，人人都覺得這是一天中最有興趣的時候。每當任甫吹着口笛挾着一冊小說來得最後的時候，一羣人見了都笑着說：「幸運使者……幸運使者來了！」任甫那時正是全校裏的天之驕子，穿的衣服總要華麗，而且生成的一副含有女性溫和而姣好的面目。因別人的推崇，讚美，他更注意修飾與女性的摹仿一面上去。聽見講西洋文學史的教員說：英國詩人雪勒在校時生長得太美麗，而且身體柔弱不能運動，他無意中便得了這個摹仿的暗示；有時情願將器械操的分數拋卻，去作刷頭拂衣的工夫。這樣更使得全校好事的同學注意，於

是便共同送他一個「幸運使者」的別號。那時龔生比他還小二歲在低一年的級中，還不大明白任甫的行爲，只知每每見他以爲有趣的很，每每隨着大家同他說笑。有一天仍然是在四月末日的夕陽陰中，那些好說好笑的少年都穿了短衣在校園的馬櫻花下談天。果然，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又見任甫穿了細呢的袷袍，攜了一枝小小的花朵，很得意的由外面進來。別的同学都向他問道：「今天下午出去又有甚麼幸運？」然而他彷彿不屑意地沒會回答他們。及至晚飯以後，他獨獨將龔生領到風雨操場中低低地說了一句話是：

「你不要告訴他們！我到明天領你去看一個人去。」

龔生雖是比較任甫的年紀稍小些，但他自然也很明白這是椿新鮮而有趣味的事，再問任甫是到那個地方去與甚麼人相見？任甫卻傲然道：「你不但不能問這些事，並且去過之後，你須不向他們說，你若說了，仔細你……」龔生那時究竟還有些小孩子氣，並且他向來是同人對於諾諾的信用不會破壞的，更不用任甫的恐嚇。一時被好奇心所引動，只待次日的趣劇開幕，自己也算得個配角的一員，就非常的滿意了。

次日，正是一個星期日，任甫假託同龔生遠足到郊外繪畫的名義，從校內喫過早餐之後，便換了衣服帶着畫具出城而去。

龔生那時在K城入中校修業的地方，是在多山地的一個都會裏。K城的北門正對着黃河的支

流在春夏的時候，往往出城不遠。上那些多石的小陵阜上便可看見嫵娜的風帆順流而下。但北門外是往來的大道，且是因爲交通的利便，所以也有汽車道及馬車道，縱橫畫列於斜坡及稻田之中。走路的人很多，所以也不很清靜。任甫同靄生很高興地從校中出來，雇了兩輛人力車拉出北門外去，便由任甫付錢打發回去，卻一聲不響地在前面走。靄生也不便問他，料想他也不肯答復，只索肩了三足的畫具，賞覽自然的風景，在後邊一步一步地跟着走。任甫在前面轉過一條通行的馬道，卻不再走大路，從多生叢樹的小山上斜越過去，往S山的垂虹亭那面走去。靄生這纔明白他要去的目的地。但是往垂虹亭去的便道應該出K城的東門，不幾里可以達到S山，爲甚麼他偏要轉走這許多路？也許他是恐怕別的同學遠遠地隨他來所以借此掩蔽麼？這是當時悶在疑惑中的靄生的思想，到後來他究竟沒會再告訴爲甚麼要轉這許多路的理由。近日的天氣分外溫暖，小山下的柳塘中一片片的綠色的花錦，全是些浮萍化成的。已經啼熟了的布穀，還在林中繼續着引吭而鳴。靄生隨在後面，被四週的景物引動起藝術的趣味，頗想就在這些地方支起畫架，隨意將景物的片段畫下幾幅來。但任甫疾行的脚步，與燥急的神色，那里有心於這些事上。

及至到了S山坳處的下臨清流的垂虹亭上，靄生方纔知道任甫來此爲的甚麼事以及爲甚麼要他同來。

原來任甫到這個幽靜少人來的亭上，是與一位女子商定婚約的。那位女子卻也分外謹慎，所以

要任甫同一位年幼而誠實的同學前來，免得被人知道有甚麼揣測的話。任甫本來不願意這樣辦，但是拗不過她，於是龔生便陪他同來，成爲這齣始爲趣劇而終成悲劇的配角。

龔生既然明白他爲甚麼事同任甫來的，自己以爲不應該這樣不問情由的同着任甫到這他地方。初時他只得同她與任甫在亭上說些閑話，過了一會，他便託辭繪畫，將三足架支起，在亭的下面約距有十五六步遠的橡樹蔭下，他半坐在樹後的大石上，對着前面的削起的嵐尖，便一筆一筆的畫了起來。任甫與那位青年的女子卻在亭上談話。

自從龔生無意中似乎作了任甫與她的訂婚的證人以後，任甫永不向他再提此事，他也替任甫謹守着前次的約言，沒曾向別的同学說起。他幾次想要問明那位女子的名字，任甫不告訴他，他也不再追問，只知她是姓鄭罷了。

自此之後，學校中漸漸更少見任甫的蹤跡，除去幾門重要功課以外，任甫有時並不到教室。大家都有所忙，也漸漸地不大提起「幸運使者」四字來了。龔生因爲在校內服務甚忙，所以更不常與任甫見面，不過這次奇異的經驗時的使他記起。

半年之後，忽然接得任甫與鄭女士結婚的通知，龔生方才明白春天在垂虹亭上的相晤，竟然有了結果。但是那時任甫早已轉入省城的某校，不在五城了。龔生只知任甫的叔父在省城充當某稅局的委員，也就是任甫的主婚人。至於鄭女士是住在那里，在甚麼學校，如何能與任甫相識，龔生也無從

探知；只是有時想起垂虹亭上的一晤，還能隱約想到她那雙明慧而流利的眼，以及穿的那身雪灰夾絨衣裙，除此之外便有些模糊了，但他總記得鄭女士是說的一口很難懂的土音，也分不清是那裏的人，當時自己先有幾分不好意思，所以更沒有問訊完全，至於任甫卻始終並未曾介紹過。

直至龔生在K城中校卒業以後，方纔從一位很遠的親戚的無意的談話之中少微曉得任甫及鄭女士的事，然而也是傳言，沒曾徵實。據他那位親戚說：在省城曾在一個餐館裏與任甫相遇，匆匆地一見，只知有三五個妓女，還有些少年同在一處飲酒，此外也就不得而知了。自從這個消息傳與龔生之後，他時時覺得替那位鄭女士憂慮，更覺得自己在二年以前與任甫上垂虹亭去的多事了。

自從與那位幸運使者任甫別後，這是龔生第一次知道關於他的事，再一次便是前兩年當龔生在S埠當商科專校的外國文教員時，遇見一個舊日的同學，因為數年的闊別，曾談到從前同在校內的事，以及任甫的事，後來那位同學曾說聽見別的同学說：任甫因為在京城交際許多人物，與人合股辦鐵廠的工業，過於勞碌，又因在外面終日的戕身，已經不是從前了……至於他那位鄭女士聽說已入了聖教，受過洗禮，與任甫已無形的離婚，便不知那裏去了。

這些模糊終難考究的話，在龔生的那位同學已經說不清楚……所以更無從向第三人去探問了。

但是龔生卻時時記起在S山上的垂虹亭中的鄭女士，並且自己覺得難安，此外便感到十年來

的變化。那時還梳着雙鬢，不過十五六歲的鄭女士，如今想已常常跪在禮拜堂中，向冥冥的遠處，深自懺悔。有時龔生想得如同親眼看見的真切，有時在讀書作事的時間之中，不自覺的忽然想起，總要耽延幾分鐘的工夫。自己也頗以為可笑，而且太過於為人耽憂了，然而自己又無從抑制得住。

以前的這些經過，在這一剎那的時間之中，都從似由舊日的夢境中將龔生喚起似的。他突然看到十年前的任甫的面目，第一次引起他的尋思的全是這些事。及至這一羣的軍警、賭犯，都走過了，街上的行人漸漸的移動，自己的馬車也往前走的時候，龔生方才想到「他怎麼也在這一羣人裏面？」但這疑問尚容易自己答覆得出，但是同時連帶而來的第二個疑問又行提起，便是：「他的夫人——垂虹亭上的她向那里去了？不知她會知道他也在這一羣裏否……」龔生想到這裏，便想跳下車去，上前拉住任甫問一問……然而終於不能……

龔生自從因為有了神經衰弱症進了艾氏醫院去療養以後，每日只是身體乏力，頭部昏痛，所以將一切的思想全都壓伏在玻璃杯及靜臥之下，不但以前所時常想及的任甫及鄭女士的偶然遇到，又彷彿偶然消滅無從考究的事，忘掉了，即連自己每天的工作的事也不能尋思。直至他出院以後，所有多少動他一點感想的，不過院中的D姑娘所給予他的一種細密的安慰罷了。但是在街市的一瞥之中，看到久已不復置念的任甫，便將舊日的聯想一一的提了起來，因此S山麓的垂虹亭，馬櫻花下的幸運使者的稱呼，後來聽見的消息，與鄭女士那時的面貌、聲音、衣襟的顏色，都從久已存置的記憶

## 中尋思出。

但馬車向前緩緩的走動時，忽有一個特異而似乎出於意外的猜測的思想，使得鶴生驟然將雙手交握起來。「院裏的D姑娘也不過二十多歲的人，她的面貌，現在想來怎麼同當年在垂虹亭上見到的鄭女士——任甫的妻——有些相似！不錯！明慧而流利的雙眼，只是稍微不大活潑罷了。她那蓬鬆的頭髮，也與鄭女士梳着雙鬢時髮色相似，從純黑中少帶幾根黃色的髮……她常常有種沈鬱的顏色在臉上，每每同她談起，她堅信上帝的存在，可以證明她是個真誠的教徒……是她……她何以在艾氏醫院中充當了看護婦……果真是她麼？相遇未免太巧……她或者已經知道我是當年在垂虹亭上的她與她的不幸的丈夫的證婚者麼……然而十年了……」

鶴生從新見到的印象之中聯想起鄭女士便又無意地將D姑娘證實她便是鄭女士的化身，這在鶴生可說是個驚奇而出於意想之外的發現了。但是有一件事使他疑惑的，就是：「當年聽她說的是一種很難懂的土音，現在的D姑娘何以是說得很好的京話？不過還有時夾雜着幾個特別讀法的外省字呢……然而這沒有可以反證她不是鄭女士之處，十年的時間，語音改變了這也是常常有的事……」但是這種斷定愈加真確，卻愈使鶴生感到冥漠與感傷的感動。他不知想用甚麼方法去加以證實，更不知目前要如何辦去躊躇與驚訝之中，他的右手無意地向衣袋中觸及帶有半截髮押的藥瓶，突然覺得有種冷慄而欲哭的感情充滿了週身的纖維！

爲這事的煩擾，使得靄生第三天回到住所的夜裏未曾安眠，第二天他決計無論那里都不去，重復回到艾氏醫院裏去訪問老醫生及D姑娘，想去問明這其中的原委，並且要告訴她關於任甫的事。那知卻恰巧是老醫生同了D姑娘到城裏的一家人家中收產去了。靄生悶坐了半天，只是望着接待室中所畫的壁畫出神。末後，只有將昨日所見的任甫的事寫在信箋上，並且在後面寫了垂虹亭三字，問道：D姑娘是否即是鄭女士並且認識自己否……他這時並沒有判斷思索的餘力，寫完之後，只好在將晚時驅車回城，及至在晚飯以後他忽然悔恨自己寫的這封信過於冒昧了，但是已來不及收回。第二天的正午，忽然收到艾氏醫院專人送來的一封素色洋紙的信，靄生手指顫顫地拆開一看，只是幾個字：

「風戾重寒，冰懷難熱，一任他醉夢迷蝶；我只索爇上心香，酒淚花懨拜當窗月！」

下面只署了三個字是「相識者」。靄生反覆地念着這一行難以索解的文詞，低低地嘆口氣，自己說到「相識者」三個字時，而感動的目光卻射在案頭上那個插有折斷的髮押的玻璃藥瓶上面去。



## 紀夢

雖是初秋的節候，然在北方已經是人人都穿袷衣的天氣了，早晚間分外清冷，獨有午後的陽光，溫煦柔暖使人仍有疲倦與困乏的感覺。P. P. 女子中學的一個教室內，這時正是可愛的陽光佈施牠的魔力的機會。學生們在上午自從日光未出之前，忙到喫過中飯以後，梳洗、穿衣、鉛筆、書包、道中的飛塵、校門口的喧嚷、鈴聲、異樣的教員的口音、形態、讚賞與責斥、 $x^2 + y^2$  式的玩意、Ba Cu 的拼字記憶、喫飯、盥洗，她們全體中沒有一刻的安閑。熱鬧的時候過了，弱小的胃量充滿之後，便不自覺地有倦意的來襲；況且國文教員兩點鐘方到校上課。早呢，還沒有到一點半。尙微有暖意的秋風將明熱的陽光送進玻璃窗內，一陣不能解析的倦之力即時佔有了這所寬五英尺長十二英尺的教室。書本縱橫地拋在案上，胡亂寫的字紙壓在各種色彩的袖口下面，她們的垂髮也似先知這個不可抵抗的消息，都安靜地不動，任其在寂靜的空氣中從容地自然地散布夜來枕畔的氣味。有幾個還在勉強地溫習文章，然而小聲低誦着「世中遙望空雲山」的句子時，也覺得模模糊糊地彷彿有許多雲霧在眼前出現似的。

「玉青姐，哼……我沒有氣力了，好歹讓我在你身上躺一回兒吧……一回兒吧……」一個梳着紫

色夾有銀線的辮把的將身子欹斜在她的同學的左臂上裝着小孩子樣兒這樣說。

她的同學——玉青素來就好頑皮，這時呢，也正自覺得兩目有些發痒，懶懶地不擡起頭來，恰巧有個人來敬在自己身上，便趁勢用左臂將那一個的頸頸攬住，自己的上半段身子也向左俯了下去，將腮頰貼住她的額髮，嚙縫着沈沈的眼險道：「好孩子！來睡到我懷中來吧！」

她們在嫵靜之中，驟聽得玉青這一句話，卻不約而同的縱聲笑了起來。有的將首枕在臂上，有的拍着手兒向着空中，都笑得掩不住口。更有在玉青前面正在玩弄着缺襟半臂的珠扣，這時卻回過臉來笑道：「呸！真不害羞，多大呀！就想做小母親呢。」沒會說完，她自己也就笑得伏在案上了。

於是一陣喧笑聲，變爲帶有快樂而玩諷的語聲，「小母親」「小母親」的摹仿與驚奇的口音，闐滿了全室。更有幾個要居心看熱鬧的學生，立在講臺上說：

「玉青……你倆個還不起來同小瑒算賬，她真會說俏皮話兒……」

「得啦，要使我……一定格支得她要死……」又一個帶有挑戰的意味輕蔑地說。

果然這兩句話同時激起了玉青同她的伴侶的報復思想，便一同起來，一邊一個將剛纔說「小母親」的小瑒拉着，四隻纖柔的手指便向她的脅下亂插。小瑒原來笑的已沒了氣力，如何禁得住這兩個報復者的擺佈。她一面護着頭後的雙鬢，一面用右手亂攔，口裏儘管說告饒的話。玉青那裏饒得過她，連喘帶笑的說：「好呵，當面挖苦了人，過後只會說幾句輕輕巧話兒……有那末便宜的事麼！」說

着仍然不曾住手。| 瑜呢，實在無力抵抗了，便高呼着「好吧！連姐姐，| 章如，你們難道看見我被人家欺負不說句公道話麼……我還和你們好啦！」這句話的結果是從後座上過來了兩位穿着綠紫色的衣褶的，差不多的模樣兒的姊妹兩個來給她們調解。

幾分鐘的光景之中，將全課室內的空氣變了；笑的，說的，埋怨的，交手的……將方纔的倦意都打消了。不多時這場不意之戰也結束了，室中融滿了暖意，只餘下大家互相嘲笑互相指責的語聲。她們都如春日園林中的小鳥似的，一切都是隨意的，自然的，沒有拘束也沒有恐怖的。然而在這一羣的少女中，獨有坐在南牆側第三排案子上的一個，彷彿在獨立於歡樂譏笑的領域之外，側着面部低向着淡綠色的牆紙發呆，自然，同教室的人不大打理她，而在她看來這些玩意也沒曾在她的中心種下一點愉快的種子。她穿得很淡樸，淺藍色的竹布褂上沒有好多的綠飾，即連鈕扣也是用布結成的；鬆鬆的梳了一條辮子垂在細弱的項下，連個珠花夾子也沒有帶，不過在髮根的一邊用一個白色骨質作成的小梳斜攏着一些散髮。她髮細而長，但並不十分油黑，她的額髮也沒用火翦燙過，很自然的罩住了左右額角。她面色確是潔白的，而看去竟像帶有病色，因為她並不像其他的女孩子有紅潤的腮頰。她的鼻骨很平，有一雙彎線而明麗的眼光，卻愈顯得她的穎秀的精神。她似是寡於語言，又似是懶於語言。她每天來到教室，安閑地從容地絕不似他人的忙迫與紛亂。有時連上着四班的功課，她可以一次也不離開坐位；然而她的功課卻不見得答得完全。有時教員問她答得極清晰而且不同於他人；

但有時卻茫然地答非所問。教員的告誡，同學們嘖嘖的暗笑聲，她都不煩惱，也不報復。她終日這樣，所以別的女孩子自然不大肯同她說話。大家都譏笑她，有時卻又帶有猜忌的意思，暗地裏批評她。末後，大家共同送了她一個諱名，叫做活啞吧，但不過是在背後拿這三個字作她的代名罷了。在教室中，操場中，還沒有有人好意思這樣叫她；然而她終是在一羣歡樂的女孩中，是孤寂的，落漠的，如同從遠處遠處跑來的一個陌生的人。人家不大理會她，她也從不多事。平常多是默默地坐着，緩緩地行着，呆呆地側看着綠色的牆壁。

照例，每逢來教課的教員在講臺上嚴肅的立着的時候，提起霍君素的名字，她便立了起來。然而從不向教員直望着，或匆迫地向四周的同學笑視。她都是低着頭撥弄一枝綠色細而長的帶有白銅作帽的鉛筆，回答教員所問的問題；這枝鉛筆似乎是她三年來朝夕親近的伴兒，因為她到P. P. 女子中學來三年了，也會用過幾種鉛筆，但是獨有這一枝鉛筆，只是上課、下課、書包、懷內陪伴着她，而她卻輕易不肯用牠。這一點的小故事，同學知道的不少，不過大家都說她有幾分呆氣罷了，卻說不出她爲甚麼不用這枝鉛筆，而又時刻不離的道理出來。好在同學們的課業、遊戲，整天裏忙得不開交，又有誰來理會這樣的小事。

在噴笑譏誚的聲中，壁上掛的時鐘已敲過兩下，突然室內靜了一靜，女孩子們有的出去的，有的打開本子重新用功的，而君素仍然呆望着綠色糊的牆壁。

十分鐘過了，帶着近視眼鏡的黃教員，從對面的休息室中出來，便有幾個好說話的學生嚷着黃先生來了，黃先生來了，說時現出很有趣味的期待的神氣。及至黃教員推開紅漆的玻璃門進來之後，學生還有各自忙着找坐位的，打書包的，黃先生微笑着從一邊走過來，到了講臺左邊，將一包書往桌上一擱，先說道：

「我前二十分鐘便到了，聽得你們喜笑的利害，爲甚麼……我也同你們喜歡，假如你們有說得出爲甚麼原因。」黃先生滑稽地質問，像是要從她們口中探點甚麼祕密一樣。於是一時沈靜的室內又起了一陣笑聲，有些性情活潑些的女孩子，想起了剛纔大家所鬧的笑話，便將記憶引回，笑的不敢擡頭；有幾個莊重點的，本想板着面孔將書本鋪得正正的，無奈別人的笑臉，灣曲的眼角，顫動的額髮，老是向着自己作「笑呵……笑呵」的誘惑，就也不自禁的口邊的曲線聚成變形，眉痕也向髮際擴張了。黃先生也莫名其妙，隨同大家笑了起來，因爲這樣愉快的同情的擴大，絕不是故作莊嚴所能禁止的。

笑了一回，她們究竟敵不住黃先生的考問，便有個嘴快的學生，彎着腰站起來，指手畫腳地將「小母親」問題一五一十的說出。黃先生兩片嘴唇也不由得不張了開來，末後，只好說一句「你們真淘氣」的話，而各個坐椅上還是遏不住笑聲。

時鐘已指在二點二十分了，黃先生一手執着書本，一手拿着半段的粉筆，時時向黑板上寫着，

細雪似的粉末，沾了一身，一會兒將一段書講完之後，他便命大家將紙本、毛筆取出，說在這半點鐘及連續着下一點內須要作文。他說完，使用板擦將黑板上的粉字擦去，很鄭重地向黑板正中寫了兩個大字「紀夢」。他剛剛寫出，下面都凝着眼兒向黑板出神的女學生們，不禁都微笑了。因為這兩個字的確是有趣味的，裏面當然包含着些豐富的聯想，與連綿的回憶。且只此二字即教員不加解釋，也是能以引起她們的注意來的。她們正如同方在學飛的雛燕，方從山谷中流出的活泉，她們活躍與舞動的生命正在翱翔於雲表，自由自在的醞釀着、尋求着、希望着許多許多的好夢，所以她們瞥眼中見了這樣的一個新鮮題目，怎能不打中她們嫩弱的心蕊。就在這頃刻之中，她們心理上由激動而聯想所起的變化，記憶及想像過去的、未來的、悲、喜、憂、樂、交織成的心網，罩上重復卸下的不可測的狀態，不但出題的教員不知，即她們自己也把捉不到。然而最微細、最柔膩、最深幽的情緒的幻境，都一一地被這兩個有魔力似的有幻光似的字喚起了。

黃先生自然自己也很感興味的將夢與人生有何關係，夢究竟是怎麼作成的理論一方的話，向學生略略解釋。但這並不在她們心上，她們雖是側耳靜聽，而從她們的眼光上就可以看出她們只在尋味夢境的真實的經過；類如甚麼心理、生理、意識、生活這些抽象的話，她們那裏有閒心思再去領會。黃先生又將各人的夢如何紀法，文字的修飾如何等等告訴過了，便向她們前後左右的注視了一回，看見學生們都將十分鐘前的嬉笑態度改換，雖間有一二人面上微微的笑，然而這是想着真實的夢。

境之後重復回思的愉快的餘賸。比起前時爲笑話而來的大笑顯見得大不相同。

黃先生趁這個時候便向牆角上伸了個懶腰，彷彿在這一羣女孩子凝神構思的當兒，他可以將一日的辛勞暫爲休息一般。他立在講臺的左側，向那些作文的學生們細細看她們的姿態，與作文的形式。黃先生他向來是好在無意中觀察人家的動作的，在街道上，在家庭之中，在課堂，在賓朋的聚會的時候，他總好向人家的狀態與言談中注意；況且這次他出的作文題目，知道與這些女孩子的心理的表現上很有關係，於是觀察的習慣，便使得他自然的去注意她們的動作。托着腮頰的手形，低頭蘸墨時緩緩的舉動，並不是發癢而故意地用小牙梳爬着頂心的濃髮；或者折弄着內袖口的白花邊。至於面部的表情，雖有沈鬱、愉適的不同，然而都是很莊重的。沈實的在那裏追想，尋求過去的舊影的迷戀或感歎。黃先生留心的注視她們，而且更加以比較，但在心中卻很不自在。想何苦出這個趣味太深的題目，令她們從回念中去感到苦惱。夢境果然是悲苦的，自不必說；即使是歡樂的，其實是一夢呢，她們十八九歲的人，難道還不會尋味這過去的空空的歡喜，是如秋雲似的，在太空中終不能常留的。悽戀麼！教她們作文完了，何苦以自己好奇的心思去試驗她們，老實說可不算有點罪過……他正在與學生作同時構思的時候，忽然自己的目光從左而右落到第三排案上那個名叫君素的憂悒的女生身上。因爲她在這時的样子，很足以惹起教員的注意，她自見教員出題之後，便望了望黑板上的大字，仍然將臉左嚮，側望着綠色的牆壁。實在教員如何解釋題目的時候，她是一個字也沒聽清的，及至她的

同學們都在執筆構思的當兒，她又回頭望了那「紀夢」兩個字，便伏在案子上不動了。墨盒兒沒有開，毛筆還是安閑地放在一邊，然而她的肩背卻時時的在聳動。黃先生在此教書一年多了，對於學生的個性上研究得很詳密，他知道霍君素是個很特別的女生，她的文字、性情、舉止，有時與她的活潑潑地，如風蝶，如飛花的同學們相差得太多；並且她除了功課之外，連在教員前也不肯多說一個字兒。平常已惹起黃先生的疑心，所以他曾向教務處調查過她的履歷，只知她住在北長街一條衚衕內，有母親，父親出在外省審判廳內辦事，她十八歲。除此之外，便一無所知了。又見她的同學們背後議論她，就時常禁止，而自己可也究竟猜不透君素是個甚麼樣——她的環境如何的一個女學生？

這時他突然看見她伏在案上，額前鬆垂下的頭髮時時顫動，彷彿是在哭泣的樣子，但這不過是在心裏的疑惑罷了，在這一時裏也難於將她教起。他注視她，卻也時時的看別個學生，有的尚在那裏尋思，有的卻已鋪下紙本寫了出來。黃先生很驚訝地無聊地在講臺左右踱來踱去，一回兒坐下，從大衣中取出一個袖珍本子的洋文書來自看。但他的目光總不期而然地向霍君素的坐位上射去。這時的學生們也看得出君素伏在案上的狀態異常，有幾個回頭看着她，又望望黃先生，便重復在紙上簌簌的寫起字來。

這樣下去，距離應該交文的預定鐘點不過還有十數分的時間，黃先生看看別的學生有的已將文字交來，有的也快寫完，獨有那個奇怪的霍君素仍舊伏在案上不動。作完文字的學生們，都在坐位



上唧唧喳喳的小聲在議論她。黃先生再不能忍住了，便走到她的身旁問她，同時又教了兩個學生命她們好好將她叫起問她可是身上生病不是？那知總拉不起她來，她只是小聲嗚咽地哭。黃先生到此也沒有辦法，將各人的文字一齊收起，看看君素還在擡不起頭來，便好好地和她說，教她將文字帶回去作。又吩咐兩個大幾歲的學生不要下課以後同大家走了，須好好地將她哄得不哭，送她回家去。於是在下課鈴聲重復響起的時候，黃先生因尚有他事，便不能不很不自在地夾了一包書籍，文字出課堂去了。

君素一個人彳亍着沿了北河沿的陰溼的道上走着，所有的女伴們都各人歡樂着回家去了。這麼長遠的街道，這麼悽悽的心境，在這夕陽將沈的時候，她是怎樣在尋思呢！

北河沿的兩旁都是刺槐與柳樹。因為連日西風吹得起勁，一堆堆的枯葉積黏在泥土的地上，也沒人掃除。不是夏日了，河內的水已是污淤的有種臭味。這髒爛的泥水，與對面高樓矗立的某國使館的屋頂相映照著，很富有象徵的意味。君素雖在一步挨一步地走着，然而她並沒曾為這秋來的風景所引動，她只是在那裏作她那夢中之夢的文字。

她低着頭也有時覺得向晚的尖風時時從單衣的袖口穿入，然而她並不因為衣服的單薄有所感動。她看到手腕以上時時起些皮膚的緊縮作用，她並不在意，她正在描寫，追憶她夢中的畫圖的一片。

「你倒乖……喫飽了飯就抱起書本子來，牠好幹麼……那件事不是我來瞎操心……就是爲你們拉繯！我在張太太家輸的錢還沒有撈回本來，弄得我毛手毛脚的那裏也去不成，都是你舅舅說的，要你念書……天天打扮得齊整，跟站門子的人一樣討小子的歡喜……哼！你別忙，還有我呢！真是死氣擺裂（北平土語）的累我一個人……」梳着沒有平板的圓頂的旗頭的老太太，提着旱煙袋兒坐在堂屋的門上這樣數說着，格外還有記不清的這些話。

堂屋門的東角上一個小白爐子，煤球燒得通紅，上面坐着的鐵壺蓋子，時時乒乓作響。爐邊躺着一隻棕色的懶貓，前邊的左爪正在有意無意地播弄着一個苕帚的帶苗；牠又似是很狡猾的時時用黃色的眼睛斜看着在這屋子中威權下低着頭兒含了淚珠滴不下來的不幸的她。

她頭還沒有梳好，頭上的兩個髻兒只挽了一個，那一邊的頭髮尙握在手內，因爲聽見老太太的喊聲，便從房間中跑了出來，呆呆地正立着聽教訓。

她原是一個旗人的女兒，她父親因爲從前世襲的雲騎都尉職，十年來已經失掉，薪水沒了，又沒有資產，她自下生以後便隨着她那可憐的父母過那幾乎討飯喫的生活。她父親又要每天到茶館去喫茶，到朋友家去談天，手頭裏又沒有東西可以作生活的支持，一天天地捱下去，沒有方法了；母親因爲貧逼的關係也生了利害的胃脘痛的病，再不能出去爲人家作活，而父親更老了，每天喫茶的生活還是不能不過。就是這樣，其結果只有出賣女兒——她是他們惟一的活動財產。

但人家雖窮了，面子卻不能不講，究竟是世襲雲騎都尉的家世，怎麼好將女兒賣給民國以來的闊人做姨太太，做婢女，作活動的器具。

也因爲這等環境的威迫，後來她竟被她的父母將她當質押品一般的一半借物質錢，一半是親戚寄養的辦法，便進到這位陌生的老太太家中作養媳。

只有一張的契約，內中註明她的父母負有二十元的債務——對這位老太太說的。

那樣的閒言語在聽來，已是常日的飲食，只是有酸、苦、辛辣的味道，沒有甚麼別的滋味，契約上的丈夫呢，是南橫街理髮鋪中的學徒，老太太每見他之後，就非常生氣似的說：「不長進的畜類……不是我養的！」這類話，因此他便輕易不回家來。獨有老太太的兄弟——一位在茶館說評書的滑稽而和祥的褐髮老人卻時時在清早來談話。他力勸老太太將這位未圓房的媳婦送到學校裏去讀書。他的學說，是女子念好了書可以預備老太太的後事。本來她在家裏識得幾個字，名義上的舅舅就先請人教她一些功課，過了一年，以她努力的結果居然考得上 P. P. 的女子中學。

舅舅自然歡喜，她卻也是望外，而老太太每天怒罵的聲卻也更多。

可憐的無知的小動物，喫飽了主人的殘食只有斜着黃色的眼睛向帚柄上亂抓，牠以爲這是頂好的消遣，而老太太的思想也與此相仿，只要有消遣的方法，那裏能顧到含着眼淚握着頭髮的別人。她這樣的夢境是常常作的，並且還時常有更兇惡更毒虐的夢，因爲生活原是與夢境一樣，她自

然因經驗的關係曉得這句話的意義，至於更奇怪或悲痛的夢，她也時時在做並不只是在昏黑的夜裏。父親的黃指甲家裏階上的慘淡顏色的鳳仙花，母親在破裂中發出來的胃病聲音，以及偶然如魔鬼趨走，瞥然一見，穿了粗藍布大衫的那個人，都是她在夢境中常見的。所以有這些種種的暗示，使得她在學校，在老太太的囚房中，在疏柳葉落的河沿上，皆如在夢裏。

她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夢可紀。

一瞬的短時中，這篇未成形尚未寫出的文字，已經在才子在河沿旁的君素的受傷的腦子中打了幾個盤旋。但這幅會經過事實與想像合成的圖畫，雖深深嵌在她的心中，總難有抒寫出來的機會，而且她又那裏有勇力來寫她想自己的苦夢不知那天才做得完，又如何寫法？

但是她一眼看見河身內的水流，便不禁起了一個念頭。

眨眨眼第三個禮拜二又來了，P. P. 的學校庭前秋風吹得幾株刺槐墮葉的聲音颼颼的不斷。教室內仍然有嘩笑喧騰的天真爛漫的一羣女孩子的聲浪同一的鐘點又到了，小珠圓瞪着眼睛還是同玉青鬮嘴。不一會黃先生也同樣的夾了書包從教員休息室中走來，態度很莊重地不似上次的和氣了。他坐下之後，便一本本的發作文的卷子，到了最末後的一本，黃先生便低頭重複看了一遍，輕輕地將卷子拍了一下，着力的喊出「霍君素」三字，喊過兩次之後，學生們互相注視着微笑，以為黃先生的語聲是不會發生效力的。黃先生擡起頭來向教室的四週看了一遍，只有霍君素的坐位空着，小

道：「璩最愛說話，便道：『沒來，她兩天沒有到校中來了。』黃先生聽過這句話，詫異似的自己輪着指頭算

道：「禮拜一，二，四，恰好她這篇……是教務處星期五送給我的，她不是那天在班上沒有作好後來交代的麼！」

他一手握着這本文字，便立了起來，皺着眉頭口裏說：「怎麼好！怎麼好！」彷彿很惶急似地同學生們說：

「你們看看她……她這篇紀……夢！」說着，將卷子交與一個坐在前面的學生，便匆匆忙忙的出了教室，一面口裏喊着聽差道：

「李主任呢？……快請來說！……事情真麼……出了岔子……紀夢的事……」

以後的聲音學生們便聽不見了。

第五輯



## 車中

「居然在很闊氣的特別快車中大餐間裏吸這樣好煙！」雲生笑對着畏萌彷彿不勝慨歎地樣子說了這一句。

「甚麼事都要嘗嘗味道！我這回當這勞什子的教授，苦夠了，上個月折扣以後，夾面子，才拿到三十五元半，還得向會計處說了好幾次勞駕費神的話——想起來十幾年的辛苦，還不如一個車上的司務。雲生——這次到大餐間吃白金龍，你覺得比在那黑魃魃的空屋裏吃粉末子的玩意好些吧？」畏萌手攏着一頭短髮，將右手內的香煙尾上的灰劃向銅盤中似護似笑地回答。

雲生想：「這是自然！」還沒說得出口，旁邊向以耿直聞名的高先生將西服外衣的領子一抹道：「甚麼東西，怎麼也是混，那里一個樣——若講『混』的主義，大學教授，哼！真硃蓼的名詞！跟茶室裏的姑娘，您別疑惑，那一定是有分寸的，頭等小班夠不上……像我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半，統共四個半月賞了四十元紙票……」

「究竟你們是『近水樓臺』高老夫子休得要向我們訴苦窮了，況且好歹是個官！」雲生歎了口氣。



「那個……說假話？雲生，你不是說我從啓行之前便不高興嗎？……你知道我爲甚麼？」

「甚麼——我不知道。」雲生聽他鄭重地說，自然自己的態度也驟然嚴肅了好多。

「爲人總是苦不過你看我像是舒服吧，這得怎麼講，不錯吃的，穿的，坐的，那樣也不缺，但一來便不知怎個兒整扭——我若干日子來煩得很有時夜中直不得睡覺，一個人在外間屋子裏逛來逛去，不是味，真的甚麼玩意……」他這段引言還老長。

「閑來苦……思爲了……那椿」雲生的話又有點忍不住了，從他那好笑的口角邊又說溜下來。

「別的我猜不透，老是不如意奇怪——你知道我這次出京那裏來的錢……」

畏萌直直地坐着，用兩隻手將雙膝一拍道：「我知道……我知道」

雲生還沒等得說出來，高先生將他那緊湊的面皮一碰道：「說不出來，還是我 *Wife* 的一付金鐲子，前天晚上當了出去的……」他說時肅然，又帶有悽然的意味。

雲生這時忽然用他那機敏的眼光向他們坐的桌子的四周睃了一眼，幾個侍役們都在那一端說閑話，有的在扶著頭磕睡；在對面坐着幾個胖耳大腮的西洋人——其中有兩個女的，正在爭說着一件事，料定他們還不懂中國話。回過眼光來向着高先生看：「原來如此，——但你似乎尚不至此。」

「不然，我告訴你吧，父親是疼我，是姑息我，本來呢，還是做官，家裏又不用急，何苦往外邊瞎跑？」

以這一次不高興我，不願意我出來，老實話，任我自便！可是不給錢我自己呢？近來實是空空了，Vive，好，她不動聲響的替我籌出了路費，但這樣自然不免……」高先生是法律家，強辯家，素來以理智派自命的，說到這里似乎已經不免動了感情。

雲生這才恍然！「怪不得從那里走的時候，嫂夫人領了孩子去送你有點不好過……」

「那里能夠送到站台上，電燈底下……」畏萌雖說這等話，仍然不失他的鄭重態度。

「自然咧……」高先生也換了一個笑臉，將他微尖的下顎抵住餐桌上所擺的繡球花萼。

雲生這一路破了他們多少的寂寞，然而到此反默然了。在他的記憶中，正織着那已往的酸苦的密網，一時沒有話說。無意地從銅盤中將那會未吸完的香煙檢起，然而竟然銜倒了，脣上驟然有一股焦臭的氣味，同時熱刺刺地弄了許多煙屑在脣裏齒外，他禁不住說了一句「啊呀！」

畏萌與高先生看的清楚，笑聲大縱。

雲生趕急將香煙向盂內一丟，用桌上的清茶嗽了兩口，還是高先生問道：「沒有燙壞麼……？」雲生搖搖頭也忍不住笑了，將頭俯在桌上。

「呵呵！懲罰，懲罰誰教你老是好調弄人——不，你說這比 （一） 的味道如何？」

於是這一張小桌子上滿了笑聲，那幾個正在正襟弄手絹的西洋男女，楞楞地向這邊望了望，不知道這是一回甚麼事。

在曠野中夜是這樣蒼茫；近處並沒有樹影，只有從陰慘月光下看得出遠遠的村落與不整齊的樹木，天上的雲彩也是黃灰色的，愈映得這秋深月色的淒清。雲生一個人立在車外的鐵欄的一側，一手扶住鐵索，一手放在外衣的袋內，靜憑着這夜行的車載着他的離愁，他的命運，他的浮汎的生活，向一望無垠的大野中跑去。他也不知這是經過的甚麼地方？但聽見車內的鼾聲，由輪機的鏗鏘聲中傳出。他茫然地想着：晚上的葡萄酒，他們熱烈的討論，家人，病友，與站台上電光底下的紫衣人，他覺得在這兵火搶攘中作此長征，又是落木秋深的時季，他望着慘黃的月色，覺得她那付淒涼的面貌正像一切的象徵。同時一種悲壯的感懷湧上心頭，覺得這破碎的山河，苦悶的人生，憂鬱的自己的心情，不可知的未來的命運，難以分解處理的種種問題，全個兒縱橫紛亂向他那思域中積壓，擴展。更不知爲了甚麼他總得鼻頭上一陣酸味塞入胸腔，即時眼臉下有些溼潤。但這時火車快要到黃河岸上了，車行在軌道上不很穩重；速度一加，幾乎一閃沒有將雲生閃下鐵板來。原來他正沈思在一種幽綿的，細微的感思之中，所以沒有注意到自己所立的地位，及至驟然一閃，虧他將鐵索抓住，沒曾脫身而下，然而上身已經搖撼得利害。少定一定神，卻仍然在來的地方站住，便又重溫念他的舊夢了。

車行經過黃河岸旁的小村子，在幾株大白楊樹下驚醒了兩條小狗，牠們看見這迅速地長行無阻的夜之怪物，便一齊吠起。夜靜聲遙，聽牠們弱小的吠聲很爲清晰。然而這是視覺與聽覺的瞬時所

得如箭一般地飛去了，所遺留下的只是在空野中牠們那無力的餘聲。雲生突然想到王摩詰的「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詩人的描寫，他想在這樣繁複生活裏，誰還有工夫有閒心找這樣的天機清妙呢？但究竟詩中有畫，就是這樣的散文又何嘗沒有畫境呢？於是他想到畫，快的，即時印在記憶中的那一幅便展在他的眼前了。一大片叢岩前的樹林，中間夾流着一道飛泉，那蒼明的綠色，與柔軟的筆觸，真能現出畫者的手神。那裏頭的生活，那畫時的心景：在岩邊支開了小巧的畫架，她散着髮兒在晨露未晞的時光裏，沈靜地執着彩筆，一幅柔曲的背影，被幾隻起作晨歌的小鳥們呆看着，這是何等的新鮮，清涼！在味覺上是甜的；在嗅覺上是清芳的，在……這是個人相贈的一幅畫，帶有豐富的象徵的畫。然而這時候是「相送千里」在他日呢？這幅畫飛泉獨流，綠木成陰……拍的一聲車門開了，驚破了夜立者的沈思與惆悵，原來是高先生披一件厚絨睡衣兩眼朦朧地從車內走出。

「甚麼時候了！你真怪？不怕摔下車去……我剛醒來，看看下層的牀舖位中不知你上那里去了？畏萌也醒了，他說你又是發了狂出去看月亮去，他還告我：『你不知他的脾氣呢。』……」

雲生道：「甚麼時候了，這是？」

「我的錶快二分，然而現在已是三點半了。你想甚麼？別的了想了車下去了，回來回來！」高先生說着便拉了雲生的臂膀向車內走去。雲生隨着他走，其實他對於這樣的月色也並不見得有何留戀，他只迷迷幽幽地眷念着他的夢想。

這時車行在黃河的橋上，聲音越大，震得車中的電燈光搖晃不定。

高先生與畏萌正在用中文與英語熱心地辯論着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甚麼集權制，勞資競爭一類的名詞，在他們口角邊的飛沫裏吐出。這正是第二日的清晨。雲生覺得很疲憊，然而睡不寧貼，便索性大睜着眼睛看着車窗。畏萌與高先生相對坐着，正談得高興。畏萌在沈重的面容上，不斷地現出他那堅毅與肯定的態度，他將一本 *Park and Burgess* 合作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掀開一半，時時指畫着在講說。他是個高身幹闊肩膀的中年人，向來以沈定自命，人家也大……家常常期許着他，於是在這次三人不同的旅行中，他自然有取得「老大」的資格。高先生好說話，每每討論起甚麼事來，便急得喉頭以上的血色異常充足，在這天早上他們不知怎麼打開了話匣子，彼此滔滔不窮的大談起來。

他們這樣的談辯，雲生有時也加進幾句話，但總是不大驕入的。這時雲生不知在繼續着想甚麼事？但沈鬱蒼白的面色，卻沒迴向他們，正在隔着窗子向外看那清晨的秋郊。不知多少的蕭蕭落葉，都被晨風吹旋着在溝裏，隴邊。那已經收割過的禾根還留在田地裏。轉眼過去的疎柳，幾聲遠啾的飛鴻，這足以使雲生看的呆了。然而他也不知爲了甚麼，不能詳細說明道理的。他想人各在作着一個「夢」，長，遠，短，小，變易，苦與樂，失望與滿足，都在各人的夢迹中踏碎了自己的足迹，漸漸地聽着遠了更遠了。

的自己的歌聲。誰不是一樣呢？像三個人這一道行來，還是各人努力經營着各人的夢迹：不管是一付金手鐲從愛妻的手腕上送入典庫，也不管高談政理要試一試抱負的大……家，自己呢，任情的飄泊，思想更是瑣碎，零亂，正如水上流萍一樣流着，蕩着，然而所相同的卻就是在白天，夜裏，空想與實驗的一樣是經營着夢了……他沒想到這裏，便忽然聽得畏萌闌緩而沈重的聲音在說：

「那不能，不能沒卻了政治生命的人格……快刀亂麻，正到了這個時期……你知道現在正是」  
一種 Increase in the course of conflict 的時期……哼！現在如果忘記「Energy of struggle」如

何生存，如何去整理洗滌我們的河山……」這些話雲生聽的是片斷的，所以也沒聽見這位先生的根本原理，而同時高先生也將甚麼合作，運動，時機等等的話說了一大套。接着拍了雲生肩頭一下道：

「雲生，雲生，你說對不對？」

雲生只笑着點了點頭，於是他們便又續談下去。

一、人生的夢境太繁複而且太長了，不如短少些還容易於從沈睡中醒來。在汽車中，柳陰的大堤上，歡笑光明的閨房之內，議事廳與殺人不眨眼的刑場；一切處所，都教人迷住。在每個時間裏沈浸於一種有趣的，不能不的誘惑之中。何用說是非；更何用較利害，『游離狀態』成就了多事的人生，於是世界無窮於是一切的『等量』，『比量』，一切的究竟目的，都浸醉在此中都毀滅在此中。然而又有

來復的機會，再毀，再成，再苦惱，再大聲的歡呼，再……」雲生在秋日的清晨中忽然發了狂似地想起這類空虛的無聊思想。他一面聽見兩位同行者熱切的辯爭，一面聽見前進的機輪磨在鐵軌上的響聲。這種種的聲音，卻使他所想的愈加增多，愈無頭緒。各個人正在說着，笑着，想着，經營着他自己的想與夢，轟轟的巨響，從天外飛來，雲生覺得車中所有的什物俱帶了方的，圓的，多角形的翅子搖舞起來，自己的眼前是灼灼的火星四迸，頓時腦子上如用利刃割破，他便懵然！

其實車中各個人的「夢」到此時都醒過來然而卻同是一時懵然了！

正當正午，秋日的驕陽在這時猶有餘熱，由靜住不動的玻璃窗外透射過來的光線還很溫暖。車中滿了無秩序的現相：種種色色的行李，潑滿地上的茶水，嘔吐的餘汁，雖是在這空氣很乾燥的郊原中，還是令人嗅着難耐。更加上車中滿了呻吟，怨恨的聲音，一些人懷喪飢餓地在車上，站台上，來回作無聊的行走。恰在這些光景中，雲生睜開了眼，第一次的注視，正看見高先生捧着半個額角斜坐在身旁的軟牀位上，那個沈定的畏萌卻在車外蹙眉立着。於是他恍然知道這是如何的一回事！同時覺得週身的疼楚，抬起左臂看了看，原來在肘骨的旁邊已磨去了一層表皮，血痕隱隱地現着。

「好利害的撞車！倒霉極了！雲生，剛才我們還耽心你——恐怕你受了過度的震動將腦部損壞了呢，還好，你覺得怎樣？」

「不，就只是左肘上去了一層皮，你瞧，我竟昏睡了這些時候！你呢？」

「不用提了。我的額角上撞起了一個肉樁，現在只有麻木還不疼呢。畏萌說是將腰折了一下，所以下車走動去了。——這都是小事，誰知甚麼時候才能走哩！」高先生咬緊了下唇，滿臉上都是煩苦的表现。他的頭髮原來便梳不清，這一來更像被踐踏後的雞毛帚子似的舞動着。

雲生重復默然了，看看四週的景象，聽聽滿車中怨詛與呻吟的聲音。

不久，畏萌從車下緩緩地蹙了上來，半彎着腰，厚闊的面部，似乎尚有些微痛的表情。他看了初醒的雲生一眼道：「好睡！這樣大聲音越發催眠了你！——這怎麼辦？機關車說是到晚上七點鐘才開到，沒有水喝還不要緊，飯呢？挨了跌還得挨餓這怎麼辦……」

高先生瞪大了目光，口吻張了幾張還沒得回答，同時從兩邊過來了幾位同是一車中的不幸者，都來打聽有沒有飯食的問題？機關車何時開來？即刻車中更充滿了苦煩的怨聲，恨恨的失望的面色。

一陣清風吹來，雲生彷彿聽見在遠遠的鐵軌上飛來那輛具有威力，拯救的使命的機關車，但這正是白天呢！煩悶，不幸，失望的秋午，恐怕必須在衆星灼灼的明光下，一望無際的黑夜裏那不可思議的怪物方能來到。但眼前的飢餓，苦痛呢？雲生冥想，便又入了夢境，電燈下來送自己的那個人的紫色衣裾微微地飄動……



## 鬼影

「咱們花頭會做，錢又肯花，臉子吧，你瞧！——三十歲左右也不壞，她們怎麼不喜歡！還有，你看我也抽幾筒大烟不是？然而無害呀，做起事來叫做『奈何不得』……」這位楊老官滿口學說的北京話，有時迸和着幾個英國字，一身明亮講究的上洋派的衣服，活現出他是一個十成十足的上海灘的時髦洋商人。當他在大沽岸上一邊走着，一邊在朔風冷吹的空氣中對我自誇地說。

他說的甚麼我早就明白了。從昨夜還未開船時，他處處表現出他那闊氣，甚麼在京漢的頭等車中悶坐了幾十小時，終於因鄭州那邊通不過便從新回到北京；甚麼在北京住的東方飯店，他替外國人買辦，又自己做着買賣，這一趟便淨得幾千塊的銀洋等等。似在意的話頭，使得船上狡猾的茶房們聽了只有啞舌讚羨。我早就斷定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然而他這回說到後頭的一句：「叫做奈何不得」他是極明顯地含着雙關的口氣。「做起事來」這個「事」字的解釋，自然很多，他的兩道眉毛從濃尖處動了一動，十分得意又緊接着道：

「真他媽的……那些姑娘們咱絕不化冤錢，就是她們可也喜歡，親自送到旅館來。我不也不成，臨走的前一夜，名字叫甚麼她在旅館裏喫過飯，到了一點多鐘，你想……哈哈這又有甚麼辦法，可是

她呢是有……的……我想不，她偏不肯……終竟……她要這樣我並不在乎……

他一邊說了，便驕傲得大笑，我只有隨和了一句「你運氣真好！」其實我自從上船以後，如波濤的心瀾，恨不得即時到了所願到的地方，那有閒心同他人閒話。然而在這冷風暴吹的時候，船正停在大沽口裝運貨物，還有大半天的停擱，滿艙面上盡是些邪許相呼的工人，繩索、筐、袋等件都堆滿了，所以這位老官約我上岸，我便從窄窄的木板上跳過來。

多荒涼的冬郊，多凝重的河水，北方的勁風這兩三天來特別的冷慄。如鉛色般凍結的天色中，雖有極淡薄枯黃的日光也絲毫沒有暖意。遠遠的禿枝的疎林上偶然看得見三五隻凍雀來回飛翔。靠近碼頭只有一堆堆的蘇布袋子如小山相似，不知是煤還是鹽。總之聽說都是「大英國」的貨物。那些穿了短襖蒲鞋的工人時時從碼頭到船上，由船上再走回碼頭。在這麼嚴冷的上午，兩人一擔，肩着沈重的貨物不住地往返。除此之外，岸上還有兩個黑衣老羊皮大襖的警查，以及賣梨膏的，賣乾餈餅的幾個小販，在貨堆的一邊呵凍瑟縮着與船上的客人作交易。

我自從昨天一早五點由前門車站上了車後，如做夢似的到了現在，車中的擁塞，八個鐘頭的京津的旅況，匆匆地晚飯後上了這隻船。因為沒有艙位，費了半夜的脣舌；以及船中的氣味，種種不同的聲音與色彩，交互亂織在我的心頭。又迷迷糊糊地記着匆急中寄來的電報上「母病速回」等字眼，我簡直如被了魔術似的恨不能即時飛到故鄉，恰碰上火車不通，倉卒地乘輪南去，在歲暮天寒的時

候，這隻汽輪載着我，如同將命運的迷網暫且蓋住，蒙頭前去！所以我一夜裏沒有合一合眼，披件狸皮外衣在船頭上深夜的冷氣中不住的走着，想着。

及至天色大明，船已經開出天津口外，在沽河的黃濁水流中慢慢行着，於是因那西崽頭領的介紹，我便得與這位同房的老官扳談起來。他倒似乎是熟人一般，不住聲口地敘說他的事業，擺弄着他在洋場中替外國人辦事的闊綽，以及這次到北京來飲食男女的遊玩。其後他問我的姓氏，籍貫，最後說到「貴幹」二字，我便沈鬱地答道：

「當教員！」

「那一個學校？」他問這一句明明是在可問與不問的口氣中了。

「在C大學……」

他因此又說他從前的學業來了，他入上海 N T 中校的經過，以及學習英國話的來由。他總處處表明他那一行是門內的，而不是「門外漢」。他問我的年齡，我說是二十八歲，他微微的奇訝了，打着輕快與高傲的聲口道：

「喂！你比我小兩歲呢！然而你顏色卻不如我，我多胖，無憂，無慮，優格事體都不能動我的心！你多蒼白，苦……當教員總難舒服……」他很得意，自幸！

我苦笑。

他有中等的身材，因為肥胖卻似乎比我還矮好些。臉上一團團的肌肉，有一般商人所同具的面貌，厚闊的嘴唇，恰與他那好白矜誇的態度相合。兩隻手指如同一根根的小藕根，每一個無名指上有兩個金戒指，吸雪茄煙時總故意將此兩指伸直。

他在黎明的時候，那狡猾的西崽頭領弄了一付鴉片器具來吸了十幾筒，即時一個小小的艙房中都被鴉片氣味充滿了。他索性不睡與我高談，然而我躺在僅僅能放開身子且是由膝部以下還放在衣櫥內的一條木凳子上面（是夜中用十七元向這位西崽頭領買來的），那裏有心緒同他閑談。一會兒他又喝了牛奶，喫過早點，恰好這時船已在大沽停住，他便邀我到岸上逛去。我也因為受不了滿艙裏的鴉片煙味，遂即從人叢中出來到了岸上。

他這時的談話又換了題目了。

在這朔風烈烈的凍河岸上正在很自得地誇示他對於妓女們的誘力，總之，他在處處表明他是個嶄新而漂亮的上海人。

他更說與他要好的姑娘還是某一個將軍的遺妾，「她二十五六歲年紀，大些；然真能真討人好，應酬，言談，不同與那些濫污貨……」然而在咱們也不過隨意玩玩，她也知道，你瞧，臨行時送我的罐頭，送我花，還自己老早送到車站；然而鬧出單子問我替她買東西，沒有法子啊！到上海替她辦去，並不是十分值錢的東西……」他還沒有結束完他的話，我已經被冷氣吹逼的不能支持。一件皮大衣仍然

不能擋得住冬晨的嚴寒，大約我自從上船以後早感風寒，又是整天沒有喫一點食物，所以立在凍結的黃土岸上，腿部已經有些發抖了。充滿心頭的全是憂悒，苦悶！更有何心緒能以一一地去答復他。

但經過這一早上，從他的態度與言談中，我更明白了他的爲人。

船到傍晚方纔開行，真是想不到的遲緩。艙中甲板上時時聽見男女的詛罵與怨憤聲，尤其是作小販的商人，與由東三省回家的鄉下人。他們到了這一年的盡頭，好容易費盡了手脚，賺了一點血汗錢，正想趁了火輪趕回家去度歲，那知因爲戰爭陸路不通，而這隻英國公司的輪船又復如蝸牛般地前進；天氣偏是十分酷冷，他們又那得不滿腔的怨詛呢！況且自下午以後，在海上便已經看不出日光了，空中全是深灰色的凍雲，下映着這如鉛色似的怪水。自開出大沽以後，便看不見陸地，船邊的浪漸漸地大起來，風吹得分外重，除了軋軋的機輪聲外，只有波浪翻覆打在船舷上驚人的聲響。船體播動的利害，除掉船上服役的人們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可以立得穩的。我出來看甲板上那些苦人，一個個面色都如罩上了一層青色的煙焰，有幾個就將被褥鋪在甲板的大橫木上蒙頭而臥，然而時時有嘔吐之聲。四圍無所見了，只有起伏的黃浪，與密佈的寒雲。船行格外的慢，正不知這一夜裏發生何等變故？已是六點的時候，船上的電燈明了，而船以外完全黑暗，播動海濤的狂風更加得勢。我在甲板上立不穩當，又吸着海潮的氣味，與船中底艙內魚蝦的腥氣，幾次都要嘔出。

「坐這隻船真倒霉爲甚麼他們偏在大沽耽擱了一天的工夫……遇上冬季的大風誰曉得怎麼樣……」一位五十多歲的鄉下人坐在一網已被水波濕透的行李上憤憤地說。

旁邊有一位在天津跟來賣零碎食物的小販，他的枯黃多皺紋的面皮彷彿不知道寒冷，這時一手摸撫着多髯的腮頰，淒然道：「這還用說，甚麼事都得他們做主，愛走就走，愛停就停……你看這一船那裏能夠載得了這麼多的人！艙道中有，甲板上也滿了，底艙裏如豬羣一樣，這都是中國賬房的生意。那管得薰死，擠死，橫豎外國人將房間與底艙包於賬房，除了大餐間外全聽他們擺佈……」小販正自敘述他的意見；他在船上的熟經驗的時候，從艙道中來了一個穿白衣拿着兩個空盤子的西崽，一斜一趨地走來，小販抬頭看了一下便不再言語。

及至我回到分租的那一個房艙之內，看那位楊老官正在鐵牀上很安逸地躺着，他一見我進來便喊道：

「怎麼樣……外面的風浪。」

「很大……聽說快要拋錨了，不能走呢……哎」末一個嘆息字不自覺地便從我幽鬱的胸中嘆出。

「晦氣！十二，十四……十六，看這樣到上海要多耽誤三天的工夫，我還有事，賬項，請客，料理過年的事體，討厭呵討厭」他也有點着急了。

「不得了！我坐了多少次船，加上這一次是兩回遇到這麼大的風浪。我簡直地不能起立，頭暈的很！來！這裏有一塊蜜甘橘，你也喫幾瓣……」

我謝了他！將一瓣橘子填在口裏緩緩地嚼着，即時也就躺在那窄窄的木凳上面。屋子裏冷度仍然是很利害，將一條毛毯蓋在身上，同時一陣惡心，如有些穢物在胸中衝撞似的，而腦筋中種種幻想也一併滾來。恐怖，憂悶，飢餓，眩暈全都來了！看着那白光擺動的電燈，與聽着圓玻璃窗外的寒濤怒吼，正不知是置身何地？

船似乎還在行着，然而我也如在夢中。

若迷若睡地半夢中的淒感使我心頭添了無許的怔忡！在空虛裏有不少的夢幻般的色彩在我眼瞼內跳動，彷彿暗示着隱隱的恐怖，與遠遠的憂悒！然夜半後忽爲一羣人的談聲驚起。哦！這一間小而窄的房艙滿了不識面的生客。他們正在抬過一張圓形的小桌面，左右旋轉着僅僅在牀前與木凳邊旁安放得下，一時竹方塊與銀元的碰打聲交撞起來，原來他們正在安排牌局。一位是那個湖北人的西廬頭領，他身軀最高，兩個小而圓的眼睛，包含了多少狡猾。還有一位廚司務，肥胖的面目，額上如同塗滿了奶油，光明而油膩，穿着短衣，五個手指木槌似的在那一張張的竹牌中間攪弄。其餘立在門口的三十多歲的一個北方人，面上幾乎全是筋與血管的組成，三角式的口頰，表現出他是一個堅定

而感厲的健者。灰色的皮袍，青布馬褂，我一睜眼就注意這一個，我正在要坐起，那湖北人道：

「對不起！你到楊先生牀上躺去吧，就這凳子上還可以坐一位。」

我極願意到那和軟寬舒的牀舖上去。看看楊老官已經坐起在打莊了，我便從凳子上跳了過去。即時躺下，何等的舒適！在我想來這真是意外優待的機會！然而一會竹牌觸在木桌上的聲響，加上他們大聲笑着數錢與恨罵聲，我躺在那裏連眼睛都不能閉。好在他們只注意到一圈燈光下迷惑的數目與牌上的形樣，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切。各人的眼光分外明銳，手臂不歇的騰掣，齒唇不住的哆動。我呢，一回想想那未來的憂愁，一回又坐起看看圓窗外的海色。

微雨在瀟瀟的落了，風還沒止，船仍停在茫茫的海中。

光光的木案上，竹牌與銀元相觸響的聲音，比起海上凶惡的風濤聲尤其令人詛恨。況且他們又不住地口裏喊着各人自己願意的口號，彼此欺詐的虛偽的試探聲。尤其是西崽頭領與那位額汗如油的大司務，那些令人聽不慣的下流話，虧得他們如數家珍般的說出。楊老官斜披着狐裘，吸着司令牌的香煙，驕傲，不在意地隨手打牌。他看那三個夥友如同小孩子一般，未曾放在眼裏，獨有很奇怪的。那位穿灰色袍的北方人，默默地玩笑着他那十三張的立牌，輸與贏都不做聲，面上一團鐵青的氣色，令人可怕……後來他們一圈完了，我仍然睡不着，只索從楊老官的牀上拾起一本舊小說來在他們的背影後看着。及至他們牌完之後，談起話來，那穿灰色袍子的北方人，纔說起他原是江浙戰爭中的



某一師的參謀長，失敗以後重行北來，所以說起話來全是一股不平的氣概。他居然不同，他只爲打牌來的，打完之後，點心也沒喫，卻兀然坐在一邊，末後我起來了，他便同我說起話來。

「這世界幹麼？教書還不壞！軍界中簡直混不的，可是混上了也就沒路可走……」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上嘴唇突起得很高，顯見得是從真正經驗中得來的決心話。我除掉敷衍幾句之外，覺得一船裏的人獨有這位失敗的軍官還令人有幾分同情。

他們喫過麵包牛乳之後，那輸家大司務敗興走了，西崽頭領手捻着一把鑰匙正在看楊老官燒煙。失敗的軍官同我坐在木凳上，無聊地談着。楊老官呼呼地吸過三四筒鴉片之後，又在誇示他自己了。他說他在上海認識了不少的軍人，又交結了不少的洋人，甚麼去年由英國來的一位老勳爵同他怎樣要好；甚麼那年淞滬戰爭徐將軍被迫離開租界還是他向工部局託了老勳爵去關說的力量，總之，這位十足氣色的上海「剛白度」鴉片癮又過足了。

這時船動了，西崽頭領看了看他手上的金手錶道：「四點三刻，開行了，風浪小得多；明天晚准到烟台吧……」

我聽了，將急悶的心放平了好多，可是同時也有無形的恐怖逼在心頭。雖在這一天的懸念，能逃出了現實的網羅呢？我正這樣想，即時艙中的杯盤又叮叮撞響起來。原來船開行之後，又起了一

陣風浪，一時覺得各人坐的地方都不很穩固了。楊老官恨得一口氣將玻璃罩中的油燈吹滅道：「倒霉！偏又起這樣大風浪……」這句話還沒完，又聽到艙外橫臥在甲板及街道中的苦人的嘔吐聲。這是快近黎明的冬夜，是在冰冷的海中呵！風吹得緊，浪打得兇，那些苦辛回去的苦人，一件棉袍，一條被窩，連底艙都沒有地方，只好在甲板，街道上過夜，不凍死還不吹死！無限制的賣票，無限制的踐踏自己的同胞，包了外國人的船艙卻用很便宜的代價當貨來載這些苦人，回想起昨夜上面大餐間，奏着西樂用晚餐，而我們的艙外卻全是餓的凍的嘔吐的叫苦的聲音！我卻勉強在這普通的艙房裏受侍者的白眼。

我在這近黎明時風浪顛動的艙中想着，那軍官這時還沒走去，交握着兩手不知想甚麼，然而他那巨大的身體老是一提一動的向牀上撞。

圓眼的西崽頭領，一面替楊老官又燒着煙，一面說說他在船上的生活。有時回頭看看我，我總怕他那雙眼光中射出來的狡猾與兇饒！他們所談的題目，不能離開那幾種楊老官在問了：

「昨夜裏你到啥時候纔回來。快兩點了，那裏去白相來？」

「哼！到日本地走走去，日本鑿子去的。」

「會玩過嗎……？」

「沒有別的，打過兩次『炮』哩。日本鑿子的規矩：打炮三塊，住夜六塊……天津究竟好玩……」

失敗的軍官在我身旁從鼻子裏哼了一哼……我卻不明白打「炮」是甚麼事？及至他下面緊接說住夜的價錢，我方自悟過來。然而他還很得意地續說：

「日本人乾淨得多了，中國姑娘真儂……」他居然能有這些識見。

一陣翻動，忽然將案上的幾隻茶杯全翻在地下，幸而有草蓆鋪着，沒會打碎。我同那位軍官伏在木凳上面。楊老官差些便滾在牀下。同時外面浪翻風吼聲中，一陣人聲的嘈雜，常經風浪的西崽頭領急急開門出去，歪斜着走到街道裏。回來的時候，船還在劇烈的翻動，他啞了啞舌頭道：

「好利害的風浪！這一陣將船面上睡的人打下四個去……聽說一個女的……」

楊老官似乎並沒在意，坐起，摸摸頭皮道：「沒出血麼……你瞧——」

「好……福氣！一些沒碰傷……四個人該找死，這樣還在船面上呢……這小女人死的可惜！」

「你不早說，讓她到這艙裏同我玩一夜，有喫，有覺睡，比起……不好麼？」楊老官嘆息似地答西崽頭領的話。

「你真有點熬不了，可惜昨天夜裏沒先同我上岸去呢……」

同時他們都哈哈地笑了，這時那位軍官臉上紅紅的瞪了一眼便出去了。

我坐在那裏，似乎呆了！看這兩個笑談者的頭顱搖動，如同鬼影，而圓窗外怒吼的風浪卻越發大起來。

## 司令

在卉原鎮上像這樣急迫而含有驚怖性的忙亂自然也不是第一次了，不過這一回的來路與每次不同。自十二點鐘過後，保衛局的門口十分熱鬧，在那兩扇大黑漆門下走出走進了不少的人物，甚至連大門以裏粉墁的照壁前一堆紫玉簪花兒都踐作壞了。大而圓的花萼，如害了病躺在土地上被毒熱的陽光曬着，漸漸變了顏色，有的已被大脚印踏碎了。門前右側獨獨忙了那個穿灰色衣服的團丁。一支套筒在他的手中忽而高起，忽而落下，不知有多少次了。因為辦差的人物，城裏派下來的委員，本局的局長，團長，鄉董，紳士，校長，商界的首事，還有他們團裏的排長，與巡警分局的巡官，一出一入，照例來的規矩都得打立正，並且將鎗刺舉得高過頭頂，這真是自有保衛團以來少有的苦差事。

于五在鎮上充當團丁也有三個年頭了，他是東村有名的一條「蠢牛」，他膂力很有點勁兒，眼睛大得嚇人，身個兒又高偉，不過有時有些傻頭傻腦，所以村子上公送了這個外號給他。可是自從入了保衛團之後，簡直的聰明了許多，不單是學會臥倒，上刺刀，放連鎗這些知識，而且禮節也懂，「是是，「啊啊」」的聲音學得會說了。所以現在他不比從前蠢了，於是他們的夥伴們使用普通尊重人的稱呼法，把上一個字去了，換上個老字，直是喊他「老牛」，他也答應。因為他聽過牛的故事，曉得牛是莊

家人最尊敬的畜生，所以大家這樣叫他，他也沒有甚麼不樂意。

從一早，天色剛剛明亮的時候，縣裏派來招待招兵司令的委員與原差便都到了。消息傳播的非常迅速，不到九點鐘這有兩千人家的大鎮上幾乎沒一個人不曉得。商店的學徒，賣食物的小販，早上學的學童，以及作工夫的短工，他們都交互着談論司令到過午便來了。誰知道帶多少馬弁？誰知道是有甚麼舉動呢？學校中特爲這件事早已與學董說明午後放假半天；切切地囑咐那些小孩子藏在家中，免得家庭裏不放心。至於在鎮的西門外前年方辦成的私立女子初中，在這一日的上午便早沒有人了。教員，學生，都臨時走了。于五呢，早上，他在曉露未乾的時候便跑到操場裏去耍了一套潭腿，這是他自小學的武藝，八十個團丁裏頭沒有一個及得上他的。團中雖也有武師在閑暇時候教教他們打幾套拳，或是劈幾路單刀，然而在于五是瞧不過眼的。因此他常常發些牢騷，同他的夥伴說：如果他不是從幼小在這個地方住，一定可以教他們了。「人是外鄉的好」，他有時拍着胸脯非常地慨嘆那團長老爺太好擺架子，埋沒了自己的真實本領。在操場的時候，十分清靜，除掉大圓場週圍有幾十棵古柳迎着曉風擺動垂絲之外，就是一條鬚毛大黃狗垂着尾巴如鄉下老人的一步一步地來回走。于五趁這個時光將全身筋肉活動起來。光着上身，在柳陰下舞弄了半晌。看看太陽已經滿了半個場子了，又聽見場外有人趕着牛馬走路的声音，他便打個尖步將雙脚一併，正立之後隨即從柳枝上將那件灰色短衣披在身上。方想回去，卻好他那同棚的蕭二疙瘩從一邊走來。

「你纔起來？我說你再懶不過，一定是夜裏到那裏耍骨頭去來。」于五擦擦臉上的汗珠向那位身體矮小，長了滿臉疙瘩的夥伴說。

「夥計，你省些事吧！夜裏倒運說，你不信，被老伍，老華贏了六吊七吊錢去，害得我一夜沒睡好覺。可也是更壞，偏偏今天黑夜裏又湊不成局，真倒運！那裏來的這些把式？一起，一起，都得叫這些大爺伺候……真他媽……」蕭二疙瘩人雖小氣，分兒最大，他最不服硬，這是于五很知道的，所以聽他說出這些話來，便道：

「蕭二哥，你不要輸錢輸迷了心竅吧，平白無事的誰又來……局長這幾天不是爲了病不常出來，鬆快了許多？」

「哼！蕭二疙瘩把鼻子聳了一聳道：『看着吧！看他今天出來不出來！一樣是差事難當，今兒就夠瞧的！我說老子，他們來時咱也去喫糧吧！』」

到此，于五有些明白了，他便將手一拍急促地問道：「莫非是又來了招兵的委員？怎麼多幾起了？這日子真沒有法過！在鄉下還有舒服……你說甚麼？去喫他們那一份子鳥糧，我看你是輸昏了！你沒聽見賣餅的黃三說：他兄弟在上年丟了好好的生意不做，迷了心去當兵，好不到三個月偷跑回來，那是個甚麼樣子！沒餓死還沒凍死，就是他祖上的陰功！大風，大雪，偷跑到山裏去當叫化子，過了十多天才得回來。他不是情願餓死管幹甚麼不當兵了……何況那裏有好東西，你別瞧咱們土頭土腦，我看

那簡直是「羣狼，土匪，青皮，叫化子，都能當……一百十三團，你記得從我們這鎮上過的，真丟臉！那一個不是穿着滿油灰的衣服？不知是幾輩子的連咱們還不如。打仗，好輕快的話，不是吹我一個人，他們來上五個，六個……」

于五正說得帶勁，蕭二落落攙言道：「老子！你別高興！你記得局子的崗位，今早上該你站罷。這個差事真要命，還好！要是下午准得捱上幾十耳光……這一回我聽說了，不是委員，大哩！是司令！我說是他媽的司令！聽說是上頭專派來這幾縣招兵的『司令』，還是！」他說到這裏似乎有一種潛在的力量將他的聲音壓低了。「怪事！聽說這還是我們的鄉親哩！老子聽說他是專門謀了這個差事來的，想想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嘿嘿！真有點頭疼！」

「是誰？」于五切實的問。

「就是營莊的管家，我可不記得他的名字。聽說是甚麼軍官學堂出身，在外頭混了多少年，幹了些甚麼事，家裏早不知道這一口人，這回回鄉了！」

于五又着手凝神想了一會，沒有話說。

「看他怎麼樣，到自己的地方……看他怎麼樣？」于五臉上驟然漲紅了。

一陣喇叭聲響，正是他們團裏喫早飯的時候。

這一天的上午，在于五的心情中說來，與其是恐怖，毋寧說是不安。他雖是心裏不願去伺候那些同樣的灰衣人，然而他卻是個十分能服從命令的壯士。所以到十點趕到他站局門崗的時候，當他那棚的排長，喊聲「于五換班」，他早已拴束完了。肩起他素日寶愛的明亮的套筒，便由鎮東門裏的宿處向街內的局子走去。

四月末旬的上午，已經有些煩熱了。他肩着鎗在道旁的樹陰中走着，額上已微微有些汗珠。他這一回的上崗狀態頗現嚴肅，每次呢，也帶子彈袋，可是照例只有幾個鎗彈裝在裏邊。爲了多便沈重而且不許，然而他這回卻將周身的袋子都裝滿了，少說也有五十個鎗彈在他腰間。套筒的膛內五個子兒全壓在鋼條之下。這也不是常規，因爲怕壓壞了發條。他雄赳赳地走着，看看那些一早到街市上買東西的人，都多少帶些驚惶的顏色！尤其異樣的是壯年男子不很多了，全是些老人，以及蓬頭大衣的婦女，——年輕的婦女卻未曾碰到。于五看見這光景不免皺了皺他那雙粗黑的眉毛，同時腳底下也添了些氣力。

由城裏臨時派來的委員是個學務局的視察員，因爲時興的，學務上沒有事可辦了，卻常被縣長與紳士派作外委，——作催草料與招待的外委。他自從半夜奉了急於星火的公事，帶了幾名差役從星光中跑來。到後便住在局長崔舉人的宅中，招集了鎮上幾個重要人物，如商界首事，保衛團長，校長等計劃了兩個鐘頭，同時都穿戴整齊到街內的保衛局裏開始辦公。他們來的時候團于五已經直



挺挺地在門口站崗了。

他們在局子裏商量些甚麼，于五是不知道的，但他看見他們的團長一回兒出來，一回兒又拿些賬簿紙件之類的東西進去，跑的滿頭是汗，嘴上的短鬍子也似乎全挺起了，背上已經隱隱有些溼痕。最忙亂不過的是由城裏派來的差人與本地的鄉約，不住口的喊着預備「多少草料，幾份鋪蓋。」他們一邊喊出，在門外有幾個聽差的團丁立刻答應，分頭去打點。還有鎮上的三個好手廚子正在門口石檯上坐着吃紙煙，聽裏邊呼喚。

于五在局門口這兩個鐘頭看來，似乎是卉原鎮上的「奇跡」了，自然從前這類事他也看見過不少，即是鎮守使也從這裏打過尖，而這回的影響卻來得真大！每看見那滿長了花白鬍子的崔舉人走出來有何吩咐的時候，他滿面上的皺紋像是多添了幾十道，半剪了斑白頭髮的頭顱，不歇地搖頭，一件軟綢半舊馬褂下藏住他那顆跳動而不能自安的心臟。

于五等待的希望不如那時的旺大了，眼看着那一羣人忙到了正午，卻還不見動靜。他一個人掛着鎗四下裏望着，茫然地不知這是一天甚麼日子！於是他的思想卻漸漸地深入了。恰當這時，局子中紛亂的人員差不多都預備好了，大家卻不敢散去，只有坐在裏邊吃着紙烟，水烟，談天，雖然他們各人的心裏似乎是多添了一塊東西還沒有安放得下。因此出入的也比剛才少了好多，于五在這閑暇的時候便想起早上蕭二落痞同他談的那些話，以及當兵吃糧的勾當，於是也想到這次招兵的來由。他

想：招兵不止一次，也不是由一個地方來的，甚麼軍，甚麼師，別不出，也記不清楚，其實依向來的經驗，不過是幾個頭目，幾個兵士，到鎮上住上十幾天，插了小白旗子尋開心。點心有，飯菜自然是好的，還要大家公墊辦公費，數目不等。每回那裏空過呢？末後也許領了十個八個的流氓乞兒走去，一個人沒有也有過的。記得有一回還被一個教堂裏的洋人照了一張像片去。爲甚麼這麼一次一次的招兵？于五不識字，不看報紙，當然不甚明白；然而也聽說外面的不安定，開仗。在那裏回來的朋友聽見炮響，學堂裏的先生們說些甚麼鐵甲車，迫擊炮的新鮮名目。他由這一些零碎的概念中，便也知道招兵是這麼緊急。他對於那些由遠而且大的地方來的招兵人員有何等感應？自然只消看他這早上的狀態便明白了。他立在如醉的日光裏，漸漸覺得腰部，雙肩，都發熱起來。然而自己下崗的時間還沒到，而他所希望的一羣人也還沒見個影子，因此他心裏有些煩躁了；也因此他對於那在遠道上將近走來的一羣人的憎惡愈加深沈！

一個年紀約摸五十多歲的鄉約在局子門口的一條小街上，正用一手掩着被打破了的左腮頰，一面還是加勁地快跑。一滴一滴的血水從他那一件不得不穿着當差用的粗藍毛大褂上流下來，隨着他腳後的熱塵便即時看不見了。而立在局門外面的兩個軍士正將眉毛豎起，大聲喊罵。那明明還不過是兵丁下的兵丁，因爲他們還沒有整齊的皮帶與子彈盒子掛在腰間。兩個人的灰色衣服已經

變成黑色。一個穿了黃色的線襪，那一個卻是一雙破了尖的破白帆布鞋。他們大約是隨處都有動氣的可能，紫的面色，近乎黑色的嘴唇，一個是高長的身軀，那個穿破帆布鞋的卻還不過是十五六歲發育不會完全的孩子。于五這時還沒換班，直挺挺地立在門口的右側。他這時倒格外精神了。雖是不立正的時候，整個的身子絕不歪斜。那桿明亮的鎗枝在他的手裏似乎是十分榮耀，晶明的刺刀尖，彷彿正用一隻極利害的眼睛向門外的那一高一矮的兩個新客人注視着。于五在他們將到的時候，受了保衛團團長的臨時命令，因為今天四五個鎮門與街頭，巷口都加了崗位，而且有些團丁又須時常出去辦差，人是少的，又以于五的姿態，形式分外合適，叫他多站兩點鐘，也叫那些招兵的差官看着好誇讚幾句。于五自從看見幾匹馬從飛塵中滾過來以後，他反而振奮了許多！所以雖是連續着站崗倒也不覺得疲乏。這時親眼看到兩個差弁狠惡的樣子；親眼看見他們用馬鞭將伺候的鄉約打破了腮頰，他並不畏懼！仍然保持着他那威嚴的態度。那兩個差弁罵夠了，便回身到局子內去。于五聲色不動，厲然地挺立着，更不向他們笑語，或是行軍禮。那個高身材的向他瞅了一眼，彷彿要想發作，于五也將他那雙大而有光的眼睛隨了差弁的眼光圓瞪起來，差弁卻低頭走進去了。

全在于五目所見的，耳所聽到的事，豐盛的酒菜的端入，裏面猜拳行令的聲音，以及飯後來的司令在局子的大廳上高聲發布命令的威力，許多地方上的紳董戰慄着答應着。于五是十分清楚了。在他胸內正燃燒着飢餓與憤怒的火燄，看那些出進的幾個兵士有的赤了背膊，有的喝得面紅汗出，在

局門口高喊着不成腔的皮簧，小調。他真有點站不住了。已經到了午後一點多鐘，夏初的天氣煩熱得很。聽說司令，還有副官都在局子內午歇。除去有兩個人在裏面值班預備叫喚之外，局長與校長那一羣都嚴肅地退出，各人預備去做的事。當那僵僵了上身的老舉人到局子外大楊樹下時，便同一位中等年紀曾在師範學校畢業的校長說：

「我直到現在直不覺餓！看他們吃的高興，我……就是咽不下去……我說：校長這怎麼辦還沒  
有日……子呢！一天三百串……酒飯在外……這筆款……」他一邊說着，用一隻微顫的，血管隆起的手掠動在他領下的長鬚，還時時向局門裏面瞧着，現出十二分恐怖與憂愁的態度。

校長雖還沒到四十歲，上唇已留了一撮濃黑的上鬚。他拿竹子摺扇不住地開開閉閉卻不搥動。聽了老局長的話便躊躇着道：「現在甚麼事似乎都不用辦，只有伺候他們！有錢還可以，沒有呢……慕老，你看這個『司令』還是……畢業，還是我們的近同鄉……哼！那才格外上勁呢！一口的官話，一個字不高興就拍案子，我看怎麼辦？事情多呢……」

校長皺了眉頭，低低的話音還沒說完，局門內驟起了一陣嘩笑的聲音，正是兩個兵士解了皮袋，倒提着手鎗從裏面跳出來。於是他們在外面訴苦的話自然即時停住。兩個兵士脚步一高一低地踏上了階石，一個黎黑面孔的便一把將老局長的方袖馬褂拉住道：

「老頭子……有出賣的？在那裏快快說……說！」

老舉人惶然了！他不知是甚麼「出賣」，上下嘴唇一開一合卻說不出半個字來。在一旁立着的校長究竟聰明，他知道他們喝醉了，便任意用手向東指一指，兩個兵士咧着嘴，步履踉蹌地走去。

老舉人還沒有喘氣過來，便被校長先生掖着走回家去。

這一夜的月色分外明亮，所有的圍丁除去值夜，站崗之外，都在他們的操場的樹下納涼。鎮中人本來睡得早些，這一天更是沒到黃昏便全閉了門。街道上及各學校裏都肅靜的如荒野，到處沒有人語，只是斷續的犬吠由僻巷內傳來。然而這幾十個壯年圍丁彷彿受了甚麼樣的暗示，在這初熱的清宵也有些意外的感觸，無復平日的笑談高興了。又聽了他們的頭目的命令，在這幾天內如有賭博等事發生，是立刻要究辦的，因此大家在一處卻越顯得寂寞了。

月光由大柳樹梢上漸漸升起，清澈的含有溫暖的光輝映在這細草的圓場上，甚麼影象都看得分明。在羣聲靜默中，一個帶有歎氣口音的道：

「像這麼過上幾天真要鬧出人命來……我們吃了地方上的供養，卻得小心伺候這些小祖宗……」這口音明明是忍辱下的怒罵了。

「你仔細……看你有幾個腦袋？被他們暗查聽了去，活捉了你去，先吊起你這猴子來，交代上百皮鞭……他們做不出你道這些……還看同鄉的面子……」又一個說。

「反正莊稼人還能過活！一年到頭：怕土匪，怕天災，還得夠他們的，這個年頭過日子……橫豎是一樣，若不是借了那些勢力，再來那麼幾個，就這個把式的無法無天，先弄死幾個出出氣再說！」第一個說話的青年銜了一支香烟，說的聲音格外大了。

一時全場都默然了，有幾個正在操場中解開衣扣來回走着；有的卻正在那面用木劍遊戲着比較體勢，大多數都坐在地上。

蕭二痞痞因為今天晚上不得賭，恢復他已輸的錢，心上正沒好氣，冷冷地笑道：「不要瞎吹！說是說，做是做，看那三不四的『司令』喝一聲，怕屙在褲筒裏！沒瞧見連崔大人都將老臉嚇得蠟一般的黃，不信問問老牛，是不是？老牛！虧得你今兒罰了四個鐘頭的站，沒挨上嘴巴，算是時氣好罷咧……」

于五躺在草作的披簾上沒做聲。

於是一羣人便不自禁地都紛紛談着新來招兵的人們。有的說他們這是做買賣來的，有的卻說這幾夜裏鎮上的土娼的生意發達了，又有好嬉笑的說這位司令要討幾位姨太太回去的。一時笑聲與怒罵聲破了半夜以前的沈寂，然而于五靜靜地躺在草簾上始終沒做聲。

恰在這時，從圓場的東北角的木柵門上急促地閃過一個人影，及至到了這一羣人的前面，在月光下閃出他那高偉的身材，與闊厚的面皮。所有的圍丁都看明白，來的是他們的團長。他在左臂上搭了他那件短衣，上身只穿着排紐的白小褂，滿臉上氣騰騰地像是被酒醉了，汗珠不住地從額上滴下。

來。團丁都肅然地立起來，連躺在簑衣上沒言語的于五也跳起來。

團長喘息定了說：「你們站好！」這句話即時便發生了效力，衆人立時成了一個半圓形，將團長圍在中間，那邊正在比劍的幾個也跑來了。

在月光下靜聽團長的言語。

「兄弟們！不要快活了！有一個不大好的消息。我先報告一句，團長說到這裏便停住了，看看這些團丁們的顏色，然後用低低地聲音續說：「這事恐怕早晚是要知道的……招兵的——司令嗎！他這一來卻不像先前那幾次來的，因為他曉得地方上的情形，他知道我們這裏有八十個弟兄們，他今天晚上請了局長去，說得很利害：不客氣！明天他便要點驗我們，要帶同我們去開前敵打仗！連槍械服裝……他說這樣兵不用招了……他是甚麼誰知道？聽說他帶了我們去至少馬上就是團長。他說在他的勢力下可以便宜辦理的……你們想：紳董們自然要說這是民團，是地方上出錢保衛的。不成！他說那便是違抗，是民變，要帶人來繳械……」

團長方說了這一段，一陣喧聲從這個半圓圈中紛呶地發出。團長急了，便止住他們的語聲又緩和地說：「然而這事可說不定！我看他也沒有這麼大膽量，上頭未必是這樣吩咐，還有局長呢。聽說明天要交涉去。你們先不要着急！我不過告訴你們……」

團長末後的語音這一羣人聽不分明了，團丁們已經紛紛怒罵起來，有的是沈悶不語。過了一會，

大家似乎被一種嚴肅而危難的空氣包住，便有幾個年紀大些的團丁與團長低聲談着抵抗的方法，而衆人也隨意散開各作討論。

于五早已跑進屋子裏去了，過了一會他從屋前的刺槐蔭下溜出來。忽地被一個人看見他這樣打扮，便急急地喊道：「于五！你……你那裏去……」

一句喊聲，立在一邊的團長的眼光便落在方在疾走的于五身上。看他脫去團丁的制服，在白小衣上斜插了一支匣鎗，圍了周身的子彈袋，左手又提了長鎗，上了刺刀，匆匆地往圓場的木柵門那面跑去。團長也急喊了一句：「這時你帶了軍裝……那裏去……」

「去……先打死那不如狗的小子甚麼『司令』……」如飛的脚步已經飛出柵門外去了。團長呆了一呆，便急急開嗓音喊聲「回來！」也追上去，同時立在團長身旁的那幾個團丁隨着都跑出了操場的柵門。

十五年六月。





第六輯



## 買木柴之一日

「你們不管如何只是隨意喊叫了，來便買下……錢呢？儘着化，沒有的時候，便找我了……在這樣的時代，我從那裏能弄好多錢……」一雲正從他那間小四方形的書室裏出來，手裏還拿着一本印度佛敎史，走到他寢室的外間中，忿然地同妻說這些話。

「不是……」妻抱着幾個月的小男孩，坐在椅子上說：「我原叫他去看看，沒說要買多少……」她面色有些惶急，而小孩子愣愣的目光卻正注視着兩隻肥胖得如九月豆田中的綠蟲般的小手。

「我從那裏去弄許多錢……況且這些木柴現在用得了嗎？甚麼時候不好買，偏偏要在這一會兒……」一雲口裏說着這樣的話，似嫌惡又似忿急；而心中所轉畫的圈兒，在這片刻中卻已經有了不少的回還，他向來只想着一些更遠的事對於使費用度這一類的事是不關心的。他以前的生活，用費沒記過賬目，有無不作過計較，可是現在呢？這使他心中發生了自作的責備與感到無味的空虛了！他覺得他會同購買木柴發生了問題，這真是問題呢！想到此處，言語也勉強無力了，雖然他還只管煩悶地主張少買。

那叫木柴的僕人在院內蹲着道：「我以爲再過幾天價目更貴呢，今春天買的一元一角，現在一

元二角，冬天到了，還要貴……」他分辯的理由何嘗不充足，一雲心裏也很贊同，他想到種種化費，到每月份上沒錢用時須得自己去料理，還有貸息呢，月月不能空過，想到這些困難的應付，便不自然的命令股地向妻說：

「留牠一半罷。要四五百斤幹甚嘛……在這裏又沒有多少地方可以盛放……」其實末後的一句只是作文章的宕筆了。

結果，僕人與山間賣柴人在木欄前講究了半晌，算留了三百斤，統共三元多錢。

這時一雲又回到他的小書室裏去了，躺在一個舊沙發上，忽然覺得胸中有無數說不出的感觸，都在這一時中奔湊而來。同時鼻腔內酸酸楚楚的，而眼眶中的熱淚便由頰邊流到白線毯上。末後，僕人從窗子外頭報告了留買木柴的斤數與價錢，一雲並沒做聲，僕人又道：「問少奶奶要錢吧？」一雲點點頭，從喉嚨中迸出一個「啊」字來。

他反過身子來，用含淚的眼光對着淡綠色的牆，呆想一些紛無頭緒的事。他本想差着二元左右的一點點事又何必多管呢？昨天還不是從一個俄羅斯人開的書鋪裏買了本山音基 (J. M. Stige) 的戲劇，與一本舊版的狄更生的 The Chimes，恰好是兩元錢。那又有甚麼用處？其實就算將這兩本書看的爛熟，又怎麼樣？況且在這樣的社會裏還埋頭看書，實行獸子生活嗎……爲了家裏多買兩元錢的木柴，你就這樣忿然……這時一雲正在切責自己，一會又將思想遠颺開去。想現在一家的大小

責任在自己身上，自從春初母親病故了，半年來所有的只是悲哀和憂慮！而地方上的情形變更，幾畝田地的收入不夠，按了地丁的預征與特捐，一次又一次，他計算，並且聽親戚家也都說，再來一次非變賣產業不可了，卻又賣與誰呢？……現在全家裏沒有負責的人，憂鬱的妹妹，好嬉玩的小孩子，忙碌的妻……他想到母親重病半年，與將死時那兩天的光景，以及此後的茫茫，他心頭上真同利箭穿着，而喉中哽噎着。

「又不是小孩子，這樣別人來看見了真沒意思！」他勉強自己起來，對着南面的窗子向時空下的藍色海面癡癡地眺望。住一個山麓上，地勢高敞，他坐在屋子裏可以終天望海；常望了反不覺得有何趣味。因為想像中的海闊天空的意念，一雲因環境的關係已經不大敢想了。他這一年來的經歷，使他在生活的途程中變易了多少方向。他知道十七八歲時少年憧憬的一切，以及後來欣慕的，願望的，詛恨的，奮動的諸對象與理由，似乎都有動搖。他由現實給予的強力與困難，使他越發混茫了……；他望着那朝陽光雕在大海的波面上，彷彿織成了無數的金線，靜靜地點上幾個漁帆，斜行的，嫵娜的，輕蕩的，便有幾許詩意，又反映着一山半黃的秋葉。

他甚麼不想；其實呢，這沒有系統的亂想，不能如研究邏輯似的可以解答，只是一些從現實中得來的教訓，而使他由記憶的深處將生活與思想的苦悶統攝起來，成了一個堅硬而生鏽的護心鏡，帶在他入世的甲冑前面罷了。木立了多時，看着這澄空明麗的海景，越使他增添一種憂沈的心緒，方在

尋思着，忽聽得山東面的鐘聲鏗鏘，很有節奏的響起來，他猛然悟到今天正是一個禮拜日。回轉身重復由那通寢室的內門走到剛才爭論木柴多少的房間裏，無目的的問：

「今天又是禮拜日……」

他那個小孩子正立在牆角看畫報，便稀奇地道：「唉！正是禮拜……不見月份牌上全是紅字的一張……」於是他也擡頭看看對面牆上的月份牌，可不正是印着25號，旁邊有星期日三個小字。

這是沒有關係的答覆，小孩子覺着他拿了一本少年跑到屋子外邊草地上去了。妻在裏間正拍着小的孩子睡，外室中只有掛鐘的達的擺動聲。一雲想了想，便忙着穿上素布的長衫，取了帽子，將要出門。

「還沒用早飯呢，那裏去……回來吃……」妻坐在牀上連接地問。

「不……我幾乎忘了，今天趙君約我到他家去便飯……不用等我了，你們吃罷……」一雲說着便匆匆走出。

在密林的深處，一陣陣飛蠅的鳴聲仍然不少。是秋來的天氣了，樹葉子多半失去了油光的濃綠，而焦乾的黃色在每棵樹上可以發見了。林中一所帶走廊的西式平房的前面，石階上幾個人正圍着一隻小圓桌飲啤酒。一條褐紅色相間的狗在草地上走着拾魚骨吃。過午的秋日，林中並不覺得溫暖。

一線線的金光從樹陰中投下來，正與各人盃中的黃色啤酒相映。主人與客人們同飲着這金色的酒，微含着愉快來消此閑暇的秋日。

主人是位面容堅定微帶滑稽表情的農業專家，半開着白襯衣的領子，反折到雙肩上去，彎着腰正引逗他的六歲的女孩，——剪短了頭髮穿着日本式白外衣的小女孩用奇異的眼光看看來客，一面隨着爸爸的手臂起落作不自願的運動。她顯然是在一羣大人而且是生的客人中間失卻了她活潑的天性，感到躊躇的不安。那位農業家還在引逗着她說笑，他雙手引動着她，並且唱道：「排排坐，吃果果，……小黃狗，夾尾巴，……」不意他那女孩卻一句也唱不出，只皺着眉頭偷看着客們，似乎怯懼的要逃去一般。

「算了罷，你曉得怎樣種樹修芽，卻不能當保姆。小孩子被你播弄得可憐，快教她同她媽玩去罷。」一位醫生打趣着說。

「你別看不起我不懂教育，好歹長成幾棵樹還不是一樣濟人利物。我覺得那一般教育家只種罪惡，不會撒人材的種粒。所以我兄弟，……」農業家說到這裏自然而然地要正襟危坐而談了，便將女孩子的手放開。她很快的跑到走廊的後面去了。「我不教她再入中似平——所謂中國的中學，我寧肯教到教會中學去學點切實科學，你們會罵我不反對教會，鏡用細絨布慢慢，然而有甚麼方法？好的子弟去白白丟掉光陰，學上些脾氣，……就是這樣的教們不要儘着『言不及義』」他實在是



多血質的人，所以做事每每好趨極端，就是說起話來也堅決，然悟到今天正是一個……

醫生雖是個恬靜的人，卻也愛說笑話，聽農業家儘着發窘的問：

「話頭道：『再不要怎麼

樣的『感慨係之』了，我們還不知種樹的人都是專門家，又多是教育專門家，自然見到的便深進一層去……你不信，陸沈並非瞎說，自唐朝以來非一朝一夕呢……」他說完用左手抹着下頰微笑。

陸沈——農業家，與教醫生說糊塗了，便鄙夷地道：「誰聽你這謊大夫的話！你會編派出好的來？」——雲自他們談話以來，他儘拿着一份新寄到的導報翻來覆去的看，並沒加入他們的辯論。這時他將報紙順手放在草地上，向着強辯的農業家道：

「伊先生的話確有來頭呢……你不知道那唐代的文豪所作的種樹郭橐駝傳嗎？實實在在的，現今的學生那能有樹木的幸福！那能有幾個『順其天以致其性』的教師！毋怪你在這裏詛咒，正是有所傳授……」這幾句算是一雲近中最有趣的話了。陸沈聽了略想想道：「你們兩個簡直在挖苦我！我然而真道理，所以我寧願師事郭橐駝，他那醜怪的精神，不願看那些每天扮上海爾巴脫，裴斯泰洛齊的漂亮面孔的人！」

一時不約而同的有一種深沈的激動，落到這個小的團體的中間了。一雲首先感到陸沈說這句話的真摯與痛切，他卻又因這一點意思推廣到人生一切問題的上面，倒不覺恢復了清早起在書室內癡眺海波故態。因兩千年前的一個文人的寓言，便令他幻感到無窮的法相上去，他竟想像郭橐

駝這樣的人是先知者了！是最有幸福的了！這如藤絲糾纏的世事當中不知多少的衝突與苦痛，還不如種樹去，捕蛇去呢！誰沒有性，又誰能致其性呢？左不過爲之「戕賊」罷了！細想自己也曾經過生活形式的多方面大的痛苦與狂的歡樂，也曾過了會秘密與膽大的生活，也曾有飄蕩與自戕的時候，無限的衝撞，希望，計算，試驗，現在呢？只可在這秋海的岸邊聽着將脫的葉兒淒鳴！回想以往的自己往那裏去了？這紛擾的人間性又是在怎樣的網羅與窟穴之內呢？這片時的聯想，竟使得一雲的思力轉了不少的曲折，末後，他不再言語，將圓桌上的一杯啤酒一口飲下。

一雲的酒量，喝一盃啤酒這不算一回重要事。他往年與朋友們在北京的飯館子中，可以一氣飲上十幾大杯花雕，有時嘔吐之後還不能改。但這一年來他竟成怯酒者，並不是飲酒受傷，或是努力戒酒的緣故，他總覺得即使飲酒也無趣味了；況且一個人孤獨的在這海濱住着，舊日的朋友都四散去，更提不起那樣狂亂而近於豪壯的精神了。他這時的飲酒只望呷下去使胸胃間有些苦澀的味道罷了，他如今並不希求陶醉。

清風從海面斜吹過來，略帶有腥鹹的氣味，而這究竟是嚴肅的風了，使人無復有溫潤煦和的感覺，終覺得清冽得很。雖然還說不到冷，林中碎飄的病葉飛舞在空中，似乎來報秋深的消息。

伊醫生過了一會首先尋着了重行談話的機緣，便將眼鏡用細絨布慢慢地擦了又擦，從容地帶在眼上，又向林前的海岸望了望，回過頭來鄭重的道：「我們不要儘着『言不及義』，陸沉，你不要因

爲那二千餘年死文學上的話動感情……」

「甚麼……死文學，我根本上不會談文學，可是你的能力與我一樣……且看他們『伊』『嗎』，『愛呀』『哭啦』的話，能叫也能跳，可是我偏愛讀李太白的詩集……」

「你又來！爲甚麼這樣憤憤告訴你，我是醫生，爲職業與良心上說話，也得告訴你，如今要像你這麼好動氣，每天都得氣死幾回。你這樣下去非得肝癌病不可……還有一雲，你不動氣卻比動氣還利害，因爲你太缺少尋愉快的能力了，老是皺着眉毛又將如何……」

醫生說的是忠誠話，在這位堅強的農業家聽了或以爲笑談，而一雲聽了卻覺得正打中自己的心事。

「這個我何嘗不知道，但是現實呢！你如何能不走入這個深重的足印之內。那末，你不是時時的幸福者，你便要不住的憂從中來！我情願拋棄了現實，一天天做我那幻美的夢，可是牠步步的追逐着來，逼緊來，榨你的精力，來破壞你理想中的樂園，也曾想迷惘着向黑暗隨着黑影走，不管是碰到甚麼地方裏去，可是牠會喊命令叫你住下；或是立下界限叫你止住。這最苦了！既不能拋棄現實，而牠的勢力又使你反抗不了，怎麼辦？我們又不會樂天……知命……無悶！」

「現實……你真太傻！怎樣到處談論哲學問題！」陸沉將身子靠在一顆大槐樹上，「還講現實，講現實，我們便不能生存！我們只有在空幻中過日子。一雲，你倒要學他的好醫生，究竟是人類中最聰

明的職業安慰的，同時又是冷酷的。一切事只有客觀，不加上絲毫的感情，這樣便可安然衣食在這個小天地的中間了。我太好不平，你太多慮，這不是都為感情所欺騙矇蔽了嗎？……這樣為人頂容易吃虧……」

醫生禁不住笑了，一雲雖不言語，卻十分佩服這樣看的透的言論。

當斜陽為西方的晚霞接收去的時候，他們的聚會散了。醫生早已回去，一雲慢慢地踏着青草與落葉，沿着海邊的小徑走回家去。

秋日海濱的風景使人有靜穆而悲壯的感動。掠岸的銀濤，如堆雪似的從那些大圓石下面起伏不定。遠望如藍鏡子的大海，漂浮着一層明光，似乎她努力要將她胸中的坦平與博大表露出來。沿場上只有那些木板屋子與沙灘作伴。偶然有幾個小孩子在石上提了鐵筒，很喜悅地找小蟹子。一陣陣海水的白沫打到他們的足面上去。天空中幾片白雲悠悠地宕來宕去，作秋天高空中的點綴。左面一帶峯巒滿浮着半黃半紅的色彩，映着落日幻成奇麗的景致。一雲久已不能作詩了，然而看了這樣清美的風景，帶詩意的自然的顯示，他覺得自己不能作詩未免有點悵惘，而同時一種微妙的靈感使他有慰悅的尋求。而事實卻似乎告訴他，自然不能與你常作伴侶呢！他也想詩人好以自然作對象，其實是從強迫的現實中逃出，不得已而向自然申訴，讚美，驚奇，甚至於放浪。自然給予的喜悅又那能夠現實的消滅！他想這是「負數」罷了。那能說到是「函數」呢。謳歌，陶醉，我們晚了，過去了！只合讓予那

些找尋蟹螺的兒童，即使偶然偷閒作自然的欣賞，這彷彿作文章似的，明明是先定了題目向上牽扯，拍合，那能真與自然相融。天地的大精神，只可說是與天真的兒童們相接觸，這偷的，作文章的態度，不純潔的，真可自愧！他一面想着，不知是懺悔或是失望，卻無意的將脚步走到海岸的下面。立在幾個灰衣短褲的兒童的身後。

在大海的胸前，他覺得微小的多，比起那幾個手足靈活的孩子們。

他也爬上石堆上去看他們的工作，喧叫，歡呼，帶有勉勵的口音：「這裏……這裏有！」大的……大得多……呵呵！一個小蟹子！這麼自然的奮力，他覺得這真是人間絲毫不勉強的真實工作呢。孩子們並不在意，以為有人在監查他們；不像在教室中必須對參觀的客人有那些規律的舉動，因為他們的心目中只有蟹子與水石。一雲竭力想搜着幾句話同孩子們談談，卻比做小說還難，怎麼也想不到恰當的話。末後，勉強的問道：

「多少……這一筒子……」笨得不像話，自己再不往下說了。

「五個……六個，唉，還有七個呢，這個大的……你看，好玩呢！」一個紫色而肌肉充實的孩子指着筒內的蟹子與他看，一點無顧慮的又去搜尋去了。一雲看那些微青色的比一個銅子還小的蟹子，用牠們的八隻柔細的腿在那一勺的鹹水裏橫行着，卻並不醜看，不似那大蟹怒目爬行的樣子，令人厭惡。他又問那個孩子：

「甚麼用……也賣嗎……」這句話簡直無意義了。

四五個孩子都驚異地向他望了望，不做聲，還是先前說話的那個道：「玩哩……又不好吃……」  
一雲悵然了！又覺得慚愧！竟然沒得回答這些玲瓏的孩子。又不好意思回頭便走，便步行過這一堆石塊到沙上立定，望着他們跳動的小影兒出神。

四面的薄靄漸漸起了，西方的日光也落到海下面去，在黃昏的途中他受了打擊似的怯懦地走在將乾枯的莎草徑上。

晚飲之後，一雲同家中人都坐在屋子中間談，妹妹看報，妻在做繡花錢袋，——是預備妹妹出嫁用的。小的孩子睡了，這是他們家庭中最清靜的時間。一雲用小刀將梨子切成薄片。電燈下，屋子雖小頗覺明亮。他們住的山下有馬路卻很幽靜，惟聞遠處的市聲在空中浮蕩着，窗外的濤聲夜中更聽得聲音大些。一會，妻做着繡工問道：

「今天的燻魚滋味還不壞，三妹妹是嗎？」

一雲的妹妹本俯着身子看報上的本處新聞，便立起來將報紙丟過一旁道：「燻魚比前幾天的好得多！清香，沒有腥氣，這幾天市上的魚格外鮮……」

一雲方要申說他自己的意見，他的夫人嘆喙的笑了，並且說：「三妹妹你也忘了……不是魚鮮……是用今早上買的木柴，——松木柴燻的呢。到底是山中的氣味，是不是……」這話似乎有微

溫地譏笑了，然而一雲並不回答。因吃魚又想到下午在海邊所見的可愛的小蟹子，他使用帶有詩意的語意，將他所見的告訴出來；並將他由孩子們，小蟹子，海光，天真，甚麼是快樂的這些虛幻的意念也，像評講文學作品似的說出來。他內在的感觸，是清早心靈上的淚迹，與午間林中的慨談兩種集合起來的，忿氣，恰消失在觸着愉悅的趣味中，使他不能再存留在腦子裏了。他很得意地講了出來，妹妹靜靜地聽着，沒言語，他的夫人卻微笑了。

一雲帶着鄙夷的口氣質問道：「你懂麼？你笑甚麼？難道我讚美的不對……！」

「對呀！誰還不願意，卻是你們在詛恨，在不高興甚麼？現實不現實，又最好的自然，但是我是實在，——現實的實在！是這麼說罷，譬如早上買到松木柴，晚上便有好的燻魚吃，這一點不能假的……！」

諷刺般的笑容留於妻的面上。妹妹呢，也笑着附和道：「想來那些極小的蟹子用松木柴煮了格外香呢。可惜小孩子不懂得，只是一味的自然，失去了現實的味道。」

「由木柴作想，也許是現實問題……徹底，卻又回向反面去了……」他的妻接着說下去，他的妹妹一同笑了。

一雲也附和着笑，但是這帶有苦味的笑，反使他自覺無味！使他記起了兩句禪偈「本來無一物，何處着塵埃」的十個字。細沈的感歎中，想着再講出來給她們聽，但覺得說不出道理來，便又咽回去了。

## 海浴之後

記得在夏末的一天，過午的陽光射在海面與沙灘上映出奇麗光亮的色彩。海水浴場裏滿了洗浴的人，帶着紅色綠色的軟質浴帽的女人們格外有趣。她們在水中的姿勢，與出水後的身段，嬌柔的軟活的，便使這原來荒涼的海灘添了多少的生動。觸目盡是精光的臂膊與大腿；突出的胸部與凹彎的細腰。女人們不論她是美是醜，黃種或白種，都一樣的惹人注意；更有小孩子的笑語，於是在這裏洗浴的，或看的人都似薰陶於忘我的狀態之中。

我同S與兩位C先生也在這精光的一羣裏。我們在鹹水裏浸着，盤旋着，練習游泳的方法。兩位C先生是一對胖的兄弟，他們很持重；尤其是小C先生，雖則他有將近二百磅的體重與健強的肌肉，但他怕水，只立在海邊不讓偶來的海波超過了他的臍肚以上。

S是個少年的德國留學生，身體如我一樣的瘦，雖然他曾經細心研究過病理學與生理的解剖。他在水中的勇敢卻不錯，學過一個月的海水浴，居然能在水面上游過五六分鐘，但只是游，還不敢洄在水面以下。這天我們在海裏與不相識的男女們共同遊戲了半個鐘頭。我在那些小小的兒童中，忽然有一件偶然的事引起了。我記得俄羅斯一篇有名小說「異邦」的感念。末後的疑問，便是「人類



便是只知道這一點，並且千秋萬古教我們的兒童也實行這一點嗎？」

這中國海面上的中國兒童原來很少，彷彿中國人就是怕海的民族，所有的是些西洋與日本的孩子；而十歲以外的西洋女孩們更好玩水。她們活潑中的剛健的，確令人看着十分活潑。當我一個人離開同伴向東面海水較深處游行時——因為我也不敢說泅水，只是游罷了。——一會又想從淺水處轉回來，在我前面三個外國人方自譁笑着，扶弄，衝蕩着一個高大的西洋女人。我一面看他們的態度，一面想她一定是個妓女一類的女子。方在注視，忽然一個尖細的聲浪向我喊來：「Take it and come back to me！」我向身旁一看，流來一個如小西瓜大的花皮球，被層層的海波吹打到我的左手下面，隔了有五六米遠的淺水裏，正有四五個十五歲到十歲左右的西洋女孩子遠遠地招着手找我将皮球給她們送回。

我由她們的柔活的姿勢看來，不覺得便笑了，並且遠遠的回答着，便把球走到她們面前，並且談了下面的幾句話：

「給你們的球快樂呀！小朋友們！你們是美國人還是英國？」我用英語同她們談。

「Ah! We are neither English nor America. We are the Ladies of France!」一個最大的體高如將近成人的女孩子用了她這樣不自然，與自尊的英語向我白瞪了一眼，這樣說。

我笑了笑，離開了她們，卻還聽得她在那裏用她的本國話說着：「狡猾的中國人！」這彷彿在詛

怨了！小女孩子知道甚麼！我不與她們計較，回到那三位同伴在岸上休息的沙堆邊，他們正躺在那裏休息。然而這近處多半是些中國的少年，還有幾個剪了髮的姑娘；一個細細的身材，皎白的皮膚，橫梳着愛司警的姨太太式的少婦，緊跟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西一面是些黃髮高軀的歐美人，東邊是一羣日本的婦孺，——這顯然有些敵國的形勢。

這是所謂世界呢！我在想了。海水湯湯的流着，一層浪花翻滾上來，後面的層波便推擁着牠往前急進，濺到沙上的溼痕，時時從我們的足下浸過去。而一羣爲皮色言語所隔離開的英雄們，正各自在用不同的聲音，談着歡欣的故事。

陽光漸漸從遠的海邊沈下去了。雖在夏日，風掠過海面也覺得微涼，況且有一身的鹹汗，更不好過！於是我們便一同跑回我們的白色板屋中去，輪流着到噴水機下去洗刷週身。因爲只有兩個水機，又是當這天人的時候，所以分外忙。我同S走進水機的木門時，正有兩個日本少女在那裏噴洗，我們只好等待着，人卻在我們後面又進來了。兩個極胖的俄婦，與一個面容兇惡的男子，直待那兩個少女從容抹洗過她們圓柔的紅色皮膚之後，方纔赤足走去。這時S君同我便履行這挨次的權利了。我們一同立在青灰地上扭開了唧筒，那激涼的水花便從上面急雨似的飛下，冷得令人寒慄，然而全體卻十分爽快。那三個男女彷彿等待的心焦了，說着話卻努力地看着我們，不意的襲擊我的肩頭，陡被一隻肥手推了一下，有力的又似是忿然的推進。一個臉上肉似橫生的，胸前紅浴衣如同裝了兩個大

的瓜兒一般的俄婦，向前警戒我，並且指着她的白色的鞋子。我笑了：「有牠！」我指着水機；同時S君又用德國話向她說：「在噴水機前穿白鞋子是頂上當的事。」她似乎不十分了解，還是大聲的爭論。那個高大的男子也向我們說些我們不懂的話，我們並不與他們再分辯甚麼，便離開噴水機。三人忻然地走上去，鞋子沒有「問題」了，我們便爲了這樁笑話，作了回時一路的談資。

「不打不成世界！」這是大C君在沙隄上發的感慨的話，但S君卻不以爲然。

「打也沒有完！」他輕便地走着並且說：「種族也沒有問題，那不過是在表面上的荊針啊！其實金錢與利慾才真是支配了這些直立的動物……」

「那我們也在內了？」大C君的兄弟——一個怯水者問。

「誰不是一樣？這關係不到甚麼『性善』『性惡』的問題，總之，不自私便失去了人的自然那些種族，那些憤怒與乞求……」

他們都還是青年，說着這些話，我正在分析着法國少女與俄國胖婦的心情，於是我們便在沿道的綠槐蔭下踏着平坦的瀝青道回去了。

然而我究竟愛法國小姑娘的剛強地活潑，而對於啾啾善怒的俄婦終是留下了一點憎惡的意念。

我們一同在兩個C君家裏——也就是我的姨母家中晚餐的時候，還有他們的兒童教習趙先生，很有興致的談起這些複雜問題。共同的題目便是外國人

大C君是個善於栽花的園藝家；好作歪詩使人發笑，又能在大屋子裏口上吹打着舊舞臺上的樂具，做出落馬湖武花面的台步，這是他特別的技能。他居心說來像是個親日論者，他說：

「無論如何，日本人不可輕視將來了！不的！他們自治的能力，競爭的手段，摹仿的漂亮，精悍剛毅的性格，連西洋人他們也瞧不起——看這地方的美國兵，能喝酒，能跳舞，在街上也斜走着，彷彿腿過長了沒有支持力，時時得坐不文明的東方人力車。日本兵，甚麼樣的都有，卻沒見有在街上酗酒，胡鬧的……」大C君正在數說日本兵的紀律。

「但是，」趙先生含着舊翠嘴的旱煙桿，慢慢地說了：「上回打毀了本地的警察署，將那黃衣警士拖到他們的居留民團裏，是不是那些短小精悍的人們？」

「那……」大C君的論據有點動搖了，趙先生卻接着說：

「總之：那國人比起老俄來還好，也還不可憐！這不容易說：在兩個方面……」趙先生多年前是省立的高等學校畢業生，所以說起話來總有些邏輯的口氣。

「該死！」大C君不遲疑地在報復趙先生的話了。

S君道：「趙老師的話還持平真的，這些穿起中國特有的灰色衣，拿起鎗來射殺中國人的高鼻

子，不但一般人恨惡他們，與他們同連同棚的中國兵們何嘗不另眼看待——然而他們也有些穿了高筒皮靴，跨着指揮刀，在驕橫的狀態下來籌畫殺滅你們的方法，不就每天彷彿受了鐵鷹勳章似的榮耀，挽着俄賣淫婦的光膀子到處出風頭……」

「有的卻爲吃飯呢！」趙先生顯然是個人道主義者，他又在解釋這人類罪惡的可諒點了。

「沒出息罷了！——我見多少鄉下人議論中國兵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還可體諒，就使打败了仗，背了包裹逃走，也可躲一躲。獨有那些高鼻子的東西，一天不拿鎗，中國人是饒不過他們的……」S君述他聽來的民間輿論。

「這情形自然是有的。人民潛存的憤恨，對於外國人尤其利害。可是人類的衝突，多半是如此：一面是打自己的臉，一面又是太滑稽，是喜劇又是悲劇。他們知道甚麼？被中國的軍人們驅使着，恭維，而同時引誘着，平時是火酒，牛肉，上陣便作先鋒了……」趙先生悲憫的話。

大C君將一支聯珠香煙連吸了幾口：「尤其討厭的是俄國審子不如中國人的嫵娜；不如日本的風流，那些母夜叉的樣兒到中國來露臉，與同他們的男子一樣。」這完全是不相干的題外言語。

S君大笑了。即時重將今天在噴水機下的肥胖俄婦的情形說了一遍，於是嚴重的討論，變爲一齣喜劇的尾聲。

在夏夜的星月下，我沈思着走回家去。

他們的話我靜靜地聽着，在回路時的心中添了不少的思索。我也記起了一段故事。聽說這一省的南部人民，經過戰後，偶有走不及的俄兵便被當地人民拿去用舊日的凌遲法處死，或用煤油燒死，這過於慘酷了，如同在小說中看到非洲土人的刑法。然而狂熱的憤怒，牠的爆發的火花誰能遏止得住！在樹影深深，與星光皎皎的夏夜裏，記起來，覺得那真是人類不可說的活劇呢！

重復尋思着 S 與趙先生的話，如電閃似的，又記起以前所見的兩幅圖畫。

一個大都會的大學校門首，一羣一羣的學生如潮水似的往外擁流。正是十一月底的冬天，北風吹得人人都有些打戰，而輝煌的文化淵泉的大門首，正有個穿了破紅長布帔的俄國的貧婦在那裏伸手討幾個銅子。眼是那末大，沒一點亮光，手上滿是凍瘡；薄薄的懷中，還有一個兩三歲的兒童——他不生在大彼得得時代，又不生在革命一類人物的家中，他只好隨了命運蹉伏在他母親的懷中，聽着向異國中趾高氣揚的少年男女們討要一個銅子。然而她還是不住口的說 Good man，她只會這樣的外國話，她也只能說這樣話了！——這是三年前目觀的圖畫。

爲了鄉中的農民，不肯將大的黃牛牽去，兩個兇狠的俄兵瞪了眼睛，將柔懦的牛兒硬帶了去。農人們追趕着，喊着，不管他聽明白聽不明白，盡他們所有的力哀求，解說牛是他們惟一的生畜，是耕地吃飯的護符。——然而這有甚麼效力！再近前些，指揮刀在叱咤聲中揮下來，一個二十多歲光了脊背

的少年農夫便算在青草地上先殉了牛葬，衆人喊一聲走散了。因為他們手裏只有希望，沒有刀鎗。遲行的牛隨了兩個高大的影子走向他們的營壘中去。農人的死，祇作爲驟得暴病——這是幾日前聽見確實的鄉間消息。

我想着，覺得這路很長！眼前有些模糊了，雖是星光似將明日的溫暖從空中先給人們散布出來，——而我的海浴過的身體卻像受了風寒似的！

樹影深深中，彷彿有法國少女的花皮球，與那肥胖的俄國婦人的有力的手在眼前與在肩上。

十六年十月二日。

## 讀 易

秋末的黃昏後，我在書室裏方爲鑑秋同誡子講過一篇周末學術變遷略史；因爲當中曾說到孔子連作帶刪的六經爲研究中國舊日學術必讀之書的話——這是作這本歷史者告訴年輕人的話，無意義地聯想，忽然使我記起十八年前一個秋夜裏在故鄉的書房中同大姊讀燈書的故事。我如溫舊夢似的記起：舊式書房的外間窗下，一面手捻着一個小核桃，一面在油燈的背影裏讀那不易明白的易經。如今在這波濤澎湃的海邊的山上，電燈下，回想那時的情景，有點神祕。不知是戀念還是感傷，這聯想驀然動了，呆呆地思念着，覺着捨不得的一段心情在心頭搖動，可也說不出爲甚麼來。

記起繫辭的兩句話，也是久逃出記憶之外的句子了，然而這時卻突然又回復到記憶的邊緣上來了。「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片斷地記得有這麼兩句話，便急想着找本易經對證對證。——這似乎是過分的安閑了，在這樣的時代之中。然而人心的波動，奇怪得難以思議，即使自己有時並不明瞭，且也難用事實管束得住。可憐我在這裏帶來的幾本舊書裏，竟沒有一部易經。若在平時我倒不在意，而這時自己可受了心理上的責備。後來突然記起寫字桌的底一層抽屜裏，有一部明版的像象管見，——還是今年夏初從伯兄家特意借來當古董看的。似乎這點發見



比起當年在燈下背記得過幾篇漢文還加欣悅！

這部書以前我沒有見過，並且記得四庫書目裏也似沒有提到。大本子，絳黃色的紙張，字迹印得方正而明潔，雖是差不多三百餘年了，卻絲毫未有損壞。我坐在籐椅上從最後兩本先翻閱起，果然找到了自己拿着書，不禁想這多年的記憶力還不壞，然而再不想一頁一頁的作古董文理的研究了，便將大的舊書重復放下，想想這兩句書容易記着的原因。

一個人思考力發達得較早些，也許不是福氣，牠會能使你的思想從活潑的兒童時代起首便下了剝蝕的種子。人所苦的是沒有思想，可是最苦的也莫過於有點思想了。記得當我那年十一歲時，同大我兩歲的姊姊在書房的一張大楸木方桌上，——藍絨的桌毯；兩本木板的書；一幅現成的筆硯，燈影搖動中，我們的讀書聲便從燈影裏與窗前風吹的臘梅葉子沙沙響的聲音互相唱答了。然而姊姊讀的是古樂府，我卻在讀那「上九六三」的奇文。

如今呢？如今呢？雖有閑工夫，那有坦純的心去印得清那些古奧的字句。有時走在街上，碰到算「文王課」的課桌上畫的乾坤等卦的符號，動一點異感罷了。至於碰到講國學的書籍，有在分析，易經的，我總是皺皺眉頭略過去，不願意多看。

然而這天晚上卻有些異乎平常重新找出易繫辭的舊朋友來了。一樣的秋末黃昏，那舊的淡黯的悲且遠的童年印象便從烟霧中慢慢地展示開。

「阿弟！你提着燈籠先走。」我害怕！我走在後面。那角門口的大臘梅樹下陰森森的！大姊比我大兩歲，是叫她陪我讀燈書去的。我便提着一個白紙糊的鐵絲燈籠先出去了。到書房去須經過一個院子，這所院子裏的小角門外一顆大臘梅，每到下雪的時候滿開着黃瓣絳心的小花。雖然不及梅花的清香，卻別有一種丰神清濯的趣味。臘梅的前面，一顆孤幹挺立的松樹，這是一百多年的古樹了。每當我們讀書的時候，雖是沒有大風，也常聽見牠響着刷刷的聲音。尤其是我在先生午睡以後，出來到松樹根下看一羣一羣的黑螞蟻從細小的穴中爬出爬進的忙。那時我一個人走過角門，一陣微風吹來，將紙糊的燈燭吹滅了。在大長葉子的臘梅樹下立着，微覺得四圍全是很空洞的，但並不十分害怕。驟然，在小的心裏得了個快活的趣味，便提着沒有明光的燈籠躲向樹後去。不多時，大姊的脚步聲從角門裏出來，並且喊着「你上那裏去？」——這樣的黑！我便突然道：「啊哈！啊哈！」大姊急嚇了一聲，便想轉身跑回去，我卻拍着手大笑，「姊姊，我呢！」

大姊道：「你這混賬的……」待要舉手作打我的表示，我就笑着先跑到書房中去。

那一晚上我開首讀的自然是那中國最古的哲學書——易經了，我正在讀易繫辭。多日前我儘着讀那一卦一卦的東西，彷彿將我從爛熯的童年提高到了「大人君子」的地位；尤其是那些「元吉」「无咎」的話，雖有先生的先講，我只當牠作一種誦讀的符號而已。其實那位微有白鬚的王老先

生的確對於易理有些精密的研究。他弄些皇極經、與講洛書、河圖一類的書，終天同易經對比着抄，看這是他多年前的嗜好，並不因為我們兩個孩子才研究這樣繁雜的教授資料。據說，他在一些舊塾的先生中是最能知道教授法的。他每天除了教我們之外，便拿着短短的旱煙管圈點易經，還有一部手抄的小字華嚴經；有許多許多的小註在上面。這是他終天不離手的兩部書。其實我們當然不知道這書中的精義在那裏？在我那時覺得易經比尚書還不難讀，牠是分卦，分數目的，我記誦得還好。獨有書經，那真不是好書，——在那時便常常這麼想。有時我們跟他學筆算，雖然用的課本舊些，然而在十幾年前最流行而且最合用的還是那一部三大本的筆算數學的確，王先生也是個特別的人物，他不但懂得這三大本的數學；並且他用中文的符號比算代數與八線備旨，那小字石印的數理精蘊，也常常在他的書案之上。人都知道他懂得數學。可是這個稱許的由來，並不祇爲他知道筆算與八線等等的奇妙，也因為他對各種卦都能卜算，以決休咎。

那晚上我同姊姊笑着攤開書本各自朗讀着，聲音中夾雜些笑話，是在臘梅葉下的餘音，然而一回卻被書理給迷住了。大姊讀的是陶淵明集子裏的移居與讀山海經幾首，我聽來覺得比我讀的那些句子有趣。而且每聽到「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與「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的好句，便似有個古服蒼髯的老人，——自然是從圖畫上保留下來的印象，進得門來，同另外一個老人在那裏拱揖，袖子很長，指甲露不出來，拱手的样子，總得高過頭頂。有酒，有酒，他們的臉上成了赭色了，蒼髯也

豎起來了。——尤其是一斟酌之」三個字有味！然而即時一片綠油油的顏色，在燈前展開，「扶疏」知道是在搖曳罷了。有風自然也有急鳴的知了，草木不知甚麼名字，大概很高？可以在下面捉迷藏黏上了玩。我們的書房院中兩顆大棗樹上，夏天也是如此扶疏呵搖着，眼前朦朧了，一歪頭碰在書架子上。「啊呀，好痛！」卻一邊口裏還在嘟囔着：「易曰，易曰，——憧憧往來，朋朋從爾思。子曰——子曰何思何慮？——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自己從讀易聲中驚醒，摸摸頭皮。那邊的大姊卻伏在桌子上笑的抬不起頭來。王先生聽見聲響，從裏間裏一手拿着方摘下來的眼鏡，一手拿着沒有煙的旱煙管走出來看看我也笑了。只說：「快唸快唸！這部書再有十天便可讀完了……好好地唸，不明白的來問我！」於是他又到裏間裏去做他的神祕工作去了。

大約在九點鐘的時候，大姊的功課完了，我聽講過明天的生書，再溫讀一篇漢文，這燈下的課讀算完全了。仍然我將小紙燈籠點起，我們便重復經過有松樹的院子回到內院裏去。當我們走到母親的屋子裏的時候，母親同僕婦還有在我家中做針黹的一位姑娘，早將山藥削成放在煤油爐子上燉着了。這是讀燈書的特別的食品。在我們那裏，冬天的山藥是很賤又是很好吃的東西。母親買的時候都檢沙土地中出產的，爲牠清脆且甜質多。每每整筐子買來放在沙中培着，每晚削成比銅子還薄的薄片，加上白糖清燉着吃。據說是最有補益，而且能以潤喉的食物。我們由書房到上房門口的時候，便已經覺到口裏先有那又甜又軟的滋味了。這晚上因爲爐子中煤油少些，山藥便熟得慢。然而大姊

同我都不覺得害困，於是燈光下大姊幫同母親分配絨線——爲的是分與繡花的女人們，我便從桌子上拿一本封神傳在爐子後面沒頭沒尾的看。

封神傳是我小的時候第一次閱覽的長篇小說。每逢散學回來，就拿這部書著迷似的看。甚至可將上面的人名別號，誰的法寶，都不費力的說出。別的都還明白。獨有那書上所說的「闡教」我卻不十分清楚是甚麼樣的教義。

那晚上的山藥燉得分外甜，爛，連汁子都同碎玉煮成的一般。我同大姊一人吃過一碗，母親只呷了一口，便向在案旁擦小刀的姑娘道：

「蕙子，你看這回老宋買的山藥很可口，絕沒有苦味。」母親拿了水烟袋正將火紙筒點着，在說。  
蕙子穿了月白的竹布短褂，青繭綢褲子，正背了燈光立着，一條鬆鬆的辮髮垂在背上。她聽母親這樣說了，便回過眼光來看着我們碗裏的山藥道：「可不是看顏色也白些，聽上街的老宋說：『這是從集上幾十擔中挑了一擔，說是在淮河東邊的沙地裏出產的。』——大小姐，你嘗着怎麼樣……」

「好是好！」姊姊在同她說笑話了，「可是你削上些皮，——所以吃着麻辣辣地。」

「大小姐你慣會挑人的刺，好容易一晚上才削出這些來，那裏有皮？——在那裏呢？」蕙子將小刀放在牆上掛的竹筒裏面。

「在那裏？在肚子裏了！」姊姊說着忍不住笑了。母親也笑着將青青的水煙氣噴了出來：

「蕙子，你不要聽她小孩子的瞎說，你那裏會削上皮呢。」

「還是人家安靜，不像大小姐專好難爲人。」她說完看着我笑了一笑。

我正在看黃飛虎大戰的熱鬧故事，沒十分聽明她們談論些甚麼。我將書夾在左腋下，便得意地道：「我來說說這風火輪和黃飛虎的故事，——大家聽！」便居然有演說家的姿勢。

母親禁止我說，因爲看了看那牆上掛的舊式帶了兩個鐵錘的鐘，時針已指着十點了。便催我們去睡。我快快地以爲失了發表這故事的機會，蕙子也眼巴巴地望着聽。

那時一陣細雨，打在庭前海棠枝上，聲音沙沙地，我便朦朧於窗前的薄棉被中了。

青青的東西很整齊，又如泛蕩着輕煙似的，排列着，遠了，舞動着，——穿了土黃色的袍子，白鬍子，如嵌着縷縷的銀絲，手裏不住地一上一下。變了，一條條如白玉似的山藥，都生了許多皺紋，成了無數的小老人。彼此的作着揖，三個眼睛的怪物，腳底下的火飛來飛來，白雲端裏。啊呀！所有正在跳舞的小老頭都被吃了。——刷刷的幾聲，許多的銀絲鬍子都向我面上拋來。——我嘴唇在唧唧地動了。醒來看看沒到自己住的屋子裏，卻躺在母親的小頂子牀上穿衣睡着了。

母親在大方檯子上對燈坐着，正縫着白布的襪子。大姊早到她的屋裏睡了。蕙子鬆披着額前短髮用綠絨線綳襪子。她一抬一放的彎曲的左臂，那影子在我的臉上一明一暗的閃着。我沒有做聲，但聽見窗外淅淅洒洒的雨音，正在彈奏着輕清的音樂。夢境的幻影大半模模糊糊了，只有在臉上一

一落的手影，尙如演魔術似的。

「看他盹得這個樣兒，還是不睡。這回大約做飛虎夢了。」母親這樣說。

「也應該歇歇了，又念了半晚上的書。」蕙子將針停住道：「也是累人呵……」

「好在也不逼他苦念，只是多識幾個字，小時不成，到大更沒法哩。照我們這樣人家的孩子，不好念書，好幹甚麼！」

「是啊！人家都說，——念得好將來還有好處。太太不用愁……」蕙子眼光靈敏地向母親看了  
一看，便即時低了頭，又紉她的襪子了。

母親嘆口氣不言語。不多時襪子放在案上，又吃起水煙來了。我呢，便藉着嗆煙醒了。從蕙手裏喝  
了一杯茶，隨了我乳媽到東屋裏脫衣睡去。

一夜的秋雨沒有停止，我不斷的聽着，然而睡得很濃。

十八年前的深秋，十八年後的清秋；故鄉的明室中，海濱的山舍上，——這也是一個人間世！我拿  
着像象管見在燈下沈吟了！雖說是沈吟，然聞着狂嘯拍岸的秋潮，如同夜哭。——使我幾乎將頭俯在  
那大字黃紙的書上！一瞥眼看到那「其有憂患乎！」及「原始要終」九個字，我便將書拋在案上，立  
起來，靠着開的窗子，在黑暗中，望着冥黯的波濤起，落，翻滾。猛然記起一句舊詩是「秋心如海復如潮」！

## 沈船

「再走半天，我們便見那一望無邊的大海了。——海是怎樣的好看！劉阿哥見過來，是不是那些像生了翅子般的小舢板蕩來蕩去；——在上面如果拉着胡琴唱二進宮，那纔好聽哪！在水上面心地清爽，嗓音也高亮……」人都叫他爲高個子顧寶的壯年車夫，正在獨輪車的後面推着車把與前面的劉二曾說話。

劉二曾是個將近四十歲的農夫，在農閑時便給人家剃頭，但近幾年來也改稱理髮匠了。他們推的車子上，一個四十多歲穿深藍土布褂子的婦人，兩個六七歲三四歲的孩子，是劉二曾的妻子。

「那自然！你忘了幾年前咱一同來販魚的事，還過海去玩過德國大馬路，我真不暈船，有些人就不敢。」劉二曾推車子過了幾個鐘頭，有些支持不住，說話喘着氣，沒有他那夥伴的自然。

「噢！你怎麼壓啦！別的能坐船不能推車子，你看還隔有十里路纔打午尖，你就把不住車把——我說：你在家裏做輕快生活慣了，手裏的勁一天比一天少，你還要到關東去『闖』。那纔才更得吃苦，我不是去過一趟就那個冷勁，咱這邊人去便受不了，你雖然有親戚在那裏，卻不能白吃，掙錢是容易，可是下力也真受罪……」



劉二曾一邊喘着氣，一邊往前看着那匹瘦驢子道：「不吃苦還能行然……：皇天不負苦心人！誰叫咱那裏不能住來！好好的年頭，誰願意捨家離業地跑幸而我還會這點手藝，到那邊去也許容易抓弄。——總之一個人好說，有孩子，老婆，真累人，誰能喝風！」

他的妻在車子上，抱着的三歲小孩正在睡覺，聽丈夫這樣說便道：「你別埋怨這個那個誰拖累誰？我原說將孩子寄養在人家，我一個出來找『投向』。吃的也好，穿的也好，還可以見見世面！不是你不大，小的，老遠地出來受苦！」他的妻是個能幹而言語鋒利的婦人，幾句話便說得她丈夫不再言語。

丈夫只在氣喘中向道旁的石堆吐了一口唾沫。

顧寶很聰明，這時向前行拉着套繩的驢子，「嗚嗚」的喊了一聲曼長的音調，驢子便走得慢了。他於是用披的白布將額上的汗珠擦擦，笑道：「算了，我說你們兩口兒好吵嘴，一路上總是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單木不成林，』『單絲不成線，』困苦的日子在後頭哩！隔着沙河子還有多遠！你們到了現在誰也不要說誰，橫豎拆不開來，還要好好的做人家。——了不得！我也餓了，這車子分外沈，二曾到酒店好好打一壺來咱喝行不行？」

「那有不行！」她在車子上笑了，「找你來幫一路上的忙，耽誤了工夫，他難道連一壺酒還捨不得？我說：——過個十年，八年，我們過好了，我打發阿籽到家鄉來繖你顧叔叔去住些日子哩！」

「一定願叔叔，我來搬你，咱一同坐小舢板……」在右側斜臥的理髮匠的大兒子，——一個八歲的小孩很伶俐地回答。

於是他們暫且住了談話，車子也慢慢地走上一個山坡上去。

午刻的晴光罩着一簇簇的柞樹林，大而圓的葉子被初秋的溫風翻動，山上山下便如輕霧疊擊的聲音。這些林子，在春日原是養山蠶的地方，到夏末秋初的時候尤為茂盛，是沿南海一帶人民的富源。但近幾年來，山蠶卻已滅了許多，雖有不少的柞樹，春間卻沒有多少人到山上放蠶。自然是匪患與人民流離出外謀生的緣故了。沿山的小徑，全是磽确的碎石與叢生的青莎。有許多灰色黑點的蚱蟻跳來跳去，因為天旱，這些小生物們便日加繁殖。

兩個推車子的人，臉上滿流着很大的汗珠，背膊上的皮膚在炎灼的日光下顯出辛苦勞動的表色。他們在亂石道上走着，為道路難走的關係，他們言語的精力都跑到赤足下與沙石作競爭去。

約摸有半點鐘的工夫，他們在一所不等方的石頭建築的屋子之前停住了。驢子半閉了眼睛，似乎尋思牠那辛勞無終的命運與盲目的前途。兩個孩子已跳躍着捉蚱蟻去了。劉二曾坐在石屋前的粗木凳子上，扇着破了邊的大草帽，不住用手巾擦着汗。他的夥伴，那好說笑的顧寶，卻在草棚下面坐着吸「大富國」的紙烟。

這個酒店的地方名叫獨石，是往紅石崖海碼頭的必經之路。這一帶山陵的地層，都從石根土脈

中隱映着淺淺的紅色，似是表現這個地方的荒涼。圍繞着三五人家的小村落，全是些大葉子的柞樹與白楊道旁，三間亂石堆成的屋子是一所多年的野店。本來是大塊白石砌成的牆壁，都被木柴火烟薰得黝黑了。石屋前，荆棘編成的柵門上斜懸着一個青布的招帘，正在一棵古槐樹下橫出的老枝上飛舞着。這是包含了無限的古詩的意味。每每有過往的行路者，在幾里路前看見這個招帘，便不禁興起一種茫昧，渺遠的感想；也禁不住有村醪的濃烈的味道流到乾苦的口吻邊。

野店的主人與這一夥客人作照例的招呼，到石屋中預備大餅及蔬菜的肴品去。缺角的小木桌放在茅棚下，荆棘編成的柵門以內。一沙壺的山村白燒，一大包花生，兩個粗磁酒盃安放下。理髮匠同他的妻與他的夥伴飲着苦酒，恢復他們半日的疲勞。

「這地方真好！劉二哥，我多早再娶房家小，一定搬到這裏來住。人家少，樹木多，先不愁沒得燒；又有山，有海，再過二十里地便是大海。春天吃魚蝦多末賤！你說……你還不如不要老遠的到沙河子，就在這裏混混不一樣？」顧寶一連喝了三四杯酒，精神爽健起來。

「顧叔叔，你又會說這現成話了。你沒有女人，沒孩子，那裏也可以。我們那能夠在這裏住，吃山喝海水，倒可以……」理髮匠的妻即時給他一個反駁。

那瘦黑的理髮匠呷下一口酒，北望故鄉，都隱藏在遠天的雲樹下面了，一段數說不出的鄉愁，在他呆笨的心中起了微微的動蕩，他更無意去答覆他的夥伴的話。他想到那故鄉中的茅屋，送與鄰人

家的三隻母雞，那種了菘菜的小院子，兩個讀書的姪子（每天當他挑了理髮擔子到街市上去的時候，一定碰到兩個小人兒背着破書包到國民學校中去。）更有將行時伯兄的告誡話，勸他先在家中住過一年再去。這些情形與言語的回憶，他在這野店前面看着新秋的荒山景物，便從他的疲勞中喚回來了。他到了這裏也有些遲疑了，然而看看那言語鋒利而富有堅定性的妻，便不說甚麼。及至回過頭去，又看見草地上嚼着乾饅頭的兩個孩子，兩滴清淚已從他那有灰汗的頰上流下。

店主人啣了二尺多長的黃竹烟筒，穿着短衣，草鞋，從石屋的烟氣中踱出來。因為與顧寶有幾回的認識，便立在支茅棚的彎木柱下同他談着。

主人有六十歲了，雖是沒有辮子，還留有三四寸長的花白短髮。乾枯的臉上橫疊着不少的皺紋。他那雙終天抖顫的手指幾乎把不住這根烟筒。

「那裏去你送的客人到關東去嗎？」

「正是呢，近來走的人家一定不少？」顧寶這樣回問。

「哎！一年不是一年！今年由南道去的人更多。由春天起，沒有住閘，老是銜着尾巴——在大道上走的車輛，多末苦啊！聽說有的簡直將地契交了官家，動身去——這幾年頭！」他說着，頻頻地歎息。

「說不的了！像他們這一家還過得去，不過吃飯也不像前幾年的容易了。好在他們有親戚在那邊叫他們去，還好哩。——你這裏生意該好，……茂盛吧，……」

「甚麼你看甚麼都比從前貴了又貴，我家裏滿是吃飯的人口。現在鄉間倒不禁止私塾，可是也沒學生，誰還顧得上學！我這把年紀，還幸虧改了行，不去做『先生』，不然……」

「你說，我忘了！記得前十年你還在北村裏教館……你真是老夫子！就算做買賣也比別人在行。」顧寶才全一副善於談話的口才會乘機說話。

店主人被他的話激醒了，驟然記起幾十年前那種背考籃做小抄的生活，到現在居然在「雞聲茅店」裏與這些「東西南北人」打交道。一段悵惘依戀的悲感橫上心頭，便深深地歎口氣道：

「年輕的人，你們經過多少世道！真是混得沒有趣味！眼看着『翻天覆地』的世道！像我也在『無道邦』中的『獨善其身』呢！」

顧寶才不大懂得這斯文的老主人末後的兩句話，只好敷衍着說：「可不是！人不爲身子的飢和寒，誰肯出來受磨難呢！」

老主人敲着黃竹烟筒苦笑着走去。

這時樹林中的雄雞長啼了幾聲，報告是正午的辰光。顧寶才飽了大餅，躺在茅棚下的木板上呼呼地睡了。理髮匠與他的妻對坐着並不言語。他望着從來的道上，那細而蜿蜒的長道像一條無窮的線，引導着他迷惘中的命運。他對此茫然，似乎在想甚麼。

兩個孩子不倦地在捉蚱蜢，而驢子的尾巴有時微微的揚起去拂打牠身上的青蠅。

他們於日落時到了紅石崖的安泰棧內，便匆忙地收拾那些破舊的家具行李，預備明天的早船好載渡他們到T島去再往大連，實行他們往關東的計劃。棧房中滿住了像他們，或者還不如他們的些難民，一羣羣淌鼻涕穿着破了袖衣衫的男女孩子在棧門前哭鬧。幾匹瘦弱的牲口，滿路上都丟下些糞便。海邊的風濤喧騰中彷彿正奏着送別的晚樂。理髮匠將家口安頓在一間大的沒有牀帳的屋子中，一大羣鄉間的婦女，孩子們在裏面，囑咐他們守着衣物，便同顧寶出來探問明天出航的船隻。棧房的賬房中堆滿了短衣，束帶，穿笨鞋子的鄉漢，正在與賬房先生們說船價。

「明天十點的小火輪，坐不坐？那是日本船，又快，又穩，價錢比舢板貴不多。你們誰願意誰來。恐怕風大，明天的舢板不定甚麼時候開。」一位富有拉攏鄉民經驗的賬房先生用右手夾弄着一支毛筆，向大衆引動地說。

理髮匠會圖船行的快，又穩便，便按着定價付了兩元多錢的小火輪票價，又到大屋子裏向妻說了，妻也贊同，因為聽說小火輪比帆船使人暈船差些。

他那個大孩子聽說坐小火輪從大海裏走，驚奇得張着口問那船在那裏，船上也有蚱蟻沒有這些事。

顧寶等喫了晚飯後，他說趁太陽還沒落要同理髮匠先去看看明天拔錨的小火輪，因為他是坐

過的，理髮匠還是頭一次見，他情願當指導人。理髮匠的大孩子也要去。

於是他們匆匆地喫過棧房中的粗米飯一同走出。

棧房離海不過百多步遠，只是還有一段木橋通到海裏，預備上船與卸貨物的人來回走的。紅石崖雖是個小的地方，然而到處都是貨倉，是靠近各縣裏由船舶上輸運貨物的重要碼頭。花生、豆油、皮張，都幾十間屋子分盛着，等待裝運。一些青衣大草帽的水手們三三五五的在街上的小酒館中興奮地猜拳，喝酒。烟霧的黃昏裏他們走在街心，聽着那些喊賣白薯與棗糕的小販呼聲，各種不同口音的雜談，已經覺得身在異鄉了。理髮匠因為要使異鄉的人比較瞧得起，便將他在故鄉中到主顧家去做活計時才穿的夾大衫穿在身上，那是一件深灰色面洗得幾乎成了月白色的市布大衫，已經脫落了兩個鈕子。晚風從海面撲來，掃在他那剃了不久的光頭上，有點微冷的感覺。顧寶還是短衣，草鞋，不改他那勞動者的本色，只是不住地吸着「大富國」的烟捲在前面引路。

這裏沒有整齊潔淨的碼頭，因為來回航行的多半是些帆船，除掉一二隻外國來作生意的小火輪以外。沙土鋪成的海岸上面全是煤渣與草屑，一陣陣秋風挾着魚腥的特別氣味從斜面吹來。岸上還有一些漁戶搭蓋的草棚，在朦朧的烟水旁邊，可以看得見一簇簇的炊火。全是污穢、零亂、紛雜的現象，代表着東方的古舊海岸的氣息。理髮匠儘跟着他的夥伴往碼頭的前段走，隱約中看見白浪滾騰的海面。那蒼茫間，無窮盡的大水使他起一種驚奇而又惶怖的心理。他對於泛海赴關東的希望在家

鄉中是空浮着無量的歡欣與勇敢。及至昨天在野店門前已經使他感到意興的蕭索了；而當他來到這現實的海濱，聽着澎湃怒號的風濤，看着一望無邊的水色，他惘然了！「爲甚麼走這樣險遠的路程？但怎麼樣呢？」在黃光暗弱的電燈柱下，他站住了。

「來來！咱們先到這船上溜達一下。」顧寶說時已經隨着幾個工人打扮的從跳板上走到一個黑色怪物的腹面上去。

那鉤索的撲落聲，煙囪內的淡烟，一隻載不過四百噸的小火輪正在海邊預備着明天啓行。

顧寶像要對理髮匠炫奇似的自己在船面上走來走去，像表示大膽，又像告訴他有航海的智識。望望海裏的船隻燈火，便不在意地將一支剩餘的香烟尾拋到海心去。「咦！你不上來看看，先見識見識，來來！」

但理髮匠倚着電燈柱子搖搖頭，他對着當前的光景儘是不了解，疑問，與憂愁。

一羣一羣衣裳襤褸的鄉人們走來，着實不少，都是爲看船來的。一樣的淒風把他們從長守着的故鄉中，從兵火盜賊，重量的賦稅，與天災中帶出來，到這陌生的海邊。同着他們的兒女，兄弟，夥伴們，要乘着命運的船在黑暗中更到遠遠的陌生的去處。

夜的威嚴罩住了一切，只是沙石邊的海沫呻吟着無力的呼聲。在荒涼的道路上，顧寶終於不高興地同他的朋友回到那叢雜的棧房裏去。



這一間四方形，寬大如貨倉的屋子中滿了疲勞者的鼾聲，一盞大煤油燈高懸着，無着落地搖擺出淡弱的光亮。因為空間過於闊大了，黯淡的燈光只能照得出地上一些橫堆的勞人。一天的行程現在把他們送到暫時的夢境中去了。破舊的箱籠，粗布的衣被，一堆一堆地也分不清楚。理髮匠悵悵地從外面走來，在大屋子的一隅上看他那個八歲的大孩子，不脫衣服睡在薄棉褥上，有灰膩的嘴角邊滿浮着童年的微笑。這的確是個健壯而可愛的孩子，也是理髮匠最關心的一個可憐的生物。他的妻在膝上抱着小孩打盹。理髮匠坐下來，覺得從牆邊上透過一陣陣的冷風，原來那屋角的上面有幾片瓦已經破碎了，透出薄明的微光。

「甚麼時候？明天早上上船嗎？」

「聽棧房裏人說得十點。」理髮匠懶懶地答覆。

「你一點沒有高興。只要渡過海，再渡過海，就快到了我哥哥那裏了。你是一點精神也沒得，還捨不了甚麼！」

「……」

「我說不用愁。你記得黃村的吳家人家上關東去不到十來年，回來又有房子又有地，喫的，穿的，誰也稱讚他們有福氣。怎麼咱就種田地一輩子麼？時運要人去，牠不能找人……」他的妻每每有

這樣堅強的鼓勵話。

「嗚——嗚！」她一面拍着孩子，一面在昏暗中做着她未來的快樂之夢。

「你看！」她又說了：「人家的家口比你大，穿戴的比我們好，一樣也是跑出去『闖』！剛才我同一位沂水的女人說起，她還是大家人家的姑娘，現在也『逃荒』。因為她那裏來回打了十幾次的仗，房子都在炮火裏毀了，所剩的田地一點也沒的耕種，一樣還是要糧要錢——這比我們還苦。她有個十七八的女孩，就是打仗驚死的。想來咱還算有福。」

理髮匠騎在草褥上淡然道：「一個樣！」

她便不再言語了。過了一會，在屋子的這邊那邊不調勻的鼻息聲中，她又記起心事來，向她丈夫質問：「你這一次帶的錢還有多少？」

「有多少！田地退了租，兩個豬賣了，不是向你說過麼！自己的一畝作與大哥那屠裏，得了三百吊錢。豬，二百五十吊。八吊錢的洋元，一共換了五十元，還有五十吊的銅子。到現在已用去二十多吊了。你想，一吊錢的一斤餅，喫哩！還有很遠的路，家裏甚麼也沒有了！」理髮匠在悲恨的聲中講給他的妻聽。

「船價呢？」

「一元五毛，因為有兩個小孩子還便宜呢。」

於是他們的談話便止住了，各人想着不同的心事。她那高亢堅強的性格往往蔑視她丈夫的怯

懦與畏葸。這一次出來，還是她的主張有力些。他呢，憂鬱的已往，冥茫的未來，全個兒縱橫交織在他的心網中，在這如豬圈的大屋子裏那能安睡。

側臥着看他那小孩子夢裏的微笑，看他妻給風塵皺老了的容貌，以及滿屋子沈沈的睡聲與黯淡的燈光，這彷彿在做着不可知的迷夢。

獨石的店主人每天拿着黃竹烟筒在荊條編成的門前等待來客。他的大兒媳婦帶了兩個孩子終天在石屋中作飲食的預備。雖是生意比往年好，然而他知道這一行一隊送到他這野店中來的都是從血汗中掙得來的路費，因此這久經世變的老人時時感到不安，對於那些去關東的分外招待。也因此，他這店裏的飲食比別處便宜，潔淨。

這一天，距離理髮匠的家口從這裏過去的三四天後的一個清晨，老主人早起到林子中拾了一回落葉，命小孫子用柳條筐背回來預備燒火。他喝些米粥之後，便在茅棚底下坐着喫那一袋一袋的早烟。這兩天來回的旅客少些了，尤其奇怪的並沒有從海碼頭回路的人，然而他並不因此覺得憂慮，只是感到稀奇罷了。

老主人的記憶力是很好的，也是少年時曾經過強力的練習的。因為他家當富裕的時候，他正在鄰村的學塾中讀書，又曾住過城中的書院，所以他不但能背誦得出四書的本文，一朱註，一更能將全

部「詩韻」不差一字的說出。在當時他曾經許多老師與同考的先生們推崇過。雖然一個「秀才」也弄不到，這究竟是可自傲的一件事。到了他充當野店主人這樣不同的時代之中，他有時還向過客中的斯文人敘說他從前自負的異能。不過近幾年以來更沒有近處的「文人」「紳士」們往海邊遊覽的了。年年的烽火中，只是不斷的有那些勞苦的農人，小手藝的工人，從這條路上過海碼頭向外謀生。這真使他添上無限的悵觸與慨嘆了。他愛那些真摯和善的人們，但是他們不能懂「朱註」與「詩韻」是甚麼事，只可同他們說些旱潦，兵災的話。他常想這古舊可愛的，有趣的，風雅的日子過去了，也像他的年紀一樣飛向已往，不能再回。現在無論誰，只有直接的苦惱，更沒有慰藉苦惱的古趣味的東西了。所以他每當無人的時候往往獨對遠遠的青峯發出無端的悽歎。

這日是個沈冥的秋日，天上的灰雲飛來飛去不住的流動着，日光隱在山峯上露不出他那薄弱的光線來。四圍的樹木初迎着飄蕭的涼風，都在同他們將搖落的葉兒私語。遠遠的地平線下，有層層的薄霧向曠野中散漫着捲來，令人看着容易起無盡的秋思。野店的老主人，坐在茅棚下已經披了青布的長襖，撚着稀疏的花白鬍子，又在回想甚麼。他望着往海碼頭去的小道，枯黃的草葉上浮動着霧霧的密點，就像張下一個霧網似的。他記起了「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句子，而懷古的繪畫般的幽情在他的心頭動蕩了。忽然一個朦朧的人影從下道上穿過霧網向自己的野店走來。他在冥想的沈迷中沒有留心，很迅速的，影兒已經呈露在他的面前。老主人擡頭看了一眼並沒立起

來，「好早，好早！你送鄰里家回來了嗎？——怎麼也沒帶點海貨來？」

「啊……啊！沒法提了！真倒運！再說再說！沒天明就起身走，這樣大霧的天有酒先打兩壺……」

那來的人背着一件長衣，空着雙手，臉色很倉皇地。

「屋裏快燒兩壺酒來！顧二哥又回來了，等着用……快！」老主人顛巍巍地立起來。

他猜不出好說笑的顧寶是爲了甚麼急事這樣匆忙。他每年從海碼頭上來挑着魚擔，或是給人推車子，總是唱着山歌，吸着極賤的捲烟。但這大清早卻變成一個奇異的來客了。

在酒味與烟氣的薰蒸中，老主人問了：「你去了這幾天是過海送他們去吧？——你甚麼事這麼忙……？」

「不……不是送他們過海，時運不好，送葬呢！甚麼事都有——你沒聽見說？」顧寶連連地倒着方開的白燒。

「怎麼？——給誰送葬？甚麼事……？」老主人驚奇地追問。

「甚麼……九出了事啊！」

「落了難嗎？沒聽見說？那不是小火輪嗎？還能失事？奇怪！淹死了多少人？多早晚的事？——這兩天沒人來走回路，簡直一些消息也不得聽見。」

「完了！你看見那……那可憐的理髮匠與他的妻子，全完了！」顧寶帶着憤憤的口氣接連喝了

幾口白酒。

「怎麼……也在遭水難的一起！」老主人早明白其中的情形。

「事也湊巧！偏偏他們那天到的，第二天坐了這隻混賬的外國船！好出了碼頭還不到兩個鐘頭，只剩下那船的煙囪在海水上面漂動……」

「可憐，可憐他們哩！——遇救了不……」老主人幾乎是口吃般地急問。

「遇救也有！他那個八歲的孩子，幸虧一隻那國的潛水艇放下去的早——聽說人載得多了，理髮匠上不去，便把擊在手裏的孩子丟上去——這是那沒死的他那同船的人說。也許鬼神有點好報應！可是他的屍首沒處找了他的老婆還死抱着小的孩子，在T島小港上陳列着——因為她在艙裏出不來！」

「那末你也去過嗎？」

「我因為在紅石崖想買點貨物帶回家去，耽擱了一天，甚麼事都知道。第二天一清早又坐了舢板到T島去看那隻沈船與男女的屍首，並且爲了鄰里和朋友去探問一番。」

「那……他的活着的孩子……」老主人被驟然的驚嚇與悲憫的感情所打擊，不自知地將黃竹烟筒從右手裏落在地上。

「就是爲他，說不了現在成了理髮匠的孤子了！我去看過他娘的屍體，才打聽明白這孩子已被

救濟會收養去了。——我幸虧地方熟，便找到了他。幾個命大的苦孩子，他也是一個，似乎變成癡子了！他不知道他爹死在浪裏，也不知道他娘在海岸上抱了他那死弟弟正與蠅子作伴。他說話不明白，肚裏也不知飢飽，這一定是腦子裏受了重傷，看來雖是活着，還不曉得能治好不能……」他說着兩壺白燒已經喫了一多半。

「他呢？——現在在那裏？」

「救濟會裏！因為我一個生人，不讓帶回，並且說還有甚麼撫恤洋須得他伯伯來領；連錢領着。這麼，我昨天晚上又下船，預備明天到家，向理髮匠的哥哥說，教他去領孩子。」

暫時的沈默，在這尖風吹動的茅棚下，兩個人都感到無限的悽惶。流雲在空中很閑散地分開去，又合起來。顧寶一面大口嚼着粗麵餅，一面仰頭看着皺紋重疊的老主人的臉。「運氣，然而那隻外國船真看得中國人比狗還賤！那麼小，那麼小的船隻載上四五百名的搭客，自然就會往下沈，況且還有風浪……我向理髮匠何嘗不告訴過這一點，他又不捨得船票錢……咳！老店東！你待怎麼說！不過橫豎一樣，不凍死，餓死，燒死，究竟還得淹死！這真是他的命該如此！——然而那外國船上的人員偏偏一個沒死！他們格外會泅水嗎？還不是出了事早有辦法？」

老主人這時卻將思想推遠了，他斷定這是一用夷變夏一的小結果。若是紅石崖沒有可惡的小火輪來，也許軸板不會沈在海裏；就使沈落也不能淹得這麼兇。因為要得到他心中斷論的證據，他便

更進一步問了。

「到底淹死多少人？」

「聽說是快四百口男的，女的，都有。還有找不到屍首的，我來時還有人在打撈——但這全是由浙屬來的難民。也有家裏很富裕的，只是『難民』罷了。從多少地方來，奇怪就會註在一本生死簿上！」

老主人彎腰拾起烟筒沒答話，然而他心中又作斷論了：「末世的劫數了！」他不禁摸摸自己的花白鬍子，這是聯想到他也是一生的末世了。一陣酸楚的意念從鼻腔酸到眼角，老眼中浮動着失望與悲哀的兩滴清淚。

當顧寶匆匆地用過早餐要起身趕路的時候，老主人忽然記起一件重要的事，便鄭重地道：「你囑咐他——死者的哥哥領那個孩子回家的時候從我這裏走。這可以吧？並不背路。」

「可以，一定，還從你這裏走。」顧寶將長衫重行背在肩頭，「怎麼，你老人還忘不了那個好捉蚱蜢的苦孩子？」

「因為……是的，他不是正同我那個二孫子一樣大……」話沒說完，顧寶的後影已經掩映在幾棵槭槭作聲的大柞樹前面了。

① 「闕」爲土音，係往遠地謀生活的意思。

② 「捉向」是婦女出爲人家傭工的特別土語。



## 號聲

每逢與C君一同由盲目的岡田先生家出來的時候，在太平路轉角的草地裏，一定聽見一陣悠揚，激切的軍號聲；同時便見幾個穿了米黃色的日本兵，——他們是日本強健的少年，在那夕陽返光的密林前面練習軍號。

多末煩熱的夏天，幸虧還是近晚的時候，聒人的小蟬聲，——C君很能辨別蟬的分類，他說：在這地方的蟬多是知了類長翅短肚的小蟬，沒有鄉間的大，——不歇地從高的槐林中發出繁雜的鳴聲來。在舊式的大都會裏飛塵奔騰與車馬的紛擾中，偶然見幾顆綠樹已覺稀罕，若能再添上噪暑的蟬兒使好雅靜的人以為是「槐陰夏長」，一枕醒來大有詩趣了。可是這個地方全是花與樹木圍繞的街道，人家都像住在森林與大花園中，除去熱鬧的市中心之外，即在大熱天裏聽這些蟬鳴也不感得煩熱，——誰教牠們不到稀罕的地方去？太湊熱鬧了便容易惹人討厭，我每從密樹蔭下走時便這麼想。

「太多了，……討厭的……」這是我們那位深目削頰豎起一撮上鬚的岡田先生常說的話。他的中國話說的很漂亮，二十多年的「支那居留」，但還不大知道蟬字應該怎麼念，他說話帶着日本

男人一般的剛音，沈重而沙沙的，表示出他是有堅定性質。

他在窗外蟬鳴聲中替我們講着這一小時的功課，但他發問或教我們重述對話的時候，也時時側着耳朵向窗外聽那吱吱繁動的蟬聲。雖是討厭的，卻對於他似是有相當的興趣。

我們盤膝坐在那八鋪席子上約摸有一個多鐘頭，更飲過岡田的大姑娘送來每人的一玻璃杯「麥湯」之後，我們便起身走了。到通道上，我們同這位盲教師，或那位好修飾的姑娘說一句再會再會的日本話後，便提上鞋子從青草的院子中走出來。

我們沿道聽着蟬聲，不久，便迎着那草地上的軍號聲了。

一幅靜美的圖畫在夏日將晚時展示開來：小道的右側，下臨着綠蔭織成的繡谷，高的，低的，如綠絨氈的疊紋，時而有曲折的流水從樹木中間流過，如奏着輕清的音樂。每逢雨後的天氣，不但谷中的綠色分外鮮潤，明潔，就是那水石間的鳴蛙也努力與高樹上的蟬兒作競爭的喧鳴。谷東邊一帶不高的山陵，在濃綠中點綴上三五所紅瓦，聖壁，參差的歐式房屋，相掩映中，也莊嚴，也幽媚。西邊一帶樹了灰綠顏色柵門的住家房舍，甚麼式的都有，方整的，玲瓏的。牽牛與多葉的藤蘿都在木柵與灰塊洒成的牆壁上面委婉地生長着，種種怡人的景物，往往使我墮入一種悠然的狀態中，忘卻久坐的疲乏。突然聽得到軍號壯厲的鳴聲，我往往止步看一看，而同時心中卻有不少的感動！自己並不明白，不過一聽到這樣聲音，似乎周圍的樹木，綠嫩的色，光；流水與小蟬的鳴聲；都變成一點幽悽的奮發，由身的四

而包圍過來。

聲音本來是一樣的經過波動，傳入耳膜，何以在夕陽返照的綠蔭下聽到這軍號聲，使我不能與聽蟬噪水流一樣的慰安與有興味呢？這恐怕不祇是發音器構造的不同，而且這激昂沈咽的號聲中包含着複雜的情緒與光景吧！他們從異國中來，紫色的風塵的少年臉色，不疲倦的強壯身體，來到這柔平而香的草地上練習軍號，向着那淡藍色的夏天吹，高沈與放咽的音中他們也許有個人鄉愁的發洩？於是我每每聽着總以為這是人間複雜情緒中吹動出的聲音。

無論如何，牠不是代表喜悅的安康的！

悲壯與激咽——其中似乎不少慘怛的調子，雖是練習着「衝鋒」的聲調。

似乎這樣悲壯與激沈的聲音只宜於黑暗中的遠聽，不合於綠蔭下與柔靜的光色中作愉悅的聞賞。然而我聽了也沒有多量的憎惡與詛恨的意念，只感到寥遠，沈冥，低怨的分量比其他的分量多。

然而吹的人是怎樣呢？——他是一個青年，一個血液健躍的青年，情感那末興奮，精神是活潑而健旺，是海中勇往的浪頭；是長途中健體的旅客！

號音與他的生命力的搏動相迎，相拒，同時又容易相合。總之是濃綠的春末，與淡灰的寒秋；是颯蕩的熱風，與淒涼的暮雨。

「世界上儘是衝突的！有時離心力大而吸力亦重。——就是怎麼樣的人間？」我每從道旁經過

得來無結論的感動

又一回正是一個大雨後的晚晴天氣。

「你聽！今兒知了倒不大鳴了。——昨天的雨本來太大，所以熱度表落到五度以外去了，牠們最會知道天氣的。」我們一同往去路上的C君搖着大蒲葵扇向我說。

「今天一定也聽不見號聲，草地上滿的是泥水。」我不期然地便說出我在這時期中最注意的一件事。

「也許，管牠呢！吹不吹的，不過露他們的臉，給中國人看樣子。——大溝下面的水真流得好聽！刷刷——聽，小石頭上響得多末自然。不是大雨，這下面那有許多活水。」C君善能唱舊戲；又能背得胡琴三絃的工尺譜，十分熟練，所以每說話都好帶出很恰當的聲音形容字來。

「你記得韓信壩上的水流聲真好聽！多少大石齒啊！秋來風勁水漲，那真雄壯！雖是廬山的瀑布也不多讓。」

C君還是覺熱，摘下硬草帽左手一起一落地輪動着打着道旁下垂的槐枝，聽我說出韓信壩來，便高興地道：「可惜那個地方我只到過一回！一排一排的石堆——水像澆湯地往上翻臨着漫漫的黃沙，那樣響聲真比聽罵曹的擊鼓調，——夜深沈還好得多。韓信是英雄，那大概是他叱咤的餘音，不

也是當時的軍樂留下的調子。」C君大有懷古騷人的口吻了。

我低頭聽着繡谷內的細流，又加上C君言語中的深趣，便覺得「聲入心通」這四個字確有講究。不多時已走到岡田先生的書室內。

進門照常脫了鞋子，我們穿了大衫走進那白木方格的壁門之後，岡田先生首先問我們：「外面C州的事怎麼樣了？」含有恐怖與不安的緊念也將這盲目的異邦老人的精神紛擾了。我們就所傳聞的告訴了他一二句，他那墨精眼鏡後的回目動了幾動，皺着眉頭沒接着說話。然而這明明是表示一般人對於戰事共有的疑慮與難安的狀態了。不過老人越感覺得利害些。在對過的屋子裏，他那位穿了粉紅大花長衣的姑娘，正在婉秀的臉上敷着潔白微紅的脂粉；同時用梳子通着她那散開的秀髮，對着鏡子儘幽閑地攏來攏去。一個穿制服的十歲左右的小學生，正在溫讀極淺的英語課本。窗前景後的知了如每日一樣不住地鳴着。一切與平常夏日的過午相似，但我們的盲目先生卻不說「蟬兒討厭」的中國話了。他似是十分牽慮到距離不遠突發的戰事，因而心理上感到不安。然而這完全是日本風味的屋子裏都照常，只這多有經驗的老人在預料着打算着「異邦居留地」中戰事的影響。這一天的功課講解得鬆懈，疲倦，我仰看這書室中木龕上掛的一副草書有好多字。

長葉子的美人蕉在橢圓形的藍色水盂內搖曳着幽媚含笑的姿態，也似乎裝點出特有的日本婦女婀娜的風神。

當我們走出時：盲先生的大姑娘方梳上頭，手裏還拿着長齒的假玳瑁梳，送出我們來。她那癡憨可愛的態度，正與搖曳的美人蕉在天真中顯出無望，無念，並且是無自私的一種愛美的女性之清媚。然而在我們離開寬大的院落不上二十步，便驟然聽得軍號聲嘟嘟噠噠地吹起。

「這號聲又是日本人吹的！——聽便聽得出來！現在外面有戰事，他們更吹得上緊了！」C君對我說。

「那倒不必是，」我答道：「他們仍然很安閑地，不用像中國兵的忙碌橫豎用不到他們上陣，你不知道人家以為日本兵到的地方是『安全地帶』！我勉強着說了，我對於這一切事感覺得十分苦悶！」

「生活真是喝白水麼！多麼複雜亂的人間，還不如他們自在——」C君說着，用草帽指着樹上的知了。

我沒再回答，沿了向上坡的馬路走去。不用轉變，便看見一羣在草堆上的日本兵。奇怪！他們每天在這裏吹號，有的連上衣脫去丟在綠草上，只有短袖的白襯衫，今天卻一律武裝了，皮帶上的刺刀把的白銅明光與深林後的日光相映，他們右膊的上部有的帶了木套的盒子鎗，沒一個脫了軍衣。但態度很從容，仍然是說笑着在練習他們特別的樂器，更奇怪的大學路的南端，石橋上有四個中國灰色人，穿着顏色不甚一致的——雖然是灰色的軍服，青布鞋子，疲憊地執着長鎗。意思或是加崗？距着日

本兵的立地不過十米遠。日本兵的軍號儘着向灰衣人吹，灰衣人有的咧着嘴向他們傻笑，似讚美又似愉快！然而兩下似乎絕沒有敵對的惡意的表現。這是我可以從觀察上加以保證的。

「事情真有些緊要呢！」C君低低地向我說。

「沒有甚麼！左不過開一回玩笑！」我向灰衣的弟兄們看着。

忽地一輛汽車從橋的南端上飛來，四個灰衣人馬上收回了對着他們異國夥伴們的笑容，一聲口令，「立正，舉鎗！」拍的一聲鎗柄落在地上。武裝的黑色怪物從我們的身旁馳去，飛塵的散揚中彷彿有一個帶金牌穿青馬褂的老頭子，一個黃色短衣袖緣三四道金邊的少年。

一瞥眼的功夫之後，日本兵的號聲重行吹起，而那邊的灰色人們疲勞的笑容還浮現在他們的表情簡單的臉上。

忽低忽高的軍號聲伴隨着一路上送暑的蟬鳴，與繡谷下雨後的水音，送我們到黃昏的庭院裏去。

在這夏夜的馬櫻樹下，我仰望黑空中閃綴的星光，默默的想着。

一點聲音聽不到，只有海岸的微波在石上嘶叫出懶倦的夜音。「一切靜止了！這是夜的威力所統攝的時間。或者又有四個灰衣人在石橋上對立着，那些米黃色的外國兵或正在電燈下擦拭他們的鎗膛；遠的遠的郊原中也許有些少年們正在臥地，注目看這無限的黑暗的邊緣？不就是號兵們在

練習他們的『進行』或『衝鋒』的準音，預備鼓勵他們的夥伴——這樣雜亂的聯想，許久許久的揮不去。但我卻知道了人類與聲音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們在清幽的時間中好聽沿街風送的批霞娜聲，一想可知是由青年姑娘們的柔指上發動出來的情愛之曲；我們無聊與憂愁中，有高處遠處幾聲橫笛，足以使我們起奈何之感；就是那靜夜的潮音，雄壯而寬沈；雨後的蛙鳴，似乎闐闐地一點也沒有音律的趣味，然而並不使人有多少的憎煩；至如春晨湖畔的雛鷺，與郊原中及田家的鶉鴝，牠們傳出光明與勤動的消息，尤其使人聽了感到生命泛溢的喜趣。人爲的，或者天然的無量聲中，表繪出無量的情緒與行動，這正是人間可愛的事！但是那些壯少年的號音呢？也是人間不可少的一種音趣？是包含着多少仇視與奮殺的音調；以及毀滅與死亡的意念從悲壯與激沈的聲中達出，但浴血的少年們的心中也許是不可沒有的聲音的一類？悲劇是人間最能感動，最容易博人讚歎的複雜表現？這並不能只拿了「康樂萬年」一類中國的讚頌話所能包含的。牠是有深密的意義在宇宙的中心，——也就是在人類的天性裏！

星光閃在大的綠葉中間，似送與我微溫的同情之笑，然而你們太聰明了，太整潔了！想那真的「瓊樓玉宇」中沒有像我這些衝突紛亂的思想吧！

中夜以後，微覺得有露滴在臉上了，別了星們，到屋子的藤牀上，雖少蚊蟲卻一樣的睡不好。看着



圓的帳頂幾個小的動物在上邊蕩來蕩去，似乎在他們的世界中，演着電影以慰我長夜的寂寞。

甚麼聲音都靜止了，這是黑暗中當有的結果。

將近天破曉的時候，窗外尙朦朧地看不清，煩熱又襲來了！於是近的遠的樹上蟬兒們又爭在亂鳴了。同時悠揚壯闊的軍號聲——這雖然不知是那裏吹的，也破空而起，似乎是告訴人間：「脫去黑暗的統攝吧！來！我領你們在晨光中同遊。」

然而蟬聲似討厭與宏大的聲爭鳴！

天色果然亮了，只是雲陰陰地不像個很晴明的秋日。

## 訥爾遜的一課

是一個密陰的午後，催雪的北風吹着奇仙山半坡上的松樹爭吼出令人驚恐的聲音。山下的沙河雖未結冰，卻是冷度日增，流水已凝結了，不似秋日的一泓清鑑可以照人毛髮。山野中被風吹散了的各種樹葉也不多了，只有些斷根枯蓬隨風團轉，向無垠的冬原中投散開牠們各人的生命。河上的渡口中若在夏日入山遊玩以及避暑的人多的時候，十幾隻小划子來回不歇還忙不了。現在卻只有一隻缺了尾巴的划子橫擱在冷黃的水上，獨自無力地搖擺着，與沙岸相摩擦發出軋軋的歎息。奇仙山是這地方的一個名勝，到這時水落木脫全像個禿了頭髮的老人坐對夕陽，自傷牠那近黃昏的命運了。

行路的客人似乎都很聰明，他們都似不願看這冬來又瘦又皺的面目，輕易不從這裏經過，只那噪晚的烏鴉一隊隊的飛來飛去啞啞哀啼。

沿着彎曲的河岸向東北走，轉過這山坡上的密松林，在許多沿山搭蓋的村舍南端，有一帶枳棘編成的籬牆。正是用山中的枯木做成的圓門，門上橫掛着一個落了粉的木牌，用鄭文公碑體端端正正地寫着奇仙第二公立小學校幾個字，正在上課的時候，並沒見個兒童在門外遊玩。

栝木門內對正西的山麓上有七八間茅檐的低矮屋子，窗子上也沒有玻璃，只是用油紙糊在方形的木榻上。這自然是鄉間的建築，也是因為天氣過冷，教室內沒有爐火，故用紙糊窗以求禦冷。室內有五十幾個學生正在仰着頭，骨突着小嘴，聽他們的教師講書；教給他們精神上的食糧。

三十歲左右的教師，自前兩天受了過度的風寒，正在鼻塞聲重地為他們講一課國語。這課國語正是講的英國訥爾遜風雪中讀書的故事。有風也有雪，這時期中恰好順序講到這一課應景的玩意，不能不令人佩服編輯教科書先生們的聰明。不過在這感想衝撞的教課時間中，卻使這生活所壓迫的教師添了好多困難。他按着教授法用「提示」的工夫向兒童們問答着。五十幾個山村裝束的小孩子，紅紅的臉兒方在忽仰忽俯地看書上畫圖的風雪中的小英雄，又凝望着他們那位皺了眉頭穿着破袖子凍紅了手的先生。這正是一幅神聖的畫圖。他們全部的心意似是全為書上的英雄故事攝收了去。他們的發現性，好奇心，冒險性，以及天生成的與大自然的爭鬪性，全在這一小時內動蕩出來。他們小小的心中忘卻了教室內的冰冷，忘卻了教課的束縛，並且忘了去聽山上的風聲，草場中的各種遊戲。他們天真的表情，他們赤裸的心，全為過去的人物所奪取了。全室中充滿了靜謐的空氣，只聽見教師與兒童們清晰，明簡的問答。教師在小學教育上的確有了多年的經驗，他自從二十二歲在初級師範畢業以來，十年的光陰全在與兒童為伍中度過。他認識兒童的心意比每個兒童的母親還要清白，還要明瞭，所以他這時兒由這一課書中，也可以說由他的講解中，引起兒童們全部的注意力。他

也似乎因此忘卻一切——忘卻他終日的煩愁，而盡力在這樣的啓發中了。

「誰怕風怕雪？」他指着一個年紀最小還不過九歲左右的孩子問。

「訥……訥爾遜不怕……我也不怕！」這個大眼睛的孩子便立刻答出。

「訥爾遜爲甚麼不怕……風與雪……」他音調遲緩而清晰，向一個剪了髮的女孩子說。

女孩子在這四年級中算是成績很好的一個。她穿了深藍本地布的套褂，項上還斜披着一條灰色粗絨繩織成的毛巾。她立起來，不即時解答，卻向書上看了一看，慢慢地道：「因爲風雪是冷的……他不怕……他怕被人家笑話……他不勇敢——不熱心所以不怕風雪，怕……」究竟怕甚麼？她沒再說出便坐下了。

教師因爲深深了解兒童的言語，尤其知道兩性中言語表現根本上不同，所以他並不以這伶俐的女生所答的話爲難懂。他很贊成她會說話，會有曲折的表現。他並不再追問，便點點頭任憑她坐下。於是他開始講本文，示生字，告訴讀法。今天特別歡喜，特別願意與這些天真未鑿的孩子們來談談這段有趣而英偉的故事。在種種的講解之中，不但兒童們是全部心意表現出來，就是這久經生活困苦的教师也從潛意識中欽佩着這戰勝困難達到成功的英雄。從他的口語中可以聽出他的興奮與感動的心聲。他一邊講着，一邊若斷若續地聯想起他幼時在村塾中從師走讀的景況；以及在師範學校時所讀的送東陽馬生序裏面那幾句形容苦學生的話，因此他反覆的講說便分外有力，分外

生動。

這樣過去了幾十分鐘，鈴聲響了。在這個教室對面的東房中的兩班學生都下了班；於是他快快地說完了這一課最後的一句話：

「訥爾遜的精神就在不怕風雪——這是甚麼意思？下一回你們回答我——想想看！」

粉筆上的碎末從他的破袖口的亂絮中飛揚着，撲落下來。他昂昂地走出教室。即時一羣「英雄式」的兒童們跳躍着出了這窄長而光線幽暗的屋子。有幾個勇壯地高呼着：「不怕風雪是英雄！」的重複句子，或者有幾個笑着道：「打倒風雪！打倒風雪！」表示出他們摹做的本能。

不過兩刻鐘的工夫，兒童們在校內開場上亂玩了一陣，便各各由松林中回到他們的窮苦家庭中去了。

「今天真冷好不好？我要特別的破鈔了！我方纔從王家店打來了兩角錢方出鍋的『鍋頭』，還有一包花生，咱也樂一樂。這樣天，不喝點酒，不要說咱們——就是泥瓦匠，上碼頭的工人還要到小店裏喝一兩壺呢！」說話的是個四十多歲的一嘴鬚腮鬚的先生，他是教五六年級的主任教師，是奇仙小學裏有名的魏鬚子。

二十多歲初出學校的青年，——他是最低年級的教師，本來是極反對喝酒，而曾經與他的同學

們組織過進德會的主要份子。但是自到這學校當教師以來也早被魏鬍子所感化了。他不但反對喝酒，並且時常在課餘之後好做新詩，更覺得酒味醇醇了。這時聽了魏鬍子這樣說，便慨然道：

「『今我不樂』……這樣生活真乾而苦。不喝酒，幹嗎？早知道當小學教員是這麼樣，……哼！不是家裏教我來，死也不幹！」

「死也不幹？……然則麼，幹甚麼？」魏鬍子的態度常是保持着悠悠的神味。

這極有經驗的問題，確有些難於回答，所以青年的教師暫時默然了。

魏鬍子表示着經驗戰勝幻想的快樂態度，將粗硬的手指執着砂質的酒壺，倒滿了三隻空杯子，卻從容地道：「小王你且不慌，問題是問題，喝酒還是喝酒。你先去將穎甫招呼過來，咱們就以這問題做下酒物。我說，就是咱們共同討論。本來甚麼問題只可做下酒物」他沒等說完了先喝了一杯。

小王苦喪着臉子道：「穎甫這個人奇怪，我說他是一個文學上的頹廢派，你懂嗎？他憂鬱而且神祕……」

「甚麼？你再說這些話，我的酒可沒有你的分兒！我願意同種田的老人同喝，卻最不高興同你這班『酸文假醋』的新名士在一塊！」

這可算是魏鬍子的大政方針了，他說時，不知爲了甚麼真像義氣填胸似的小王瞪了他一眼，便怯怯地走出。

直待小王將穎甫——就是教訥爾遜一課的教師——拉了來，都在魏鬍子那間比較暖的屋子中坐下，魏鬍子一邊給他們倒上這滿壺的濁酒，他自己卻剝着花生皮很痛快的發表主席的言論。

「我說，你不必妄想，——你也不必回想，天生成我們的窮命，你便得對付牠，你不對付牠，你就丟掉牠。幹甚麼值得唉聲嘆氣。我終是說你們不知足。哈哈！中國惟一的好主義——別笑我夠不上談主義，就是知足！『知足不辱，』真是不可磨滅的名言。反過來一句話，不知足就得解決。——解決啊，你們可又不幹。幹也是白幹……『理無二致，』還是喝酒好。哈哈！」

他說這幾句話，從他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來他是充分的佯充滑稽，是苦痛深沉後的享樂的解脫。

小王將破尖的皮鞋頓了一頓，「說是說，行是行。你老人家鬼混得來，像我幾乎還是小孩子，就關在這牢獄裏做囚徒，值得不值得？不要說一個月二十二元的薪水七折八扣，還有三個月的拖欠，就是按月整發，除掉喫白菜湯以外還夠不上買一兩部書看的。況且出去向人家說，不過是個『小學教員』，甚麼教員？『教書匠！』看小孩子的工人！」他說着，少年興奮的熱血便湧上雙頰，同時他用左手摩撫着他頭上中分的黑髮。

穎甫原來沉默，這時只有一口一口地喝酒，眼望着屋子裏貼的一張教育畫出神。那是張祖遜渡江的石印粗糙彩色畫。他看見英氣勃勃的祖遜正在撫着船舷，眼望着滔滔滾滾的長江，表示出他那種一往無前，爲了祖國戮力同心的精神。這時魏鬍子聽了小王的一段話後，將他的鬚曲的下鬚摺了

幾摺道：「好小子！你真明白。是一月的薪水豈但不夠你買書，還不夠我喝酒呢！你不要看輕白菜湯，還是『教書匠』才夠上喫的口味兒，也是讀書人的本色。等我想想，『咬得菜根』便是了不得的大人物。你不知道那些碼頭上擡貨，馬路旁邊拉車的兄弟們不見得喫到這不還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占的便宜嗎？」

「可是，老頭子你貪說忘了計算，你知道他們勞工是天天給現呢。」

小王這句話反駁得頗有力量，能強辯的魏鬍子幾乎要在青年的人的話下停止了他的機鋒，可是他少停了一會便道：

「得啦！你不知道嗎？他們是勞工，——是勞力的工；咱們也是勞工吧，卻是勞心的。『勞工便是神聖』，這話但是說勞筋動骨的生活的，那末，他們給現一定是這個原因。我們呢，『勞心者治人』，且是『君子謀誼不謀利』，好啊，這是個再確當沒有的論斷。」

小王不與這好強辯的同事再說話了，爲了要喝酒喫花生的要求上，他只好暫且放棄了一切幽幻的理想，飲着白乾聽那山澗中的松嘯聲。

即時一個六十多歲，反披了粗黑羊皮襖的老年校役端過一盞光明的矮磁座的油燈進來，放在白木案上，又將全校惟有的——一個煤球爐子搬到房裏來，於是他們驟覺得來了光明與溫暖了。

魏鬍子將一本舊教科書的封面撕了下來，就案上摺捲起來，即時成了一根紙火筒。他便將窗台



上幾乎是生了綠鏽的舊銅水烟袋取來，呼嚕呼嚕的吸起水烟。通紅的爐火，一口口的青烟，一杯杯強烈的酒氣，充滿了這萬山重疊中的一間茅舍。

小王的酒量原不很好，這時已經有點醺然了。他見魏鬍子撕了教科書做紙火筒便得了機會報復了。「你真太隨便了！校長來了，如果看見書被你撕去吸了水烟，看你怎麼回答？」

「我說你是小孩子，初出學校門的學生，穎甫你說對不對？告訴你，不但是撕個把本教科書算不了一回事，就是劈了破木橈做柴火，校長他再不能責備你。甚麼事都是個招牌。他不是爲了這個官銜肯到這裏來？他是終天終日到市董局，到統捐處，到縣長公署。他顧得了這些好，不高興，咱給他一齊走一齊『罷教』。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話又說回來，他算不容易找到咱這幾個『勞工』。小王你不知道，穎甫你還不明白？就是這樣苦生活誰幹？況且縣上的扣壓，教育局裏遲發，結果還得向校長——那禿頭的東西的利錢包中走一蹓，三回九轉才到咱這應得的手裏。誰還不知道？他還敢來管咱們！好不好，咱給他都告發出來，拚一個『魚死網破』……」魏鬍子的酒力在他的四肢百體中發作開了，這時他也保持不了他那滑稽的尊嚴，而幾乎是在謾罵。

小王這才恍然了，不覺激動了他的義憤。「你真教人不明！……那末爲甚麼平日不到局裏告發他？」

「這叫做『手法』。叫做『天下烏鴉一般黑』。告發，還不是他們這幾個人，『以暴易暴』倒還

是小事，就是這個位置也一定保不住。像你又懂這個，那個，志高氣傲可以不在乎，我們呢？家裏幾畝田地，不夠捐稅的，孩子，妻連喫得沒有……穎甫呢，更困難，你問問他……」

小王的青年生活理想，被魏鬍子酒後的幾句話全打碎了。於是他交互着握着手對了火爐，默然無語。

穎甫始終沒多說話，靜聽着這經驗與理想的爭論；深深的悵望着這生活的空虛。在他看來，這縱酒的魏鬍子與朝氣勃勃的小王同事，在生活方面都比自己安定，比自己有希望，而且沉着。自然不論是玩世，或是憤世，更不論是爲了經驗，而圖生存，或者企求理想而鄙視現在，無論如何說，總之都還有他們得已的勇氣與態度。至於自己呢？真是十足的灰色，而且純淨得攪雜不上一點點別的色彩。就是既然不能如閱世已久的鬍子先生的無可無不可，尤其不能對一切事實耳無聞目無見任憑著「人造的自然力」播蕩。然而自己是吃過生活苦痛的人，又有環境的罣礙，想如小王的放言一切，鄙視一切，振發出青年的精神來，不但不可能，而且覺得甚麼事沒個究竟，還不是白白的「白熱」。本來穎甫自從二十歲由舊制中等學校卒業之後，當時迷於教育救國，與小學教師之高尙等等的理想，又加上他自己的生性恬靜，不慣與人到紛亂的社會裏去鬥爭，所以就投身到這最清苦的教師生活的深淵中來。自然，他得了不少的良好經驗，也嘗慣了這種生活的味道，十年的光陰真是如同飄風似的過去了。人事的變遷，和家庭的衰落，只餘下了他的妻同四個小孩子，除此之外他所有的只是付予兒童們的

「良心」了！他的妻子，永遠隨着他移來徙去，消度這悠悠苦辛的歲月。他不能有存蓄，而生活費卻一天天高漲起來。頭兩年在省城裏當過一年多模範小學學校的教員，可是那裏只有日向虛偽奢靡方向走去。同事們是洋裝，緞領帶，銜了香烟上課堂，校長又是拿人當禮物的酬贈，所以終日是向「老爺」之類的家裏去打牌，去當零，雖則每逢開甚麼教育會的時候，他們也會登台說幾句「義務」「天職」的話。至於薪金所發的全是打五折的不兌換紙幣，因此他不能再羈留在那裏，又費了若干情面才從都市跑到這幽僻的山村中來，卻想不到也只不過如此！

幸而還有謹樸的兒童們的心，還可以使他留戀，使他慰安。他將妻子寄寓在隣村的同鄉人家裏，便與魏鬚子、小王作了親密的伴侶。

因此在學校內除去與兒童們談話遊玩之外，他似乎是隱士一般。而且爲了月薪的困難，他每頓飯連兩樣以上的菜蔬不敢吃，而所儉省出來的還不夠家中孩子們的用度。然而他對這樣的情形，卻與他那一老一青年的同事們如何表示同情？他處在這樣生活之中不能低頭，又不能反抗，所以這完全灰色的態度，雖是自己也憎厭，卻只是變不了。

北風勁吹的黃昏中，這三個心意不同而受同等苦悶的先生，在紛囂與歎息中吃過粗糙的小米飯，暫時的饑腸中有了容納，便也暫時止住了他們的談鋒。

紙窗上的油紙被風吹打得聲響很大，不知是落雪了沒有，而靜夜的寒度卻越重了。穎甫睡在木板的牀上，起初借了酒力頗覺溫暖，但是酒力消了，血液不能很旺盛的流動，於是他便覺出十分嚴冷了。過度的尋思，使他不能入夢，況且擾人的山中松聲，這時聽來如有好多兵馬在咆哮着驚人的沉迷。他反覆想起着晚上談論的問題，又想到自己生活的前途與希望。冬夜是用思的時候，他受了生活的壓迫，因而激起的感想，更使他不能安眠。

「生活不講意義，」他想：「還要相當，像現在維持下去，自己雖是可以不至餓死，然而妻與子的衣食呢？況且到處是一個樣的寂寞與黑暗，又怎麼辦？」他想來想去，越沒有解答，卻越覺得薄薄的兩層布衾如堆了冰雪在上面的酷冷。他再不能睡了，咬咬牙根，披衣起來摸了火柴，將牀頭的木桌上的油燈點着，將大衣半掩着，取了一枝鋼筆便想寫一封決絕的辭職書，表明他再不作這樣生活的奴隸了。他這時從種種的思考中得到了一時的解決方法，便是爲了人格起見，不再在這樣的教育界中鬼混。他以為這麼維持下去是恥辱，是勉強，是媚人而苟安，是給這萬惡的社會中製造罪惡。總言之：自己蔑視自己的人格，而不知解脫。他又想：一切的遲疑時事業的阻礙力，十年以來自己全在敷衍中度日子，便葬送了自己的華年。他執着破尖的筆，興奮地毫不遲疑，即是便在堅硬的白紙上面寫下來。

他寫的完全而有力，首先敘明教育事業的重要，與近年以來小學教育的墮落與種種弊端，其原因全在一般人的玩視教育，以及教育界人士自己喪失了他們的人格。筆鋒推揚開去，更說到社會的

不安與爲了許多外因，教育遂至破產。中間表明他自己的人生觀，是「不完全則算無」；是想獻終身於教育而不得，爲了生活與人格的維持，所以情願拋棄了十年的粉筆生活，跑向十字街頭去。他寫得很快，很暢達，明白而活潑。無論誰看了都得贊賞，感動，並且一定給予他充分的同情。他一氣寫完之後，顧不得手指僵冷，又重看了一遍，像久經伏臥於惡劣空氣之中，初走到無邊的郊野似的。他想這決定很有價值，可以爲他一生的大紀念。此後凍死，餓死，都顧不得。但這可是爲人格而戰勝一切的重要關頭。他又想：勇敢的小王，是志有餘而氣太弱，明知其不可，而必爲，還不「回頭是岸」嗎？

寫完後又看了看土牆上貼的日曆，他以爲這一夜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便在紙尾上添上一行小字：「穎甫書於奇仙山中之小學校。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深夜。」

他看看再沒有更改的地方，便將書信摺疊好放在外衣袋內，預備明天下午好往校長家去交代。同時想，或者明日晚上，他就可以一肩行李走回家去。這麼光明奇異的行動，魏鬍子與小王定必一齊瞪着眼不了解，也想不到。

他重復躺下之後，朦朧中聽見遠處的鷄啼，然而在過度的興奮與疲勞之中，竟然沉酣地入了他的生活與人格鬥爭的夢境。

當穎甫第二日早上起牀時，大小的兒童們已經滿了院子。第一班鈴打過了，穎甫忽而想到這是

他教師生活最後的一天了，無論如何，爲責任起見，也應須分外盡心，方不負他這十年不斷的努力。

他帶着十二分莊重的神情，毅然拿了粉筆匣與教科書入了教室。可巧這天早上又是國語的功課，當他走上講台時，不知怎地許多小人們低聲地說着「講故事，講故事」，還是溫習第三十五課，「你聽聽這位老師才會講不怕風雪的故事呢！」在噉噉的兒語聲中，含着深深的快樂與天真的希望。穎甫呢，正自盤算着夜裏的計畫，但是在冷風橫吹的夜中勇敢的計畫，到了白天現實的景象之下，他不覺有些怯怯地了。這樣心理的變動，他不明白是甚麼緣故，只覺得這事還可「從容打算」呢。況且失眠與酒力的過分疲勞，使他在台上看見這幾個紅頰的兒童，不免有點自覺慚愧。他方打開書本，躊躇着要先儘這半點鐘復習昨課，然後再與他們說明他要離開他們的意思，忽然昨天與他問答的那個女生，首先立起道：

「我問問……訥爾遜……是個甚麼人？」

穎甫沒即時回答她，便用了他慣用的啓示方法向全班中復問這一句。

「訥爾遜是甚麼人？是那類的人物？你們誰說？」

於是好說話的兒童，便爭着說：甚麼他是英國人，海軍大將；或者說他是能打仗的；是有大膽的；是個小孩子；又有低能一點的孩子立起來，卻不知要說甚麼好。穎甫都聽着，不加可否。末後有一個十歲左右的農家孩子，大的眼睛，圓的下頰，一臉活潑的表現，他等得許多人發表了對於訥爾遜的批評之

後，他便道：

「我知道：訥爾遜是個不怕風雪的人！——是個不怕難的人！……」他還沒有說完，那個首先啓問的女生若有提示似的道：

「哦！我也知道了，我說他是個勇敢又負責任的人……的人物是吧？老師……」

這兩個學生的肯定話，不但使全班的人都驚奇，就連在悵惘中的教師也如從脊柱骨上澆下一桶冰水，幾乎全身的血液都在驚顫！他半晌沒得話說。兩個學生還立在那裏聽他的批評。他從「良心」上發出利益與希望的拚爭，並且心中十年的辛酸淚幾乎被這兩個孩子的話激引着要掉下來！這時心理上的複雜，交互，說不清晰，他呆立着沒得話說。全教室裏的兒童們都奇異的了不得，竟不知他們的先生是甚麼意思。這樣過了有五六分鐘。

末後，他才着實稱贊了這兩個學生幾句，定一定神便重行將這課的重要意義與句子，盡力地講得淋漓盡致。好奇的兒童們，都仰着頭，聽得入神。

及至一班下後，他終於沒有將昨夜的計畫勇敢地講出，並且他下課之後，回到自己的屋裏，將袋內那封情理兼至的信，撕成碎片，丟在字篋裏去。

在窗前仰望着還是欲望雪不雪灰色的天空，他同時回念着多年來同等生活的經過，與人生的苦況，他止不住一顆顆的熱情的淚珠，從眼角上流下來，濕透了破絮的袖口。

## 印空

連翹花的清香散在四月的綠槐陰下寂寂的草徑中，印空法師正一個人在那裏了了着。槐枝上藏着一對不知名的小鳥，一遞一聲地和鳴，宛轉地唱着牠們芳春的戀歌。真所謂豔陽的天氣哩！柔柔的風遲遲的日影，綠陰下只有留人沈醉的花香。印空法師因爲天熱了，將大籐笠提在左手裏，右肩上用輕木杖背了一個小小的黃包。赭色綿綢的長衣，潔淨的青布鞋子，慢慢地在這個地方走，簡直是展開了一幅古代的圖畫。

印空法師從清早出了霧鎮，趕了二十多里的路，雖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他並不覺吃累，只是在道中搏動着心上的新奇，使得他幾乎忘了對於一切的注意。誠然，柔的，軟的，冶蕩的眼光與圓白的顫膚，宛轉朦朧中的聲音，尤其是白羅帳上那個淡紫色的花毯，——不能不說是學佛法以來的初次經驗了。他向來不明白摩登女是有種甚麼法術會將釋迦的大弟子阿難弄到「女難」的困難地步？這是他多年讀楞嚴經的一個疑團，現在可說是解釋了一半。印空法師不是那種酒肉和尚，他對一切經義至少說有三十年以外的長功，他最曉得了別「相分」，須先經「見分」；他又明曉一切「唯識」，須先由於一切「種識」，因此他是常常主張佛法及佛法的經驗皆須實證，絕不是口頭上參禪能以得



到圓滿的分解的。所以他在平日教導弟子們總以爲天台宗的「離垢真如」是不徹底的野狐禪，他以爲一切人一切法，只要是本體清淨，便會得到真正涅槃的地位。因此他從霧鎮走回本寺時，卻正沈憫在「見分」與「種識」的分析之中。

雖是本體健朗，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又是新經過異界的實證之後，走了二十里外的道路，不自覺地有些疲憊了。在花香鳥語中的春午，更使他覺得身體有些不能聽從自己的意志了。轉過這片幾里長的槐樹林子，已是亂石聲礫，快近平山的入口。一道清流在石齒中潺潺地響着。石堆中有棵合抱的古樹斜伸着長臂，散出青翠的深陰。山坡上時有倦臥的山羊，芊芊地嗚叫，四圍沈寂，彷彿被靜的綠色包住了。印空法師到此將肩上的黃包放在窄窄的石梁上，從袖中取出蘇布手巾來蘸着清流，抹了抹臉上的汗珠，一邊坐下，肩着籐笠，向前面凝望。

富有佛學研究的印空法師對於世間味，——自然也可以說是法味，有了夜來的經驗，他的堅定的心情在這青山坐對的時間裏，不是動搖，不是追悔；更不是沾戀，他似乎是更清徹的了知。他三十年的學佛工夫，每每自己決定，非有此一番體認，到底不能清楚。他不是好色的僧人，不是青年的動慾者，他這次墜入，——不能這樣說，只是試入溫柔之夢，也是他多年前的預定計畫。他雖是的確能夠作到體性全空的地步，然而甚麼是衆生心，根本性？可是他常在參悟中不能把捉得住的。自然，男女間的勾當，當是人間生理與心理第一支配的力，也是三千大千法界中任甚麼有機物不可少的體驗，他所以寧

願在規矩上犯了淫戒，而爲實證這等所明法。他是大慧大勇的法師，絕不爲拘守尺蠖便不真知世間味的。

他懶懶地坐在巨石上，用冷水抹過臉上的汗珠方才覺得風涼了好多。他在休息中便開始了他的研究與回憶的實證。

女性的色體的誘惑雖不能將他的法體動擾，然他爲了實證與所明上自己也是極度將莊嚴的面容舉動變成浪子少年的嘻笑與活潑。同時在肉感的遊戲中他從那二十餘歲的異體中發現了有情世間的第一奇蹟——也是他第一次的認識。又從那少婦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世間的祕密與自然的奇事，知道了一個經驗過愛的拘束困苦的婦人的懺悔與興奮。所以這樣的熏習使他本無一物的心覺悟了不少人間生活與悲慧的確解。

從肉顫的經過中走出回到這自然幽潔的境界裏，他體認了不少的趣味；但在這久有定力的法師心中對於「一切世間諸行盡是無常」以至於「遍體顫慄淚下如雨」的心境，與佛祖當初見了許多生老病死的現象後正端思惟的情形相同。不是好奇，不是驚訝；更說不到迷戀，因爲法師對於這些「結」早已解開了，但是究竟人生的最初悲趣充滿他的心懷，使他到了這一個春午才把生命的奧秘抉破。同時由於最高的智慧與了解上淚痕滴滴溼透了襟袖。似乎一個少女悟到了流年似水的情形；又似乎勇猛的戰士由血染的沙場中掙扎回來見到家中人的感動，非苦非樂。三十年佛理的研

究，確沒有這一次受感的重大，卻不追悔，也不是憎惡。

回想自己在黃昏的旅店中改變服裝；在狹巷的燈光下摹仿浪子的行徑；以至粉光肌肉的擁抱，極度奮興的疲弛，嬌柔的低語，苦情的聲訴……他想着，尋索着，眼淚從他的眼中流出。

林中的百舌鳥住了啼聲，晚日照着峯巒的迴光映在礪流上，四圍的綠陰漸漸變成陰暗。印空法師方才由過分的感動中抬起沈重的身體入了山口，轉上山腰的寺院中去。

迅逝的光陰已經過去五年了。禪悅寺中的印空法師已快近六十歲了。雖以他堅定的修養，也有了蒼然的鬚髭，頭頂上禿了一大半。他已不主持寺中事務，交付了他那幾個弟子。他的修行的程度愈高，而在垂老的心胸中所蘊藏的苦悶卻如一條永久纏繞的蛇一樣，時時來咬蝕他那顆光明無礙的心。

正是楓丹露冷的晚秋；山上的樹木多半數已經枯黃了。山東側面有名的鑑生泉也漸漸的清澈，每到夜間遍山的秋蟲唧唧地唱着不眠的秋曲，使得和尚們在空山夜覺後同起一種莫能言說的興感。印空法師有一天在午睡後，拖了芒鞋穿着長衣，從臥室中踱了出來到彌勒殿上。彷彿是去看看山上的秋光。彌勒殿是寺中最後而佔地最高的一個處所，小小的院子中有兩株可以合抱的青柎，挺直的樹幹如同殿上的守衛一樣。如團扇大的葉蔭，罩在石砌道上，幾乎漏不下些日影。當老法師懶洋洋

踱過來的時候，恰好有個火夫在殿角上蹲着收石竹與剪秋羅的花種兒。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他沒有家室，是山下小村中人家的一個孤子，老法師從十幾歲將他帶上山來，藉他的勞力吃一碗佛門現成飯的。他是壯健而誠實的少年，天真的憨態，與對於一切的朦朧，與印空法師的深邃的心思恰好相反。庭中的日影已經斜在簷角了，開殘的砌旁小花都現出零落之色。這壯年的火夫蹲在一邊正做他的工作，老法師靜靜地走過來立在他的身後，呆呆地看着。

「阿留，你來採些種子做甚麼用？」

火夫突然吃了一驚，回頭來看了法師一眼，頓時他那黧黑的面容上泛出慰悅的笑容，粗粗的回聲從他那厚嘴唇中迸出。

「師傅！咱寺裏的花種不是很夠用的了，——我知道不用再打出來，但我是……是人家要的，也是好事啊！還能不給人一些……」

簡直是風雅的相談了，老法師也微笑道：「誰跟你要這些小花種兒？」

「山下樺村的王三。」

「啊！他是終天出外打鐵的人，我竟不信他還有這些閑心去種花？」老法師有點不信這天真少年的話。

阿留用破報紙將種子包了一包往懷裏一塞，怕被老和尚發見不准他拿走似地，便赤紅着面孔

答道：

「是王三的妹子教王三向我要的，她說：『你們廟裏的花種兒很多，何苦不給俗人家一點點兒？』還說：『沒得見住廟念經的師傅們偏好養花兒！』師傅！這正是笑話哩！你不會生氣……」阿留說完還是將花種兒一手一手地探下。

老法師的機智是能以燭照一切的一切的性，一切的諦，在常人看了是平凡，而在他的心中卻能有所悟覺。他雖是有多年的修持工夫，然而以無漏慧來去對治煩惱，有時參到極處卻每每感到不滿；自然這不滿的來源，他自己也分辨不出。這時聽了癡憨的阿留的話卻又不知在他那靈慧的心中證到那裏去了。「一點點兒的花種，偏好養花兒的，」彷彿譏刺與警告！這暫有的一個山村女孩子的要求，卻將老和尚的心攪動了。他靜看着桐蔭在織成一片大的暗花席，在佛殿庭中，這光與影的眩然的認識；這象與覺的泠然的紛觸眼前，如同那些久已存蓄的生之力在思念中重復翻動，又似乎在他記憶的網中忽然有摸不到邊際的苦悶。情欲，苦與樂，去與往，超絕與執着，老法師在這一瞬時如同重歷過未生與有生以來的種種經驗。因為他少年的感覺原來靈敏，對於佛法上種種道理都用實證去體會，誠然，在一般和尚中他的生活豐富絕非那些只知念彌陀的所知道，可是他因修習而苦悶，而實證，而追思，而感知，這其中的心境的超，伏，觸，動，也絕不是容易剖析清楚的。

彌勒殿的後面石壁上蔓生着許多青青的小葉植物，沿着後牆外的窄狹石徑上去，攀緣着可以

爬到平山的峯頂，印空法師因為阿留幾句話的聯感，使他蕭然的心情忽而不自怡悅起來，便背着手悄悄地向殿後的側門走出。

阿留呆看了他一眼，莫明所以地懷着花種兒也從前面溜了。

是秋光爛漫的秋山了。老法師喘着氣，攀援着些緣壁而生的蔦蘿走上去，莎草與蒿艾還生長得密茂，然而沒有很綠縹的顏色了。樟松之類的大樹都還不失牠們的青翠，惟有翻葉的白楊被風吹動，淡銀的葉兒，與幾株楓樹相掩映，便覺出秋の意味來。

寂靜罩住了很高大的空山，遠望山前的盤道似有人馬的蹤影。老法師在一株大松根上偏坐下，幽境中又溫習他的舊夢了。——自造的夢境，原是爲了實證最大生活的起原與最大解脫的歸根的，然而記憶與揣測使老和尚打不破這個空關——這真是一個銅牆鐵壁的關隘！雖以四十年的道行，卻仍在這煩苦的行徑中討生活。

風吹送着空山的各種天籟，金黃色的落日掛在林梢，而山下的晚景也朦朧地隱在淡蒼的煙靄裏。老法師癡坐着，游離的心境正不知蕩向何方，忽而火夫阿留從小徑中急急地跑上來喊道：

「老師傅！……現在廟裏有施團長從城來進香，請師傅去招呼，他說還有事哩！」

施團長是數年前在本城中駐防的一個豁達的軍人，原是法師的舊友。因為他下得一手精巧的圍棋，那時法師常常在山上與這位風雅的將官藉一枰的子兒消磨半日光陰。及至他的軍隊移防他

處，加入戰爭之後，雖也有信來，但是不恆有的了。後來這五年中只聞得他爲了急促的行軍由城中走過一次，並且寄了一封道歉的信來，從此便不知這位軍官的生活。不意在這時來到，使沉落在恍惚境界中的法師心意活潑起來。

「他自己來的？還是帶了馬弁和隨從來的？」

「不，」阿留揩着汗答：「都不是，他是同他的太太，小少爺一同來的，沒有兵也沒穿軍裝，但是我總認得他。」

老法師便不再言語，沿着山徑仍從後門中走回寺來。不過他的靈感在虛無中似乎告訴他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也許他到山中訪友脫卻了軍人的習慣吧？然而太太與少爺同來，或是解職後的山遊？這總是可疑惑的事！印空法師走到自己的住房裏，正看見兩個大弟子陪着施團長吃茶。可沒看見太太與少爺。老法師看出施團長的濃髭長了半寸，紫中黝黑的面部，濃高的眉，堅定與文雅的姿勢還和從前一樣，不過風塵損掩了八年前面上的光彩，而他的態度卻似乎沒有以前的愉快了。久不見面的老友，在不期中相晤，自然不免先說了寒暄。然後施團長用他那沉重的聲音，打着河南的腔調道：

「印師，想不到這次的拜謁罷！上一回由城中經過霧鎮，僅僅住了兩宿，那時實在太忙，因爲我正在督運後方的軍需，還兼負着到前線督戰，僅僅兩天，沒曾得工夫來下一枰棋，真真對不起哈……」

這爲解釋與道歉後的笑聲，一聽來，確是勉強與敷衍的語尾了。團長皺了皺眉頭道：

「當官不自由！況且我們這樣殺人的勾當！別後的事正是一言難盡，總之經歷是有的，苦難也受夠了，幾年來的變化像你們這地方是不知道的，我呢，幾天的安閒也不得，每每記起以前當小軍官在這裏駐防時的快樂來，簡直是做夢……一切事容後再說。這次我又回來了！自然地方不近，可是四五年來多了個累贅，你知道我自從亡妻故後是沒再續的，現在……卻有了人，也算得是太太吧。哈……本來在這個年頭兒正式不正式沒有分別，已經隨我過了五年了。」

「五年了！」老法師很有興味地聽去，重復念了這一句，「可得恭喜呢！不是有一位小少爺嗎？」  
施團長微笑了，「因爲在這鎮上還有三五天的勾留，所以我帶了內人與小孩子特來燒香進謁，還有拜託的事。想來看老朋友的臉面上一定可以邀許的……因爲上山乏了，所以我也不客氣，已託付令弟子招呼她們到客堂中休息去，明天絕早再來叩見吧。」

施團長的話在感喟中帶有傷懷的情調，而在老法師聽來也是覺得有深深的悲念咽在心頭。這是相互的靈感，也是他們都改變了！

接着這位飽經世變的軍人方一段段地敘述他近幾年中的行蹤與事業。他到過了許多許多的城市與鄉村，經過幾次肉搏的劇烈戰爭，曾被敵人幾次的傷害，總之他是從硝煙彈雨中跑下來，現在他奉了長官命令，又到本省的邊境上去佈防。因爲這樣戰爭，在中國是年年的慣例，當軍人的也沒有



怕上前敵的意念了！況且施團長雖是高級軍官，卻也是處處受了更高威權的嚴令，不知道自己的將來要怎麼辦。

種種談話之後，直到黑影罩滿了院宇，小沙彌將油燈燃上，他們喫過晚飯。

山中一宿像有許多更重要的話藏在施團長的胸中未曾說出。晚飯之後這位軍官到客堂中看過他的妻子，重復由弟子引導回到老法師的禪室中來。

清秋的黄昏後，禪悅寺裏直是寂靜得如在墟墓。他們在一盞高座的油燈下，對坐着矮的蒲團，守着一個烏漆的小檯，一壺清茗，一爐妙香正在那裏深談。院子中的金莖竹勁葉兒刷刷的拂着簷牙，帶出秋夜的聲來。除此外只有正殿上的梵唄連續聲，在做着讀經文的晚課。

施團長在這極靜的境中，臉上的容色也不似白天的蒼黃與浮動了。他是怎樣的一個善於體貼女子的武人。他因為興趣與誠心起見，將隨從的人安置在山下，同了妻子，一步步走上山來的；幾點鐘的疲勞，恐怕他的妻子不能支持，便先讓他們安憩了，預備明天絕早禮佛——這是他夫人的幾年前志願。因為平山是近處有名的靈山，而禪悅寺的住持者又是精研佛理的高僧。就是施團長雖是自已受過最新軍事經驗的教育，對於神佛這類宗教儀式的崇敬向來是不理會的，但這次的朝山卻有些不同。不但是順從了夫人的要求，而且在這他不自禁地心也動蕩起來。在施團長的豪爽與堅硬的心中，覺得也許有偉大奇秘的靈感出現。

他們談着，有時喝一口清茶。印空法師從他的憂鬱的智慧中早已斷定這次軍官攜眷朝山確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絕不是只爲松風下的一局棋，燈影中的一夕話。尤其是施團長沉憂的面貌彷彿內蘊着無邊無際的深思，聖礙，這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不禁有很重大的感慨了！從前他的灑落與勇武的精神，幾年中變爲這等不自信與執着的態度。兩個不同的心對照起來，老法師自己的心絃也有點躍動。

「老師傅……這次到寶刹來拜佛，固然是內人的願望……但是我還有可笑的要求……」在一刻的沉默之後，施團長終於不能再忍似地慢慢地捻着半黃的下髭說。

「老施……你一來我便猜得有些異事了。我們相熟多年，自然用不到客氣。」印空數着袖中的念珠。

「是啊！如講客氣的時候，我早就到我所經過的別處院刹去了……我這要求還是內人的主張。可是我也久有此心。你聽來好笑吧？簡單的很，我們想將那個五歲的小孩——他媽好容易同我替攜着將他背上山來，就是這一點爲了兒女的真誠——這一份又傻又糊塗的心情，請鑒納！我們想請求你收納這孩子做個寄名的法外的兒子……」團長這段吞吞吐吐的話，聽那微顫的口音，的確是從肺腑中流溢出的摯情的希求。他止住了不往下說，大眼睛中彷彿含有暈痕，仰望着這鬚髮蒼然的老和尚。

意外的要求，使富有機智的老法師一時竟含笑而又微愁地答不出來。在世俗的佛門中拜領兒子雖是常事，然而以教律著名的老法師卻從沒有過這類事。

「你是甚麼意思？」打不定主意的延宕回語。

「啊啊！難道你老師傅竟不懂得這點道理？一是爲了我這五十歲的人雖娶過數房，但兒子卻是第一次不能免俗的內人是想託大和尚的清福，寄名來長養他。其次呢，咳——這話太難說了……」

施團長顯見得是着重在此，他感動得利害，遲疑了一會，繼續他沉著悲切的語調。

「混了十幾年的軍人生活，其中的滋味簡直說不清。以師傅的鑒照，雖是終天禮佛誦經，但是知道的，——我不怕災難，不怕死，更不計算將來如何了局。胡亂着，誰又會得過了局？——不過有了拖累自然不同了！實話得從頭說起：這個內人是——就是我後來的側室，雖說是不出自有教育的人家，可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個良好女子。這不用多說，你曉得我是怎樣被棄了七八年的獨身生活要了她來！這段姻緣很快的成了。當初我不過爲了一時的豪俠意義，然而不料後來卻還有這樣的好結果。總之，這都是過去的話了。師傅不是俗人，當然不必追根究底地問。——現在這便是我的第二個理由與希望：像我若沒有一點牽累，在沙場上裹了屍算不得榮耀，可也沒甚麼放不下，但近幾年爲了內人爲了小孩子，這種苦樂的循環趣味，已經將我的心用碎了。方從南陽調回，過河北去，恐怕大戰期不過半年中的事……我真不敢想將來！我是一個軍人，年輕時便混入這等生活中來，福與罪不能提，可是

這一次怯得很！不是怯將來的敵人……所以我與內人的意見將這小孩子請師傅寄個名兒，或者可以給他添點福慧，就是將來如果有甚麼危難的時候，有一個世法外的，有道德的大和尚做義父，也許可以庇護他……不倫類的話說來惹人發笑，莫說我是無膽量的軍人，一顆心究竟是可以相通的，這是我們一點真誠，所以便這樣上山來面懇……」

這是一篇口述的詩歌，是一段動人的演辭。一個軍人竟有這樣懇切委婉的話。老法師在對面蒲團上聽着，一點無明的火燄已經在他的心裏燃燒出同情的光輝。這未來的因業，他沒有拒絕的遲疑。老法師沒有拒絕的話，只是從他那深鬱的臉上表露出苦惋的同情來，點着白鬚的下頷。

軍官又接着說了許多話：以前的軍人經驗，對於世事失望的態度，以及明天禮佛與行寄名禮的事。

老法師不多答言，只時時微喟，與爲同情而露出憂悒的微笑。

夜半了，一庭細雨在黑暗中催他們各自去尋覓過去與未來的夢。

秋雨後的次日絕早，軍官同了他那將近三十歲的夫人與穿了小海軍服的五歲孩子，在正殿上禮佛之後，便即時行了將孩子寄官拜老法師爲寄父的禮節。在法器的響動中，老法師披了袈裟，高坐着受禮，簡單而莊嚴。他們教孩子伏在法師膝下摩頂受記，老法師看見孩子清秀而頗有點古怪的面貌，不禁噢了一嚇！同時又感到忽然給人家的孩子做父親這件事，是有些蹊蹺與不安的。

軍官的夫人溫良活潑，恰是個時代的女子。當她與老法師行禮的中間，老法師微微向她注視了一下，彷彿曾經相識，而又迷離似的，心上動一動，而記憶卻不給他以完全的認識。

軍官的夫人也向着這老法師低首敬重，而若有深思，但這不過一瞬間的狀態，軍官對這法門禮節，十分歡喜！他過於相信老友與愛他的兒子了，眼角上噙着淚痕。

但因為軍務的匆忙，還沒來得及喫早飯，勤務兵已經上山來與他報告緊要公事。在九點以後，他們急急地享過法師預備的素食，便要攜着孩子上了征途。

他們都愴然！尤其是軍官再三執着孩子的小手，遞給老法師，悽惶地希望有此一來能以免除了孩子未來的災難！秋山疎翠裏他們匆匆的別去。

老法師眼望着他們下了崎嶇的小道，他的長睫毛下含有暈痕。

時間是予人以休息與變化的，有時因為年光的關係將人間的戲劇顛倒開演出來，將人與事的紛複奇妙偶合地自然地湊泊出來。這是宇宙中最能永把持住的最高威權，一切的變化都在聽時間的支配，運用，分解。

平山的山色自春徂秋仍然是舊有的狀態；禪悅寺聳立山巖與叢林中不失其尊嚴，然而老法師現在呢？不但老了，簡直是殘年了。

多令也像是人之殘年似的，沈冷而黯淡，朔風密雪瀰漫住山峯，澗谷，秃林，蒼石道上行人本來稀少，何況在這冬日的山中。一切生物都闕藏了牠們的蹤跡，只有三兩隻野兔在雪窟中奔躐，這又是個黃昏時，禪悅寺中的燈光遠射不出，只從負雪的疎林中透出幾點黃淡的明光。印空法師自去歲以來常常病着，龍鍾的軀體，雖有健適的修養也敵不過自然的演化，更抵擋不了心頭上迷惘的悲哀。他左腿的癱瘓，一年以來管束他只可倚在高枕頭上仰看淡黃色的天花板與窗外單調的风景。除了身體的痛苦之外，他的精神煩擾直是有生以來一個稀有的期間。不曉得是他修養後的靈悟，也不知是老年神經的過度衰弱，本來湛明無一物的心中總似有個沉重的東西在墜拖着；使得他常常在歎息與不安中空虛地度過。有時念着佛號，將類於明心見性的禪門至理自戒備着，然而無效。待到將這些道理放下的時候，胸中的雲翳與疑團便重行展布開。

一個大雪的夜裏，大地都披上了晶潔的白衣，全山沉默着。印空法師在不眠中覺得口渴，將伺候他的小和尚喊起，叫燉蓮子羹與他喫。一盞油燈一跳一跳地，雪花拂在木格的紙窗中作出微響。法師蒼瘦枯皺的臉彷彿一個古神的形像。外間的炭火泥爐中爆的炭聲，漸漸聽到。小和尚披了肥袖棉衣，瑟縮着蹲在一邊，正是一幅古雅的繪圖，然而有裂痕了！忽而有一陣急迫的敲門聲傳來。

印空法師在病中感覺分外靈敏，便吩咐小和尚去喊長工開門，小和尚睡眼朦朧着走出，約過了二十分鐘以後，聽見幾人脚步聲踏雪過來，都停在窗前了。依然是小和尚進來道：

「長工都不願意開門，說這時候不定有甚麼歹人，況且城裏正在鬧革命，殺了好多人。還是我說師傅的命令，他們從鐘樓上看清楚了，是一個叫化子。便開了，——奇怪！本來想留他到火房裏住一宿，行個方便，但這叫化子指名說要見師傅，非見不可！不要見他，他寧願死在山澗裏，又不肯說甚麼事，現在還同長工在窗外等着呢……」

印空法師這時垂盡的心思，忽然沉靜起來，便點點頭命化子進來，他很安然地，倒像是預期着的。一個披了破絮襖與溼重蓆衣的十八九歲的少年，立在暗暗的燈影下。沒有帽子，紛披着長髮，面色凍得紫腫了，而一雙大的堅定的眼睛卻仍然保持着嚴重有力的神情。看他的形態：顴骨很高，柔白的皮膚，與沉毅的精神。足以證明他不是常做沿門叫化的生意的，尤其奇怪，他上身穿得如此不堪，下面卻是粗呢的洋服褲，一雙爲雪水浸透的黃皮鞋。

小和尚在門外靜看着這一場怪劇。少年叫化子與病態的老法師互相凝視着，他們可以說是從不相識，但在神情的交換中，少年的記憶中，老法師的期待中，似乎全認識了。在這突然的相見之下，反而沒得言語。

老法師昏眊的眼中忽然放出光明的色彩，彷彿三月中清明溫潤的池水。臉上雖略有驚奇的表情，然即時歸於自然，便柔和的道：

「呵呵！……你終於來了……」

少年叫化子出乎意外地答：「呵！你知道嗎？我是誰，我還沒說出……」

老法師立時苦笑了一笑道：「難爲你，卻也難爲我了！好吧，你的經歷可以說說……」

少年得了室中的暖氣，將蓆衣卸在地上，看了看旁邊侍立的小和尚。

老法師便命小和尚去睡了，蓮子羹方盛上一盞，在案上攔着。小和尚雖然看得有些疑惑，卻禁不住磕睡，便到另一間房裏去。

室中只有這兩個奇異的人，只有這兩個爲因業所顛倒的兩個如枯柳如春雲的人物。

於是在少年的一陣傾談之中，果然是印空法師的期待到了！

是這樣的：少年是當年到這寺裏來的施團長的兒子，也就是印空法師的寄名兒子。施團長自從那次帶了妻兒，下山去後，駐防他處，不到半年便調了前敵，加入討逆戰爭，幾十天的苦戰結果在江邊的一個蘆洲上犧牲了。餘下的寡妻孤兒，便流落在未有戰事的縣城中。母親的賢明，她從苦痛忍耐中做着手工，居然過了十年以外的日月。後來她並且在那遠處的縣城內與美國的女傳教家熟識了，受了洗禮，因此這軍官的孤兒居然得受過教會中學的教育。

不幸！勤苦憂傷的生活使這軍官夫人在去年的秋日死去。她臨終的時候，纔對這十六歲的孩子切實告訴了些他從前一字不知的異聞。不但是說他在五六歲時在這個山上有一個印空寄父；並且說這個寄父其實就是他的真父！十六年的祕密從她垂危的深痛中說出來。她那年到這禪說寺中來



一見印空法師便完全認識，其實在上山時她是茫然的，她又最曉得自己兒子的激烈性格，她是真切的懺悔，囑咐他如有過不去的時候，只有到禪悅寺中的一條路。

但是這次他所以於雪夜中來到，卻不出那爲命運播弄的母親所預料。他自從母親死後，便加入革命黨的激烈派，這次隨了軍隊攻入縣城，已經有些日子了。卻不道忽而有黨派的清分，於是他這小首領，便立時在被緝之列。事情是如此緊急，然而他知道距城幾十里地的禪悅寺，爲了生命，爲了母親的遺言，爲了多年祕密的發現，他所以從苦難的雪夜中跑來。

他用吃吃的口音說明一切，老法師用清明炫彩的眼光注視着，終沒動，也沒言語。

窗外的朔風，狂吹起來，似是將人間的苦難被悲號吹散。

盞中的蓮子心已爛了，沒有苦味。然而誰也沒喫得下！

雪落深山後的三日，最以佛法聞名的印空法師圓寂了！隆重的佛家入塔禮儀行過。雖然在他那乾萎的屍體中也許藏着人類的一點留連的悲哀，但他終得到了他的「涅槃」。

那夜中來討宿的少年叫化子同時也不知去向。

又過了三日，縣中的保安隊中捉到一名C黨員，因爲用重典，——梟首，並且就懸在這平山的後山麓的大楓上，據說是在一個山洞中被鄉民告發而捉獲的。

這可憐的少年生物的頭顱，圓瞪着石卵般的眼光，在高處正對着印空法師遺骨的上層塔頂。

這是作者七八年前未曾發表的舊作，本擬加入重印的號聲集裏，現在這裏先發表。我們讀這樣的作品，即使不會明說，也總會覺得它有點像箱底翻出來的舊時裝，無論題材及處理題材的態度算不得怎樣陳舊，色調上總有點不大入時。但作者在重印號聲的自序裏說過：「有幾篇是現在我不願那樣寫了，可是也有現在寫不出來的。」這篇就是他自認爲現在寫不出來的幾篇之一。

文學編者附記。

# 「攪天風雪夢牢騷」

「景武你真能戒斷了這個稀奇呀……好事有見識！年輕輕的喫些這個幹麼……」一個四十六七歲的醫生躺在鋪了青羊皮褥的大牀右側，他那粗糙的右手中正斜把着一桿湘妃竹的鴉片煙鎗；一口燒煙方吸了一半，他便從青煙迷漫中向對面躺着的少年說了這幾句話。

對面的少年，滿臉上只有青蒼的皮色，高的顴骨，大而無定力的眼睛，瘦削的雙頰。這時右手伸向身後，正在摸撫着一件東西，左手的小指置在脣邊，也彷彿在用思想的神氣。聽醫生說出警切與希望的話，便將左手向羊皮上放下道：「子苻，你會不信他媽的！我從今年立志不喫……喫藥已經呵……三個月了，咱不再喫了！但我這是第二次戒！上一次在城中戒着，犯了……你知道，真喫不起……」

「哈哈！不想景爺還能說這樣話，可真不容易，到底有些進步！」一位坐在方桌前面正在用墨筆圈點一部溫熱經緯的小學教員，也是景武的族兄。他快近五十歲了，然而爲操持家計的勞苦，使他早蓄的鬍子變成花白，更時時現出老到莊重的樣子。

先說話的那位陳子苻醫生這時已將那半口鴉片對着高式燈一氣吸下去，便在牀上盤腿坐起，又將煙盤前的旱煙桿拿着，在空中揮舞，「過而能改」景武，年紀還輕，應該一力戒絕，也好做點事業，

像我們不成了，腦子壞了一輩子也沒甚麼大希望，是不是蕭然，你說呢？可是我過了今年還想戒真的……『回頭是岸』呵！一段話還沒完全說明，他早已又裝了一筒旱煙，嗤的一聲將新興的保險火柴劃着，於是空中的白煙又從他的唇中吐出。

蕭然放下筆，回過頭來道：「你嗎……我想不作醫生便可不喫煙，還當醫生便永遠不能戒絕！現在到那裏去愁這個喫！只要大爺有錢，再不有人供給現成。那裏也是一樣，就是景武能戒也不容易，或者近來手頭不像從前那末闊綽了的緣故吧……」

景武猛然地也坐了起來，右手仍然向身後摸着，用他那亢躁而微吃的口音答道：「對啦！窮的很！算了，過年時還向二哥……這裏，借了米，麥，方得混過去，現在除着喫。管牠的糧米存在囤裏，封了，不准動，能喝風嗎？我又沒處來錢……」他說時並不是深沈的忿恨，只是嘻笑的詛怨；且是這詛怨也並不是有力的，不過同看報紙上的瑣聞欄中張阿嫂被他丈夫揪髮打的哭了一場帶滑稽意味的詛怨，這是沒有何等關心的，景武廿五歲的日月中全是這樣的平凡過去，全賴在這一點的興味上過去！所以他雖然是賭色傷身，卻除了瘦，與眼睛時起紅翳之外，精神上卻比平常人都爽快得多，因為他根本上是忘天者，——說樂天也許不對，他不知有憂慮的連續與預計的思想，他也不容易與人反抗。他所好的是賭，無論何等賭法他都很精巧；再便是看說或評論年輕的女人們；再便是罵陣，——粗俗的，猥褻的，強烈的互罵；尤其奇怪的是「喫」了。他胃口強健得很，可以喫與他年齡相等的少年們兩個人的

食量，他又是能喫葷腥鮮膩的東西，又能喫饅頭沒有一點肴蔬總之，他是一個胸中一點芥蒂又一點障礙沒有的人；——也可說是一個坦實的，無辨別力，無持久性，無一點堅強的意志的，好東玩西跑的大孩子。可是環境已經將他引誘到放浪的淵中去。所以每每有人說他是無心人，是真實的人；雖然也憎惡他那種狂嫖濫賭的脾氣，與因此欠累下的債務。

凡是景武的歷史與其性行，他那位族兄蕭然是知道的頂頂清楚，當他坐起來述說的時候，蕭然又將他的已往的性行如記熟書一樣的記回來了，所以便接着說：「景武，你本來在這幾年中造作的過分利害了，你母爲你分了家，還了債務，好容易才將上一段彌補過去，聽說你後來又拖欠下幾千元！你絕不愁，她老人家替你封閉米糧屋子也許藉此要警戒你，如今這等世道，你再不知收束，怎麼得了？……你現在聽說好得多了，果然第一層能戒了鴉片比甚麼還好！……蕭然懇切地拿出長兄的態度在勸戒了：「呾老陳，你說不是你知道的，你雖然習醫習得更長進了，還究竟同我一樣的喫過幾年的苦頭！……」

景武吸了一支哈德門香煙似無力地歎了口氣，隨時嘴角與兩腮上現了自然的笑容，卻沒有話說。

陳醫生將銅邊的長圓形的眼鏡帶上，又取下來，用藍洋布的外袍小襟擦着重行戴上。望了望景武將頭歪向左邊，彷彿在相看他的面貌。景武笑着叱道：

「來……你怎麼……不認得我了……」

「不！我看你還有三十年的好運！醫生顏色故意的莊重。」

「呸！老陳，真有些『三教九流』，甚麼好運……」蕭然乘勢將抹有銀硃的毛筆插在筆筒裏面。

「桃花運！老爺運！還有遊手玩耍！至少三十年！嘴角下垂而內苞不露，財日角高起，必多良妻，有呢！」

聽的一聲，一件明亮的鐵器從景武的身後亮出，一根圓細的桿子正當在陳醫生的胸部；同時景武也蹲伏起來作出要射擊的姿勢。醫生不意的驚嚇與恐怖，使他如驟然沒了知覺似地向右側一歪，身子即時滾下地去，袖子撲在銅製的痰盂上，一盃髒污的水潑倒了滿地，而景武戰勝者似地狂喜，便立在桌上將一把十粒連響的手鎗高高的舉在空中。

一時除了被跌倒的陳醫生之外，滿了狂笑的聲音，蕭然笑着卻從痰水的上面將陳醫生扶起。

景武拍着手鎗的保險機，發出粗獷的譏笑聲，喝道：「叫你怕不怕……這一樣……啊！沒有頂門子呢！你真是老古董，這就嚇下去了！哈哈……」

陳醫生打抹着兩袖上的灰土，痰水的漬痕，一邊微愠的說：「你這個人本無道理，甚麼東西好終天拿在手裏鬧玩笑，設若走了火傷人呢？我真教你嚇壞了一樣！咱下次不再給你的二夫人看脈去了！」原來陳醫生近來常常到景武的別院裏給他的姨太太診治小產後的虛怯症。

景武又嬉笑着道：「看不看要甚麼緊！死一個省事一個，咱不管這些……」然而說這話時都是勉強得很。

「說嘴可以……若是二夫人見了又臊，又扭，埋怨一陣，又鬧，又哭，看你是句話沒有，成了糖化的了。誰不知道武爺的本領……」陳醫生又重復上了牀，將煙燈剔亮，同時用半黑的鋼針將小象牙盒內的煙膏挑起。

「喂！你甚麼知道！好呵！怕老婆有飯喫……」景武忸怩的自嘲了。

蕭然方出去喊了一個半披着舊羊皮大襖，繫條青綢圍巾的老僕人進來，很遲鈍地將地上的痰水打掃好。便聽見他們又將話頭扯到女人身上去了，蕭然撚着鬍子走來走去道：「老陳，你那趣事多呢，你這位續婚的夫人你多早曾忘過她的功德！你忘了上年在椒村同我們天天說起利害，可是有滋味，還得好好的侍奉……你說人呢。自己前室的兒子都各分出去，只同夫人一起住……」

「這正是一個舊制的新家庭。他們大了，娶妻，生了男女，我把地土分給他們，我呢？回家裏喫這碗東跑西去的飯，對得住兒女吧？你說，蕭然……」醫生方將上煙，他又住下，正式的在討論真切的家庭與社會問題了。

「本來也不容易，在如今這樣的時世裏，不講別的，喫碗飯不是容易的事，像我，七個孩子，三畝多地，又要人情來往，還得穿長衫，這怎麼辦……小學教員我當不了四五十個的小孩子，還得分這一級

那一級，累煩煞人！一月十幾元的薪水可以幾個月的下欠，還不如在家裏看着種地呢！譬如景武，這說正經話呢，你還是一味的哥兒脾氣，那知道人間的艱苦……」

景武又要忍不住要接着蕭然的話開頑笑，卻見茶色的棉門帘動了一動，從外邊一個十八九歲的鄉中少年，穿了黑毛豬皮的窩鞋走進來，便說幾聲，「五叔安……陳先生……爹！我找了好多時候，七爺的小鋪裏，利順藥鋪與……才知道爹正在這邊。今天『寒』上，我領了高脚張五去看咱的豬去來……喫了午飯，我又跑回來，雪後路真難走，看看這兩脚！」他說着便將豬毛鞋子抬起來，同時方磚鋪的地上有了好幾個水泥的鞋印。

蕭然還沒說甚麼，陳醫生卻喜孜孜地在打招呼了。「成均坐坐，好冷的天氣，你真能替你爹了一早上跑來跑去的……」

「不是這鎮上的高脚張五麼？他在這大年底下買豬可不能太圖便宜……」蕭然在從容的說。「就是啊，我也是這樣說，所以來同爹商議哩，咱那兩隻母豬從春天喂起，到現在他看了只給二百二十吊錢，多一個不出，這是買呢不……」成均是個鄉村中很誠樸的少年，也曾在國民學校畢業過，高級呢太化費了，便停了學業，只在家跟着蕭然讀點書；有時須同他家的老長工往田裏送肥料，割禾喂牛，作這些事情。他這一清早踏了霜雪走了六七里路，到這祥求鎮上來找豬販子去看了豬，又重行回來了。



他說完這些話後將瘦袖管中凍得紅紫的雙手互相摩撫着，在屋子當中的炭火上烤。這時陳醫生已喫了三口煙，方在雙眼朦朧的要午睡了，而左側的景武已經有了鼻息呼呼的聲音，那把連響的手鎗還放在身旁，映着鴉片燈光放出晶明的純鋼的光亮。

蕭然用左手的長指甲剔着右手的指甲中的穢垢，雖是似乎從容，然從他那雙眉上的皺紋中可見出他的躊躇與計慮了。他又問成均道：「北園你二弟壓的春韭怎麼樣？風擋子都打好了嗎……」

「他自己打了一半多呢。今年還好，不大冷，隔過年還有廿天，想來年底『集』上可以賣短韭黃呢……我看沒有甚『中頭』……」

「『中頭』是沒有的，可也省得閑着沒事幹，反正他愛管活……這就活……」蕭然說着，在面前似有一個堅壯短衣的青年，黑褐的皮色，兩隻凍皸的手，挑着兩柳籃的鮮嫩的韭黃。他在這一時中不禁想起自己二十歲時正背着小行李包走青州的大道去應科考……不同了一切都已改變！那時還想望着將來……或者至少中了鄉試之後，還能……最小的也可作「訓導」與「教諭」，雖是想而不得，都比眼看着現在的孩子們冒風犯雨以種菜賣豬爲生爲好！自然不同……他在晴窗之下回想着無限感慨的已往，對於當前更使他煩慮與不安了！

「尼弟，他能耐苦，整天的在園裏做着工，除了來家喫兩頓飯，夜裏一個人在菜窖裏睡，我想他害怕，叫他拿桿火鎗去，他也不要……那究竟是在郊外，這將近過年的夜裏……」成均這時得了暖氣，

臉上紅紅的說。

「還有去偷菜的……」

「年景壞了，難說不有。張鄰家一隻小黃牛前夜裏不知道的便爲歹人牽去。」

成均這句話很有力量，似乎給蕭然提起了甚麼心事，便立刻想起家中的小牛，與賣而未成的豬。……還有惟一的用具「木車」，再則東小園北屋子中的幾架子舊書。於是他便立起來，決然地道：

「走罷！我同你回去看看，過一半天再來這裏。」

成均也撫摸着臉立起。蕭然便忙着紮腰，帶上舊絨線織成的厚暖帽，提起每天不離身的黃銅水煙袋。看看牀上那一對煙人都不約而同的入夢了，便走到門前提高了喉嚨將那方進來收拾痰盂的  
老人喚過來。

「你說……我有事家去了，過兩天就來，好在太太吃藥這幾天陳先生的方，不礙事的……你  
少爺說……不用他出來了。就是，就是……」

老人彎着腰方要說話，蕭然卻匆匆地微俯了前肩從霜風中領了成均出去了。

牀上的燈還無力地明着，陳醫生與景武各自在做着甜適的夢。

在道上冷風吹着郊原中枯萎的草根，風是那末的尖勁，河隄上的乾柳枝軋軋的似在唱着哀歌，

三個五個的凍雀也不大高鳴，只在斂了毛羽互相假併着，向着西斜的陽光。雖是雪後的四五日了，低窪的道上還滿是滑的泥，而向陽處似乎較爲乾硬了。滿野的麥田多在濕泥下低着柔軟的頭，無抵抗的，聽着長空的吼聲。蕭然走在他那兒子的後面，覺得頸頸上的衣領似是短了許多，尖冷的風從衣領上刺入；同時覺得脚下也有點麻木，雖然他還穿了碩大的氈鞋。他看着兒子矯健地在前面冒着風走去，且是來往兩回了。這難禁他有老大的感傷！他在道中還斷續着追念當日背着包裹步行二百里路往府城趕考時的興致，——那不僅是興致；也是少年的「能力」啊！他想：那六七月的烈日中走，一天可以趕上七八十里的長途，有時碰到壞的天氣，還須在雨水泥淖中走，這無礙，一樣到了。以後「聽點」，「背籃」，「做文字」，生書也忘不了。閑時還不住腳聽戲，上雲門山……考掉了也不是支持不住……如今讓與他們了！差不多一轉眼的三十年……由考童，而中學堂，而單級養成所，區視學，私塾先生……小學教員……現在還成了鄉村的醫生……這條路自七八歲時走來回，那一塊土田，那一顆樹木都依然啊！已往的追尋，當前的生活，他豈僅覺得惘惘，直是聯記起前年的自作：一縱橫老淚爲家計，恍惚青春付逝波」的「歎老嗟卑」的句子來了！

由祥求鎮到他那小的村子中不過六七里地遠，中間須沿着白狼河的支流沙隄上走一大段路。這在夏日雖是晚上由那裏經過，還可與納涼的農人們相談，現在只有河冰在薄黃的日光之下，被風掠着作呻吟的嘆息了。沙子也似乎如冬天的可畏，踏在脚下，令人沒一點溫暖的感想。蕭然低頭默誦

着他的句子，忽然聽見前面成均正在與人說話，他抬頭看去，原來正是繹吏吳笑山。

「啊啊！蕭然大爺，久遠久遠好冷的天！你不在家裏看書跑向那裏去來生意好吧……」吳笑山見蕭然走近，立刻離開了成均迎上來，面上堆了通常的微笑在說。

他是五十歲黑鬚子的人，青布馬褂，灰色土布舊羊皮袍子，肩上背了一個大的褡褳，左手裏卻提着一根粗而短の木棍。蕭然不意驟然遇上了這麼一個顛預的人，打破了自己的回想，尤其是他那「生意好吧」恭維話，使得心中不舒。

「吳……你怎麼咱不是買賣人，甚麼生意不生……你不用說，方從我們莊子裏來，聽說爲這次『預征』又忙了……」蕭然明知他有話要向自己說了，覺得還是自己先說吧，免得叫他開口，以爲自己裝門面。

吳笑山的雙頰格外起了些三角形的紋摺，稀疏的眉頭也蹙了起來，卻故意鄭重地將蕭然的有補口的袖子扯了扯，到一顆大的柳樹後面，似乎他的話恐怕被河岸上的許多晶明的沙粒聽了去；或者是向枯柳後取着暖氣使他的話不冰冷凍人。

他彷彿懇切地說了：「不瞞你說！真呢！叫人跑斷了腿。這種事情不是人幹的，一年幾回了？這用算嗎！你大爺還有甚麼不知道，狗不是人，像我……我辭了幾回了，本官偏一個字的『催』，這碗飯才不能吃呢……這一次十元的『預征』快誤期了，上面的電報已經來了三次，委員來到縣裏都是拍着

桌子問縣長要……苦了我們的腿多的有兵隊帶了原差按門去坐催，可是還有小戶呢。倒霉，倒霉！我們火急的到各鄉下去『催』不來的，只好我們『取錢』先墊。啊呀！『取錢』在這年頭簡直遇着鬼，四分，五分的月利是平常事。苦不苦？我們耽多少干係！大爺誰不知道誰家中過這樣的日子，誰有餘錢？你那莊子我墊交了七百多元……咱……」

蕭然強着向他似表同情地微笑。

「咱更說不了……你那宅上還能欠的下？但急了，我已經先墊上了，三兩六錢五，差不多了……好說……碰得也巧。咱比別家不同，每年的交誼，年前後還付不晚——也不過就是這些日子，特爲告訴一聲呢……你」催糧吏說完之後，又照例的向四下裏望了望，卻轉過話頭來向站在一邊的成均道：「不冷麼？到家可得多喝兩杯燒酒……」

蕭然沒的說，末後只有「費心」兩個字囁囁的送到無邊的空氣中去。

他同兒子一直看吳笑山向自己來的路上走遠了，方向那一片疎林的左角上到自己的莊子上去。

鄉村中安睡的最早，當蕭然同他的妻與七個兒子吃過粥飯，豆腐，及蕃薯之後，又將借得莊子裏公共看守的一支火鎗檢點了子藥，看明了火門，並一個油漆葫蘆——盛藥用的，都十分小心地交付

與他的二兒子向莊外的菜園中去了。以後，又吩咐了成均與他十八歲的三弟夜中換班起來喂豬，看門。看着蓬頭的妻抱了三歲的小兒子到裏間的暖坑上先睡去了，自己站在土打的外間地上捻着鬍子走來走去，似乎將所有的心事都回「立意」一般的立好了章程，卻尙對着壁上掛的一盞薄鐵做成的煤油燈出神，因為燈上沒有玻璃罩子，一縷黑煙燻得牆上木板的彩畫也黑了一半；卻還看得出黃天霸的眉毛與手脚在燈煙底下耀武。密櫺窗外的北風呼呼地吹着，他想「今夜的水壺又要結很深的冰了！」忽然他又記起一樁事，便開門向東院中走去。

那是不滿十米平面的一所小園——他家裏的小園，北面的三間茅屋佔了一半的地方，其餘靠南牆下便是牛棚了，一株大棗樹在黑夜中矗立着，發出粗澀的歡聲，一塊大青石在樹的下面——若在夏日這正是他們一家的樂園所在了。他立在牛棚前面，彷彿在靜聽甚麼，然而只有牛舌正嚼芻的遲緩聲音，外面都冷靜得很，連好吠的犬也不出聲。於是他便將北屋的外門開了，摸着腰中的火柴，將白木桌上的矮座煤油燈燃着。雖然滿了塵土，卻終是有玻璃罩的，屋子中便驟然間明亮了。

一大舊木几的線裝破套書，卻不少，差不多堆到屋頂。外間掛的沒有裝裱過的幾幅墨筆山水，污舊的程度也同多年的收藏品差不多，煙煤與塵灰交織在上面。他端了燈到無門的裏間裏去，蓆牀，木案，還有硃墨的破硯，與幾枝小大的毛筆。這雖然是茅舍土牆，然而這卻是他最能適意的地方了。他坐下，冷氣冰得雙腳難過，從硬的土層裏彷彿冒出一「鬼手」。他立起來了，將自己的醫書又檢

點了一回看看紅木匣內自己多年習刻的印章還是如舊的排在裏面並沒丟失他滿意了對於成均在鎮上所說的話無所介意了！久已不動的一盒乾了的印泥，他重從白木案的抽屜中取出，使將幾年前刻的印章選了一塊，呵着手指將印泥蘸了又蘸，他又從席牀上取過一本醫宗金鑑，使齊整地印在封面上。印泥的顏色雖是黃些，卻未凍乾，那在煤油燈的圓影之下很分明的是印着「攪天風雪夢牢騷」的七個朱文細篆。那「攪」字特別刻的好，他想他這時又將白天聽了兒子話的心事變爲自己藝術的欣賞了。

夜是這樣的長，風還不息，窗前棗樹的乾枝響得分外嚇人。他遲疑了半晌，冷得手都發顫，又沒事辦，便吹滅燈，帶了這本醫宗金鑑重復經過牛棚前面，回到同妻與一羣小孩子睡的屋子中去。

因爲他想風吹的冬夜裏靠着枕頭看書，是有深沈的趣味的，雖則書不須看，又不忙着看。也或者是所謂「結習」了，然而他想到「結習」二字，便又詛恨着「儒冠誤我……誤我」了！

妻子的鼾聲並不使他厭惡，然而他拿着「攪天風雪夢牢騷」的醫宗金鑑，卻看不下幾個字去。老陳的煙與燒酒的欣樂；紅眼睛與燒煙的姿勢；景武的天真的無知；明亮的鐵器形……吳笑山的話……因此想到二百二十吊不賣的兩個豬！從春初喂起，這是一年的最後孤注了！……他那能看得下醫宗金鑑，一口深深的氣從胸中吐出，朦朧中是「三兩六錢五」換成的銀元，白亮光耀！同時兩個肥笨的豬鬃黑得可愛牠們跳舞起來了，如同被風雪吹得交合了，眼前分不出白與黑。

三天以後，還是蕭然與那陳醫生，景武，在景武的堂兄家中相會了。原來他堂兄一雲從遠處跑回家來幾個月，專侍候醫治他母親的肺病與肝病的，也曾吃過西醫的藥，並不生效驗，一雲的母親簡直不能下牀了，三天五天的須幾個人輪流着在一旁伺候，只是手足抽搐，肺張，痰喘，一雲終天浸在憂愁的淵中！向左近地方請些有名的中醫來，病是有增無退，所以他自從回家之後輕易並不出門，只是在病人的牀前或與諸人討論方劑。蕭然是他請來陪醫生的，也是因為蕭然懂得醫理，可以診脈，料理湯藥，景武也常來陪着陳醫生談天。

這天是一雲特為給陳醫生餞行，因為他要回家；其實呢，也是看病重有些「知難而退」了。

一天微雪後的黃昏，地上似鋪了一層薄白絨的毯子，在一雲的客屋裏，當中點着一盞白磁罩的銅質燈，空中懸着溫明的光映照一室，還是那彎腰的老人來回端着幾樣菜放在一張圓桌上，桌前一盆炭火，燉着一大壺蓮花白酒。

一雲為憂悶及不大安睡的緣故，眼睛紅紅的，臉上沒有一點光彩，似乎蒼老了五六年。雖是勉強着在應酬，然而他知道他有一個大不幸的事要發生了！母親的病已經將他的一切思想統行消滅，有時只望着彩紙糊的天花板呆呆地楞着。

陳醫生今晚上要居心多喝酒，然而卻不能很豪爽地飲下，似乎心裏究竟有些不痛快，還有時不



住的與蕭然討論着甚麼蕪仁薤白湯與黑錫丹一類治痰飲的中醫話，然而也是有些勉強了，蕭然也只能搖頭不語——爲了在病家的緣故。這一場冬晚的酒趣便大不容易歡暢了。

正端上了一大品鍋的清炖的豬與雞肉，景武搶先吃了幾筷子，卻嘔着舌頭道：「好鮮……這非使了好口磨沒有味道的……」

「景武對於吃上真可以，又能吃又有講究……」陳醫生想換換談話的題目。

景武夾了一筷子的肉，聽話，便抬起頭看了在座的人一眼道：「人生有肉便當吃！一輩子容易的！很誰還能帶些去……」

一雲忍不出一陣心酸，便故意飲了一杯的白酒。蕭然歎口氣方要說話，門外卻有一個青年女子的呼聲，喊着請一雲家去。一雲知道又在商問用藥的事了，便揭開風簾出去了。

蕭然向景武道：「老弟你終是這樣說話，也不管人聽了難過不難過……你只知滋味好吃——你知道這肉多少錢一斤！」

景武嘻嘻着笑臉道：「你真傻！這也沒甚麼相干。」

「我先乾一盃，哎！」陳醫生失敗似地感慨，惟有勉強飲酒了。

「沒甚麼相干，買肉的不難——也難說，可是賣豬的也真難過！你只能在家裏打手鎗，耍牌局，你知道這年下的滋味。橫豎你家裏的事都不用你操心……」說到這裏，蕭然不禁默默想起他那兩個

可憐的豬來了！

「我的相面術何嘗錯來！」陳醫生又呷了一大口酒。

嗤的一聲笑，景武裂了裂嘴角，即時一大片精肉已吞在喉管下去了。

「那末你相我呢？」蕭然無聊地問。

「實話——你今年還有兩個母豬的生利，可以過得『肥年』，不像我們這一無所有的。」陳醫生也想到他自己的艱難了。

「甚麼誰知道誰？你不要開頑笑了。兩個大的豬，不錯，早已收在吳——糧吏的搭籠中去。『三兩六錢五』的『預征』，十元一兩，七吊五百文的一元錢，不錯，這一年的希望賣了賤賣了，簡直打了折扣，過年麼都空了一切的預備都完了……拿甚麼來還年底的欠賬……」蕭然的遺恨都到唇下盃間來了。

「嘻嘻！老大哥真是書獃子！我就不管人生吃得吃，喝得喝，管得了那些好不好一顆子彈完了！——你不信我欠上上萬的利錢，家中不管，我也不管。」這是景武的慷慨話，不是酒後也不容易聽到。

陳醫生也同時鄭重的感歎了：「這樣的世道，只好託身『漁樵』了！甚麼幹不的，不就大將軍，不就向荒江——『獨釣寒江雪』……」他說到末一字，便向簾外看着輕飄的雪花。

「我就不那麼樣！」景武已經停下烏木筷子了，一有便先打死兩個出出氣，土匪官匪一個樣，苦了咱這老實人……」他居然將右臂彎了幾彎，然而接着靠在圈椅上打了一個深長的呵欠。

「正經話，你多早給我刻一方圖章，我要叫『獨釣叟』……蕭然！陳醫生說。」

蕭然因他說印章，便記起他那醫宗金鑑上的一攪天風雪夢牢騷」的印文——當夜的怪夢第二天的兩個可憐的豬離開……到豬經紀手裏去了！「焉知這豬的肉不已被吳笑山吃在肚裏去，牠那皮子已經在他那神行的腳下呢？」

飯已吃過，主人終沒出來。雪又大了，陳醫生揭起風簾看一看道：「蕭然『歲云暮矣，風雪淒然』」看來我明天又不能走了，且自陪我做幾天好夢吧——『人生行樂』又何必這樣牢騷……」他居然成了酒後的詩人了。

蕭然站在微明的火盆旁邊靜靜地還在想他那朱文印章上的句子。

十六，九月中。

第七輯



## 春雨之夜

黃昏過了，陰沈沈的黑幕罩住了大地。雖正有清朗的月光，卻被一層層的灰雲遮住，更顯得這是一個幽謐，淒哀，靜美，蕭條的春夜。

燈影被窗隙的微風拂着，只在白紗的牀幃上。一來一往的顫動。我那時正自拿了一本現代的新詩集，中有包桃林（Bottomley）所作的一首，是悲哀之夜，裏面有幾句是：

我聽見落葉松林中如流水的聲相近，

發出了聳動啊，靜止啊和那種搖音。

在寂寞的夜裏，未眠之前

我儘能聽聞。

我口裏重復念着，正在咀嚼那「寂寞之夜，未眠之前，我儘能聽聞」幾個字，彷彿這種文字裏有濃厚的味道一般。我便想寂寞之夜啊！今夕……想到這裏，不覺得便將很厚的一冊洋裝書掉在牀上，卻原來有一種細微淒涼的聲音，來衝破了這個寂寞之夜。那種聲音打在窗紙上；流在樹葉上；點滴在門外的菜畦邊，而輕鬆的土壤上，都似奏着又靜又輕妙的音樂，一聲一聲打到人們的心弦裏。起初

還滴答滴答地作散落的響，後來被陰夜的東風催着，一陣陣淅淅瀟瀟，竟是完成了這個寂寞的春雨之夜。

有這等輕靈淒咽的雨聲，似是衝跑了寂寞；然而使人聽了比靜守着寂寞還要恐怖，還要感傷！

和美的聲音，是容易觸發人的哀感，而幽淒的音響卻不能給人以愉樂的同情。幽淒的音啊，你怎麼這樣的容易使人回思，使人幻想到那些微小的事實上去！這等事實，是深深地埋在人們底心的深處，永遠，永遠用血花包住沒有凋萎的日期，一得了幽淒的音響的滋潤，便開了蓓蕾，放出醉人而悱惻的芳香來；不過這等思想的芳香是使人如嚼諫果，由辛澀中得出甘的味道。

燈影依舊的搖着，連白紗的輕幃也沙沙的響動。一陣陣細雨的聲，使我重回到幾年前的夢境——或是八年前的夢境，或是虛偽的夢境。——腦中的幻想，重重演出：荒野沈黑，輪聲激動，細碎的雨點，打在玻璃窗上作清脆的音響，哦！又是一個別樣的春雨之夜。

那夜是三月末的一夜，在一輛火車裏，慘慘亂搖的燈光，映着這一連十數輛的客車，在無盡的荒郊中慢慢的行去。那時不過晚上十點多鐘，雖是春夜，卻因在日落以前下了一場雨，料峭的東風，吹得車中的人，都打幾個寒噤。車中的旅客也不多了，我那時靠在窗下，閉着眼睛，只是恨這天火車的輪機，怎轉動得這樣慢！雨中的汽笛聲，也非常沈悶，像啞了喉嚨的老人拚命的呼喊一樣。而越聽得出車外

雨聲的清響。使人雖覺得精神沈悶，卻只怨車行的太慢，絕沒有一點的反感，因為雨的來臨。

我正想入睡，只是不能睡着，忽然有種清切的聲音，由對面傳來道：

「哦！你起來……起來呀！看看有星星在天上了。」

我不自主的睜眼向對面望去，原來是兩個旅行的女子。一個大一些的，一身淡素，一看便知是個在中學的女學生。那個小姑娘也不過十三四歲，梳着兩個辮子，右手持着一張時下流行的畫報，左手卻墊着腮頰，俯在那個女學生的身上。她肩窩一起一伏的，像是在那裏哭泣。那個大幾歲的，聰慧的面目上，也帶着憂鬱悽惶的樣子！手裏拿着沒有織成的墨綠色的絨織物。一邊用手撫着那位小姑娘黑而柔的髮辮道：

「好妹妹……你不聽見雨聲小些了嗎？今天晚上……待一會星光有了，明日啊……我們就躺在母親的牀上。你忘了嗎？母親叫你畫的那張水彩畫……我和你釘在母親鏡臺的上面……唉！你笑了嗎！」

那位小姑娘果然站起來拭了拭淚痕，兩隻很明黑的眼，望着她姊姊。一回隔着車上的玻璃窗子，聽聽外面的雨聲，便又似有什麼歡喜的大事一般！兩隻手搭在她姊姊肩上，作自然而美的笑容。但是那位大幾歲的女學生，淺灰色的衣襟前，已是潤溼了一大片。她只是呆望着半明的搖動的燈光，彎彎的眉痕，時而蹙起；時而放開，眼睛裏便發紅暈。一回兒撫着胸口，裝作咳嗽，又像怕她妹妹知道，一回兒



強笑着拉着小姑娘的手，很慰藉的柔和的親愛的和她低語的輕談。

雨聲只是零零的不住，我看她們那樣的天真，忘了車輪轉動的快慢，惟有一種純潔而完美的感動！就是自然之愛的同情。至於她們各人心底爲什麼悲哀？爲什麼愁煩？或者只有輕妙的雨聲，能聽得出來吧。

雨聲沒有停住，車輪卻轉得快了。到了最後的一站，我們便冒着雨，挾着行李，下了車，各人都帶着冷縮而疲倦的神情。這個站是個鄉村商業的市鎮，除了幾十家工廠和舖店外，卻是沒有什麼人家。道路上石子沙土被雨水膠合在一起，又沒有什麼車輛，委實難行。我們這時只望有個屋子休息便就得了，因爲那時已近半夜，一日的旅行，加上春雨的苦悶，確是疲勞得不堪，於是我們這一個客車上的同行人，便一起被一家棧房邀去。他們有些人扛着行李急急地走去，我只是癡癡的走着，想着。

半夜的冷風，挾着雨絲從斜面裏只是往人臉上打來。我在前面時時回頭望那兩位姑娘，還在後邊。小幾歲的緊緊倚在她姊姊身側，她姊姊挾着一個旅行用的皮囊，舉起遲緩無力的脚步，緊蹙着雙眉，隨着我們走來。這時去站不遠，電燈的光遠可照見。

棧裏的房子很多，我便同好多作工的人住在一間寬大的屋子裏。十二點了；一點了，雨聲漸漸停止，唯有門前的樹上積在嫩葉子上面的雨水，時而流下來的微響，尙可以聽得見。我翻來覆去兀是睡不寧貼，又覺得身上微微有點痛楚。屋子內尚燃着油燈，看看傍邊那些工人都呼呼地睡得非常沈酣。

雨後的夜裏，愈顯寂寞，窗外水道裏聽得出流水潺潺的聲音，馬棚的蹄聲過一會尙蹣跚不已，我竭力要想睡去，無奈總睡不好。喔喔的雞聲啼了，天快曉了，荒村中的春雨之夜也將終了，方朦朧睡去。

第二天仍然陰雲密布，沒一線兒陽光。清晨的冷空氣，使人得着新鮮的感覺。我的事務不能再遲延了，便雇好馬匹，要踐着泥濘的道路走去。

我正在院子裏徘徊着走，看竹籬裏萱花的綠長葉子，紅黃花蕊，着了昨夜一場時雨，非常的嬌美。忽聽得隔壁裏有女子呻吟的聲音。那邊室門開了，昨晚在雨中同車的那位大幾歲的女學生，微蓬着鬢髮，立在門口。我看她的眼圈卻紅腫了。她一邊望着陰沈的天色，一邊帶着吁氣的口氣向室內喊道：

「你不要着急！今天到家了……到家了！母親見我們回去就好了！你不要急得發燒……啊！」

## 伴死人的一夜

燭淚如線流在油膩的木桌上，燭花卻大得很，黯慘搖盪的光，照得黑暗的牆角，越法看不清楚。屋子當中一具火爐中一個個半黑半紅的火球，放出慘綠的火燄。方正跛足的木桌上面，安置的東西多得很，燭臺，禿而粗大的筆，零亂的紙張，點心，花生，更有滿盛着煙葉的木盒。

偶然聽得爐中的火聲畢剝，卻同裏間一個老病的管事人的駢聲相應答。他是一個二十年前的，京中的騾車夫，專伺候大人的騾車夫，到現在沒有好的生計，所以他在這個荒僻的義地病院裏作管事人。他每談起尙念念不忘他的以前生活的美滿，與多量金錢的收入。

幾個人，或臥着，或斜坐着，都是沈默得沒得一句話說，身體都明明有些支持不住，卻又再不能睡覺去。我在房子中間走來走去，望門外看去，一個將滅的紙燈籠，地上還有些沒會燒盡的火星，秋夜的冷風，吹得火星滿地上亂跑。我望望火星燈籠，再看到院中的西屋，距我立着的屋子，只有十步遠，使我陡的起了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再回看他們在靜默中，越使我精神與身體都難過得不知要怎樣處理！又恨不能早早回去，使我在悽清慘淡，恐慄的秋夜裏，第一次試嘗這種況味，然而我心裏，卻同時責我，不應作這種無理性的思想。

我心裏被說不出的異感衝動，震搖，而一層層恐怖與悽慘悲哀，使我如同失了知覺。忽聽得靠北壁的牀上，他在沈悶的夜裏，長吁了一口氣，音哀而顫；於是她的口音，遂破了屋中的岑寂。她說……我沒法再往生……活的路走上走去……他出來將近整年……竟想不到死……這裏……早知，我……不來呀！還得叔叔們在此……使他裝殮……妥貼……我實在永不會忘……但……

她的哥哥，是個體弱黃瘦的人，這時只有斜支着頭，在椅背上流淚，我們立在室中沒得言語。後來她的哥哥慘促的道：

「他已經這樣了！你連夜坐火車奔到這裏……哭……心痛……又怎樣……他……你還有兩個孩子呢！」

她本來躺在牀上，聽到這裏，卻用力坐了起來道：「孩子怎樣？三哥，你……還不知道我將來的苦楚嗎？家中人口又多，財產又少，我處處難過！咳！將來的日子……我決定了……孩子託付與三哥，我呢……再沒有生人的勇氣……」她說到這句，喉嚨中微弱顫促的聲音，已經咽了回去。他重複倒在牀上兩手掩着額部。室中又即時靜默起來。只聽得我們四五個人中，時時間作的歎聲和我同來爲死人料理的那位，他是我的一位族兄，銜着一支將燼的紙煙，時時用手捻着唇上的黑髭，他於是深沈鄭重的道：

「雖然……但還須往後面想，他這種急症，我實在替你不幸！可憐他由學校，搬到這個荒涼的義

地病院裏，他臨死的時候，目光沒了，瘦得再也不能翻身，然而他還時時用乾枯的手抓席子，屢屢的用聽不清的口音說：『沒來呢！……沒來呢！……』今天上午，他……你到了將近半夜方趕到，可憐……你也不必作甚麼思想，可是呢，你家裏的難况，我們都知道的，將來吧，小孩子還可成人……」她也沒得言語，而她悲悽的嘆氣聲，一變而為似哭非哭的呻吟聲！

室中的爐火，已經賸了微光，院中的燈籠，早已熄了，秋夜的長，已經過了多半，還聽得檐下樹上的宿鳥，時而發出爭巢的聲。除此以外，更沒有一點聲息。我時時望院中停靈的西屋，就想到矮矮的木牀上，有個未入棺病死，乾枯的青年屍骸，可憐哪，他才二十二歲！

疲乏不能勝過在這夜中奇異之感的逼迫，使我回想到他——死者——年年的生活。我本來比他大一二歲，雖說是叔姪，遠族的叔姪，——的行輩，卻絕沒拘束，不過我在外已久，不能常得見他。那想他來求學，竟死在此處！唉，人生的命運！死後她的悲哀，突由室外吹進來一陣將明的冷風，使我打了一個寒顫，回頭看看他們，仍是如泥土塑成的一樣，靜默着，而窗外的曉光，已從田野中穿櫺而入，室中漸漸變成白色。

靠近義地的晨雞啼了幾遍，天色已經亮了。於是我們同來的都復如活的一般。我覺得室中悲慘悶滯的空氣，幾乎將我窒死，遂也不顧秋寒，先跑到院中。而第一先注眼看的，便是西室的木板風門。院中清冷得很，幾叢矮菊旁，睡着一隻黑毛大身的獐狗。我方如夢醒，叉手立着。忽然外邊有個伺候病院

的老人提拖提拖的提把水壺走進來，他看我在那裏，便道：

「辛苦啊……飲些熱水吧。」

我也正要喝些熱水，不想我話未及說出，一陣拍外門的聲音，非常響的大，這個老人很從容的放下水壺道：「唉……好早……送棺材的來了。」

十年，五月。

## 自然

她常常是這樣的，每逢在羣人聚會，或歡笑的時候，她總是好目看着天上輕動的浮雲，或是摘下一片草葉子來，含在口裏，眼中有點微暈的流痕，在那裏凝思着。這天我們正在野外，開一個某某學會的聚餐會。正當我們將帶來的果品，食物吃完之後，各人談着，而且欣笑的歡呼着，或者坐在大樹的根上，或者在水邊，看水中碧綠微動的荇藻。一起有男女會員三十多個人，都以為這天是很快樂而舒服的日子。正是新秋的天氣，過午之後，還帶有餘熱的日光，一絲絲金黃色的光線，射落在濃蔽的樹葉之下。微風吹着距離不遠的一所舊寺中的鐵鈴，在半圮的塔上響着，而在林中有幾顆不多見的銀杏樹，也鼓動起扇形的細葉，槭槭的和鳴着。多快樂而清新的天氣，人人都覺着有無限的欣慰，跑來跑去的說笑。

獨有她自然仍是坐在這片森林的西北角上，靠了塊大石，向着對面幾顆樹上，彼此一啼一聲鳴着的小鳥們，癡癡地看。我本來和她熟識，而且很知道她的，每見她這樣，我覺得替她深深地擔了一重憂慮！這回，我也在這個野餐會中，照例同一些人說了一回閒話，我心裏彷彿有點事記起，回頭看她的時候，果然又不見了。於是那重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憂慮，又重行蕩落起來。我便轉過一條不很平整

的小道，穿過陰密的樹林，轉幾個灣子，方看見她癡癡的坐在一塊大石前面。

我走過去，在一顆數抱的柏樹下，便立定了，也沒說話。她似乎知道是我來了，但她還在繼續作她癡想的工作，未曾動一動身。我便帶了悲歎的聲音，向她說：

「老是這樣的孤寂呵！你看人家都是出來尋快樂的……」

她如沒聽見地一般，眼睛裏卻有點紅暈了。我更不能不繼續我的話了。

「人在自然界裏固然不可時時爲自然所征服，但也不宜過於違背了自然，你看在這個清新空爽的野外，一切的自然，都是有待我們去賞玩的，涵化的，你終是這樣的沉鬱而慘淡，雖在這樣新秋野外，似乎這偉大的自然，並不能感引起你的興趣。你的身子，又素來弱些，如此長久下去……」

我沒有說完，她在癡望中，作勉強的微笑道：

「自然麼？只不過騙騙小孩子罷了！」

這句話真使我過度的疑惑了！平常我也雖聽到她好作絕對懷疑的話，不想她竟然懷疑到自然本體上去。我突然覺得我對於她的話沒可置答了，她向我看了一眼，點頭歎道：

「你過於懂得了！自然的花，只須開在獨立的樹上吧。你以爲天半的雲霞，郊外的鳥聲，都是自然之靈魂的表現。不錯的，然人類活在世上，不也是自然現象之一嗎？然而人生的自然之花有幾枝會開過，幾會將自然的芬芳，傳遍人間罷了！再不要提起了，你看我只是小孩子嗎……噯……」



我聽她淒咽而悲感地說了這段話，我不禁將頭低了下去，我同時很懊恨不應該不加思索說出上面勸她的話來。因為熟知她的情形如我的，也會說出如同不關心而隔膜話來。我更同時想到她的家境，她的深慮的悲哀，並她的無故的被人，——被缺乏同情的人們的誹言。一一的印象，同時在我腦中映現而籌思起，我真誠的悔恨我不應該說那些話。

夕陽斜掛在林外，幾個小的飛蟲，嗡嗡的由身旁經過，她仍然癡望着樹林中，眼裏紅紅的，我也沒得話說。暫時的沉默，我覺得人生的痛苦，不必是在監囚與飢苦中呢，正不必是在絕望的失意，與特別的境遇的，片時的無聊，而深鎖着永久的悲鬱，微末的感歎，包括了無盡的同情，人與人的中心的關切，共照到深深地痛苦之淵中，這片時的不快，正足以抵得過長遠的有形的鎖鍊，來束住身體呢！

她用毛巾，揉了揉眼睛，冷冷地道：

「我們，自然更是人們所嘲笑與輕侮的女子呵！若不知屈服與心悅的卑辱，那末，人間就要騰起了嗎？甚麼人的心腸，都幾乎是冰與鐵作成的。他們爲甚麼只知在口頭上作輕薄地冷酷地說與侮辱，他們都自命爲智識者啊！……這也不必提了，……一個人何嘗得自然的生着；自然的任着天性，而能在滿浮了灰塵的世界上立住呢！誰能彼此作真心的慰藉家庭吧，親族吧，虛僞與假作的面具，冷淡與應酬的言語，夠了；足夠了，而傷人的火，就在足下燃了起來……還說甚麼呢，何必向事實提呢？自然

啊，只是草上的小蟲，與葉中的歌鳥，或者尚能分享與發揮一點吧！人嗎……」說到這句，她便將許久鬱結的心情，齊湧上來，將頭俯在臂上，雙肩有點震動，雖在平日她是不肯輕洒一點淚的。

我勸她甚麼呢？我這多事的來到。這回卻使我踟躕的不知要怎樣辦了，其實我也正在深沉的感想。回想着人間的片刻，片刻，所層積與壘集的事，曾經到在流水的小橋上的微語；在牽牛花開滿了的院中留連；由山頭的插花歸來；在街心中的迅疾一遇呵！生命的迅忽呵！如今細葉的松針，在靜中彼此微動着。遠遠地墳墓，如怪物般地排坐着；鳥音婉轉的歌；野草散出自然的香氣，過去了！永遠地過去了！而痛苦與淒慘的印紋，在人生之行程上，又深深地鑄上一道了！無端的尋思，與因同情而起的戰慄，似乎使我也無力再支持着在松樹下立定的身體。

末後，她忽然擡起頭來說：「你快去吧！看人家找不到你，又不知編派些甚麼話了，人們都是有猜疑性的；而且無時不會放射出惡毒的言鋒來，刺着他人，他感到痛時，人們就會放出狡黠的笑聲來！其實呵，松針與鳥的朋友們，會知道的……自然……」她本來就想催我早走，但我正在草地上徘徊着，於是她又說了。

「不要再提自然的話來，我知道自然只是藏在鳥翼裏罷了！我們在這等冷酷與權威布滿的人間，快不要再拿這兩個字來欺騙自己了。上月裏，我看見一本小說雜誌中，有人作的一個短篇說：『光明不能增益你甚麼，黑暗不能妨害你甚麼，你以何因緣而生出差別心來？』嚶！這人也太過於有平等

觀了。我不向世人生差別心，人家偏向我生差別心；而且過度生出猜疑與侮辱的差別心來。世界本沒有光明的，而黑暗卻到處都是，不久了，太陽落了下去，夜之黑暗，便開始張開牠的威權來。也像我們生命的行程一樣。這樣沒曾有同情的世界，哦！人們的差別心太多了！且太很了……我們在荒野中啼泣，向那裏去找到自然……我的一切你是都知道的……說甚麼呢……」

我覺得如蠶人的熱淚，已在我眼臉裏流轉了，我覺滿周身的熱力之大，彷彿恨不得快將這個世界來焚化了一般。我便興奮地大聲答她：

「怯怕的甚麼！不埋向墳墓中去的時候，總有自由活躍的勇力，管牠呢，人間的差別過重，自然是永永隱藏起，但終須向永遠中用青春之力活躍去……」這時我說話，竟也不像平時了。一個過分的感動，使我再不能忍的住。忽然由樹後跳出一個人影來，笑着喊道：

「好啊，好啊！你們竟會在這裏說閒話呢。」

我一看，才知是她的最好的女友密司林呢。她遊戲般地說了這句話，便過去拉了她的手道：「罷罷！好孩子，走呵！我同你去覓得自然去……」

衣裙飄動着，她們走了。松針在靜地裏，刷刷地彷彿與小鳥們正自微語。

十一，六，五日。

## 在劇場中

有人說：人們的情感之流，最容易爲外界的景物所轉移而吸引。因此所以又有人說：世界全是霧。在一個客觀的鏡中，甚而至於祇有外來的物象與景色的吸收，而少有自我之力的發伸與融合。這種話，我曾經聽過；而且常常聽過是有些經驗——自然是種種的經驗——的朋友說的。我當時聽過他們的話，心裏卻迷迷惑惑的不大很懂。因爲我不是不懂得這兩層話的意思，但若說教我確切保這兩層話的意義的真實，我就沒有這種武斷的勇力了。

人間生活的方法，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同拿算術的形來比較：那末，三角形的，四方形的，不等邊形的，以至於六角形，圓錐形，這都是小小的謎呵。而生活方式的謎形更多。一壺茶，一碟瓜子，吸着香煙慢條斯理地坐着，談着，而且發出嗶緩的噫氣，刻薄的笑聲；握了柔嫩而顫動的異性的手指嗅到一種心裏覺出的香味，看着；並且對看着早晚爛在腐肉中的眼睛，談着些一去不可再留住，而且決沒有真實留住的扯談——或者說是神祕的情話。有狗在道路上咬人，人卻用手杖打牠。過去之後，心內卻盤算着手杖的花紋有沒損失與擦破。不可數計的事，不可數計的人生之生活的方式，濃味呵，一方是淡水中浮出來的鹹波。興致呵，也可以說得無聊。然不這樣，他們便覺得孤寂索寞了，無意味了，而到底興味

在那裏呵！

我從來不敢再往下尋思去。

有一回的小小的經驗，給我而卻不能助我解決這些久懸在胸中的疑問，反而更使我對於人生之謎加了一層厚且黑的暗影。

情感是甚麼東西？我將永遠抱了「？」的符號埋向墓中去嗎？

有一回我被幾個友人，拉我到那個中國最大都會的最大劇場中去。可以容納三千多人的劇場，已是擁擠得沒有空位子。他們引着我揀了樓上幾個坐子，坐下，賣瓜子的身影走過，喊水果的尖而咽的聲音又接着穿過，直到五分鐘過後，我還沒留心去看着劇臺上是甚麼東西在那裏舞動，好容易一個一個短衣爲生活的迫壓而兜售零物的人走過之後，我瞥眼看見由臺上的空中飛下個東西，飄飄地，落在臺上。一個假裝青衣女子，便延長着不像人的聲音哭了起來。不多時火又燒了，一個一個的鬼影憧憧的在臺上亂撞。又變了一個輕裝的女子，穿了兩個綢製的蝶翅，滿臺飛舞。一回又是長過胸下的鬚子的皇帝，又是畫了臉面的妖魔出現。我固然是莫明其妙，只有由外來的景物，使我回記起石叻記上所說的「鬼神出沒鑼鼓喧天」的兩句話了。

於是我覺強迫的疲倦，來襲擊我的身心。而且開始也有點迷惑，然而劇場中一般努力不斷的拍

掌與喝采之聲音，高一陣又低一陣。

在激動且是喧鬧的境地中，人們大概曾閱歷過吧。不但分外感覺得出無聊；尤其令人不可耐的是人生的煩悶，在神經中來催促你，又彷彿來嘲笑你。但我在那幾小時內，是走不脫的。只索用耳代目避去了臺上的光景，向全劇場中作恣的觀察。

樓頂上木製電扇，如風摧的團團運轉，無數的頭顱在下面搖動。時或從這些人頭中間，發出聽不清楚的喧嘩的聲音來。幾乎人人一把扇子，如白蝶般的飛舞。灰白色的煤氣燈，格外布滿了全場中的熱氣。人人伸高了頸頸，向那一隅的臺上凝視。更有些驚奇與希望的眼光，望着臺上畫臉，長鬚，尖聲披髮的婦女。——自然是不像的婦女。甚麼事能比這個吸引力格外大些？或者也有人正在嫉憤地恨罵這等新不新，舊不舊的戲劇。實在我在這片刻所感受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種。所留與我的，只是一種我自以為神奇的世界，並不在戲劇的形式如何。即如所謂新式的近代劇，無論怎樣，能逃出人種生活的方式外嗎？我看見電扇的團轉，與白蝶般的扇之飛舞，短的，高的，白的，黑的，張了大口，放開眉頭，滿布汗臭味的所謂人類，正在那裏虛偽的互以自誤的手段來消磨這個暑夜。有意味嗎？臺上的戲劇是虛偽的，看似活動電影中這些人，能夠說是真實嗎？由這些特異的象徵物，——電扇與飛舞的紙扇下的無數頭顱——所引起我的不近人情——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的思想，我登時覺得有無數的酸素的原質，在我腦與眼角中活動起來。我也開始覺得眼中有點潤溼了。反覆地尋索那一句話不論怎

樣，「人生……人生只不過如此罷了！」

不久忽然臺上耍了一套彩頭，將全場大小電燈，煤氣燈，完全熄滅。黑暗了，且是黑暗的對面不能看得見人影。而臺上彷彿青磷般的閃動，有在上面跳舞，黑暗中羣衆的切切與嚶嚶的聲音。如同沙上的羣蟹的爬動；如同在洞內蝙蝠羣飛……我正自在心中這樣的比擬，忽覺得彷彿有人正色向我質問道：

「你豈不是侮辱了人類嗎？沙上之蟹……甚麼東西？」

我想着，便不自由的啞然失笑了出來。與我同來的那位友人，反嚇了一下，他說：「你莫非笑他無得露出下部的腿來嗎？」

我經他這一問，反而默然，又墮回這個人間，而非他人所謂不近情理的世界。

於是又暫時光明了；細看來自娛與聊以娛人的人們，額上的汗珠，都拭擦不及。而水蒸氣與臭味瀰漫，卻充滿了這個大的圓場。圓場中的人類呵，暫時靜坐與間隔的紛擾，如波浪般的起伏和爭逐。

大的喧嚷與嘩唱，在臺上重復鬧出。而臺上的人們，也隨之作一陣一陣的起闌的聲音。電扇的轉動，也似加增了速度。然而我對於這些種種外來的景色卻不能引起我的感應，只感一種寂寥的悲哀，在我心頭蕩動！

一陣高喊與毆打的聲音，起於樓下。而其餘坐上的人，只有將眼睛略為斜視一點，便無事般的又

去注定全神，看那臺上的假裝的舞女。本來呵，粉光的臉；柔而白的手臂；活潑潑斜睨的眼光；用細胞組成的皮膚所遮掩過的白骨的骷髏，自然能惹得人們注意。而樓下鬧了一晌，便見幾個巡捕，扶出了一個破了頭的青衣的人出去。而臺上仍然是鬼神出沒鑼鼓喧天，坐上的人，仍是點頭砸舌般地彷彿讚美，又彷彿驚異。

在這個劇場中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感到一切的無聊的象徵；領受了一些亂雜的光，與不調和的音的煩擾，於是我便從心頭上一一去記起人生的生活方式的無窮的類。其中之一昨夜裏在友人露臺上的一段談話：

C 對我說：「我看人透極了，左右不過如此。聊以取愉樂於一時吧！」  
我靜對着白白的星光，沒得言語能解答他。

聯想又使我記起一事，在三年前的一個冬日裏，在北京的一條小而清靜得連犬吠也聞不到的巷中。我同 S 君，正圍着一個泥製的火爐對坐，門外北風吹了雪花，打在窗紙上，清清冷冷的微響。因為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互在胸裏。我伏在椅背上，S 君取一本瓦德新作的社會學在手裏，卻沒有去閱讀。半晌，S 君拍的一聲將書丟在案上，憤然的道：

「劍三你信從倫理學上的目的說嗎？」

我愕然沒有答他，他又道：



「甚麼是目的？人生的目的在那裏？並且拘文牽義，說到……」

我至終也沒有回答他。

由過去的經驗與回想，使我如抽絲般的由我的腦中想起來，印證這個暑夜圓場中新感受到的印象。唉，世界果然全裝在客觀的鏡中嗎？人們的情感之流，果然最容易爲外界的景物所轉移嗎？

我由煩擾，使耳目失了作用的劇場中歸來，臥在帳內。總睡不寧貼。只有對着由綠紗中射過來的月光，這樣而疑悶的思索。

月光冷冷的不答覆我，後來便似在夢中，有個披髮白衣的女子，贈了我一首歌詞。只記得上半段是：

擷取幽徑上的芳草，

摘取天上的明星，

既用以塞我聰，復用以蔽我明。

人間的世界呵！

只是旋轉擾動……

在微黃色的朦朧中；

在血泊的腥臭的流上；

在荒無草，木花的沙磧的表層。

一個赤紅色的球形的象徵；

一個悲哀使者的導引；

一叢枯草中的亂蛙鳴。

人間呵！可有個清輕的靈魂的歸程？

興味呵，只是冰冷……

哦！不盡的言辭，卻屏逐在記憶力之外了。覺後還彷彿見那個白衣女郎飄動着裙帶，在黑暗的遠處來指引我！

這篇文字或者稱不起是篇小說，但我真實的有這回經驗；與在這一瞬間的感想及回念。所以我就不假修飾的寫了出來。值得稱爲小說與否，那就不計較了。

作者記。

十一，八，二十七日。

## 衝突

一個盞地白花的古瓷瓶中，雜插了些小萼的丁香，垂着淡白蓓蕾的櫻花，嬌麗如十三四歲女孩子粉頰一般的榆葉梅，繽紛相映，遮掩了扶疎的嫩枝。在明窗的白羅紋的窗簾下，她們似乎互相凝視地微笑了。

他將清晨的工作，一氣趕完，少微覺得神思清輕了些，只有些紙角墨痕，尚留在案上。他也不在意再去收拾了，緊迫地忙煩過後，便覺得軟軟地倦意又來攻襲了。窗外鳥聲散碎，更添上催人欲睡的意態。猛然地由鏡中看見雜插的花光，他不禁覺得精神爽然，由疲憊中喚回。

當前比較着尚是幽閑的境地，使他記起舊日隨口湊的一句詩來，他喃喃地念着：

「花光人面相映愈嬌麗，

世界上不可一日無花——

更不可一日少了女郎們的笑顏呵。」

這時他的思想的傾向，顯明地與作詩時有歧趨的傾向了。他在第二遍低聲重讀這句詩時，只讀到「世界上不可一日無花……」便中止了，或者是爲現實的境界，將虛空的其他念慮驟然打斷。當

此三月的上午溫煦而怡靡的天氣裏，風止了言語，日光柔和地照臨着萬物，這片刻的享受，他雖不是詩人，卻感到滿足的快感。於是思想之流的斜轉，便使他記起前幾日譯叔本華哲學時，中間有幾句話：「過去者已逝，未來者不可知，只有現在呢。」他咀嚼着「現在」的意味，他的綿渺的遐想，便越引越長，至於飄渺無際。

正自在舒服的安樂椅上，經營着現在的夢境，而劃分開夢境叢中所留下的碎痕。忽地用人推門進來，遞過了一束郵件，丟在案上，照例的沒有一句話，穿着破皮鞋梯拖梯拖地走出。

他是平日習慣於每天拆閱外來的郵件的，這時的心思雖沒係屬在這上面，但這卻像一定習慣的壓力，使得他不能不暫將清幽的思想打斷。他便從案頭上取過那把攢銅的小刀來，一手從容地將郵件檢起，除了一份報紙以外，還有兩封信。在上面的一封，是淡綠色的洋紙封皮，用胭脂色的墨水寫的，下面有行小字是英昌由西湖寄。他自然一見這個嫵娜的字跡，與用有色墨水的特別記號，他便知道是他那位友人了。他一面拆開封口，心裏卻笑着想這又是一封美術式的書翰了。他其實並不驚異。信封拆開，卻從裏面抽出一張數層折疊的布紋洋紙花箋來。他便兩手展開往下讀去：——

「劍君吾友：西子湖中的一夜春雨，我乃得此良機，寄此函與你。此時朝雨猶零，四山遙集的淡霧，似都向我的窩樓包圍着。遠處濛濛看不清湖畔停棹的船隻，只有穿破柳絲的燕子飛來飛去……」

他看到這裏不禁微笑了，又往下讀去是——

「本擬昨晚即想致書與你，但雨聲碎咽，使我不能執筆。推窗四望，四圍黑魃魃地，只有湖上的兩三燈火發射出薄光來遙遙相映。小坐窗前靜極，不欲有他務擾我心神，直至夜深雨止，方纔歸寢。方黎明時，又被鷓鴣啼聲覺醒，於是西子淡妝，現於我的眼底。」

「劍君，你以百忙之人，不得恆來領受此天然的清趣，其失甚大。我一生閑適，不願其他人在都市作紛亂擾攘的競爭。我自幼年恆好獨坐海濱，夜宿古寺，以爲惟有這樣我們方可在大宇宙中少少受領得有限的意趣。『百年日暮』更何必自促其生日爲他人作傀儡的競爭？將全神注定此汎汎的人生，會得過何等報施？反不如徜徉於靜默無言的大自然中，尙可以有膜拜謳歌的安閑之趣。一切的行爲，必在此等意境中產出，方爲真實。我心醉在自然的醇醪之中，不願他逝。你知我亦曾在一時期研究倫理，力治哲學，實在呵，由這些深晦強解，反覆譬喻中所給予我們的『真理』的指導，只是『勉強』罷了，天真的滴沒罷了。原來活潑潑地心靈的願欲，何嘗是在此中曾植得一些種子呢？世人都穿了暗淡的紗衣，在冥途中躑躅衝撞，其途多岐，幻光迷離，他們從那裏去找到照靈魂的燭支呢？問題愈解而愈紛，人生欲望愈高而礁石愈多而鋒利，破船終有破的一日呵……」

「這些話愈說愈遠了，但言爲心聲，聲非耳可得聞，又怎能從筆尖上曲曲傳出？」

「我自從文科卒業以後，世人責我，朋友笑我，然我自有的樂園。——不是我的造像吧，我何誤世界？世界又何曾有絲毫分子？我自徜徉且自領受。」

「我以爲愛無從起，憎亦無從起，譬如我所愛的，或爲你所憎，你所憎的，或爲我所愛。人口曉曉，只不過好多添畫線之痕罷了。其實銀灰色的線痕都在光明的月色下消失了。造像的意念不同，造像的手術不同，妄生分別，又何嘗見得出線痕上的點積來？又何嘗見得出點積中的微而又微的分體來？」

他讀到這裏，方纔愉怡的神色，漸漸變化起來，眉頭微微皺起，彷彿正自思考着信中的微旨。但他不肯不一氣讀下——

「我戀愛自然，是爲的自然可以化我融消我的一切的意志。在如拖了碧練的湖波上，在如奏着清音的鳥歌中，在四山輕漾如綿一般的浮雲裏，在晨日的淡金光的躍動時，在晚霞燦爛罩住發光輝的葉影時，我便拋棄了我的狂熱，心中清淡淡地不知其他。一切煩惱，捐棄；一切慾望，排除；一切一切的心頭的渣滓，都如在秋江中濯過的淨潔；只有偉大的自然與我相遇，相悅，而留下一絲毫的罅隙。劍君，我所贊美的不過如此罷了！我不敢鄙棄人間，我不忍輕視人生；我不須嫉妬，不必憤氣；我的生性的適合融解，只在此狹小的世界——自然也可以說在浩渺無涯的世界之內……」

他看到這句覺得信的背面，彷彿有不盡的熱力，在那裏向他跳動。他覺得一個異樣而曾經與他熟諳的人立在他身側。瘦長的身軀，淡而秀美的眉下一雙澄潔的目光，常似將一切物象的外體與內祕攝取着，白色的面皮，沒有一點の俗氣。立時這個面貌在紙上似乎是淡淡地映現着他將精神稍爲凝住，便重復讀下：

「我不願談哲學，我永不信從世界內有何真理？人們只是牽引促迫互相爲娛呢。有甚麼目的？果使達到，也不過向大氣中盲捉吹散的花痕罷了！我不信社會是如何如何結構的；我不知人生是有如何如何的意義的；山雨落了，羊兒便歸去，山日出了，羊兒便食草去，細流的清泉，終不能留住遊魚兒呵！人間……人生，正復如此。」

「陰雲沈沈壓緊了我的寓樓的竹簷，微風動竹，似撞響了碎玉，其音清越，使我停筆多時。你在凌亂匆忙中，會景有心，終怕未必能得此微妙的領受。昔日同校時，我常常將此等話向你長談，你今尙將昔日的話痕留有幾分在你的腦際否？我今一無念慮，老母健在，我妻能侍候慰安，且有一子纔能學步，我除此外更別無可縈懷，也有，只不過過流雲樣的夢跡，常覺繞附於耳目罷了。或者我一生就止如此，然我意已足，更何勞苦向人間頓足衝擊，或作哀求諷嘲的聲音呢……雖然免不得受世人的笑罵……」

「修竹高過了樓簷，蔓草的花蕾伏開在地，高下又從何差別呵？朋友，再談吧，遠遠的黛痕展

開了眉宇，我不得不將空虛的心張開去迎他了。

英昌書於西湖寓樓的兩窗之下。三月二十二號。」

他讀完這封美術式的信，不祇在文字上突然引動了他的靈思，而且恍然自失，覺得自己剛纔所偶得而不可多得的意境全消失了，而且兩兩相較，自己是何等的無趣味與惡俗呀。日日埋頭在紙堆中，教課中，何曾尋到了一點真諦。他呆呆地將一疊信箋放在案上，擡頭望着瓶內的雜花，似乎都在微笑，笑着笑他作勞苦而無謂的奴隸的工作。他這時忘了去日的我，並且忘了現在的我，只在憧憬的感觸裏，對着花蕊凝神。指尖忽然移觸到未曾啓視的那封宣紙的中式信，他便低歎了一聲，又從案上檢起，不留心地看到封面的左側，只有兩個大字，是「泰如」，他不禁道出一個「噢」字來。他忽地記起泰如從北平動身到湖南去後，這是第一封來函呢。他不能不暫將西湖畔蕩來的思潮權且壓下。

急急地用力將有綿性的封口撕開，不知爲甚麼他竟將適纔用的小刀忘了。於是便從封內拉出一大張連行紙的信來，還沒等得細看，已見敬斜潦草的筆跡在紙上突現着。及至看時，卻是——

「劍兄：十號由西站登車，勞神相送。車遠行過涿州後，猶復念念在懷。此次南歸，匆促成行，念昨者南園之松陰下及陶然亭畔小坐時，又隔一塵。初在車箱內踈伏一隅，以車中人物相比擬：破裂軍衣之武夫，鼻涕拖曳之孺子，黃齒積垢白髮盈顛之鄉氓，衣油可鑑錢褡時響之行賈，世人可憎，觸處皆是。輪聲沙澀，尤厭聽聞。而滿野黃沙，風吹蓬轉，日色失麗，風霾翳翳，種種現相，欲嘔而難



吐弟無雅懷，而中心煩厭，幾不知有何生趣？兼之心緒惡劣，悶坐難耐，欲借讀書以釋心憂，則皆在籠內開視殊難。何需於鎖鑰，而必如此探懷出袖珍日記小冊，顛倒覆視，藉沈心氣。顧若爲晴日，若爲節候，若爲東西哲人之格言，若爲出入之帳簿，多事多事！此等事何殊以火繩自縛，我乃恨當時何爲購此。我不知人生一世，有若干魯莽之光陰，以從事於此等瑣瑣事。命物爲萬，豈終必難齊？不藉大氣之吹號，則萬目萬耳，何取乎此……於是乃將此金字皮裝之小冊，擲下於鐵軌中。

夜過黃河，本想乘茲月色，俯視濁流，比在翠微峯看松下清泉，當較有趣。但淡月黃昏，慘雲陰罩，三五微星，在空際閃爍，而黃河乃在半夢中過去……弟默坐沈思，偶而仰視車內慘慘之油燈，如置身於活動之丘墓。人影憧憧，卽鬼影耳，今何世？正羣鬼由墓中爬出橫行時耳……天未黎明，一陣急雨，遂越河南境而南趨。

「既抵漢口，無可瀏覽，紛擾場中，徒惹心煩！回憶七年前在此讀書地，爾時心境悠然，今茲重來，乃有如入鬼墟之感。匆匆一飯，轉車直赴長沙。今抵此間，業已數日，霖雨霏霏，滿街泥濘，寓所外終日喧騰，令人時生反感。天陰如墨，氣溼人稠，所遇之人，皆面冷心險；所歷之社會，皆沈沈有死氣。吾友！弟所適處，皆覺中懷鬱結，無復快思！視此世界，如同贅疣。此可憐之陳死人的現象，如蝨相積，飽吸血絲，身裂體肥，汚血洒地，以我視之，誠不如同盡之爲愈。」

「昨天午後，天忽放晴，晚霞燦爛，頗有血彩。適有友來邀作嶽麓之遊，我漫應之，實則心頭積

塊墳起難平，正無可往耳。今日味爽，蒼鳥聲喧，起視旭日映窗，雲霧收卷，鬱鬱胸懷，爲之微快。早餐畢，（此地日食三餐早餐，在上午八點）趨至友人寓，相邀渡河至水陸洲。——洲在湘江中流，長約十里，各國領事署在此。——及渡河至山麓，經麓山卽朱子講學處也。現已駐兵，灰服壯丁，梭巡上下，若有重務必須藉此不祥之畸形人類爲山水點綴者。人苦自擾，尤苦不能大擾，如此如此。登山穿叢箐而過，則丘壑起伏，風吹松濤，如聽潮音。山中多爲先烈墓地，黃克強墓當正中，猶未竣工，其他諸墓，左右環拱，遙遙相望。弟流連悵觸，若棘在胸。追想彼輩，血久化碧，而贏得今日之狐狸橫行，能不感喟！世界須日日在革命之中，日無停機，其目的爲優爲劣，且不俱論。效用之說，更須屏除。我以為社會須日日以炸藥震之，我願我身須時時以刀鋒而刺透；平淡的人生，正自日掘其掩覆之墳穴耳。

「山中有古寺二，一建於五代時，寺中有巨鐘一，斑鏽鮮跡，不鳴已久，物棄其用，置之何如沈於水底。據聞爲唐時所鑄，此真有類雜誌所譏爲『遺老遺少』者流。其一寺建於明時，頽垣敗瓦，舊迹依稀。寺之西隅，闢爲茶肆，以便遊者。憑欄眺望，則煙霧沈沈，蒸溼紛擾之古長沙，歷歷可見。寺壁有一聯，記其一句曰：『日夜江聲下洞庭』，弟最愛聞此『聲』字。蓋此字與『動』相聯屬而成一體。弟贊美『動』，故贊美『聲』，但除此清流之江聲外，在此時各種『聲聞』，恨不大且烈耳。」

「嶽麓本恆山支脈，正中高峯，卽麓峯，七十二峯之一也。弟曾登麓峯，絕頂，崗巒倚伏，極目不盡，下視煙霧，彌漫於地平線遠處。山半懸巖，古篆百餘字，每字徑五六寸，模糊難識。據聞歷代皆有考證，確係禹碑，實則代遠年湮，孰復知其真僞。但有一事，使我熱血沸灼，書此時尚有餘痛。去年冬日，有一兵士撞死碑前，題詩碑上，謂感於惡社會，日日沈淪，光明無望，故追隨大禹於地下。今碑下鮮血依稀，猶可辨認。愛與憎連，吾人慎勿輕出於口。光明何物？乃足引誘此以生命作抵押，月僅得三元之可憐生物，以身殉之。是愛歟？憎歟？然彼終不失爲獨行者。弟沈思久，熱淚沿頰而下，墜於草際。念此多難人生，反不如禹時不平水土，不治洪濤，則今日仍不失爲一晴波浩蕩之水國。人類何用徒自紛囂？然既在斯時，寧能禁我爲獨行者。我無愛於芸芸盲目之社會，無依戀於此可詛咒之人類；但我贊美『動』，贊美『獨行』，死亦有其道，我乃對此心酸意激，長笑而下。」

「弟父之疾，漸見痊可，到常德後，尙有他務。至時回洪與否，刻尙未定。在五月中旬，或卽返京。蓋皆不定。世界何曾有分毫定則之事。弟此時獨飲劇烈之鄉釀，輒覺胸中勃勃，加以許多印象橫現眼底，噫……且俟他日耳……」

弟泰如。 四月八日晚十點。」

他沒有思索的餘時，沒有評判的勇力，及至目不停瞬地一氣讀完之後，他於是覺得似乎他沒有思索的能力了。同時那位朋友由西湖畔寄來的那封美術式的信，也如演影片一般，風呵，竹呵，輕漾如

綿的浮雲呵，如拖曳着碧練的江色呵，安閒自放於大自然中的那位聰穎的青年也帶了以上這些印象，全來到眼底。與長沙客寓中滿面沈鬱的人所突起而洶湧的思潮的兩者中間，如劃清了戰線似的，同時來侵犯他的中立的思域了。

本來他的安靜靜地的心思，卻被突來之異樣的呼聲衝破了。一封信在案上現出甜美般引誘的笑容，一封信執在手中，覺得紙角如火灼一般的熱。他心中感到有兩種相反而俱似鋒利的針尖的不可避卻的思想從兩面刺入。西湖畔的自然醇化，嶽麓山上鬱勃的淚痕，同時他絕無偏重地領受到。卻又沒有偏傾的判別力。

於是他頹然地坐下了！

於是他的思潮，卻互相衝突起來。——自然同時他想到兩個異樣朋友的特殊感覺都來擾動他了。

他想火灼着好吧，而飲着甜玫之酒，徜徉於月色的銀輝之下，又何嘗不好。但自己呢？……想到這裏，回念到自己的平生，預想到茫茫的前途，便不能往下再繼續尋思下去，單有一種窒息般的感覺，似乎將他沈浸下去了。

不錯，世界是個可厭的虛谷。種種的，種種的都同兒童玩着的肥皂泡一般，有甚麼嗎？但既在此中，恐怕忍不得憎惡與氣憤的發生吧，免不得揚開未曾發光的火燄吧，甚麼是「物物而不物於物」且

向潔淨無點滓的心靈之府，求安慰的安靜的燭光吧。其實都是聰明者所應作的……

他勉強再去分割，終於找不到結果，他便覺得自己是墜在枯乾的智井中了。

這時緊對着窗子的院門，闌然開放，寓主人家的一對男女孩子的小學生，放了午學回來，背了綠底繡有黑花的書包，白邊的小軍帽，與兩條紮有紫絨繩的髮辮。一前一後的跳動着跑來。分明一陣歌聲，從他們沒有譜韻的口舌中發出，他聽得卻很清楚。是——

小小鳥兒，關在籠裏，

小小花兒，栽在盆裏；

哦！還有還有小小的星兒，飛在天空裏。

飛到東，飛到西，

花兒，鳥兒，他（星星）都瞧不起，瞧不起。

星星星星，你不要瞧不起。

誰來誰來會理你？

小小的花呀，我（花兒）會咬過小姑娘的手指。

小小的鳥兒，我（鳥兒）會嘗過可口的小黃米……

他們唱的很快，但兒童清脆的口音，他卻一字不漏卻地聽到了。這時這一對七八歲愛淘氣的小

孩子，早一前一後跳過中門之內。歌聲引長，還似留在靜靜地院裏。

他不覺得微笑了，猛然擡頭看見瓶中雜插的小萼的丁香，垂着淡白蓓蕾的櫻花，嬌麗如十三四歲女孩子粉頰一般的榆葉梅，繽紛相映。她們也似乎互相注視，向自己藐視地微笑了。

但在暫時隔離於思潮之外的在案上現出甜美般的引誘的笑容，以及在手中覺得如火灼熱的這兩封信，仍然似乎保存着牠們的本來的面目，在淡淡的空氣裏。

## 河沿的秋夜

「凡字在第一個腔孔，但不是悲調，是輕易不用的。譬如漢宮秋，平沙落雁這些調子中用高凡音的最多，至於閨思這個小曲兒你記得吧！上來就是四上尺六工六上五仕六工尺尺工六等腔……這是有一定的考究的；因為閨思的詞裏全是『鶯啼曲院驚殘夢，坐擁孤衾覺曉寒』的纏綿句子，自然用不到代表激越聲情的凡字音了。」

「這自然我明白，不過見賢……我有時節愛聽笛子的聲音，牠的確能代表一種激憤悽發的意味。簫也好，例如秦原吹得雙音總算是用過工夫的，一口氣裏吹出兩種音來，真有點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聲口，可是太令人難堪！就在這個冷月秋夕，我們這等生活中忽聞得嗚咽低沉的簫聲，只有將沉住的心情由聲音的感化中使得牠更抑鬱，更淒咽……笛子卻好，能以激發。古時的人說『聞鄰笛輒喚奈何』，你知道能喚奈何還有求奈何以外的不奈何的意思，秋夜有簫聲呢，正有使我們聽了有說不出一個字來的難過……」

見賢這時便將斜倚在脣邊的洞簫拿過來，橫在手內，看着如從冰窖中方纔洗出的一輪皎月，唱着「把酒問青天……」的句子，半晌，方緩緩地道：

「我希望你甚麼時候到我們家鄉去一趟就在嘉陵江中的帆船上，當此秋夕，潑灑的江波，蕭蕭的落葉，一派浩蕩的江聲，一隻娜嬾的筏子，嵌在淡藍色的兩岸羣峯之下，就在那船上來看此秋月，並加上船上的人吹起簫來，你想如練似的澄江，如瀉銀似的月色，美也美極了，可是感人也感人極了。更有音樂的淒激……不說吧，兵匪交擾的故鄉，辱沒了佳山佳水……」他說着又像另要換個題目的一般。立在他身旁身軀較低，正自在那裏按拍扣腔的少年，便攪口道：

「你不必提這些牢騷話了，今夕只可以談談風月，辱沒了佳山佳水，正是人間的自作孽……我從小時候讀到『輕舟已過萬重山』及『嘉陵山水天下無』的詩句，欣羨的了不得，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機會去過，不過空空地懸諸夢想罷了。將來總打定主意，要去一趟的……可是這個高音的字，我吹不好，你說是甚麼毛病……」

他說完正在將手中所持的笛子橫過，方吹出兩個字來，忽然西院的木門一響，進來了同住的汪先生，拖着一雙破皮鞋梯拖梯地過來大聲道：「十點了，明天我還到學校裏發稿呢，你們真會開玩笑，笑得啦，總是裝着斯文風雅……文豈在斯乎……」

汪先生說的北平話本來有些欠高明，更加上用力的一說，將「得啦」的末一字，說成「的音」，彷彿如同說法國話的 *De la* 似的，更文縷縷地掉文，於是正在討論簫笛的這兩位都笑得忍不住了。汪先生也彎着腰，搖着頭髮近前來道：



「你們笑甚麼？這是我的官話呢。」

「官話官話，喂飽了蛤蟆。」……叫見賢的那個湊着趣說。

於是大家的嘴唇都合不攏來，滿院都是笑聲。

汪先生自己先忍着笑向那位吹笛的少年道：「劍先，……你不要聽他這樣搗亂的話，本來我在西院裏正在做一篇叫做一元乎多元乎的文章，頭腦子裏本來便已爲好多的名詞弄得有些顛倒，你們又在吹，又在唱着『鬢髮蓬鬆，……脂粉隔宵殘』的曲子，於是我的二元多元的文章，便變成玄之又玄的文章了。」

劍先將眉尖蹙了一蹙道：「誰又教你來作這種討厭的文章？甚麼一元，多元，我們心裏一元的半個都放不下呢。說甚麼窮其始終的話？你們看這樣的涼宵，這樣的明月，我要到東河沿的柳樹下去逛逛呢。……」

汪先生與見賢都同聲贊成，即刻找帽子，穿衣服，尋手杖，帶簫笛，忙亂了半晌，才一同踏着冷靜的月影迤邐向東河沿走來。走了沒有幾十步，劍先便問他們道：「又不是出征，你們要帶這些兵器幹甚麼？正在戒嚴的時候，半夜裏每一人提一根手杖，怕巡警也來干涉呢。」他們想想也無味，便重復回去將手杖放下。

月光照得土地上纖毫畢見。沿着河沿的南頭走來，一行行的疏柳下的黃葉，東一堆，西一堆，被淒

冷的西風吹得刷刷作響。河中雖也有幾尺深的污水，但是終天被風吹的灰土浮滿，不能將月光反映得十分清澈。疎柳旁邊的人家，都早早的關門休息，連個犬叫的聲音也聽不見。正是陰曆十二三的月亮，仰頭看去，晶瑩清高，如天闕中的懸掛的銀燈一樣。他們彳亍着走來，都默不作聲。劍先一個人跑在前頭，倚在一株柳樹上，一面仰望着柳陰中的月光，一面用左手托住腮頰，彷彿正在那裏想甚麼。見賢呢，在那邊來回踱着，試吹他新學的梅花三弄的簫曲。汪先生將兩隻手插在夾呢大衣的口袋裏，聳着雙肩不住的說「好冷，好冷！」

沒法形容的秋之月夜，況且在這個柳枯水淺的所在，遠處浮動着喧叫的市聲，自遠而近，彷彿秋夜的靈魂正在地獄中哀鳴。夜色是薄暗的光明，慘淡的清顯，從那乳白色，暗青色，銀輝色中交雜，勻合而織成的天幕裏，顯示出無限的幽秘、神奇、寂歷、蕭瑟的感覺。他們在這個景色中，自然各有其心思的活躍、縈迴，自己不能抑止得住，中敍得出。況且養蜂夾道前面的兵操場內，偶然起一陣悲笳的鳴聲，也是壯烈，也是悲愴，更有僻巷中的街柝聲音，時時攙入，更令人聽了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劍先看着那千古如一的皎月，清輝四射，每道銀光都如冷箭般的射入自己心坎的缺處，而嗚咽的簫聲時低時昂，不覺低聲念道：「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的句子，但同時他也不覺得低頭扣着衣帶，沒得言語。

一會，見賢將簫聲用力在尾音上吹出一個拖長的工字音來，更夾在左臂下，興奮地向汪先生與

劍先道：「喝酒去！喝酒去！我今兒晚上非喝酒不可，且盡歡罷……」劍先只回了一個「好」字。汪先生悠然道：「好」是「好」誰帶了錢來？」

這句話竟沒人能答得出。

劍先不在意的道：「怕甚麼！我們有簫，有笛子，還有衣服、帽子呢，反正回去也沒有多錢可取。」說完之後，他又去偷看柳陰中的明月，似乎向她徵求同意的樣子。見賢爽快的說：「你不要管，今兒晚上非喝酒不可！走走！東華門外有的是小酒鋪子……」

及至三個人走到河沿的橋頭上，不覺得都停住了，立在白石的橋上向上望望，又向下望望，便重行前去。

將近十一點的中夜，街口上的小酒鋪多已將一扇扇的門板上好，街上的行人也少得很，獨有某電影院的門口尙橫置着許多的汽車、馬車。他們終於沒找到地方吃酒，依着汪先生便主張回去，但見賢是不依的，後來無意中走到一個門首，裏邊正有些人在猜拳喊呼。他們向門額上看去，恰巧是聚原酒店四個大字，見賢便招呼大家一同進去，好容易纔找到靠東壁下一個大酒缸的紅漆漆成的圓板蓋子，——當作酒桌用的旁邊坐下。

夥計過來，用木強的口音強摹着外省話來答話。後來他們便要了四兩一壺的玫瑰，蓮花白的兩種酒，共四壺。但這種特殊的酒店是不賣菜餚的，只有兩個銅子一碟的豆腐乾，四個銅子一碟的燻牛

肉見賢又命店中爲買了些花生香腸的東西，便興奮地提倡着多喝。讓劍先同汪先生喝酒。

劍先幾個月來都不曾喝酒了，他自從夏秋間一場重病之後，每天身體疼楚，呼吸短促，近來還是在寓處天天服藥，覺得有無限的痛苦向心靈上交互迫壓……然而到此也不能不喝了。他自從同他們到酒店之後，看見坐在櫃臺上酒簍中間的長面的掌櫃，執着旱煙竿兒，時時與來喝酒的人打譚說趣。他真是酒店內的一個獨醒者，他黃瘦的面色，精明的目光，表示出他的豐富的經驗。酒簍的上面，都蓋着白錫精製的酒塞，彷彿當街拉人的妓女用她們狡獪引誘的眼光向顧客們說：來來！你們且陶醉此中吧！這裏有迷惑的趣味，這其中隱藏着你們在平日嘗試不到的滋味……似的。在木棧及什物的木龕中，雜列着些紅漆色的木桌，鮮明的色彩，也同烈酒的燃燒似的，對於到這個地方來的人無形中有一種強烈的誘引、威脅。來喝酒的人大都是些丁人，最上等的也不過是小理髮鋪內的伙計，因爲從他們穿的藍布大褂，與分梳得很光明齊整的頭髮上看去可以知道。

汪先生正飲着，忽然向劍先道：「你記得魯迅君所說的魯鎮酒店麼？怕不是這個樣兒。」劍先正在看得出神，聽他說話，便將手中所拿的一片豆腐乾放在桌上，微笑道：「你錯了，魯鎮酒店怕還沒有這般闊吧……」

見賢非常高興，儘着一盃一盃的乾去，又在激昂地談笑。而汪先生老是稱贊牛肉乾的味道，說在平常吃不到的。

隔案上一個鐵路的工頭打扮的壯年人，他吃得頸頸都紅了，大聲向他同坐的人說：「幹嗎還有日子過吃一天且混一天！一個月的八塊錢，孩子，老婆喝西風呢……我不懂，現今如這個世道有辦法麼？老李，你聽見工務處的人說：這月的薪水又得緩支……我們只是給人家作奴才呢……」又說了些話。但他粗澀的喉音已令人聽不清楚，過了一會，便跟踉蹌蹌走出。見賢這時又要了四五壺酒來，卻自己喝了大半，便拍着木案道：「不醉何待？這正是人間的樂趣的一剎那。甚麼我都不……理會！且陶醉於一時！」他說着也十分表現出醉意來。汪先生還竭力阻止他再喝，但劍先卻不加一句話，只呆呆地望着門外的路燈光，望着酒店掌櫃的剃得光滑的頭頂，他似要在那裏尋求一點捉摸不到的東西似的。而見賢一盃飲乾之後，又儘着向他同來的友人勸酬。

酒店內正中的紅木案上，居然也有一座塵土罩滿的小檯鐘，看看街上已很少有行人，酒店內的空坐也漸漸露出，牠纔發出粗澀苦悶的鳴聲，敲過了十二下。汪先生似乎預先有點戒備，便要提倡回去，而正在吃得酣醉的見賢滿臉都現紅色，眼睛中也似在發燒，他一盃盃的酒彷彿是在與脾胃賭氣，竟將汪先生的戒意置諸不理。最末後又要了兩壺蓮花白來。店裏的人看得他們都穿得齊整，又有帶着眼鏡的，挾着簫笛的，卻在半夜中來到這個地方狂飲，都從彼此互視的目光裏顯出詫異的神色來。滿案的殘肴、酒滴，與暗澹的燭光相映照着，分外看得見油漆的木案的紅色鮮明。劍先也被見賢勸得有些醉意了，正自盤算着走呵，要拿甚麼來抵押？帽子有三個呢，橫豎還可以值二元以外，不就有

一枝玉屏簾，在北京要用一元八角錢也買不到。正在籌思着，忽然看見初入門時那位說外省話的夥計走來，拿出一個紅紙條子來。劍先首先看見念道：「一百六十四枚。」見賢正在喝完末一盃酒，聽見這個數目，道聲「好」，又回頭向那個夥計道：「沒算錯麼？」話沒說完，便很迅速地將他在薄棉袍外所穿的一件嗶嘰呢大褂脫下，托在左手裏向櫃臺上一擲，對着光頭的掌櫃慷慨地道：

「我這件外衣是值十六元錢，我們錢沒帶來，留在你這裏吧……寫個字條，明天拿錢來取……」

自然，劍先與汪先生立在他身旁並不能阻止，實在他們明天的伙食費尙不知在書案上的抽屜內贖有幾十枚銅子，各人外衣的袋裏是甚麼也沒有的……但是酒店裏的人卻都跑過來，掌櫃的仍然笑吟吟地連聲應允，便由劍先寫了一個字條給店中的人看了，好作過日來取大衣的證據。及至他們走出酒店的門首時，喝醉了的見賢還大聲道：

「我們並不是沒有錢，我們有公館呢，不過出來沒帶……你看明天……」劍先一看他走出來的踉蹌狀態，便與汪先生一邊一個扶持住他，而他早已將頭低下。

白日車馬紛馳的大街，冷清清地不過有三五個人，月色正在中天，陣陣的夜風吹得身上微顫。三個人的步履的影子，一橫一斜地便轉向東華門內走去。

只有河沿兩邊的秋柳夜鳴，與草際的促織啼聲來伴着這醉人的嗚咽。見賢在道上已是哭得不可堪，好容易汪先生與劍先將他扶到原來在吹簫的地方，他簡直痛哭起來。一面還數說着道：「我們的

眼淚是不輕……易流的，硬是一滴淚一滴血呵呵……呵，幹甚麼？我不回去了……讓我在這個月明人散的好地方爽快地哭一場吧……」

見賢平日很醇謹、很和平的，就祇是好在讀書之餘高聲誦着佛經，劍先每每攻擊他這種態度，說他不應向空虛處逃避，還更須向生之真痛處踏入。而見賢這時也不多加分辨，只是將藍色棉袍的雙袖不住地交替着擦眼淚。後來見賢向後方回顧了一回，又大聲道：「都是你……劍先的一篇文章害了我！我爲甚麼要壓抑住一切的難過，一切的悲哀，想法讀詩，讀佛……典呵……只不過爲克制自己的心靈，希望不再使可以激刺我的聲呵……色呵，動人的文字呵，來觸擊我的窄狹的心！但我自從讀過你……那篇，那篇，如此的之後呵……咳！我真的翻騰了。『生活與自我』真是一條燒紅的鐵線，將我們身體與靈魂束上了炮烙之刑呵。回響在那裏呢……我讀了幾年的哲學書，何曾說得清人生是甚麼？記得甚麼不會經過便可超然象外，既會經過……好利害的『既會經過』就在此呵！在這一時之中，我要我幹甚麼……哼……我回去，我的好朋友呵！你們都有道路可走，我呢？向那裏碰也碰……不開！我不要懷疑，但是封住了沸反的心腔；我不求證實，而這麼大小的宇宙偏來時刻迫壓得我……弱小的我，不能呼吸……」他斷續着說；嗚咽着說，也不能使別人明白他說話的真實意義。劍先的腿痛尙未痊愈，一邊扶着這個真情的醉人，一邊覺得自己的心腔也驟被迫擊，眼眶中滿凝了淚痕，再也忍不住了，便將心頭的鬱感迸發出來，變成一句話道：「蒼天呵！如此清宵……我們投河而死吧……」

說完之後，他便放開自己扶持見賢的左臂。飛跑到一株大柳樹下，如發了狂似地跪在河邊，正對着冷白的明月，低下頭來甚麼話都不能說了。這時他覺得所有的樂、哀、歡、感與悲、念、愛、戀與憎、恨，都如亂箭交射齊向心頭攢起，頓然若掉在迷網之中，不知從那個密網的孔中可以跳出。他的過去的如絮黏的、如蓬吹的、如火酒的薰烈的、如嚼橄欖的微澀的味道，全被見賢這一場痛哭引起。四顧茫茫！只有當頭的明月！簫聲散了，人語寂了，市聲漸去漸遠了，即連悲淒的笳聲，悠揚的鐘聲也聽不到。一切都蒙在寂靜的鼓中，更沒人來此敲動這蒙卻全宇宙的鼓皮。劍先只能聽得到肺葉的自震！

後來汪先生真的着急了，硬將跪在柳陰下的劍先拖起，三個人並坐在一塊大石頭上。見賢仍在沒頭沒尾的說些慷慨悲哭的話，汪先生手弄着簫桿，儘着勸說；而劍先將帽簷蓋住眉心，雙手托着腮頰，低頭俯看着流水中的月影，更不言語。

有時東岸上走過一輛兩輛的人力車，車上的薄弱的燈光即刻就不見了；又有幾個由市場歸來的學生，從他們身邊走過，聽見哭聲不免住一住足，也就急急地走去，仍然只有光彩愈形皎亮的月色，颼颼作響的枯葉，相伴着這三個人在此河沿的秋之夜裏。

他們在尋思，在狂哭，在盤旋無計，他們可看見遠處橋頭的煤氣燈火，他們都聽見秋蟲的幽啼，但他們各自在一己的夢境裏惆悵、憤激、失望、興奮，而一個心境卻不同於一個心境。

汪先生忘卻了玄之又玄的文章，而劍先更無心去討論工上尺六的笛譜，他正在沉靜的作心禱，



正在感歎中流淚，正在向碧海青天中尋求幽夢；但那個夢卻不是完全的。醉得利害的見賢，只有大聲的哭說。

夜氣清冷，坐下的石頭卻似有點生活的感覺漸漸得有些溫意。

忽然在迷離的銀河下來了一陣曠亮淒厲的雁聲由南向北飛過。

第二日的清早，劍先擦抹着睜癢的睡眼，夾了書包向汪先生的院內走來。他正要學校教書去，方走過相通的圓角門。汪先生正跛了拖鞋在院內漱口，一見劍先走來，便忍不住將一口水噴了滿地道：「怎麼樣……不得了！昨晚我們從河沿回來已經二點鐘了……這種生活要不得！更有笑話呢，見賢回來躺在牀上糊糊塗塗地命聽差給他脫皮鞋，口裏咕囔着道：『你懂得解法麼？要鬆鬆的，我扣眼的，解開解開！我受不住這麼緊的束縛，我要快快的解脫呵……』弄得聽差摸不住頭腦，只是向着我傻笑……你怎麼樣好在我們還沒大醉……他還沒有起得來呢。」

劍先蹙蹙眉頭道：「If I am nothing-for nothing shall I be an hypocrite, and seem well-pleased with pain? I」說着，彷彿另想起別的心事似的，便不再言語逕直的冒着霜風出門去了。

走不幾步，忽地汪先生斜披着外氅從院中追出道：「我問你一件事，你昨夜在河沿爲誰跪着祈禱？那樣的……」說着很滑稽地便沒再說下去。

劍先向着初日妍映的蔚藍天色微笑了一笑，竟答不出一個字來。

附  
錄



## 春雨之夜序

瞿世英

劍三聽了許多朋友的話，將他近年來在雜誌上發表過的小說，彙集起來，刊行一本單行本作為文學會叢書之一。這非徒是劍三自己的成功，亦是我們大家歡喜的一件事。

我和劍三做朋友是前五年的事。那時我們大家都不曉得什麼，見面時什麼話都談他，同維民辦曙光雜誌，我和濟之，振鐸，地山諸兄辦新社會。彼時大家都歡喜研究社會問題，但是劍三卻已經專致力於文學了。所以可以說我們朋友中最先和文學訂交的便是劍三。他在曙光雜誌上很發表了幾篇創作。如懺悔，哲學家的一段筆記，雪後歌女，是藝術殺了她等篇。那時朋友們便都喜歡讀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裏常有與戀愛問題有關的，我們有時還問他，甚至於逼他說某一篇小說的背景呢。

劍三的做法，不是硬做的，不說時一句話也不說，要說時卻非說不可。內心有表現的要求，有創造的衝動時，便自由的寫了出來。他祇是要滿足自己，對於旁人是不注意的，旁人的批評讚賞，他是不大留心的，所以他說：「這樣簡單而直覺的感想……我也不知為什麼偏要記出來？」我現在可以代答說，這是因為藝術的創造衝動。

他自己對於文藝是反對因襲的，他的作品，祇是說他自己要說的話。他自己說道：「文藝是重創

「造不重因襲，重發揮個性，不重裝點派架，藝術家千萬不可伏在藝術底下作摹倣規撫的奴隸。」

知道了他的態度是如此，纔可以不誤解他的作品。

凡是讀一位作家的作品，如能將他的思想看得清楚明白，對於他的作品便是能了解。我想我對於劍三是很了解的，但是爲讀者了解作者起見，很願意將劍三介紹給讀者，使大家也和我一樣和他做朋友。

劍三是對於人生問題下工夫的。他以爲人生應該美化，美爲人生的必要，是人類生活的第二生命。他說：「此人類煩悶混擾之狀態，巨遍於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樂其生得正當之歸宿歟？斯則美之爲力已。」美化的人生，便是精神上的戀愛生活。他說道：「愛而無美，則其弊爲乾枯爲焦萎，將有凋落之虞。宇宙之美苟無自然兩性之愛，則縱使有恆河沙數之美象實體，亦將與吾人之情感不生重大變化。」又說：「兩性也，美也，最高精神之愛也，交相融而交相成，於以開燦爛美妙之愛的花，以達於超越現實世界真美之境地，將於是乎求之。」

由此可見劍三的理想，是愛與美的實現，愛卽是美，美卽是愛。

小說作家的作品的內容，大致是描寫實際生活與理想生活不融洽之點，而極力描寫他理想的生活的豐富和美麗，劍三的小說，也是如此。他所呪咀的是與愛和美的生活不調和的生活想像中建設的是愛和美的社會。

知道這一點之後，對於劍三的作品，必然另外得一種印象。

關於這集裏所選的二十篇作品，我不願意再說什麼，因為各人對於這二十篇的作品，決不能得同一的印象，所以我不必將我個人的印象寫出來，但是我卻很願意將這二十篇作品代劍三鄭重的貢獻給讀者。

## 春雨之夜弁言

這二十篇小說，是我在此三年中所作的，尚有被淘汰去的幾篇。

近來的短篇小說集，出版的仍然不多，其實像我這些在忙中偷閑，憑一時的直覺而沒會精思潤色寫下來的作品，當然是沒有甚麼價值的；不過藉此機會，作一種「拋磚引玉」的工具，算不得有短篇小說的資格，只希望在將來的文學的園地裏，有更豐富成熟的收穫！

我編成此冊時，確費過工夫不少，因為散見在雜誌日報上的，時候過了，往往不~~能~~搜~~得~~我很感謝我的三妹妹佩宜爲我的助力！

## 霜痕自序

這八篇文字都是我在民國十二三前間所作的。過去的文字本無所觀，何況那時在生活的匆忙中偶而偷閒寫一些連自己也不明白可否算作文藝作品的東西。在當時未嘗沒有一點點的感受，但現在想來實在是十分稚氣。

時間與環境常常可將我們的生活在無形中變化了，而時代的機輪更在我們的生活的掙扎中不息的轉動。由此，思想的幻變也隨之俱來。一個人跳不出苦悶的生之「法網」，他一定時時有衝出這魔術般的「法網」的希望——希望雖祇是空虛中的燭光，卻能在前面照引着我們，閃動出我們的力，思想，與表現思想的方法。

說到作品，我回看十年前後的作品不但是無力量而且只看到人生一面。也不止一個人，那時的青年多構成一個空洞而美麗的希望，寄存在未來的樂園之中，然而現實的劇變將大家的夢境打破了。除卻作生的掙扎外一切空虛中的花與光似都消沒於黑暗中去。經過嚴重的現實的生活教訓他們要怎樣說，自然不一致，但花與光的追求卻使他們戰慄了。

我也是那個時代中學作文字的一個，那時並不以寫小說等文字為十分苦悶的事。提到浮沉的



人生的一片段便以爲很容易地寫出來——雖然對寫作的態度還是鄭重。但在那個時期以後，不要說輕易寫不出自己覺得滿意的作品，即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感到一種沉重的壓迫，漸漸地覺得寫作是令人苦悶的事了。

也因此，我對於幾年以前發表過的文字不想重行印出。

不是以前承景深兄爲我將這些印稿搜集起來，我真的早已忘卻了，也想不到還有與讀者相見的時間。這次新中國書局要印行文藝叢書，這本書便由調孚聖陶交去印行，恰好我到上海來，纔知道版已排好，即要修改字句也不可能了，便在前面寫此幾段。

過去的作品，我自己覺得無甚意義，但在我寫作的經過中還可以說幾句話。這幾篇文字固然講不到甚麼力量，思想，藝術的轉變，但我以爲與我已印行的更在以前的作品不同。記得那時的思路漸漸地變更，也多少攙入了一點辛澀的味道，不過不是一致的。常常感到沉重的生活的威迫，將虛空的斷求打破了不少，在文字方面，也不全是輕清的歎息與虛渺的惆悵了。這一點是我自己覺得出的。

這本小說是說不到貢獻與價值的。在這樣的國度與時代裏寫不出幾本嚴重而藝術完美的小說已感到無許的慚愧！印行舊作，更添上一重悒鬱而已。

謝謝景深調孚聖陶諸兄的費神！

## 號聲自序一

在這幾年內隨手所寫的短篇不下四十篇左右，但我卻沒想到集合着印出。這有兩種原因：（一）是我離開了風沙漠漠的「舊都」差不多二年有餘，當時匆匆出行，所有的文稿統鎖在一個竹篋內，存放於友人家裏。後來所遇多舛，沒有機會也沒有興致再去過一次，郵寄不能，因此便擱置下。（二）是自從去年初春多年相倚的母親故去之後，我甚慶興致都似喪失了！更少創作的意念。除了這兩層之外，因為中國文壇近來熱鬧得很，看着怪有趣味，又何必自己忙着出版。這是我將從前已刊未刊的文字安放在屋隅敝篋中與蛛絲莓苔作伴的由來。

去年秋冬之間於十分煩鬱裏寫過幾篇，又就刻下手中所存的二年前的兩三篇集爲一冊，原便於查閱，卻非「自珍」。八月中由東京到上海晤及趙景深兄，他勸說我以出幾本集子；因此一念，便先將寫的時日較近的九篇印出。

甚麼風格，趣味，方法，我向來就是提筆茫然；更說不到「爲甚麼」而來創作了。我只想將我這真實的細弱的「心聲」寫出；至於如何使讀者感受？如何希望引起批評——讚美或否——我想這本

來不是甚麼「文學的」東西，何可妄存此念。——我只是由痛苦與煩鬱中將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像

到的寫出而已，至於寫的好壞那只有無可奈何也。

不過附帶說明的，這薄本子前三篇是一個時期寫的，而後六篇是一時寫的。

從街頭晚步之後回到這清秋蕭疏的山上，浮聽着市聲與淒零的落葉，總似是無意味地咀念着飛過去的生活（這生活或不是一個人的生活），這其中是微笑，是淚痕，是模糊的血迹，是哀壯與幽切的弦聲？種種觸感來襲此心，便不忍再翻此草冊了。

卻非紀念，卻非欣求，只是向過去的餘痕中想尙要抓住一撮待飛揚的塵土而已——雖然是無價值的一打塵土！

十七年九月。

## 號聲自序一

在中國印行書籍本有許多困難，而出版家之無責任心尤使作者時時感到痛苦。即如這個小本子，數年前方以友人之勸交付某某書店出版，及至印出後，方知該書店改了名稱；又不過一年改名的書店亦寂無聲聞。因此後來作者要找幾本原書也大費周折。

自然，這是作者不加選擇的應得的損失，但也可見不爲出版而組織的出版業於己無益，於作者卻有多少不便。中國的文化事業難於發展這不是原因之一麼？

偶然從友人家中將這本不易找到的號聲取來，覆閱一過，覺得這真是過時的文字了。但就我自己說牠卻是個人的思想情感在那幾年中的真實表現。當然裏面有幾篇帶着點感傷氣分，不能諱言——正自不必諱言。可是我寫那些文字的期間，自己的心緒沈鬱苦悶也爲前所未有的，沒有誇大與虛浮的 *Sentimental* 在內，這是我敢於自白的。與民國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相比雖然是感傷，我卻已經切實地嘗試到人間的苦味了。

有幾篇，假使是現在，我不願那樣寫了，可是也有我現在寫不出來的。一時的興念與觀感，另換了時間空間便有無從捉摸之處。常寫文字的朋友一定對我這話「首肯」罷？

雖然現在不願再寫那樣文字，可是仍然不肯全把牠拋棄了去，因為從這裏邊能找到真實的自  
己，也能看清自己在時代中怎樣搭成了渡過自己的橋樑。

原本只九篇，今將會載於小說月報上的攪天風雪夢牢騷與未發表過的印空加入共十一篇，都  
是在那幾年中沈悶極了的心情中擠出來的文字。

仍用原名號聲，以免冒充新作的嫌疑。